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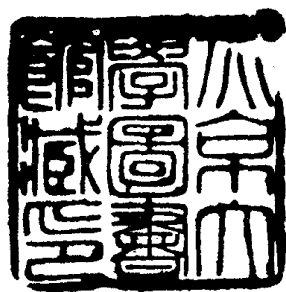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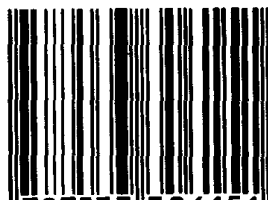
集部

第三二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9/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187×1092毫米 16開本 45.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二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今文選十二卷

〔明〕孫鑛等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 一

文府滑稽十二卷

〔明〕鄒迪光編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鄒同光刻本

..... 三三〇

今文選十二卷

〔明〕孫鑛等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今文選十

二卷》提要

今文選序

譚執者尚辭則紕理尚理者亦紕
辭馮軾結勒卒未有甘退舍者曩
不佞與文融共事典屬揚權一時
作者乍璋乍圭迄無成言閱二十
餘年文融上其督臣印綬暫稅毘
陵稍稱符契矣猶或齟齬不佞因
謂文融既克合晉楚之成奈何聽
其爭先而莫為之細也文融笑曰
世毋謂予賈昭明之里乎雖然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衡鑒也于是取
諸集反覆閱之而去凡數易

品題經兩載始有定論質之余君
房氏判者尚十二夫兩君並轡而
駕猶有逕庭信乎彼是之難齊也
于是以二君合者為正編文融之
見汰于君房者為續編余亦以鄙
見續焉夫 明興以來白馬靈珠

今文選序

八

二

詡詡自命者無慮數百家其書奚
止五車揚之汰之僅若干篇蓋與
有遺珠毋寧微類翳其明即惜留
良安得一蹶足吾駕也余甥董遇
泰固請梓之且詢文融所為去留
不佞曰諸君不嘗自狀乎視古脩

辭寧失諸理北地其臯祖也窮江
極微非理弗道晉江其選乎文融
操其繩墨引而批根毋散法于繩
之外毋為削于繩之內辟之齊魯
秦楚之大夫雖異習乎明堂一開
悉稟都人士之矩矱矣文融之樹

今文選序

八

三

標秘苑蓋其勤哉傳曰文以足言
又曰文以載道彼絀辭者來觚哉
之歎承吹劍之譏何辭以謝獨怪
夫子朝之告諸侯文矣說者曰文
辭何為子雲與董賈並驅西京卒
謂雕虫小伎壯夫不為豈以小戎

之茵黼黻續飾則飾矣義非復
是謂虛車梓人之擊其所懸由其
簾鳴必無類爾可知苟音非韶英
竟為虛器蓋辭之于理猶音之于
聲也終不可裂而二之者也不佞
觀于漆園生之論方術矣自墨翟

今文選序

六

四

禽滑釐以至其身皆為一家而曾
國之儒不與焉其在道術之未裂
邪其在道術之未裂邪誠不可以
若是班已

萬曆壬寅秋八月毘陵唐鶴徵書



自續今文選小序

文融之醉心北地不啻久矣雖合
晉楚之成安能左右兼袒也其於
晉江諸君子直不得償而不敘爾
雖然方南夷北夷之交侵即中國
有一綫之緒亦足存類綱維世教

自續今文選小序

一

已顧引其繩以繩之則趨操殊希
去取別良工所獨苦能無在繩之
外乎余不得已而續焉豈以衡鏡
足盡諸君子亦豈以諸君子足盡
一代之文哉聊因文融所已及而
稍引吾繩云爾或以為完璧或以

為續貂珥諸觀者余何恤焉若夫
脩辭諸君子則蒼璧小璣文融
不薦而陳之矣余又何敢以吾
繩之也

萬曆癸卯秋七月毘陵唐鶴徵

諸公姓號

羅圭峰先生諱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乙未

進士南京吏部右侍郎有圭峰集十八卷續集

十五卷

李空同先生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弘治癸

丑進士江西提學副使有空同集六十三卷

康對山先生諱海字德誼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

狀元翰林院修撰有對山集十九卷

崔後渠先生諱銑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禮

部侍郎

謚文敏有洹詞十二卷

諸公姓號

楊升菴先生諱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正德嘉末

狀元翰林院修撰贈光祿寺少卿有升菴集

卷

江夏爰先生諱暉字景昭浙江仁和人正德丁丑

進士翰林院修撰有夏爰集四卷

王夢澤先生諱廷陳字稚欽湖廣黃岡人正德丁

丑進士裕州知州有夢澤集十七卷

吳泉亭先生諱鼎字維新浙江仁和人正德

進士廣西參議有泉亭存稿六卷

王遵巖先生諱慎中字道思福建晉江人嘉靖丙

成進士山東參政左遵嚴集 卷

趙浚谷先生諱時春字景仁陝西 人嘉靖丙戌進士

成進士巡撫山西僉都御史有浚谷集 卷

陸貞山先生諱燦字浚明南直隸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

成進士給事中謫 有貞山集 卷

熊南沙先生諱過字叔仁四川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

有南沙集八卷

陳后岡先生諱東字約之浙江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

有后岡集二卷

呂沃州先生諱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己丑進士

諸公姓號 一 卷

辰進士南京工部尚書有沃州集 卷

劉嵩陽先生諱繪字少質河南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有嵩陽集二卷

王槐野先生諱維楨字允寧陝西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有槐野集二十卷

趙大洲先生諱貞吉字孟靜四川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有趙大洲集二十卷

喬三石先生諱世寧字景叔陝西耀州人嘉靖戊戌進士

有按察使有丘隅集十九卷

侯二谷先生諱一元字舉舜浙江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

有布政有二谷集 卷

茅鹿門先生諱坤字順甫浙江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

有廣西僉事有白華樓集十一卷

余九崖先生諱文獻字伯初江西德化人嘉靖甲辰進士

有集 卷

李滄溟先生諱攀龍字子鱗山東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

有河南按察使有滄溟集三十卷

萬兩溪先生諱恭字肅卿江西南昌人嘉靖甲辰進士

有兵部右侍郎有洞陽稿 卷

諸公姓號 二 卷

劉羅陽先生諱鳳字子威直隸長洲人嘉靖甲辰進士

有副使有劉侍御集三十二卷

何柘湖先生諱良俊字元朗直隸華亭人貢生南京翰林院孔目

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

汪南溟先生諱道昆字伯玉直隸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

有兵部左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

王鳳洲先生諱世禎字元美直隸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

有南京刑部尚書有弇州稿一百八十卷

方采山先生諱弘靜字定之直隸歙縣人嘉靖庚戌進士

有南京侍郎有集 卷

王麟洲先生諱世懋字敬美鳳洲茅嘉靖己未進

士南京太常少卿有王太常集 卷

許顯陽先生諱國字 直隸歙縣人嘉靖乙丑

進士太子太保大學士謚文 有 集

卷

李翼軒先生名維禎字本寧湖廣京山人嘉靖戊

辰進士江西按察使有 集 卷

諸公姓號

四

今文選目錄

卷之一

序

詩集自序

風雅逸篇序

陳少華詩集序

鈴山堂集序

武舉錄後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刻韓非子序

今文選

目錄

畫史序

楊忠愍公集序

青蘿館詩集序

文選序

副墨自序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重刻呂氏春秋序

尺牘清裁序

古今詩刪序

何大復集序

空同

升菴

槐野

羅陽

南溪

鳳洲

宗子相集序

青蘿館詩集序

唐詩紀序

春秋左傳節文引

王氏存笥稿跋

讀墨

卷之二

序

贈郭侯序

送王僉事序

今文選

八目錄

送張朝卿赴廣平通判序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送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贈青巖胡君督學江西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贈唐大夫勿貞出守廣平序

寄贈河南少叅李同野序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送清浪鐵叅將序

送翁丹山叅議貴陽序

都門別王泉陳先生序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送方思善移隨州序

送張有功尚寶左還淮運序

送郭侍御子靜左還永安令序

贈袁抑之給事還福建按察僉事序

卷之三

今文選

八目錄

序

贈東穀先生攷績序

送比部吳峻伯江西恤刑序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送楊玉伯序

送方嗣宗入南太學序

贈楊憑序

壽李元玉六十序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三石

二谷

九崖

滄溟

南溟

鳳洲

三

槐野

鳳洲

槐野

滄溟

南溟

鳳洲

槐野

滄溟

南溟

鳳洲

槐野

三

槐野

三

賀大司馬象溪張公六十序

兩溪

贈大都督王江楊公五十序

鳳洲

贈穆大公序

沈母程安人序

槐野

邢母朱太恭人序

滄溟

卷之四

記

遊輝縣記

空同

太華山記

滄溟

玉女潭諸游記

鳳洲

今文選

八目錄

四

季子廟記

鹿門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滄溟

河上草堂記

空同

核邊記

槐野

夏夜讌游記

羅陽

書與于鱗論詩事

鳳洲

記任公事蹟

羅陽

秘錄

空同

志

錦衣志

鳳洲

卷之五

碑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空同

閱視靖州碑文

後岡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南溟

撫冠碑

遵巖

康長公墓碑

空同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墓表

明丘縣令邢先生墓表

九崖

今文選

八目錄

五

董隱君墓表

柘湖

明梁公實墓表

鳳洲

墓誌

梅山先生墓誌銘

空同

凌谿先生墓誌銘

慶士松山先生墓誌銘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誌

明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葬墓誌銘

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孟宜人墓誌銘

行實	江西按察副使周君行實	空同
述	顯妣淑人李氏述	後渠
卷之六		
傳	尚書黃公傳	空同
	孫忠烈公傳	槐野
	王太史傳	大洲
	孫孝子傳	六
今文選	六目錄	鳳洲
	李于鱗先生傳	南溟
	江山人傳	滄溟
	查八十傳	南溟
	王中丞廷小傳	後岡
論	台州平夷傳	南溟
	來鴈論	槐野
	新都講業論	南溟
策		
	會試策第五	

順天鄉試策第五	卷之七	
奏疏		
上	孝宗皇帝書藁	空同
書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對山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槐野
	答姜僉事書	夢澤
	駁喬三石論文書	
	寄友三友四兄書	七
今文選	六目錄	槐野
	答許少華書	夢澤
	寄童內方書	後岡
	寄屠漸山書	嵩陽
	辰州與田叔禾書	槐野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與徐御史書	維沙
	答教祭酒書	槐野
	擬謝交游書	
文	與宗子相書	

足貴吳子文

是

象諒

哭白溝文

空同

襄莊王象辭

南溟

歐陽將軍誄

文選

目錄

八

續今文選目錄

卷之八

序

嚴居稿序

遵嚴

湯公家集序

選唐詩序

滄溟

蟻螭集序

兩溪

弇州山人四部藁序

南溟

吹劒集序

少室山房四藁序

續今文選

八月錄

一

王明佐泰岱集序

鳳洲

檢齋遺稿序

李滄溟先生集序

嶠嶽

武舉錄後序

潁陽

山東李氏書目序

南沙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槐野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贈南京太宰儼山周公序

贈大理少卿方崖趙公址上序

贈南京工部郎中微齋楊先生守鳳翔序

送王元美序	對
送王負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滄溪
贈李于鱗序	
送陸大夫子韶守南昌序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贈東臯翁序	
養生契	南溟
贈江大夫守廣信序	采山
壽北窓蔣先生六十序	二谷
續今文選	二
八目錄	
壽竹溪徐翁序	
壽蕭先生序	九崖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槐野
姚母六十詩序	
壽楊母劉太安人序	大洲
奉壽許石城太夫人八十序	柘
卷之九	
記	
先伯父靜菴公山園記	
兵會館記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鳳
兵部武庫清吏司題名碑記	南溟
北虜紀畧	
志	
武功縣官師志	對山
碑	
冉子祠堂碑	鹿門
魏信陵君祠碑	翼軒
指揮使張公墓碑	空同
楊文忠公神道碑	大洲
續今文選	三
八目錄	
墓表	
狄郎中墓表	沃洲
碣	
張丞墓碣	南溟
卷之十	
墓誌	
封都水司主事孫軒翁墓誌銘	圭峯
四川右叅政崔公墓誌銘	空同
楊義副長官金翁墓誌銘	貞山
陝西行太僕少卿趙公墓誌銘	

儀賓左公遷葬墓誌銘

空同

代州知州邊公合葬墓誌銘

儀賓左公合葬墓誌銘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銘

槐野

耻齋先生遺事

沃洲

傳

沈文楨傳

南溟

張節婦傳

圭峯

續今文選

八目錄

四

潘孺人傳

南溪

按察副使羅公循外傳

浚谷

族譜大傳

空同

書

與王秉衡論易置狀夫事宜書

對山

與殷子書

夢澤

答郭桐岡先生書

與彭濟物書

對山

寄余子書

夢澤

寄舒子書

答趙監察書

槐野

答余文獻書

與蔡白論文書

鹿門

與許殿卿書

滄溟

題跋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空同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槐野

跋洞庭兩山記及詩後

鳳洲

續今文選

八目錄

續今文選目錄

卷之十一

序

送知縣張君之任德興序

圭峯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送余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送黃訓術歸新城序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續今文選

八目錄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慶喻翁以善七十壽序

送葉生士直還吳序

遵嚴

贈邑博劉宦塘序

范母易氏貞節序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浚谷

送張濟甫赴浙江提學序

送張湖州序

李光祿序

奉使大同圖序

張同知平盜序

黃公佩王母圖序

澄江文集後序

圭峯

曾南豐文粹序

遵嚴

五子詩集序

朱碧潭詩序

碧梧軒詩序

五先生文粹序

浚谷

少陵志序

郝生家訓序

續今文選

八目錄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大洲

卷之十二

記

郡學重脩明倫堂記

遵嚴

聚樂堂記

金溪遊

遊清源山記

淨香亭記

浚谷

洗心亭記

泰知游公大政記

原缺

今文選卷之一

餘姚孫 鑛選

鄧 余 寅

武進唐鶴徵訂

詩集自序

空同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野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為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

今文選

卷之一

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向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謔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

今文選

卷之一

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呶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于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乎是為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為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為四言八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闐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剽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玉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魯子曰時有所弟及學之謂我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

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
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
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
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風雅逸篇序

升菴

風雅逸篇錄中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
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
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韻
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興仁聖咨賢焉賢起聖
焉於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槩彼其餘豈必無主文
今文選

卷之一

三

誦諫之旨民彛物則之訓哉嗚夫世遠籍湮不能
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二戴禮若春秋
內外傳若汲冢沉文若諸子璣語網羅放失綴合
釐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詰所遺而
後人拾以為已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
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
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
為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
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
異裁別體若狸首鸞誦鸞蠻龍蛇後代詞人刻意

莫迨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一
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遺
之亦奚啻足為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歌
伯夷歌為第一卷錄琴操歌謠詞曲三十一篇
為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為第三卷錄逸詩篇名
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四條為四
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事涉孔子者廿二
篇為第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越成徐秦楚
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雜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為
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

今文選

卷之一

四

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為第八卷錄
荀卿成相雜辭三章俛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
為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闋訖于師延滌角有篇目
逸其辭存其名義為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
過而問者謂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筆鼎匣斷
珎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磬已懷資受市
嗤子所為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吹之吟則穿穴
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磬而資依託
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乎後
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

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筭

陳少華詩集序

薄巖

由漢而下為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僥
倨虐挾能盛氣選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談
輕不根喜自迭肆脫去繩束而為慢侮世皆可
而于人無足巖其憂愁壓迫懣憤無聊天地若
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為不平誚刺多怨而善悲
故能設奇託恠鈎深挾隱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
之類作為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
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
今文選 卷之一 五

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誚刺負世之累有其
材者固不免有其病歟余少而喜為詩以為文之
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
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于詩其好之甚專
治之甚勤自顧其睢盱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
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
不能相齟齬而為之卑氣騖質開心緩性震掉而
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
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脩潔提肅
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

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

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為也其詩之工蓋
余所為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
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為詩不能
副其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暴強勉幾幸似之終
以不習而自止非能薄不為也余誠愚不足論然
觀昔之為詩者皆雄偉恢闊絕倫特出之材猶不
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
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
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為詩者固有無其病而
今文選 卷之一 六

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鈴山堂集序

槐野

自損承乏翰林好覽當世之作其願其籍不盡有
居數歲乃始獲鈴山堂集讀焉鈴山堂集者今少
師袁州介谿嚴翁所為詩也夫 明興百八十年
矣而作者代起猶之霞蒸雲變爛乎域中然問之
學士或予或否揆之今昔或合或鑿若斯集者寔
所希觀觀也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言也非法
不道故義而傳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
規矩而自創則拙此道明于弘治之間于時作者

數人興而鈴山在其中故蒐奇挾異博考之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約是二者非好古弗至也凡鈴山之作者三者具焉是故言出而人知之鈴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詞尚法亟稱之漁石唐翁序中楨既讀鈴山集乃後又會吳先生習鈴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州稱神既入詞垣即用才顯名乃復即謁告返故所居鈴山之東堂而繹業焉蓋七年往也于是蓄日以邃詞日以昌迹遠而名顧近處深巖而朝士大夫慕焉尋乃游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為言累千

今文選

卷之一

七

百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鈴山始也故總其凡盡繫之鈴山號曰鈴山堂集云歲乙巳楨得請且行從故事即辭于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翁居山中有日者談翁貴翁拒之詩元無紫澤輕肥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載集中由是言之當是時翁于詞篤矣弗以富貴清厥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者誠非易哉嗟乎私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然又安安于退養之節如此云

武舉錄後序 嘉靖二十九年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

屬虜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通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竽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史局得以濫稽秘書抽尋往蹟睹于近事則深歎國士之難焉昔我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為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徇國為榮保軀為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燧燧猶之驚電颺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為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皇上神武輝赫同符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窺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答其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當攤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

今文選

卷之一

八

屬虜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通比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竽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史局得以濫稽秘書抽尋往蹟睹于近事則深歎國士之難焉昔我成祖之都燕也虜酋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為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徇國為榮保軀為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銳身與戰虜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燧燧猶之驚電颺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為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皇上神武輝赫同符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窺逝彼杖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答其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當攤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衆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

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收
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
冀狗國之士出不至為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
于君譬則手也夫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蜂蠆傳
體則搏而汗之臣柰何務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
火相燭臣不為懼羯奴魁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
臣不為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狗國之士奮距
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闕下爾誠令
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
幸也臣竊見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
今文選 卷之一 九

順天府鄉試錄序 嘉靖三十四年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迺我皇上龍飛之第十
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煒皆以上
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溱知縣臣孔墀教諭
臣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式皆以聘至監

試官御史臣冀臣俊皆以請至其諸執事人則
皆府尹臣耀府丞臣鏜辟至而臣鏜則職在提調
董一切簾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而各
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
諸會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
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既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
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天
子矣然臣維楨願有懼焉今者臣手錄以獻之上
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
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
今文選 卷之一 十

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
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槐
李松栢可材槐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
與荊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栢化為槐李槐李又
化為荊棘持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為
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
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關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
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澍者前呼而後
皆應之木翩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即有齊魯之
吳歛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席之品悉

末之用矣臣以此則嘆以為侈言無當而然
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掇大指而棄其靡
切有悟于轉大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
今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倣黨之
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于境
上者久之即其人雖不純于先王之道然以効節
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
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
而奇偉倣黨之氣如彼何哉臣猶願諸生之慕之
也今 國家建都于燕四方奉贄納貢之士繼屬
今文選 卷之一 十一

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 御府所餘常
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固造物者設此以
作藩垣又 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
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
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
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
親 陛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 國
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幾 然事皆 炳于前
知而議皆 成于立斷諸司奏疏而得報者咸抱
疏吐舌以為弗及今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

哉然臣私以為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
求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
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既錄順天
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臾
所一一為諸生導之且因以為勸焉而先以謁諸
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
事亦嘗聞里父之譙子乎里父之譙其子于客位
也為之具三加著誠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
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譙吾者固若是止矣
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于先達先生者
今文選 卷之一 十二

也錄將 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
此云

刺韓非子

羅陽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悲其知說之難而
不自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得乎始非
與李斯俱學斯自以為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
焉一棲兩雄是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
士與重人者不兩存也可以寵過誣者之法而誅
之不可寵過誣者私而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
於立談間遂欲矯其情行而退之斯又安得不逞

其憾而隱忍為也故非者刺覈人也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備幾俟上之所向而以吾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人主之左右舉非伯夷而與愚不肖論賢智是謂言樹怨群臣而不自圖可危也謂人主所以取法當操法術如京濕如御奔可危也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儻所任所使備者即所備也可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惟以先發為務可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可畏忌者而非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率非之說使人主備臣下如嚴敵雖

今文選

卷之一

十三

甚驕情之主苟得聞之未有不懼者也懼則思思則不敢委其枋於下使專壅已是其庶乎哉故名法家言大抵能強主心而忍其下厚於猜而不敢自恃臣子之愚薄而疑畏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者矣未有以懦而蔽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王卮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瓦甌之賤而不漏則人將安注漿哉故王道者王卮也而不能如刑名之易裁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戮而秦遂

日以興韓則徒託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也而卒欲覆韓其不務維城抑何甚也鞅魏人也欺公子卬而虜之推是心也固吳起樂羊之不若也其疑人主而自薄也術之殺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名法之利害矣

畫史序

夫圖象與書契並作蟲魚之跡其流分遠哉然未始異也即書古繁重奇奧後乃易疾便事則畫之於古今猶是乎唐虞以來施於黼黻文章旂常鼎

今文選

卷之一

十四

彝為用與書相雜而六書有象形則又出入其間矣周官畫績之事後素功則法由此詳貴文而親用雖眇微未嘗苟也故代愈降則愈不相及獨畫者雖所著益多然若信陵宋元君之客解衣盤礴者戶牖間畫龍者寫成慶大元冠者甘陵圖義人者漢以前不少槩見何哉豈遠而難詳抑其事蓋卑古能之者衆與何弓矢輪梓猶顯其名而輪輿慶石著于今不滅也將存於圖象者易逸而難得載於簡牘遂因以久與秦始皇與海神相見左右

潛圖以足則古之擅藝者不勝數而求以名聞固不易也晉宋多名流魏高貴鄉公梁元帝皆以尊貴尤好點染其事固與書法同神逸自天性然是非學習之力雖云位置形勢粗有其法而回腕用指骨掌之巧人自為極靈妙非言能喻故品視其人而人繫其代唐亦多出於貴游若閻左相薛少保韓滉王維者此豈規規吮丹設色模倣者遂擅逸代稱至見於歌詠者其人多骯髒負氣邁爽故以此重即不為其人使庸俚而能與彼俊雄者角能哉至宋氏名者視唐始不如非以其人無復向

今文選

卷之一

十五

者與故以工藝視之則術賤以翫弄畜時以發其憤懣於胃臆著之筆墨素繪而寄之千載喜悅忿鬱悲愁皆形見焉則無復論其代皆可貴矣今書自謝赫姚最李嗣真裴孝源釋彥悰道醇景玄若虛輩無慮數十家皆標指得失論擬工拙提獎品象談驗名實兼存記題目叙闕與畦徑筆手所宜備見古法暇乃萃為一編獨今代名家雖有述者而未足覽觀因并為核其事跡有所刪裁且以見古今之變可深慨而惜予力不能收蓄又僻陋不得盡觀古名畫識謝流別為上下其論其散遺人

間者終歸於漸滅惟斯尚可少存乎哉

楊忠愍公集序

高濂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方其謬不可驚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召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蕃伏誅今上奉先帝遺詔師諸直臣首忠愍先帝操下廩廩其明日月其威雷電兩疏較若丹書聞者可立辨已一不入則貶至不入則施之何急也諸先後言事者率皆骨鯁之臣

今文選

卷之一

十六

要以得罪狀而務盡言宜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先帝心無亦視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况社稷乎衣不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藥石無寧失股肱彼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驚族諫者後至而籍嵩家籍第令能言何有加于疇昔卒之一怒而罪無赦則忠愍先入之日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來者漸也夫兵莫憚于志無論鎔錙忠愍起牧豎間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討罪君側其志不萬死豈發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剗刃於其腹然則忠愍所御其殷

帝之含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鎔錡之屬以人謂忠愍以直言死 明主未之前聞即二氏雖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鸞跋扈嵩父子為邪憂在社稷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憂得死所矣先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 天王聖明猶將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抵嵩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螫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 詔下九原二大夫遽起元美自

今文選

卷之一

十七

三百七

魏為忠愍狀籍其遺書傳魏都子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余入楚子與屬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往余欲為忠愍立傳會

有 詔錄

先帝故實亡敢侵官元美有良史才

狀備矣孫漢陽為大宗伯公子余從忠愍元美後

皆公門下士云

青蘿館詩集序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蓋本業也大曆而下不啻波流隆則隆汙則汙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士士顧能詩 太祖始興草昧間作弘治則

李獻吉何仲默副以徐昌穀說曹超秉明近世千里矣嘉靖則李于鱗王元美而徐明卿宗子相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者也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百年之間駸駸進丁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為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愿亦首推轂子與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率謂譚無面從退而語其私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下務以下人已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

今文選

卷之一

十八

虛語世儒率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元明卿去而三徙之子與晚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僅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屢滿戶客奉不給則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校焉何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為三閭漁父所奪者挾其所予者奢饗其利者以為有德者矣

輔夜郎皆食邑也寔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世矣今上即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奉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文選序

司馬氏曰自書契以及詩書則聖人無擇言矣後之言者非文不行如以其文惡得無擇故離朱辨色師曠審音梁昭明由此其選也夫隆污各以其

今文選

卷之一

十九

三

世潤澤存乎其人其世則春秋秦漢魏晉齊梁其人則屈宋鄒枚賈馬蘇李班楊曹劉嵇阮潘陸陶謝其體則衆長具矣譬之黼黻錯陳金石迭奏概諸後死者文在茲乎由是相沿以世為次或曰文粹或曰文鑑或曰文衡皆是物也作者之視疇昔業已徑庭籍令擇焉而必精其去昭明駁遠矣明尚經術學士非六籍不談凡諸柱下所藏不少概見新都故文獻國也都人士猶知昭明不佞結髮起家乃獲卒業始則津津乎其合也既則渙乎其將離久則參而伍之依依乎其不忍舍也六

籍尚矣迄輓近世而其說長世儒近取而遠攻目塗矣一旦釋故筴而新耳目豈不津津乎哉下里者易為聲歌衣大布者易為文繡何以合史還又五年而未得也去而為左氏又十年而未得也去而為老為莊之數子者業有成書不遑載幸而窺其典要煌煌成一家言譬之九成六章聲色彈矣彼其聞道百者惡足以侘大方何以離求多故離也中歲而陳五車排衆戶乃知世之趨愈下也即狶韋氏之波流與故赤日不耐不為堅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一

三

朴以維風夫文而不慙則漸俗然矣乃若博古生之所脩業惡在其能文即文矣魯不足以一當昭明惡在其能勝千金微帚將謂文何崔大夫治新都壹稟於躬化大氏削雕為朴思從先進而亟反之至其業博士諸生則梓昭明善本而布之境內諸生之帥教者蓋彬彬矣大夫齊魯士也固宜嫻於文哉

副墨自序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彰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幼受業先師喁喁慕古既卒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一

三百五十九

業退以其私發篋徧讀藏書即屬辭壹稟於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嚶嚶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大夫敬諾篋中非博士業悉還之既對公車余始舍業而脩古比出居縣日治程書不遺入為尚書郎司馬有巡功視師之役諸郎斌斌講業余不既而治郡治兵歷十年所其間什九廢業獨先事非與屏居缺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視去而為方外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呖耳客至請余故業願得此諸作者懸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劍首曾不足以當里

耳即一呖何為以此而希有聞耻也及余去疆起自鄖關之夏門客曰閩署鄖署適災公兩亡載籍獨公之舊草具在夫非祝融氏所留邪古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為藏室泰衡當文明之域其斯為祝融氏之虐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髮從政斑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人日不暇給卵而未翼惡取一鳴託鼓音於九臯吾知其無和也已藉令得脩故業終餘年即未能張樂洞庭鄖中宜有和者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於鄖中則流商刻羽是已黃桴土鼓上世有遺音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二

三百六十

焉此亦鼓音之微一呖之屬也公之髮日短矣雖好古之心未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與豈必鈞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謾藏客將棄其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於是副墨之子則以公起家四岳玄時在望嵩華參衡乃今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胥後命從之合刻管子韓非子序鳳洲汝師之為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者遠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

發願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
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度之
高閣於是悲其費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
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
唯唯夫敦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改而縛於小白卒
相之為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
走秦卒受僇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
人也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
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
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三

三十九

得終避仇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
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
公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
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說之欲勝其素所任
之臣而自按功則機不合機不合非不得輕夫豈唯
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
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
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僇非二子
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
不欲南澤楚北澤戎狄

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天不欲不
芽五國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
仰藥而不之恤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
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為害者也鮑子與非子
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亞
父子皆聖辟其用國三分之二而以當必渙之
受管子之昆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
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仲而周王管子抑而
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為霸國也不
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

今文選

卷之一

十四

三十九

急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矣慨然
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
其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雖鑿鑿衡名實推至隱
而其伎彈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
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
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
安所事非子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
於霸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
卿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
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覈肆不為賦國

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不同然何至摧名法家苛察皦皦又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譎詩裁其言各十餘萬而羸度不能無傳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細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五

三百七

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河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叢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鸞者以味薦而已矣

重刻呂氏春秋序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

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宋光祿邦又徐太學益孫輩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叙于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耕之次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屈然子桓以雄豪創起鼎革間顧歛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爾操子母之術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六

三百九

位相國歸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創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跡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為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狙詐豈其果與聞於道而其客亦務相尚為權奇錯廁於雞鳴狗盜之雄雖間採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即中夜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為之跡有不渙忍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為機言數

削之於申韓辨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其恒也且也不韋之所為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聲藉秦王割其國柄再用之而聲藉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得之而僥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不韋固費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甘若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淤泥勿問可也

尺牘清裁序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七

飛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非人謀野提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川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檄箭聊城則百雉自推秦章秦庭則千橐盡返少卿舒鬱於毳帳子長揚泯於蘇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圻沉寔或梧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詛通嫌走儀秦於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辦乃雲蒸電爛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翰鴈距弱雲路虞其脩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沉浮則有黃麻薄號

緘蘇固蠟爛燬數行遙裔千里蓄止寒暄情事慰隼事興端片物托緒毛生為舌墨卿代而辭離浞厄言熹微其造色也烟兮隋珠之忽投其情悰也褰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規也西蜀楊用脩少游金馬晚戍碧雞傾浮提之王壺然太乙之藜杖漁秋獵稗積有歲時爰奮斯篇凡十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寔寥或刪芟繁積其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礫等謝氏之碎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八

金玄圃崢嶸掩瑯琊之羣王客有齋示余甚奇之第惜其時代名氏往往訛誤兩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訂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更為二十四卷歲之積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微多秘陳驚座之十吏通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為義談今皆闕如况其下者余既忝半豹寧免魯魚故錄中郎酷私王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瓿之業耳

古今詩刪序

李攀龍于鱗所為古今詩刪成凡數年而歿歿而

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是
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役者
世貞謝不敏已喟然而嘆曰嗟嗟否歟然哉蓋孔
子嘗稱刪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於詩也
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
樂奏而暢天地之和歌詠盛德大業合而名之曰
雅頌野之人人遘其觸發而名之若青蘋之末而
動於地曰風顧其循性蓄旨雍如穆如則亦雅頌
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感慨而鮮稱述故詩在下
而不在上蓋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寔傷之
今文選 卷之一 二十九

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為若不得已而存也夫
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廢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
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
甘者寧無反唇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
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楮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
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
後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蓋于鱗之所最善為世
貞其屬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他倡
和之什耳其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
于鱗之于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
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一

問為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益之不失所以精
之意而已矣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
重矣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
李子以非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信陽何子
者何子雖稍晚出其才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
然而李子得何子為益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
嚮利則德是二君子挾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
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自為德於乎難哉

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曆下者文亡舉東京下者即誰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惡津筏者往往左袒何子而訖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也夫百羽集於詞林而二子雄飛或撒振逆羊角而橫舉或順颺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觀其沉深莽宕激昂鼓壯嗜嗚潛懷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颺則李子豈是固少孫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壁坐幾馳文霞淪漪緒颺搖曳春華

全文選

卷之一

三十二

徐發驟而如淺復而彌深疑無能險何子而上者何子為文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抵於詩鴈行云而關中康氏喬氏其鄉人樊孟氏則盛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其教何子以不及如耶令何子不死而稱為名公卿已耳所以削條卑瑣振頽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王生若為何子叙其遺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親則可久李子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則偉矣夫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之而吳郡王世貞為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脩質沈宋麗爾必簡嶽嶽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於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生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盃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

全文選

卷之一

三十二

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才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砥又曰致良在御精鏐在篋可以斷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踰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

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太冲必簡龍標亦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壯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為

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三

三十七四

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叅閣藩屬有島寇事祗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為一方冠既又佐其臬為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憚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為聖世吾厭吾雞犬行去矣于鱗大賞之為詩曰一為麟鳳言三嘆加飲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青蘿館詩集序

于鱗蓋嘗銓子與詩得十五之一而行之且許為之叙而亡何于鱗沒矣伯玉叙而其畧曰人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為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元

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子與夫元美者不佞貞也而又七載子與所為詩日蓋富將有所續而合而其自銓視于鱗則益苦願意怦然必欲推不佞為之序夫不佞言而無所當於作者固無論即不佞言而少有當於作者以斬信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固已肯伯玉之叙而窺其後是必曰伯玉夫乃為訑而坐受成也抑蘇代有言周塋賤媒為其兩譽也若子與之與于鱗元美也是不為名高敵者乃相媾而為名高者也夫以伯玉叙而疑余以余叙而疑子與之詩又何取

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四

三十九

裁焉乃子與意不已曰非以子媾名也以子之一言而為藝苑蓑蓆幾余自信云爾記不佞初識子與時子與業已壯有游大人名而一旦見于鱗而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即有構而亡近於建安三謝開元大曆弗出也出而無當於于鱗之首肯弗存也凡與子與故倡和者或挽之或攝之或訾笑之而子與囂囂然而弗顧者三十年一日矣則子與之自信孰甚焉度子與生平詩今銓者僅十五之一而其所謂十五之一則皆其見于鱗以後者也其見于鱗前而膾炙學士大夫口者余猶能臆

之子與削而亡所悵也夫子與亦詎必余一言
稱自信哉伯玉又亟謂孝廟時有李何而引以
徐昌穀謂子與繼之若二徐云惟獻吉之序昌穀
曰大而未化而操觚之士詎今為昌穀扼腕者初
以未化耶愚則謂昌穀之所不足者大也非化也
昌穀其夷惠乎偏至而之化者也若子與之於古
近體庀材宏矣養氣完矣意象合矣聲實衡矣庶
所謂充實有光輝者哉語有之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子與甫六十自是而往皆化日之日也將化境
之境也夫不佞請執簡以俟

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五

唐詩紀序

翼軒

始黃清父輯初唐十六卷無何病卒鄆郡吳孟白
以為未盡一代之業乃同陸無從俞公臨謝少廉
諸君倣馮汝言詩紀紀全唐詩詩某萬某千某百
有奇人千三百有奇名氏若詩闕疑者五十人有
奇仙佛神鬼之類為外集三百人有奇考世里叙
本事采評論訂疑誤裨官野史之說殘篇隻字之
遺靡不摭摭合之得若干卷積年而告成蓋其難
哉不佞聞聲音之道與政通世隆則從而隆世汙
則從而汙三百篇不可勝原第言成周周以勤儉

肇基其詩為邠愿而厚詳而中於人情文王文明
柔順化行汝墳江漢其詩為周南召南婉而有致
恭而不忒武成之際公旦相之反商政尊周道其
詩為雅頌和而正華而實宴然而有深思東周王
迹熄其詩為變風變雅若板蕩怒而黍離哀去先
民遠矣上下千年汙隆之故瞭然指掌匪詩何觀
焉然而以詩論世易以唐詩論唐世難譚者曰唐
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
故象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
主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

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六

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闇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即
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樸遼詩宜衰彼元白錢
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工部供
奉而避其光燄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至學士大
夫以及細民莫不為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
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
詩盛衰之機在下長慶西崑玉臺能為體以自標
異而無能使人盡為其體少陵詩盛行乃在草命
之代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
殊矣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

魏六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句夏
中雋語被管絃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唐
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大致
固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覺不相侔夫一
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
王辨論官才勸懲熾惡于詩焉資其極至于饗神
祇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莖堂可數他皆太
史所采稍為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
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
弔問遺以充筐篚餽牽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

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七

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
不務華漢魏近古十有二三六朝厥為卑近而求
勝於字與句然其才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
質唐人監六朝之弊而剝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
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
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理才勝則離法
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
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為之中晚
固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俱不失體
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取焉初盛諸子毀

六朝餘瀝為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
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初不
敢目以漢魏况三百篇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為
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
于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于初盛之
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
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孟乎不佞竊謂今之
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境
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
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

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八

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
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慷慨悲壯睽離患難
則沉痛感慨緣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
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沉痛感
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為應酬之具才偏
者馳騁為誇詡之資而選古樂廢矣好大者復諱
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體之勝
攬擷多而精華少摹擬勤而本真漓是皆不善學
唐者也嗚呼繇三百篇以來得失之林較然甚著
孟白暨諸君子會萃斯編其取精多而用物弘矣

儻以不佞言能窺一斑否

春秋左傳節文引

南溪

作者之謂聖非聖不經夫聖孔子不居猥云不佞於時王迹熄矣則曰吾志在春秋春秋王考高也抑亦聖者事也故位在則禮樂征伐道在則經事無當於道而齒聖經是無將也說春秋莫良於左氏夫非聖人之徒與其時紛爭其人倬詭其辭藻大其事奇表比事屬辭燦然不倍於道猶之百揆三事奉天子之禮樂征伐以紀四方謂之素臣有以也後有作者宜居亞旅之間近世桃之而躋康今文選

卷之一

三十九

王氏存筭稿跋

滄溪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惟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差是其自異爾柰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勿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差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為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選且泰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佳世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警急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

卷之一

四十一

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讀墨

羅陽

今之去古逖哉其言之幸存者無不可喜即所遵異尚所業異趣所由異道然姑取節焉畧其全而取其偏舍其大而取其細是為害其可觀哉昔孟氏之非楊墨甚嚴以激謂其害天下深嗟乎何至是也楊氏潔其身無以天下為墨則惓惓乎憂天下之治也而謂其流弊至於使天下相食則何以

今文選

卷之一

四十一

三十三

服其心乎語謂固有不並者即墨子班氏叙其書六家不可謂依附為之者然其辭無莊周之宕佚又無老氏之簡邃縱橫家之豪舉精措也若晏嬰與管子相去不遠書則嬰乃不類當時語管何與嚴僻異不可度方苟執此以疑辭易知者為不出於古則若二書豈後乃有若人能為置一語哉墨尚同兼愛煦煦然利養萬物以作力勵勤躬勞苦脩秩業其曰非命則恐人之怠也非攻則惡戰伐之戕人也節用非樂尚薄恐侈縱辟淫以恣其性貴賞慎罰而親士契契乎企天下之從已明眾尊

祝是重畏人以不可犯干以神道設教是為備迎敵祠祀誓命諸篇似司馬法雖械巧能令人之國然鋒刃之交必能使人無罹乎則彼亦無所用其愛矣權譎之餘是尚可謂不為兵乎而何以獨殺其罪戎首也且力於非儒何不自量敢恣毀詆不顧哉猶自託於禹以駕其說若神農之言為許子子夏之儒為荀卿荀卿之徒為韓非其流何意至是與則孟氏罪其流弊誠當若今其視之既為秋柏之實矣而天之報之使其書尚存則不於其人於其人之天乎古之亡者何限也而能存亦

今文選

卷之一

四十二

三十三

可以左右吾所為槩以操術罪之則不云盡可以攻疾人猶蓄之又譬則飲食滋味不登其辛醢者則可以肯珍也若秦之為墨者唐姑果以東方之墨諫子能為取少主也逆拒之則凡可以娛悅者舉將不至吾前奚獨墨也乎

今文選卷之二

餘姚孫 鑣選

鄧 余 寅

武進唐鶴徵訂

贈郭侯序

空同

郭侯為開封府同知三年人曰郭次公陞矣已而果陞而為汝寧知府人曰郭公將轉而為開封已而果又調而為開封李子曰竊聞之三王不沿禮五伯不襲智是故政也者因民而為者也故順時者致昌者也信謀者審方者也俛志遲迴者後時

今文選

卷之二

十

者也今郭侯為開封也於斯三者何由焉且夫順逆者勢也大小者形也彼太阿鏖鋒於人非不利也設倒其柄則玩而不畏故曰徑尺之魚不遊于蹄涔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今論者不察乃輒立議曰郭君必以其為同知者為知府又曰必以其為汝寧者為開封是何異于膠柱而鼓瑟者哉且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夫開封者史所謂車馬之奏四通八達之衢也于今則有監守之臣有臨轄之司有諸王之國其屬城則四十有三其賦訟徭役勾幹簿書之擾蓋奚啻

于汝寧而又日僕僕跨鞍馬奔走逢迎如是而勢能盡如為汝寧否哉且夫寬猛者人之所時有也孔子曰平易近民必親之然而肉刑雖三王之世不廢此又何也故居上不寬孔子以為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今郭侯將為寬者邪抑嚴者耶諺有之曰近火先焦開封近火者也百姓焚熒嗷嗷難堪矣蓋其地人衆雜人衆雜則其俗易偷而善造偽吏隸胥史之徒又輒相鼓扇益盜奸即蹈死地罔避懼彼其乘肥馬戴貂帽着文綺衣

今文選

卷之二

二

者蓋踵相接也大者白手置田宅與豪富埒矣此其責在知府耶同知耶余故曰知府之與同知其得為不得為至易知也且今人誰不謂包拯歐陽脩相繼為開封也蓋拯以嚴峻起及脩代之用寬亦起夫二子者固並所謂有道仁人也乃其治同功而異議乃又並顯盛傳世由是觀之為政各任其性用情能附實則民亦易化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論者乃顧又謂郭侯必用其二不然且妨于政豈不謬哉

送王僉事序

浚谷

西蜀王士延自刑部郎還湖廣憲司僉事僚友崔
言偕其儕追而餞之酌酒而祝之曰凡憲司之患邪
戢者子知其所以然乎患莫大于相疑何耶天子不
能獨理人故畀之守令顯天下之民者守令是已守
令顯斯民生殺予奪之權則將以其意行生殺予奪
之權可乎不可乎天子亦知其不可則設憲司以防
之故憲司之設始于疑守令憲司顯守令進退榮辱
之權設又以其意行進退榮辱之權則天子又將大
置人以防之其疑固大于守令矣然則為憲司者退
以疑疑下進受疑于上上疑則下慢慢下則上反患

今文選

卷之二

三

顧不大哉雖然上之所以疑我者因我之以疑權疑
下也嗚呼王子豈能必不疑守令之可疑但能必不
以我疑疑之權疑守令豈能必不受人疑疑之權以
疑我但能必不以我疑疑之權受人疑嗚呼王子行
矣勉之哉吾不疑彼疑疑之權矣而彼疑吾疑疑之
權是天也子毋怨吾不以疑疑之權疑彼矣而彼疑
吾疑疑之權是人也子毋尤不怨天不尤人子有以
報天子矣然吾尤聞湖廣故楚地近獠夷俗喜疑而
巨信子果能此豈非鍼楚之秦緩與

送張朝卿赴廣平通判序

嘉靖己亥歲 大駕幸承天一時守令坐急懷不
恭陷重辟者所至往往獨吾郡張子朝卿以江陵
令治馳道部工役凡祇應 駐蹕百司庶務欲頃
刻取辦者人必曰是宜付張令令亦不多遜必應
曰是令職當然是必於令乎給之以是張令之名
籍籍群公間令故宜其民部使者交譽其循良衆
議方欲徵處部院清選以究厥用坐是反以才能
善治劇而胡寇攷山西甚急汾又苦寇衆廼更相
謂非張令莫可治汾者遂擢守汾州然汾州所患
不專胡唯宗室之未諳典訓者頗能擾其民且卑

今文選

卷之二

四

三百八十四

守常出入其掌股間廼聞守故江陵令也莫不諫
肅以故得行其政善徵科科丁壯實城壁以禦胡
事集而毋牝牒辛丑余去 宮職取道澤潞而西
汾守之名澤潞間人爭道之余曰噫是余平涼人
也人亦曰是唯平涼人其鄉近胡且宗強故善治
汾會寧夏副總兵陶君虞卿帥師討山西胡道出
於汾汾人聞總兵與守少同研几欲跨見其長子
弟什伍相比聯植幟威櫜鍵嚴鼓鉦如大軍飾路
衢皆布伏總兵麾騎至則萬人皆唱曰嗟如一人
焉亡人王裕李淵為胡偵騎且道其軍皆為守所

獲所部義勇民兵與其屬邑各伺胡騎放散
斬首四十七生得亡人劉子賢上功總督軍門以
故寇不近汾城獨掠縣鄙而去執政既治縣令罪
則又以為守所屬也并坐守削一階張子弗以為
憊歸家待命終不自數辨前功迺得通判廣平
凡交親之知張子者咸謂余宜有言以贈之余唯
歲務之繁劇視畿輔上佐之優閑其難易易
別而班朝治軍之大禮視通判一職固不煩一舉
手矣彼其自江而之汾也余往往得之縉紳是諸
大夫皆賢之也既而又得之澤潞之人是國人皆
今文選 卷之二 五

賢之也虞卿新與余為姻其面質汾之軍事以示
人人無愧辭是三軍大衆皆賢之而余之所聞所
見得之于公私內外無非賢者而余將何以為子
言哉抑先聖獨許孟公綽之不欲而稱其優于為
趙魏老短于為滕薛大夫江汾之政豈直滕薛之
大夫哉張子既優為之矣茲之佐畿郡也尚在趙
魏老之間乎請贈張子以不欲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南沙

過頃試吏為宦學頗多迷方及睇視人語獨傾聽
不厭射亦時時有所服膺迺得失之際蓋興嘆焉

夫不習為吏視以成事此豈虛為言哉然列地事
觀人風亦多流代之感者吏又烏有成事可習視
乎吳人朱子羽守瑞州過其友人曰柰何治瑞傳
在萬山中當吳楚爭伯時無有四戰之役其壤地
乃若斯僻矣歷漢初逮于有宋用文日至久也而
射策者率不應命予觀世傳曾鞏學祠記以時如
彼其受變若斯之難何也然其俗朴野不囂于訟
自昔守者樂之翺翺然標為道院如非誇毗視鴻
荒豈異古哉就其俗孰不可坐鎮而安者予蓋歎
美焉南昌人熊景之其時與予相次守司馬署郎
今文選 卷之二 六

予就以其俗証之景之言瑞民不良迺入江西上
第中予始聞大駭異之迺呼吏牽犢牘求其故曰
今吏治不古豈所師模詩謬或所傳聞殊方與固
推之衰亂迺稍返若天降命與明之治在弘治
中加隆盛矣然御史周進條疏其故曰瑞一郡三
縣在深山中民性強狠往往則相聚為盜請延土
官飭兵事治上高高安新昌疏語在十六年又景
治時勢可又安而直為此廩廩難保也山川歲疾
倘非是耶開之甚難亟返之無繇斯亦大異乎昔
所云矣即誅名不察實長吏雖勞誰為知者乎抑

有易者古之理亂非更民也民從違非能易地也聖王在上而民不奇衰者又非能哺而食之提耳而教導之也其要領迺在得人而承流布和惟長吏為親民易任職然長吏者又率多師吏法指民當用齊之刑耳所謂法分名表參驗稽決其數一二三四者皆是也言政而不及化此令誦法之士闇于遠圖賢人憂心疾首而民失職也悲夫子羽苟少加之意瑞民秉非獨嗇于它日也史院編脩唐君順之率文章之士為贈言而屬予為序

送林君于石守南安序

本文選

卷之二

七

嘉靖十八年秋主客郎林君出為南安守南安在江西北走赴燕縣次傳之日百里逾二月僅迺得至亥步而鼓記之其去中朝本縣絕矣南有度嶺漢軍監庾勝所為城者其橫浦有樓船將軍迹予覽觀史還書劉嗣之南康記蓋揚僕本縣此伐南粵云其西尉陀發兵攻長沙邊邑所出道地同通閩粵西甌駱粵崇岡積丘此在兵法進塗為圯扼險則為支矣此曷可輕眎哉願擇人而守之以遠見輕鄙若左官然者時時有之故得人而守之自以棄居郡不嫌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

輕之勢矣豈國家所用柔遠之指哉嗟乎林君以予觀南安地所繇秦剝吏治所繇興壞未始不成於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彼其民貧好訟而地復巖險交臂而易者緣手則盡矣又非土著也郡主吏稍失所馭之負襁而相招呼矣其易為亂豈獨天性哉始熊天瑞竊據也界部中甚困會高皇帝起然歲時迺始定之彼伶人之餘分非藉要害曷能苟延哉故南安者言南方所繇安危矣其後自海道下取南粵不假途而樵蘇焉非盡以其道惡誠策便而動亦瘠土之民不欲以軍興從事煩

本文選

卷之二

八

供張也垂及百年里父兄子弟安其土而無外慕高皇帝之澤豈不大哉成化之末吏治頗失初旨監臣始請飭理其地弘治初撫臣遂請操守迨至正德中乃有起豎牧稱南征王者豈非繼成者不能褒揚先業徒冒空文罔公上乎今君推擇而往必用此為務毋忽其遠也月缺其圓遠日乃光故曰二多譽四多懼蓋言遠近也誠君子也靡不欲試難自別其器豈苟以遠為戚耶遠而先咎必用柔中柔中者寬居而仁行非倒持以示大竊缺以示容誠欲道之德而後齊一以禮也夫忿其頑

而用重典剛克之此平土所不堪懷而難却之禍也而况南安險遠貧困之民栽林君勉之久牧之後其政必達吾知君之宜于遠也屬諸僚之請述其事作序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槐野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在重塞複嶺間游軺罕至寺務甚簡又幾大夫綜之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揖衙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坐私關內吟卧自如興至則約與躡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為常然志士

今文選

卷之二

九

三百六十六

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即就思去如蹈坑溺中若曰土僻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卿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崛興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還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州顧靡有弗樂于是王生歛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即說馬為贈夫莫險于山踰之在馬莫遠于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蹈不任險遠毛即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超河華

北踏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逸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又夷途平坂讓馬爭趣文轅繡轂讓馬爭服束脯石粟讓馬爭秣仙仗天閑讓馬爭入烟水之陂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故彈力任使貞志安遇非獨君子馬亦有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為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才遂千里至也蓋

今文選

卷之二

十

三百六十六

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脫駟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投閒投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服在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即望平涼去

贈石洲張君擢守建寧序

夫仕宦而至領郡國歷太守蓋赫然顯盛矣願獨以建寧令石洲張君往非計也余私竊咨咨慨噫

之焉今天下坐戎馬之驚決歲以來騷然靡定
有寧所又時有水旱之虞民人流冗道路輕徙易
搖即若青齊汴宋之間燕趙之分西至秦北至晉
此十數郡者何嘗卒一歲無事哉然惟獨江南完
在江南又唯獨閩中完甚建寧于閩又稱完郡蓋
漸南漸遠漸漸安也以彼其所即令一長者行
能治之乃何必張君往也若張君者固宜在青齊
汴宋之間燕趙之分秦晉之境譬猶病癰而逢倉
公苦 髀而得利刃也豈不便哉夫張君者蜀人
也負才畧慷慨為南京浙江道御史南中縉紳大

今文選

卷之二

十一

夫之倫多稱之余至南中見其人親觀其行事主
在便國家利人民其伏奸宿蠹自張君在事簡之
去腐置冰蚊蚋不就也假令張君得攝專制之權
據要害之衝不以州府困其志局其才其所興發
建豎當與古昔豪傑方軌而爭馳抵足而論烈乃
令守一郡不能見張君奇而又遷完郡將益靡有
見余柰張君何哉先王辨官論才所從來久遠矣
祖宗時或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轉六卿
長者若此類者往往而有彼固謂其當也他若
弗論近世之官人次合貫魚積同累薪次不及下

進累不謝不伸雖有賢者懷拯救之志挾此情之
能亦引躬遠巡莫敢自效誠格于調也故賢者以
老白首始躋大官比其時且颯然衰矣往日十舉
十當今不能五若是以為信名者非可哉故時過
而種雖后稷一物不生老至而官雖有賢者鮮克
立功張君方壯歲能寒暑忍飢渴蓋四方士也不
及其時畀重權疆大業徒令尺寸進如待庸衆人
焉余恐其績效不睹老冉冉至矣張君辭其索往
逮寧其索八九君第筦筦視張君笑一日其索鳳
竹徐君為余述其事余問徐君笑何以徐君默不

今文選

卷之二

十二

應余謂之曰今張君擢如此且在事幾何年矣徐
君曰業六年滿矣且欲考而值此余呀然嘆之曰
曰南道如虎陞官半府非虛言哉

贈青巖胡君督學江西序

夫以胡君督學江西者則斯舉豈不誠甚當哉蓋
人材之識拔在宰相升進在銓衡其風厲陶成則
實隸學政者賴之故此三列者咸各得當斯足矣
柰何患世乏才哉日胡君拜新命諸常與胡君同
中秘者皆嘉樂之頌說之固信有所感非私而已
也初胡君在翰林年甫踰冠時蜀有二俊其一則

內江趙君乃胡君竟遷給事中去翰林非其
豈固命坐彼不坐此哉其後十餘歲胡君忽
已又仆而興漸微漸引始歷今階命頃抑之耳胡
君能與競乎今胡君齒髮逾壯神凝疑定矣夫士
至定其神將安投弗善也胡君少而負奇恒以為
人臣委質而出苟肯戮力進取安事弗濟故往往
諫司輒有所論駁以明己志然本無他腸如世俗
獵名自炫之為于是執事者追論之賢其人拔為
諸生師表誠擇其當也亦命且達哉鄙人楨關塞
間人也塞間人十出九講戈矛戎馬之技乃楨濫

今文選

卷之二

十三

典筆札之役則時時就胡君考訊載籍推探至竅
既虜數犯塞烽火達于居庸則復與講戈矛戎馬
之技小折大創之畧頃胡君為士者師矣余第執
手默默不能出一語私謂其富積著可施余安禪
之哉願獨以胡君故則慨噫甚焉夫古之人能當
其任位副其有則何言命躍躍而升殊雋立談而
貴尤人則何言命時之兩予序在鵷鴻俗之所否
滯在塗泥則何言命非無命也所由自致命弗能
格也惟士專言命于是君平之肆客常滿座季主
之卜肆動長安術家主權脩士墮守自漢迄今若

是矣胡君順命而又好脩其可恒觀之哉胡君拜
命時宰相則袁州嚴公銓衡則四明聞公究其事
宜傳述久遠趙君謂余曰斯毋典筆札者之責乎
勿令缺逸焉可也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大洲

吾師龍湖先生自學士拜留都少宰之命貞吉
曰位雖尊而去則遠矣先生憂世最深愛士最篤
茲命實有料士之責嗚呼先生何以料天下士
哉昔管仲自知其才足以定其國而鮑叔知之汲
長孺自知其節可以不奪而莊叔知之賢者以才

今文選

卷之二

十四

勝君子以節勝賢人君子世所資以立而恒不與
值也此曷故哉天之生茲人也不恒數而馳逐
進者又何衆也索之者在紛紛馳競中恒不與若
人遇而若人者又非可卒遇而識之者也又况未
有索而必得之之心哉以易倦之心置于紛紛衆
逐中又益倦矣傲睨自負者安得至其前哉此士
與世每不相值也夫士無當于世世不足以病士
世貴善貸士士實足以軒軀世矣隆古士無論至
得如管仲長孺之倫亦足以重世矣願其難至如
前之云一旦有急倚人而濟必有倉皇寄擲者矣

生不可懼也哉小子不敏每亟登先生之堂與先生共嘆息茲事未嘗不以為天之命非人之力量不然哉先生才如管仲節如長孺世之資先生者重矣先生其勿釋于索之未至也使先生與世相值必有以處天下士矣夫士不預求而卒至于前難矣小子不讓幸先生之無忘于斯言哉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予選漢記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為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

今文選

卷之二

十五

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兵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已之不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徧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畧在慎擇守夫乘障收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于是廣去守而為將雖其晚年而郅都一以扞圍名則既以其名困矣明制橫邊守禁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畧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僅督糗脯幕

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畧之士稍濶畧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為戰禦以寬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也率出願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平陽守兢兢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效虜亦易與焉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

今文選

卷之二

十六

春糧貶昭曠者不及于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也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懲維四技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濶畧假借之初意于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南閩國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篤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為解夫大

夫談詩書起家者儻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
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為守出死力擊虜不可禁
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
宜文帝之為尚動故予與大夫計邊言雖多又終
以安民為之本

寄贈河南少叅李同野序

吾蜀士仕京師者約值出領方郡則聚而贈言聯
鄉好也今年春巴中李子先之給舍出使王國選
補河南叅議于是去日遠矣鄉諸君子要予寄言
贈之趙子曰今李子豈非時所稱機警通達可與

今文選

卷之二

十七

立事之才也哉李子為給舍有年矣諸欲有論說
會不得便 皇上覽觀庶政無有關遺當是時李
給舍以為不得其機則寧默以為工蓋其志若此
也居頃之給舍使雲中與雲中將幕摘發叛者以
聞 天子怒立誅叛者盡于是皆知李子才有謀
可與立事而李給舍聲名煒然著矣以予則私覩
李子之志意漸不自喜稍欲以使事去而補外之
命下則適與給舍疇昔之意無不稱合而顧有
為之愠者與予私心所睹識奚異若此乎夫愠者
徒以叅議稍失勢視省中光寵殊矣此卑卑者豈

宜以期李子夫士所貴勢便者謂其可以立事
非以快意滿願自好云耳也勢便而自立缺然奚
其寵光哉先之之知足以辨此無難至予欲以切
劑者顧異于是云初先之與予同舉進士暇則論
學術是時先之向方于道銳甚予固羨其賢至推
刑浙中入給事 禁闡則已才情渙發摩研先物
貽藉適化有不窮之思故予服其才始知李子意
用世而予瞠乎其後矣李子顧予之伉厲自信不
設畦畛任挺不避忌恐其一旦擯落懷有意而無
所于施故時時道予以古人立事之劑量乃予則

今文選

卷之二

十八

習聞其意而無所由進於期也故無以復吾先之
而守其舊聞夫汲生事漢可謂徑挺無前矣是時
公孫氏膏其軸以周園于世豈不自謂立事固自
有度而汲徒倖者然卒係社稷之望而止戈于域
中者汲生也固貴自擇術哉方今士非才不足患
無以御其才之患嗟乎以不御之才馳進取之途
以立于功名之際難矣哉語曰智則謀不肖則煩
故士有寧不得于彼而不欲失乎此解在王良之
說奚矣諸君唯唯遂列名氏于左寄諸汴之輜車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嘉靖甲寅之夏貞吉釋罪南服起抱牘留都文選
司為郎坎壈瑣儻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名立事
之氣哉蓋浸浸衰矣至睹世之著名立節才譚植
表之士又時時喜勃于中而機衡於外躡屨之與
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不知自其何心也人見予
若此以為猶故吾焉不知予將掩其聲光藏其狂
愚以逃直旦夕去之與履稀竈者比耳吾友華亭
楊子幼殷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也忘其
身之坎壈瑣儻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者
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立事

今文選

卷之二

十九

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即楊子亦以予
為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聞脩名砥行端
道而擇塗要異日為世之楨表予重之好之誠其
心知之也顧楊君乃若不知予志之兼何也夫以
楊君之明何可謂不及知予哉予內懷若此而外
著若彼宜楊君之信予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
禮部祠祭員外郎屬將去比撰舟矣考功萬子楊
子驗封黃子稽勲塗子者皆楊子之舊僚友也以
予與楊知心而好深宜授簡而讓辭嗟乎予之好
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罷彼

罷刻見聞薄名檢利方旁合於世耻貧賤而
貴顯榮乾沒世利三倍而揚揚談仁義不發家
之辱哉君矯矯然蹶蹶然誠慕古之大雅與今世
之卓爾者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殆若人之傳與雖然楊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避去
始之邂逅近將背馳向之適願尋當相思四君子
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相知而不必與予同其
相思則別君又予之難也古之君子進不隱君退
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烏敢忘士哉
嗟乎吾傍徨無所庸于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

身雖坎壈瑣儻庶幾乎獲亦多矣

送清浪鐵叅將序

三石

鐵將軍往從新建伯征洞瑤也能記錄新建伯征
戰方畧又能談往年征交趾故事會辰沅苗叛都
御史姜公將以六萬人平苗以將軍先往視之諸
山谷險夷徵發期會芻糧多寡犒賞條格器械所
宜皆以狀聞都御史蓋亟稱云既都御史至辰州
而清浪叅將闕是時將軍為都指揮有名于是都
御史為上言都指揮故將才也可屬大事且臨陣
需將不宜遠擇請即以都指揮任叅將便上深

然之遂有清浪之命自清浪命下戰士六萬人全楚轉輸者復十數萬人無不以為旦夕破苗者焉子曰苗弗易攻也余聞苗之難攻者有五彼山林險阻得地利一也我兵不習戰二也溪水瘴霧人十九生病三也惜力士兵勢必漏洩四也敵堅餉盡役難再舉五也故曰苗弗易攻也故窮寇則虞彼之伏曠日則老我之師信士兵則機事不密議夾攻則鄰援不協願徒暴師霧露日夜守空山竊以為非計也夫逐鼠之技驥不如狸升木之捷虎不如猿豈其力弗逮哉勢有便不便也且窮苗力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一

所至不過乘間竊掠如狐鼠之黠耳不宜勤天子軍吏也况兵集即遁兵罷即出是征無已時而費無止極也自宣正以來凡幾征矣彼未嘗有必死之懼者以數嘗我兵力故也是非所以養成重而崇國防也余以為持重不發彼安可測也輕試罔效適以示倖端耳故善攻不如拙守且又省重費也今沅州麻陽者迫苗患虞也宜于此據要害增戍守之備而又倣西北邊事多為烽燧自障下以達城中令障下民見燧舉即亟入收保而城中即出師擊之苗即來無害也如是則苗且計窮

來降矣乃又不殺降以偉功不爽信以漁利苗不足平也將軍雄畧蓋世時方倚以征苗余竊計攻守利害若此將軍試采擇焉若將士桓武士兵助順賴天子明聖殫全楚之力協川貴之與熟計而舉事則非余所能及也

送翁丹山參議貴陽序

二谷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為南比部郎且九載矣檄至以先生參議貴陽先生之為郎也賢資又獨久乃其還不能踰常而地又遠士之務進懷居者或不厭焉其歲三月翁大夫治行諸鄉先生咸往餞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二

之都門之外冠蓋既集馬鳴于衢于是有願而嘆者曰是馬也範馳驅式王路弗弛弗驕國馬也然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也可以為良矣然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竭駑以聽御者道雖遠以日月至之已而大夫前行至于舟於是有願津人而嘆者曰善哉手為舟險而不敗戒而不和是其材緻而工習也雖然彼容與而擊汰者無衝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不謂遇哉則又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求所濟雖險也曷違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

弛御於是又有嘆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師也
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于舟害于馬故治
民者審宅五方治者審正七均今大夫則已易
器而操矣竊為大夫慮之大夫曰請受教往而學
焉聞之曰東西南北惟共又曰車於室轍於塗吾
惟車弗飭爾又奚問途於是諸鄉先生頌元曰爾
惟最少蓋藉爾長者之言元既受而籍之乃作而
曰惟我言乎雖然 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
賢且托以明古之道振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為
先生不便是無以異 主恩而矯士靡也且天下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三

望之之不欲而難左還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
况材非慷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
盛矣乃其為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而獨遠
則彼浮食乘墉集苑之人始厭然心沮矣是天
子所以訛群工宰臣所以抑僥倖不塞而自禁之
具也涉方深以先生表逐獸方惑以先生虞社稷
是役又何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
東野之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
未聞忠信之陷也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
七均異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四

相趨于疾足邪徑內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跂足
而至公卿以余耳目所覩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
及二考者監司二千石之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
久任之法隳也已陟矣則欲以踰級自異已踰級
矣或曰地惡或又曰遠顧其身便否耳慮不至乎
民是陳力之道圯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者莫若
遠民言制吏之難而達民之壅也故惟自立之士
不削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圉今士大夫之入者
計不復出出者計旦暮入其况邊乎是均勞之義
格也茲其來遠矣自汲孺之賢不能無望于積薪

也善舟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
余又聞之本巨者銳末源弱者洪浸不盈于天天
有常予不爭于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夷
之徼與語曰樹惇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夷能也
而既浹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慈惠維之以
孚信鎮之以易靜此其回面而嚮德也必倍乎中
州之民異時擇公卿于馮翊還列侯于河內乃知
天子所以遇先生者徒執古之道而其去世俗之
慮遠矣夫迂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先
生乎觀之

都門別王泉陳先生序

九崖

予睹北地李先生曰 憲皇帝朝士人善依效六朝在南都為甚睹其論可異焉然徐迪功陳拘虛今王泉陳先生諸名家所屬皆敦致本始非古國風意哉此又何以稱焉大都士按匠比緣即薄少吏治不為省古謂文章者寔靡切世務要必有取豈款言已哉士明盛時乃一切靡靡不當世用其謂何語曰雖有雕脂不療枵飢信哉李先生之意有所指云迪功拘虛靡可得詳予自甲辰入西署得見陳先生宛葉間所著人多傳之予不為論論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五

三月

其行事著廟廊者始陳先生蒞四川部時因有市女婢歸之里閨婢母家闕其業行訴殺其女因誣服將瘦死先生躡尋之皆無左令吏人抱令甲與廷中評爭往數四面發赤不得已卒得直其寃時四明聞公為司寇曰陳大夫獄當大夫剛明者故陳先生為郎不為奇請它比類此居郎署四五年時時搜致百氏亦時有所著皆流涕之意云前陸大夫往備霸先生為之論次今昔盜賊之起不即為合時解散後煩費苦矣稱引歷代興壞所由其驗鏡可觀也見者謂承平時不宜有此言嗟乎詞

人飾華視百姓為髦梗肯隱憂却顧計天下事至此我無即它論今東方曹濮間事不大章明較著我天厚社稷今即解散假令未即解散今虜不孩求貢意巨測萬一輻輳突至雲中西北諸饒道安所取給我嗟乎此豈不靡切石畫當實用者哉與六朝靡靡款言同乎故省中質所睹聽輒曰陳先生陳先生陳先生今出憲江藩矣江南雖比歲大侵民微重重為邪不當有東方警郡縣亦時有米益許告可立決亦無今園土囚微暖狀陳先生又劇切龕濟甚當往今取所關策為齊民覆露之

今文選

卷之三

二十六

三月

殆所謂岳立虎躍者可勝道哉屬者陳先生南宮較藝出偶過予論曰今律文有在外從按察司具奏即如此則院司之臣比肩事上者今磨折如諸生時何乃故也時體何起自予未對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

滄溪

元美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蹴

踴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仲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竽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于山即煮鹽于海矣輕行厲禁恣睢睥睨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急仇家不鮮白刃以視與其逮于法也不如聽于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七

三十八

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眾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柰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柰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惟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秘如組亦如掉螭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鋸不得接不竣尺符捷于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

為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橐人歲不饜百緡高秋徵戍搜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棘章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獵狻受服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柝浦之後有君子六千人島夷偽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惟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于公戰即有豪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虧之若月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八

三十九

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為善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行厲禁恣睢睥睨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何而歲且饑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之嘆也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愉快也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

一日可鞭箠使青州矣何可使冠令也不然元美狙喜自用焉某安能知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南溟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逡逡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踰蹕也始還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蓋彊事耳部使者報曰高皇帝法公罪還官勿論乃不逮故東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暮月矣憾者猶然不舍蓋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志于楚漢則直言高論為之留叔子

今文選

卷之二

二十九

逡逡躬行何踰蹕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上督過彊吏連逮臣其言必逮者明詔也言不逮者王章也兩端各有所當于余小子何怨德耶留滯都市長者時時下車存之則閉戶繙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夕忿憎之節朝聞間而久飲冰若屈賈是已叔子入拜之轂中其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置怨德勿問豈若是褊心者之為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今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于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筴曰今日之事豈人固求多

于不佞哉不佞獨行冥冥扞當世之固固其所以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為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劍相眄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秦豕為酒禮成而不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汙尊叔子曰善吾寧設醴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寧為尺矣能復為寸邪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昆進曰歸休乎大夫叔子免矣

送方思善移隨州序

余自結髮事鄉大夫晚得思善而相肺腑及思善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

以脩辭著余避先鳴鄉大夫顧謂二姓代興亦猶秦晉匹也余抵多口飾我者率歸罪于辭竊惟自弱而登彊自百里而登九列歷仕滋久乃始不容罪在負乘辭于何有思善始以計吏入朝坐宇下操戈者下請室稍遷留署坐同舍郎徙隨州仕未及十年爵未過五品雖有睚眦一何眈眈以此而較疾遲視余加阨矣余習慢恤求多者惡能諒其無他彼或耳視而毛舉之則言責在賴主上明聖言三至不行兩君子願得思善而甘心若風馬牛宜不相及卒行其間不深詆則量移故其屬辭

彌工受忌彌盛辭無當于罪畧罪是之由也
田皆是物也乃思善早服重積出其緒餘以為
希有有若騶虞何論炳蔚今之皮相者獨以此而
甚思善不亦銳乎且也思善耻為名高居常歔然
自下即其操行犖犖何意近名純白備而不居安
事雜組顧涉世之塗狹矣循牆猶難為趨卑視或
以為深高視或以為亢與之言或以為揚已示之
默或以為絕人時而異或以為跼孤高時而同或
以為鮚汙瀆進退罪也即跬步將安施乎要以躬
自厚而薄責于人故不怨得之不得曰有命故不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一

三十一

憂進退無常綽綽乎裕矣隨故楚地楚有屈原賈
誼其人不得而抱憤終焉是皆已甚雖嫺于辭而
重以矯節難以槩諸中庸周公仲尼曾不免遭流
言而愠群小然終不以其故貶聖屈賈何望馬思
善高二氏之風行且旦暮遇之矣乃所願則學周
公仲尼之道隨其如思善何隨季梁雖良得少師
而益顯藉令少師在願以雲夢優之亦將曰是善
為季梁地也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鳳洲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

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便
教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謹而又多從惡少
子弟廉縣官帑即代滿橐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詫
上私人即三尺無柰我何而公既相緣 天子
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最
近幸者曰司禮固暱視閣臣自公相絕不復敢希
請公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屈指待發
也非 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觀頰首
服哉公子姓鮮乞旬恩澤而 上殊念之一日召
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髻也授中書舍人公沒進舍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二

三十二

人為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
判驤事矣 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冗未竟耶
天夫司柄者何異乃為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
詩詩奇屈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
去狀然即挾先人遺脂車乘闕雞走狗為俠長安
中者又何如也且 上以尚寶事簡于秩號清貴
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即必取吏職裁
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于逝者永嘉公相十歲
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以身葬二遺貲至有
功從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愛其人至惜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阱推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難近如灌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氣聞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名卿然借上逆折苦朝士士氣奪至今冤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勝公公幸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詔獄廷訊非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三

下洎氓畯卒戍不復見詔而璫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過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為恭敬亡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觀二正朝事耳當疏上執政為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既以辱先太師茲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為卑小官當也乃止有功亦識慮過人遠矣士君子能為此言何黜也予茲何以贈有功嗟治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為軍興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為國條繡慮其

積然茲非尚寶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為若恚且惜矣有功盍勉奮焉毋使交好如予輩稱隴西李氏聽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往赫然怒虜也詔諸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乏興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於是大司農日夜騎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四

窮而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穀千碩者予武階至三等金吾緹騎得遷帥臯當戍繇多大富俠民非久輒跳去僅跡罰耳度令情稍輕得上賞免其重者自若而他蠹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鈎校之歲益縣官芻輓費十二三天子方坐西齋宮覽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逆賊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而詭出名迫

之是不顧煩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博一生
何利哉御史廼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沮格此
語或多戇而大司農挾奇人也陽驚為上言御史
家江南嘗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應
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
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
人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
乃至為巧中軋已而遂開人主疑端不聞言者路
不亦大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
而漁明年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九

卷九

宮第內外百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
耕墾悉地力致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
足猶緩可任喉領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決
盡其脉何謬盤若此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
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也又非不為謀所以尺寸
利國者大司農觀其利御史觀其害太利卒不勝
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農者則是為大司農
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御史僅貧郭二頃
增不過升斗豈要譽閭黨朋友然耶不家江南不
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恠焉令御史

系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為民一發
令雖小卑於永安豈直言福之乎予可無慮矣予
可無慮矣

贈袁抑之給事還福建按察僉事序

父老稱 孝皇帝朝每給事御史上殿則大臣色
惴惴重足立而是時 上明法度人自奮羔羊之
節亡行何恐也豈給事御史為操切激叩聲動
人主耶然足以明諫官之勢尊其默折逆消預予
計深矣至 武皇帝而始有坐紉綽不當意斥
重且及笞鉗為城旦而士伍者未久復貴貴或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六

先其無故抑者卒不勝其伸者而名益重諸言事
人自若已又大臣更自為地為 上啓威勝之說
一不當終其身不復舉然海內之士爭相指曰某
某以某故罷賢也士議與吏議持諸言事人中半
矣亡何大臣計以終不能斷絕乃益務為含容輸
款及亡素以蠱惑 上使弗疑而久之徐中以他
事已發其端而人自敵天下駭其禍而亡其繇以
為當彼者噤塞莫陳而豪傑之士解體不復振
甚或不勝憤其奸力攻之語非重不達重即 天
子以為小臣暴橫亡狀投鼠不忌器耶大臣偃然

而當其讐者 天子也嗚呼吾任七載而乃聞之
父老云以吾所一二者跡之大抵後所謂耳始抑
之為給事良久亡關白人相顧疑曰抑之默默與
曷不矚時事度易行者抑之不顧一旦為 天子
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 上良是之切責尚書
侍郎惶恐謝罪乃釋而抑之又言選曹政本也郎
中挾詐受選人金賊累千萬尚書庇覆之耶翰林
親切左右一檢討狐媚宰相挾其柄走中外托與
馬溢門巷虧損 聖明宰相大恚恨抑之不敢引
引見恐自發於是郎中某檢討某坐謫京師中士
今文選 卷之二 三十七
大夫亡論識不識咸喜為稱說抑之出必相指示
作何貌能爾 天子不怒而抑之已巍然無鬚意
今年二月閏以按察僉事闕聞吏部言抑之制曰
可大臣當內快出抑之罷諫也可錄以中漢法耶
夫諫官業已言遂利 國家尚得亡削取秩五品
治兵民一方何阻也其論事明切持隱中實然不
為硜硜矯亢亡以間激 上當大臣所甚諍而不
得報極其意此耳夫為小人謀抑之良中為抑之
自謀亦中按察得以法繩其屬可否連獲又聞越
在萬里外其吏士見 天子赫然用骨鯁之臣臨

之必感惕思奮又何疑哉吾七年而得抑之第其
行諸給事惜抑之以外故夫諸給事且薄按察不
為安望抑之也

今文選卷之二終

今文選卷之三

餘姚孫 鑛選

鄧 余寅

武進唐鶴徵訂

贈東穀先生攷績序

桂槐野

今南京戶部尚書東穀孫先生者前為南京工部尚書而攝兵部事其時會倭囚發先生諸所振舉皆可明臣節翊國難余私為記之云始倭囚來侵海上也衆不過數百人微眇耳海道以書白兵部先生得書輒大驚其時屬大暑而又暮夜先生立

今文選

八卷之三

一

呼火草疏驛聞于上當時客皆謂先生疏太遽且須之以觀其定先生固不肯居頃之諸道書旁午至或一日十數至上海言城陷太倉言城樓燬嘉定言城被攻甚殆賊衆見者至萬人其伏兵不知其數先生傳書令諸大夫徧觀之客前言先生疏太遽者乃皆造門下謝言先生識賊狀觀後事我等弗及也頃之有得賊謀者白云賊且欲窺江上不但已先生懼遂集諸守臣謀之有一人前曰苟必欲發兵固須請乃可耳先生目言者言者奉首退不敢復爭先生乃言曰夫春秋之義先發

今文選

八卷之三

二

後聞謂倉卒之變生也獨奈何守膠柱之見而不顧急難乎于是自為令分軍為六道出屯戎要害處而各置一將領之而又為之懸賞格申罰科既已定乃尅日行宣言曰有來撓吾計者吾奏之不則與若俱伏矢石之下毋令誤國而徒自泯沒也其日兵遂出乃請糧于戶部戶部予之當兵出而行都市中卒皆練甲金戈光燭雲日父老觀者咸拊手嘆嗟以為老且死乃始此睹何其盛與兵出可十日所而倭囚皆回舟不來先生御寇凡三疏其二疏事既已斷乃後奏焉翰林王生曰夫從古以來負才之士非少矣然事每不立者坐有病四焉事勢奔迫利居其一害居其九策較分明而怯心生焉此病一也獨智之慮衆不及觀而駭議隨之自信不固制于唇吻而遂止此病二也太阿倒持授他其柄動發舉事未見福端先嬰禍首此病三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而逡巡猶豫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踟躕坐失千里此病四也斯四者固債事之根蹶才之路也余常持是以驗天下之士百不失一而孫先生獨無一于斯四者此大計所由定大事所由成也在昔正德之季年嘉靖之初漢

傳有樂平喬先生者而又有儀封王先生者先生相躡而為南京兵部尚書南中人至今稱之以為當其時江南保障東不在海北不在江在二先生之身焉由今孫先生觀之令與二先生出同時當鼎足立仕同地當比翼奮皆所謂上應四七下乘五百之運者也豈可數數見哉孫先生攝兵部時南中人咸事籲禱願先生為真兵部已而改南京戶部非其望矣南中人甚嘆之孫先生自為尚書蓋三遷而滿三年當攷臨行王生送之曰吾欲上書明先生之概乞改王授鉞以答下情懼人

今文選 八卷之三 三

以我為越俎而阿私好也吾欲纂述前事寄勒石室而身在江表懼人以我為賣直而奪彤管之職也故私獨記之吾且欲謁歸將持而藏之名山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先生毋以我為無益于公也貳工部者歐陽先生見余記語人曰彼王氏記東穀先生事信魁然大矣然東穀前為戶部而值財用屈也曾歲益巨萬之資以給之既改南京工部又復省財至不可勝筭凡此皆大政乃皆遺而不錄何也王生聞之慙已自解曰夫合浦之珠網者詎有窮哉則吾有遺錄焉固也

送比部吳峻伯江西恤刑序 鳳洲

惟辛亥嘉靖春正月 天子詢于秋官之長下諸道使十有五人洗冤滯憫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辟成遺論鬼薪下者徑得從末減甚大渥惠也秋官之長詢於屬曰是惟 上之至意毋負屬各以長往劑其地最重曰江西江西揚之屬而吳楚之交也其君子崇尚禮義彬彬著天下其小人儉以嗇然或多深文相詐好鬼而信徵詈訟而非其上未易平也於是郎吳子峻伯應詔吳子先江陰令高第徵次當補諫官而年少不應格還為郎

今文選 八卷之三 四

會尚書患部牘冗未竟擇代閱者謂吳子習之吳子遂巡辭弗得即代閱牘著聲也秩宗之僚闕天官卿謂吳子習之以薦格不行歲丁未秩宗請試偕計士詔復用吳子於是聲稱奕然著卿大夫久之秋官以職請曰律 高皇帝所定也 列聖因時變推廣意益之曰例例非律所該其究乃不大違遠律而中外巧法吏或借文飾私怒甚非所以惠念元元遏絕奸宄也 上曰善其更定之退輒屬吳子吳子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復之刊布著為式夫吳子儒術吏法斤斤精至如此其何

今文選

卷之三

五

三

有江西哉雖然予冥聽而瞽言之試籌一焉夫
之殺人者非誠甚惡斷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誠
恒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以生廼死之定死矣未
寬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致難易生死間哉所嚮
殊也今京師號輦輟民犯者具獄成一不當大理
得駁問夏五月上稱暑故賜滯白他以第寬宥
秋聚百官更推之必亡枉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
至左右扶風外即漠然付巡察而所遣僅此十五
使嗚呼地中外殊赤子寧二命哉使者即不悉聽
明務究得冤苦而優游據尊重自將時以隙故與
巡察相左至得請報免而輒內腐其人比巨憝甘
僇待季者更優游食縣官是速生者而死之豈使
意也又使者或僅求款成案中夫此語常格爾吏
知深名能法家必精密獄求款得乎夫吳子固優
知之子又何言也蓋前後慮江西獄亡論數十百
人其疏草傳至今惟孫忠烈公與參政葛公本其
究可思矣吳子盡勉焉思惟日尊尊以求稱使亦
願愈砥節樹行巽道而敦學俾吳子之使以人重
如孫公其人以使重如葛公予不佞與有光寵哉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槐野

今文選

卷之三

六

三

鳳泉先生者宜陽人也天性忠鯁少而講匡攘之
畧所居官多在秦之邊鄙凡虜情兵狀皆明知之
聲名甚顯今歲天子之二十九年先生為吏部侍
郎其秋虜騎入關南京師震恐先生受詔督營
兵以拒虜先生令士皆出郭而陣收郭外民皆入
城民皆以私藏隨虜守十餘日竟不獲一物而還
於是天子賢之頃之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
兵三分之如舊制為三營而設戎政府及揔理佐
理之官二人遂以先生為佐理官當是時先生奏
罷中貴人不得預戎政又罷勲臣不勝任者二人
兵浸浸振焉由此天子器先生愈益甚而遇兵
部尚書缺天子手批先生為兵部尚書自以速
邁非常思傾身以報之既拜乃遂條治兵五事上
之疏入天子忽下詔讓先生先生恐即上書納
印綬遂罷而歸宜陽秦中人官在京師故居先生
之門下者凡若干人咸追而送之郊臨別史楨進
而言曰先生且休矣少選之頃天子且復召先
生起矣自楨濫竽供奉之班立交戟之內竊觀
主上之英明獨斷論功不問其咎錄大不校其
細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未嘗有也在昔經國之臣

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崩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為祥亦罔不駭其為異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譏者在側而二氏復進是蓋觀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乎語曰王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末見也故夫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議有非常之議者必有非常之謗謗久而益銷功久而益著暫不勝久則謗不掩功而跌者卒奮彼其姦姍附時捨社稷之長策徒以自

今文選

卷之三

七

三五五

固其祿位者豈少乎然一跌既不復振主上棄之如腐鼠然誠見其莫有賴也故楨願先生且休矣召者頃復至矣先生歸宜陽既二年言官復奏之欲以為兵部尚書未報若有須焉先生前所罷中貴人遂置為令不得變所與共事號總理戎政者其人驚悍先生故嘗嫉之卒陷于大辟其明年先生之子王子儀選為給事中有司以為子儀名家子年雖少有大人風上因乃拜之今天下傳先生生在兵部疏凡幾種濁至請罷中貴人疏則皆變色嗟嘆以為難能耳疏畧曰今國家之所患者惟

虜所最甚患者惟士卒弗振臣以為斯二患者深患也所謂深患者惟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擁蔽掩之以屬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為之耳外語籍籍咸以為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

今文選

卷之三

八

三五六

用蠹軍矣可痛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為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于作蠹邪臣聞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充實即於什中選伍於伍中選一豈其饋餼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外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

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獲宜之具
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為容者則李廣
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起距之卒奮所以懾
外夷安中國滌穢耻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
憤胡驕志在忠于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蠶之
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願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
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此
疏初下時諸大夫見之驚曰古之言洛下多才名
不虛矣

送楊王伯序

滄溟

今文選

卷之三

九

據譜王伯蓋漢大尉震之後遷自蒲阪者九世矣
至于涇陽同母姊適三原馬伯循時王伯嘗從游
庶幾博雅君子也數歲以孤即廢居行賈贏得過
當矣嘗謂周公九章法孫吳以施戰陣之間明于
積著之理哉以掾史辟原州劉中丞幕府陝以西
蓋八郡筭編戶市租一夕而推筭得之主計者按
籍索軍實焉王伯雖吏給事人然賢操能有其身
其在技藝俛拾仰取不羞芻蕘即所以責貴人
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昔在張掖諸將爭傲也以
候人愆期失一憲臣心後憲臣即從臺中往按諒

臣將以他事盡諸隊率斃鉗而成焉以爲王伯
王伯法奏之則憲臣已意銜之矣又不欲空
臣愈益怒且及王伯也王伯曰令今更重之
遂在環狀即法至是止耳欲自棄去而諸隊率反
相援止謂王伯曰公在猶可以無冤後人勿遽歸
重吾輩禍也頃之復辟原州幕府中則時時爲望
氣用得壯虜情大將軍以下嘗往授所奇門法嚮
戰多以擊破胡也居六年入爲制獄吏制獄益多
親禁臣主之御史爵方在繫時王伯以謂上意且
所欲釋矣及再就繫猶謂上意且所欲釋也久之

今文選

卷之三

十

乃復從爵以問王伯則王伯曰吾在制獄凡見上
所欲釋者復多耳趙司業貞吉嘗從王伯問風角
書司業下獄時王伯傾身爲之不避也今且及代
其屬王伯所治十餘大制獄未嘗深禍取訾焉余
蓋往往過王伯即嘗與治彭聃家言以爲篤行隱
者也康成歲虜乃大入王伯扼腕向余言司馬
法即借箸若可繫虜而笞之昔者又褒然一賢豪
俠矣余聞王伯在金陵道中時嘗發裝道一衛尉
者使不至質其妻於負債家猶爲激于義上伯有
魯男子者二事不及亂從容有章過之今

失云余觀士不喜誦人善即貴無一行稱實乃
取名何以賢于王伯哉

送方嗣宗入南太學序

南溟

方在宥三舉子季者嗣宗嗣宗及吾門恂恂爾叩
其所就業亦既斌斌喪考而祥弁三微矣縣官
方急功令非爾粟不以牲吾語嗣宗疇能以三尺
喙而爭穀食於是應詔入太學受業大司成嗟
乎嗣宗以國士鳴而首暗于鄉校乘風而徙徙而
之南其將託於國子乎國子天下士也嗣宗旦暮
千古寧詎能薄天下士而急先民行矣嗣宗唯唯
今文選 卷之三 十一

使弟子而游河伯無寧游百谷王古稱太學為賢
士之關當關者啓而出次胥後令又次者及晨嗣
宗脫局而行無庸待次藉令出王游衍明旦與俱
矢直砥平利攸往矣抑或經伏戎漏亡命亦將冒
繻而由此塗出抱關何居即待次者視彼猶賢故
君子審向方也嗣宗唯唯弁行不更駕端行不改
轅弟子勉矣在宥故以諸生著中年而業成均起
宗受父書守諸生如故嗣宗且往其將後父而先
兄善為之後必盛而傳善為之先必疏而遠則中
而才也者之所有事也嗣宗唯唯先君子待二孤

而瞑二孤寧能以一日忘比年伯任其勞以供
季辛矣乃今聚徒六館無慮三千進而膝席退而
賢牆紛如也浸加以刀布嫁當世而終不能張
業為衿輦卒以非夫則吾豈敢其知交壯乎其言
之也則計程而贈之言蓋自歎浦而達秦淮燦然
備矣超宗謂二三子甘言也翩翩然啖以游觀有
如志在扶搖惡用翩翩為也請以司馬法言為之
嚆矢從之

贈楊憑序

鳳洲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尤踞
今文選 卷之三 十二

宕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擣蒲決數十萬一擲
雖資不中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
便騎習闘尤以信義稱既濱海其人多業魚鹽君
從其中度能任者致之為撫恤計妻子良厚咸踴
躍願為楊君死甚或驚桀無狀眾所畏欲避而楊
君獨狎之得其力郡守尉業稍聞楊君於是郡
多偷則下君捕諸任人咸來佐耳日知偷廢楊
君坐起不離家指顧曰某從某所得之或繇偷伍
中發或偷卧甲者出于林俱以次就縛亡一脫前
時大盜洪等既越獄則糾眾游艘艘首犯郡欲以

新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別遣將出而會有薦楊君乃令楊君率軍事諸橫海樓舡別校陰取君進止君謂賊驟勝驕速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鼓噪進君麾其私屬直前搏賊大破擒首洪餘斬獲無遺使以下襲楊君功得遷君僅上賞格然不自明又捕商舶沒香藥珍珎悉歸官楊君亡義衣鮮食之好少鹵獲輒分其下其輕財好施予蓋天性然楊君游于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卑卑磬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歎服謂書生不如

今文選

卷之三

十三

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予方里居從里中少年揭竿木裹裳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衆讐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跣跣佩兩刀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料羣少年勇怯勇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申約束定賞格予恃以益強數日聞郡兵且出掩賊而六合令自以果毅往張甚衆亡不色得楊君獨曰六合令非能見大敵者又帥二三當亡節度必敗尋敗問至衆驚而更問君君曰賊飽不久卻矣果卻其料審懸中若燭照然嗟夫傳

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滅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吳得之重亡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諸公固俠人亡見才今楊君見才無為引楊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必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壽李元王六十序

賈爰

李子元王棲連磯之墟涉燃犀之浦憇乎浮丘而泳乎白壁柳而行喁而嘯據几而持壘與然適也

今文選

卷之三

十四

不聞厭不華斬不偽藏不囂役益將糠粃世物而以玄寂究乎道者矣而視履若壯形容若孺焉是其翦於生也乎夫賦軀也散萬不殊而使其自理也限者其誰與是故有思莫若無思有為莫若無為杜通黜明以凝天真常德乃存今夫民市慶則嚙都慶則仇塞慶則橫朝慶則僊丘谷然乎哉傲勝襲名趨躁耽競志壺務營侈出荒俚成偁素履然乎哉是故谷居者顓素尚者潔顓不斷心潔不溷神無索無盈無垢無澄可以固形可以遠邛可以永生夫是謂道根南海有魚焉廣數百里其鬣

棟張其脊陵踞潛乎無極之淵息乎沆瀣之鄉未有能原其紀者設移之渚沼則鱗而醢矣安能充其巨乎百圍之木峙乎巖巢匠者莫近園有拱把杗而為薪豈舛乎度哉邇易致也故曰金以火範火亦消之絲以織章織亦微之其揉也成也其成也泯也緒著一司勢隆一時者亦若是而已方且楷于裾緩之樊泊于聲利之端而足專馳之而目專覲之而口專饗之與世相劉相噬日蘭月戕而不能止可不為大哀耶夸毗珠襦以矜約約者緼綈尚褐無所用之以珠為彈以錦為羅而求雉于

今文選

卷之三

十五

窮莽之中必迅作而不遽故曰哲人知時介人知守達人知安至人知存今子遜世逃名而軼于塵穢之外其意宵其頽舒其衷怡洋洋乎其裕而不流也卓乎其遺而不滲也浩浩乎其似喜乎湛乎其無所滓乎逍遙中冥以基無垠參寥固象以基無朕不青不疚安能窮其壽

壽大司馬督府太華何公序

槐野

薊州故不置督府薊州督府之建則自今太華何公始焉何公益嘗有名于嘉靖之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酋不敢窺大同已而廢歸居關中然

何公才高頗自負以為脫國有兵事且更復問我卧未安也客從關東來言東隅輯寧烽燧不燔何公且喜或有警輒愀然動容若將持重界已也居十九年而為嘉靖庚戌虜酋擁衆從薊州界入殺掠數萬人而去烽火徹于郊關天子蓋憂之甚詔薊州置督府公卿大臣謹擇可者以聞於是大宗伯徐公果乃言何公已何公徵至天子信宗伯言陞何公右副都御史尋進兵部右侍郎以薊州兵屬焉或言今何公守薊虜酋必不侵薊則西寇紫荊東犯遼陽必有之莫如取三鎮悉屬

今文選

卷之三

十六

之何公則東西三千里俱安枕無事矣於是何公奉詔領三鎮初何公之徵入也縉紳之徒故聞何公名咸造門下請謁座客常滿客問計何公頗道之客見者輒自以為不及也何公廢時年尚壯今其髮班班變矣客曰天祚國家厚令何公可也何公既詣鎮薊州巡撫都御史吳君兵備使王君皆輒以事白大槩言什伍虛耗塞垣不守也何公太息焉乃遂奏募兵築邊及分區列戍數事上皆允之於是東接山海西連宣大亭鄣星羅旗干林立肅肅乎稱金城矣是時辛亥春

而諸鎮防秋之兵四面踵至悲聽何公計
何公則論較要害部署兵將所宜計定下令曰不
如令者傳之法其遠陽紫荆兩鎮遠各以檄告設
備虜酋往來塞垣下徘徊瞻顧不敢入既秋八月
虜酋度計困乃遣使上書乞脩貢職比三衛天
子不許許金幣市馬且示羈縻因以見我之廣大
富厚焉是時屬有收禾稼登塲馬不糞野長老頌
德童豎歌謠皆以為得何公晚令昔年虜入而罹
禍慘也於是吳君王君相與謀曰在昔有周有秦
凱飲至之禮彼尚謂功成振旅也今何公在鎮不

今文選

卷之三

十七

動衆不血刃而境內晏然如堵于古人且難焉其
消日持觴壽之宜即為約書移兩鎮兩鎮報書如
指兩君因問白何公何公曰未也往虜之入也云
三衛有導者夫三衛者薊州之藩蔽虜東道之咽喉
也誠與虜通謂之近憂急之則自撤其防寬之
則長奸滋患奈何會有請征三衛者何公列狀具
陳其不可即其罪不赦第擒其導者示警足矣頃
之何公果得其導者二人俘于朝天子嘉其
捷疾言效乃進秩蔭子寵光光大也兩君因再白
欲壽何公曰待之卒不離次將未釋戈也即

樂平乃奏兵近者歸伍遠者歸鎮各與犒乃遣比
十月督府甚閑暇兩君率諸從事部下者持觴觴
何公何公曰諸君華今日樂乎故前為壽也吾且
有萬年之憂四焉夫三衛本狼子以人畜之終難
一邊人降虜者多則我衆減彼衆增二募兵實邊
非攻戰之資三遠道微卒疲于奔命蔑吞虜之氣
四夫圖目前之急而遺久長之利非計也何公且
觴且論至酒罷未已月餘王君以書抵史楨述其
觴之日何公語楨乃嘆曰夫人苟以就功名不慮
其遺難于來者衆甚也乃何公獨念萬世計古有

今文選

卷之三

十八

社稷臣至于公近之矣何公為人精研有數大放
計然之策家居身兩致貲數十鉅萬一起而謀定
疆場若此人退不免于寒餓進不能取尺寸之勲
安可比丈夫哉楨何公里中士也相知特深故云
而吾又嘆徐公知何公非尋常見哉

贈七十翁都督孫先生序

夫孫先生官至都督蓋貴重尊顯矣顧獨念其負
才卓犖不得策勲于萬里之外書名于竹帛之間
不出都城門竟老則予有慨噫之私焉孫都督餘
姚人也父曰忠烈公忠烈公伏節而都督君以其

故補錦衣千戶乃中武舉第一累至今官夫孫大世文學而都督君用武興餘姚人言都督君自其為士時即善馳騁彈射之技常引弓出野飛鳥走兔不敢過其前斯固天之所建非人能也都督君之季弟曰宗伯君者與余同年舉進士其年嘉靖乙未也其時都督君五十餘因得相見甚數都督君不忘舊學輒出所賦示余余心大奇之然未肯下也至睹其講兵畧論要害猶之泉涌桴答百詰不窮則誠竊謝避之焉語人曰令孫君得杖鉞柄事韓白衛霍之業豈足道哉久之孫君但自府中

本文選

卷之三

十九

還不令出在外則論官者之拘也孫君嘗要余游鄭圃鄭圃者鄭司隸圃也孫君呼鄭君為姻家鄭君為置酒在游者甚衆酒半孫君挽六鈞弓與客較射更十數耦矢連百餘發不少倦時孫君年已六十往矣其健若此彼其力不能挽強材不能絕衆乃顧杖鉞登壇者何也庾成歲虜酋大入為患都督陸君乃言強弩之利因習表都督習弩事教弩踰年而學弩者數千人皆熟告成事遂上書稱老乞歸天子不許於是孫都督仍復居府中夫驥騏伏櫪則千里之能隱矣鳳凰在笄則九仞之

覽絕矣今孫君視此兩者奚異也故余觀孫君有慨憶之私者也今年辛亥孫君七十歲矣鄭君以余故游其圃中又于孫氏至深謁余言壽孫君余謂曰聞之孫氏兄弟念其先大夫忠烈公事自至其誕日則輒嗷唏感動茲往恐不肯任鄭君曰固也願乞一言往於是王生乃言曰鄭君知劍乎夫劍數試不缺必折匿之匣中則悲鳴然其精具其光完時閃閃射于斗牛之間若孫君之才氣肝膽令得與大敵遇誠不愛其軀孫君能保而至七十不也孫君以不試故壽然非其志矣夫人生由童

本文選

卷之三

二十一

亂至百年直須更耳所弗朽者表豎也世有豪傑之才困阨而不得伸含抑白首者何限哉余殊嘆孫君老乃鄭君固壽之意各有主謂也

賀大司馬蒙溪張公六十序

兩溪

嘉靖乙卯秋上命大司馬張公留守南京泰贊機務行復布諸朝曰張尚書朕親簡任蓋異數也先是島夷稱亂以其尤獷悍者嘗南京郊關戒嚴烽火達于都門禁卒為餌不足以有所止遏利刃不刺勁弩不射天子憂之不謀群臣拔公司寇之貳寄之留守之任其時在廷人人謂公儒臣直

文事而 上獨簡任之幾所謂忠結主知
公乃周覽豐鎬水陸之疆循津關據阨塞為營為
伏聯絡二百餘里羽林黃頭攝弓而練關戰而馳
顧指若意措 園陵安有是懷不靖有異心者屏
息交臂莫敢窺南輔經制纖悉稱此皆數世之利
也夫 上獨慮而授任公畢忠以圖安是以規畫
長久威武紛紜休烈顯乎無窮名號著而不息豈
宜委尾蹈襲循文韋墨舉毛擢髮俯仰流俗云爾
我鄉使置公而弗庸易留守而不任是使積靡不
振根本無久安之實而 主上無與紓南顧也公
今文選 卷之三 三十五

異時什九在外易精極慮懷冰操藥行類由夷治
邁黃朱而寵異不加華顯不踐直以南京工部右
侍郎趙 闕下聽 天子考乃眷渥若彼建立若
此則何以故也蓋聞荆揚之金懸之三家之市人
莫不攘臂而競之夜光之璧貴相伯而值相萬以
投大都之中必積久而後售何則其器愈重其受
知愈艱也大臣懷璧而不得速售大都者可勝數
哉蓋大臣之器異小臣小臣者飾小智競小行速
自結于主乃大臣唯社稷安百姓便不耳非有
炫耀奇瑰之跡以自表見故邇上則知遇不邇上

則不能有所知遇語曰芝蘭維芳孰與紉紉之
公之謂乎戊午八月公以報三年政請 上復念
張尚書親所簡任又留守不可俄頃離去下所司
其毋令往明試于時公在南京年且六十南京縉
紳先生咸得趨走為公壽余唯是為足以賀張公
哉公之器誠殊絕過人屬者位極崇顯方浩乎如
有容歟乎若不盈屋藿食懷璧等耳夫江河並歸
滄溟不以為卻鱣鮪並納網罟不以為辭虛故也
公以此養身則壽于身以此養國則壽于國又延
獨于長年者足為公賀我田峯之山有丹木焉朱
今文選 卷之三 三十六

莖而赤實壽蓋不知幾千萬年也葉潤則甘露零
華明則祥雲興蓋張公之壽夫亦零甘露興祥雲
之足貴也已爾

贈大都督王江楊公五十序 鳳洲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
不三復而嘆其言以為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
之老其過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
好老之主老而當夫好少之主終其才以窮也夫
人主而誠能用其老雖已晚然使夫握美知顧歟
其果勢壯往之氣而收功于萬全要之乎非少年

所希者故夫秦一筭而明不勝塞再筭而信不勝
剪漢三筭而武賢不勝充國何以故其採謀博而
計績悠也吾友都督王江楊公之少時以列校提
一劔從軍與島倭角凡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大
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至萬其積位自千戶以
至僉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至大將蓋不出十五
年間公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 人主亦不愛
其官以讐公而一旦中中山之篋用卑辭罷歸中
外憂社稷而實于城者求其端而不可得遇有警
輒以公名上南劬則借而南北劬則借而北意若

今文選

卷之三

二十三

不可旦夕少去而人主顧遲徊久之輒上輒報
聞而公亦倦于世蓋嘗取其嗜鳴叱咤躍馬而廢
千人者弱其竅而為嘯歌哉苛之編駕長風而破
巨浪者葦而之手一沼一嶼計倪之書以治生穰
苴之書以課臧獲蒙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
或不驗家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絕
他事而其好賓客猶故於是其客若千人爭為言
以贈其言雖人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念公之
尚壯而不見庸也獨余以為諺有之函牛之鼎以
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蓋

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三秋之郊以見上帝
會九賓而享諸侯而後無舍鼎矣去今日公年日
益進謀顧日益深有如人主下璽書寄以斧鉞之
任明信武賢之徒瞠乎讓侯印公肘而不敢望也
尚父鷹揚方叔壯猷緩之乎歲以待哉公謝曰不
然子之言信美矣而非余任也昔李將軍之孫與
太史公善其叙數逐虜廢數起狀歷千百載而
若新今吾幸及吾之身而善子又身得子之言而
身讀之其幸不綦大乎請書而張之壁

贈穆大公序

今文選

卷之三

二十四

燕趙古稱多感慨節俠之士而魏亦其輔國也今
其人尚矯矯脩其行不棄然俠者赴士之阨困急
于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為義
而天下歸之百里頌功千里頌聲若朱家季心之
流彼猶為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顯而事迫如
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為彼存
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為兩人足
矣彼猶為氣使也故夫節者狹而信其志俠者汎
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至也有能仁心為質敦誼
明信為國惜楨為士惜儀內足于志外挫其名斯

進此二端矣則穆大公其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
有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
下大計于左右有所指斥忤 旨當受杖止闕下
時左右中貴人挾 上怒而脩其郤敕閣吏毋得
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事且免矣時
當任工部郎未上闕入謁綬騎朱帥曰公以給事
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
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為天下愛直臣為萬世自愛
朱領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我愧見強
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羣詈之給事亦詈

今文選

卷之三

二十五

則益怒纂榜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
帶綬戟支甚力曰此豈亦 上旨耶中貴人恚而
咻曰若何官非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
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為訕稍
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為
編民矣文熙即日饒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憤
絕數為噓氣得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橐裝與賣
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計而度猶不足居旬
日有策蹇蹶蹶來者則大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
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虞耶已謂文熙若傾橐而

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餼以佐若可與偕歸
矣時將冊東宮大公屬當封文熙念棄官易而獨
難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
何忍獨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手趣以給
事歸吾三人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止闕下之
難穆大公父子實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居久之
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紳間得推轂為禮部郎已
遷丞尚璽已又改吏部郎大公亦從封禮部郎然
默默不自明里社外母能名大公者而文熙為吏
部時欲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獎進不匿聲跡

今文選

卷之三

二十六

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文熙為
從中釣奇冀扼其人而伸侍御疏者事覺外遷某
副亦謝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業知
之漢庭乃肯為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羅以友
故而大公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
無幾徵見頽面豈所謂內足于心外挫其名者非
耶給事又謂大公習經史尤深于左氏家言或以
為學問之力然大公為德其鄉類是者非一特不
自明故毋能名之者庶幾仁心為質惻怛子愛遇
而輒發耳夫大公不以頃刻得官阻文熙棄官其

於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蓋不佞嘗一再遇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執交相器也不佞亦易棄官而觸當事者族言路齟齬之文熙走見其長畫地指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大公壽不佞稍槩次其事而稱之以為勝于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意也非大公意也

沈母程安人序

槐野

程安人者南京禮部主事沈子之母也程安人非沈子母沈子母曰張安人程安人繼張安人而育沈子沈子失張安人時方年五六歲也故今事程

今文選

八卷之三

二十七

安人即若其所生母云沈子舉嘉靖庚戌進士其年虜騎南侵烽火達於京師有詔問群臣擊胡計策能者令上之當是時文武之臣集于闕下者數百人衛士為列案案上置筆札令能者書而沈子前直取案上扎奮筆書言擊胡事甚憤切靡所顧忌既退或謂沈子曰此得無遺程安人憂乎沈子笑曰吾母固知吾聞固弗憂明年沈子拜南京禮部主事之官道其家常熟奉程安人與俱入南京沈子大父為重慶太守至沈子蓋食祿三世矣然無厚藏沈子又舍業分給其宗黨親戚而厚

與其程安人所生子以順適其意而俸祿又薄然沈子每食母必務洗腆而自食一菜脫粟之飯常熟人言曰從古以來獨稱閔損王祥之為孝者非特謂其二氏能也謂其母繼耳乃今觀沈禮部事程安人即二氏何讓焉居有頃程安人思歸沈子即遣人奉之歸明年倭寇犯海上上海上郡縣悉遭毒螫卒無有出一策制之乃沈子上書言寇所由來又言寇所由縱人見其書或吐舌色動而沈子顧弗懼頃之沈子復上書奏制倭六事月餘關中人王子聞之見沈子問曰子果再上書言事乎亦

今文選

八卷之三

二十八

大數遽矣沈子曰然有之吾所為上書者非托媒于口舌之間以博顯榮獵好爵也亦非自暴所能以愧當路諸臣也顧吾母在常熟由常熟望太倉重葦百餘里寇既已殘太倉得志矣必且窺常熟吾所言計在免太倉于難耳太倉定則常熟可安沈子母可勿憂於是王子喟然而嘆曰烈哉沈子之所以為其親者而遂及其國因不恤牴牾而甘冒越俎之嫌茲其志非卑卑矣異日者假之節鉞令專閫外之權彼其所振舉當如其書豈與鼓類空談者類乎鄙生關塞間人也自結髮時輒從容

論說當世之務以為功名者將出門俯地拾也
難迨于今二毛生矣何嘗咫尺效我僕非講老莊
之術習為循默善守而微福也獨念母劉年七十
高矣而僕又獨子古之豪傑垂功名于竹帛間者
何限固未有愛身顧私倖一捷之獲者也即僕不
愛其軀獨柰何不顧親以故濡忍而至于今吾今
對沈子愧汗淫淫下及于踵足矣吾望沈子塵蓋
瞠乎千里不相及也有頃沈子之鄉大夫若光祿
錢君等數十人造予館謁沈子母程安人今年五
十一歲議且欲壽願先生文之王子謝曰夫子安
今文選 卷之三 二十九

邢母朱太恭人序

滄溟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
也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
程番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贊朝廷柔

遠能通下以和錐結侏離之俗以息息綏社
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
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于所為舅姑
即得于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
婦也鞏昌公為郡理官治隴以西徽治也按部使
者檄而治河以西之徽逖矣羗胡雜治之治也所
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于馮野王之為人肅肅
在堂雍雍在閭作邦作對以迂程番公無違之命
以正抱哺併倨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鞏
昌公乎勿論不得於其君子即得于其君子非

今文選

卷之三

三十一

久也無以為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為家也則贈中
丞公者業已游諸國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
手天下士非慷慨慕義以托於長者斯士必以齒
易之士以齒易之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終無成
是矣既年公蓋儼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也褒
然又若在偕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而士無
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內有雞鳴
靜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
日者非贈中丞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為
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為舅

姑與所為家也不可以無得于其子即得于其子
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為
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為國子慷慨慕義
以托于長者士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為真
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為程番哉裁守
就令裁夷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
真定尹為御史又謂之曰父母之不得則師法之
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過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
已公既為御史按部畿內康成之役即斥堠無不
至芻蕘無不具也以御史為廷尉又謂之曰何以

今文選

卷之三

三十一

異爾王父為筆昌理時郡理官所為當御史臺當
也御史臺所為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相
九卿凡蒞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刺史
在外為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內領御史受公卿
章奏以貳大夫者繞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
矣公三年于此即 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
知也所知者中丞公為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
國子中為真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為程番守為
御史廷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為筆昌理官時耳士
無廢業雖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為令毋得以為

子乎即使御史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從中
丞公畢正臘也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
公乎太恭人之得其子以母也又且四十年也二
十年程番之子又二十年筆昌之婦而贈中丞之
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太恭人八十年于此其在
筆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
贈中丞公故其于八十猶掇之也然而不得於其
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不得于今日也
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恭人免于葛偶
仇離之難即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急絕無施又

今文選

卷之三

三十二

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虞滋彰之世
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及中丞
無患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患以為太恭人憂
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 聖天子四十年
於此即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民不夭札
是予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
可不得於今日者也母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
為予言母如此程番公名璉筆昌公名璿贈中丞
公名時舉中丞公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今文選主卷終

今文選卷之四

餘姚孫 鑛選

鄧 余 寅

武進唐鶴徵訂

遊輝縣記

空同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壯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脩阻暮予何之

今文選

八卷之四

二

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姬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峯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峯萬餘數森森若排紉北走中有三峯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毅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

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研研嶄嶄行若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點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邊寺硤田以千數然故櫟橡碗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管阻巖崦為聚落烟火裊裊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為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

今文選

八卷之四

二

婦置桶巖滴下而偃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為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瘦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國王左國王子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蓋又喜躍馬行憊不即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記

太華山記

滄溟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

今文選

卷之四

三

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
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
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
雷中一峽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
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
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
南行厓往往如覆敦出人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
仄輪牙也厓絕為橋者二所東北徑雲臺峰東南
得大阪可千尺人從其罅中躡街上阪窮為棧五
步顧見罅中如一輶之眇新發諸耜矣罅中穿如
峽中峽中街如罅中峽中之縞垂罅中之縞倚皆
自汲也棧北得厓徑丈人仄行於穿手在決吻中
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則齧膝也足
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厓乃東折得路
尺許於厓剡中入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剡
窮復西出厓上行則積穿三丈有厓從北來峻此
厓上複高三丈自峻首南行厓如前剡中屬耳觀
耳矣三里而近為蒼龍嶺領廣尺有咫長五百丈
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視視是鄰生所稱擣領
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狀足欲置之置先嘗

今文選

卷之四

四

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
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
駿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
厓又盡礧不可以穿縞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
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
林五樹稱五將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
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莢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
困不知何來客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為穿徑二十
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
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
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即五指參差出壁
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
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
里是鐔于雲臺峰猶杓之在斗矣削成則上四方
顧其中汚也上宮在汚中西北玉井在上宮前五
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淫大坎中凡二
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
竅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
得明星王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王女持玉漿乃祠
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縣拆下有穴

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有水方澹澹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為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址繡繚繚也欲度者先握繡自懸厓中乃跂厓自汰令就繡不得繡還跂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繡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為棧而銅柱脰不能尺長二十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竅旁出復西行為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門旁有臺如叔卿

今文選

卷之四

五

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錫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即日中窈窕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鏃矢頃即失之矣是為南峯南峰前出南壁上東峯出東南隅壁上西峯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龍曰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峯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玉女潭諸游記

鳳洲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憇焉即故天中

宮址也會所齋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間仰得石壁峭上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甘客曰所此西可抵玉女潭余遂起蹙蹙行蔓草中然荒石鱗切道甚平曰史氏所治也可三里所棹櫟書甚偉至則道益飭治脩篁茂松蔥菁峭蒨極望無涖有老氏宮宮焉主者則二僧延予縱觀為上祠釐處久之出緣石磴上可數十武稍折而南為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不以水旱溢酒齋渟渟澄可數顧髮大石梁斜覆之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墮鏗然有聲李生約絙以石而擲之其深者竟五丈

今文選

卷之四

六

絙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卮下僧導予行可百步抵瓊樹所矢矯脰蹇欲無白日幹若數乳盤踞而下取根則上搏相格益怒甲鬣開奮即唐人獨脈之所稱日日思瓊樹者也計其歲可伯仲吾虞山檜耳傍有巨石昂首出降準兀崕兩洞晚眺水深綠如雙睛却視令人懔然僧乃導余飯史氏莊中堂亦祠釐處也周環若壁為八卦齋後樓凭之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傲予以不可上乃止史氏者今太僕恭甫也僧間為言所以得玉女潭狀云史氏幼行地山下榛蕪隱約中若有覩者異之刊蔓而潭

目一為虎窟人獸骨甚多募獵士逐之去其
上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龍湫釣陽洞最勝予
故已耳龍湫遂攝衣往奇里許至湫湫為石澗
二大奇縱可六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多青綠色
諸泉淵然甚冽而甘寒方舟覆焉僧為言舟可以
入洞第非數十人莫能復余顧從行士有賈勇者
募之復舟人予三鑲七人裸而泅舟遂復已從峭
壁下盤入壁愈益斗絕仰視天一雷熒熒射人石
色與水色鬪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扣舷歌歌聲冷
然逗嶢石間欲留小醉需次入者妬而疾呼乃強
今文選 卷之四 七

季子廟記

鹿門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遷
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子所
食於吳之采邑也而延陵即今毘陵去丹徒縣二
百里土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愛其道與
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伏臘走爭之

以襁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隸鄉大夫吳公所為
崇山之隘頽甚公間請有司改廟於其山之最高
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為江流金焦北固諸勝若左
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眺而宴遊焉遂屬予加亭
於其前而為記其事問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
何傳春秋者謂孔子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
書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
也季札使魯在餘祭之四年又夷昧立十七年而
卒而始致位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
夷昧之子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弑之由是言
今文選 卷之四 八
之方其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
而徵存亡攷大小蓋浸浸乎有禮矣弑之事未兆
也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
去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與曰
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以力相攘而成篡殺之
亂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於商得
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叔齊焉又五百年
而後季札者出紹明太伯之風彼其履視千乘之
國而世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寵澹然無
所縈於其心冷然若蟬之飲露而處焉然後能舉

而說之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孔子惡乎不與之哉使其非與之則何以爲之哭其死而題其墓也然則傳春秋者妄與曰盖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間而何以服其心也太王之授季歷也太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意立季歷而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文王使當時太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死而立其子制也季歷其能以一日朝太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乎而况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

今文選

卷之四

九

去之或髡鉗自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中子之義以及餘祭而然後國有定君子季子而一日在吳則諸樊以爲父之遺命盖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簡冊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卒而夷昧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而心習之矣及夷昧之卒而莫之立也季子始窮而馬闔閭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子扶蘇一呼

而天下大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陰拱而議也况闔閭之雄狼於公子僚鼠畜而犬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弑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内外之釁而季子猶位僚肘腋之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喪而季札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閭翬然其左右也能無動手哉故其言曰吳方外困於楚而內無骨鯁之臣是幸札出聘之詞也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詞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盖已早諒之

今文選

卷之四

十

矣季子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之去當言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世子諸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昧之立也必當以闔閭死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篡弑也夷昧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內無所處以授夷昧外無所處以待闔閭迺欲默然以去嗚呼晚矣予固竊謂季子非不常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盡也雖然復命而哭諸墓終身焉不入吳之市季札其始終能自

靖以持亂矣其履古之仁義之遺者與公以為然
因書之以質士大夫之過廟而謁者嘉靖二十五
年春二月朔日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滄溟

伯剛先生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矣尋又
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
宋著作佐郎王公蘋明處士顧公愚從焉以系
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
給事中時上疏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
旨謫居庸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

今文選

卷之四

十二

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
今之為文學者乃吳於六藝視天下為蔚然乎然
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
南北之學立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
之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明於
孔子寧倦後焉行不由徑必以得之於淵墨誠明
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焉
而吳視天下為蔚然於理奚啻也雖與諸生命則
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為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
其徒唐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

聖何煩閱之具也愈嚴為頌愈近綿叢之殿不特
持說相難顯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是所為六
藝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為文學從言
以諷詩之為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劍術
之士未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子游之為茲
厚於後世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
之孟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觀
信伯所為薦於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
信伯說上則獨以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
於二程氏者具是即其主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

今文選

卷之四

十二

聞於師而迂闊自嫌也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
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
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即質行如許衡與
有不必信者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請京師歸
而伏思穿几凡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
但在我則亦何常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
六藝出以直聲動天下即田三百畝若固有之
素餐乎孰大於是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
游與之矣何以稱嗜飲食偷儒婢事安得有君子
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氏之賤儒乎此介石

書院所為偃之室從以二君子者卒所捐田之
也是為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伯蘋字原魯
字原魯於先生為四世祖先生名某字伯剛嘉靖
壬辰進士也

河上草堂記

空同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
地古大梁之墟今曰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
今其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
始蓄牛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
薦莽其地宜檉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

今文選

六卷之四

十三

柳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
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橘竹菊葡萄檉椒牡丹并諸
雜草物而予日彈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
場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岍嶺
岑巖其下遺渦澆澆非河之故衝和非所謂魚鼈
鼈鼈窟和夫子奚取而堂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為
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子以為天地與吾身
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知其不終窮予何
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吾堂予前不知
地為魚鼈鼈鼈窟又安知後之不為魚鼈鼈鼈窟

且小子休矣

核邊記

槐野

今 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虜害歲誠邊將慎防
無令虜入即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
終不止此非直敵勢盛也敕在將怯而罰不逮功
罪溷而法未之章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虜
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三營兕河甚近謀復入寇
覘者以報榆林總兵吳瑛瑛即以報總督兵部侍
郎張公珩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
榆林巡撫都御史張公子立主糧餉即檄所至給

今文選

八卷之四

十四

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住花馬池聞即發所部將在
花馬池者四將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策度虜入
必自寧塞營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寇彼
自當我即往必與虜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
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逶迤迨
延不與賊兵直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營穿牆
擁入張鵬不能禦匿避之初虜入寧塞也以為旁
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新城池四望不見一人
遂揚揚南馳無復畏忌而李琦自清平堡與吳瑛
分行至靖邊營忽值虜圍琦急琦度不免殊死

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登回原遊擊將軍葛宇成以
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西路叅將楊銳亦領兵
來與兩軍會咸奔抹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
琦得免琦面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
知所往陝西總兵王縉寧夏總兵李義與登宇軍
同遣以為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
宇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
揚銳等各頓兵不擊賊行但依險自保而已于是
賊益狂馳趨利直抵園林驛岔落川諸處縱兵四
掠亂如沸湯蓋踰保安犯安塞未至延安僅百里
今文選 卷之四 十五

耳民居此所者以為山谿險峻虜故不能到不為
備而諸將又不為遮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肆
盤留十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
穿牆故道出亦不見我軍一人虜出邊者四百五
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馬騾牛羊十四萬五
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十有四其蹂躪田
稼燔燬室廬劫取衣物皆稱盡不可數計蓋自中
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為為將令
內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張庫子故
智部各偽為虜首各為書偽稱戰得虜首若平級

罪如此得釋遠者騎傳近者面結謀定成 奏
總督隔遠不為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奸常是之
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陽慶陽距今寇所三
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絕惡諸將于是上書劾諸將
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 陛下即欲令安
邊胡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固有
強時至聞吾軍以誣功脫罪將輕狎眇小以為若
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弗靖坐此
耳今八將軍軍合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
虜得意去此亦可曰衆寡非敵耶寔則愛命懷螫
今文選 卷之四 十六

耳有將如此不如無有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
不逮總督有以也書至 天子使給事中鮑公佳
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飽公還報 天子怒詔出下
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臣亦皆不宥惟李
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已曹御史名大綱
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為彼將帥者皆有倚焉有司
輒解曹御史責諸將諸將不得解此其忠義心誠
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雖預告在里門其事已
謂可懲往示將為記始末如此而關中人又言曹
公明法立斷不徇習習容容 宗室惟煬者驚害人

人父子燔其尸無驗監司屢以 上命
不歷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 奏置下法
他若明任世英之誣雪梁彥章之冤伸曹登之枉
折閭宗萬等五人之疑具在頌口死者獲生滯者
獲決此非持剗犀之劍照膽之鏡者弗可能也予
觀曹先生狀貌逡逡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
敢任人誠不在外屬哉

夏夜讌游記

羅陽

甲戌之夏五暑不甚炎而多玄蟄不勝其蟄羞惟
當晝掩閣綜述所聞游思術業異有以成吾意好

今文選

卷之四

十七

雖十飾其說而十當猶之不已於習燠煩侵翼不
暇揮非無取於清之適自其存之專確外不能勝
故凝靜不與事謀而獨慮不與功期燥擾亦不與
情刻而二三亦不與敗約也我知追求往也 以補
餘日尚安以暑為故以其間客或過予多以晡時
乃相與懽樂讌笑誰昔之夕適加禺中晦陰不雨
而多飄風淒其雲興月弦未明露下斯溥颯以爽
清蟲飛翳翳而集於楹於時也非有揖讓周旋禮
容肅穆酒清人渴之勞也徒跣箕踞袒而科頭階
庭顯豁簷宇同雖有所撓時揮肱驅之偃側

立傾倚惟所便日之愜愜於是恣放遺舒
之醴醴雜進詭譎譎務以娛耳快體不知其他
夫游息弛張教之遺也願予沉精凝思不喜造請
至燕閒休暇不能不與衆共之豈可謂時無惠施
結舌不談鍾期難值輟絃韜手王良韓哀不可並
得遂廢駟駟舍駕哉故曰一人自拊雖疾無響人
之相應式不在所同故曰手畫方圓目送飛鳥不
能兼美故曰順適之樂物為桴意為鼓才為馭事
為駕故鼓且罷由于已有餘用響和柔故效駕易
而無敗爭途者不假餘巧就功者不遺餘勢親事
今文選 卷之四 十八

者不畢餘懽衆人皆若狂而我獨醒則我豈有所
驚哉我以人為適而不與人為適聊且恣我所向
作劇傲睨玩弄時大噱俯視一世卑小耳吾大言
則鄒子九州之外小言則蚊蚋之睫雕辯可使耳
食精理則白馬孤犢失其辭人縱不可曉解吾自
一逞差快耳庸詎以酬抗期物而又且以 涼為
足加也若果物陳之惟所欲削取其餘乎有餘容
之甘脚腫之臙備擇米也 分酒不引 之
或溫之迄無醉言 起視明星已

書與于鱗論詩事

鳳洲

己未正月余以臺謁之濟上于鱗烹一豚候我田間出蟹胥佐醕苦劇談久之盡一甌苦五十六整漏且行盡于鱗睨為余白吾起山東農家獨好為文章自恨不得一當古作者既幸與足下相下上當中原並驅時一掃萬古是寧獨人間世哉奈何不更評推所至而令百歲後傳耳者執柔翰而雌黃其語也予唯唯于鱗乃言曰王君足下行棄我濟上去矣焉用自苦齷齪為也其不以吾二人更標幟者幾希請為世人實之吾于騷賦未及為耳

今文選

卷之四

十九

為當不讓足下足下故盧仝儔也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耳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余時心伏者久之已前謝于鱗曰吾于足下即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王吾之為歌行也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吾無待也茲其所以埒與子兮雪之月也吾風之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

癸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于鱗曰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其工極矣予之錯于世也世無通于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子也甚于我即百千萬年而其疑子也又甚于我雖然謂子隄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于鱗大悅曰有是哉吾二人之窮也而足相樂矣更起迭為壽質明而罷後旬日書來言快矣茲夕之千古也豈值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因酒踞謂余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義者人亦然孔氏之世乃不有左丘乎余瞠目直視之不答李適曰吾失言吾

今文選

卷之四

二十

失言嚮者言老瞞耳其任誕如此

記任公事蹟

羅陽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世宗二十三年進士又九年為蘇郡丞倜儻弘諒廉武仁恕其蒞事皆以衷誠篤之不以市名人謂煦煦專為惠公蓋任心而行明年為壬子閏三月始以倭警聞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治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訓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獨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

潛去追之不及四月又犯太倉蔡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守適有飛語蔡遂如蘇檄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公厲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為書付之而行親介胄臨陣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敵屢戰嘗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躡之隨所向設拒弊衣芒屨與士雜行霽雨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齧糲飲水同勞苦且奮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歸心與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欲免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溝中

今文選

卷之四

二十一

夕公謁賀歸賊乃俟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月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裨將盧鏜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憲監四郡兵事與鏜夾攻以舉燧為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縱大礮之賊奔慮士以賞懸不盡力舉焚其重追至青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豕突去上海攻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橋習家墳又會鏜襲其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分遣掩之而身與董公邦政及克寬會華亭設覆敗賊城下賊乃遁之浙已而賊遍內地公馳驅至常熟與其

今文選

卷之四

二十二

尹設櫓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間行抵太倉則毛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傳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屠意除道覘望群醜坐甲斷遏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內薄而登公率死士飛刃斫之連發鏖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始謂我易與城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堞六月賊三支自柘林分道逼郡城時青兵連戰頗斬獲既梁鳳以真儀兵覆沒長兵利銳皆為賊得藉以攻我督將萬表又遇之敗失亡狼籍勢遂大

張民逃避無所號呼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
啓擁塞蹂踐乘陴者望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絕絕
而墮公適還自真義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謀我
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且察之賊間
竊入即縛訊駭以為神累日所活蓋數萬人復以
解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舴艋
邀之乃棄所獲餌我因得逸由平望去公又以功
進秩叅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陷崇德復由平望
入公以沙上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會吳江守已
固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周公如斗

今文選

八卷之四

二十三

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舉督
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合丞熊
公桴等擊之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五月又
一突至郡分為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
之急賊漫入川瀆恣其忿然為我所阨不得逞由
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涇幕府又移公合諸師
搗之戰始入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
夷兵鏖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幾殲
焉六月餘賊二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
道兵與戰敗之又有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

之浙兵亦至賊遂絕跡去而公以奉諱亟使
居喪推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刃傷痕
遍體疾大作亡何卒郡人聞而巷哭私相與相豆
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為祠郡內額以褒忠
歲時祀守親蒞夫以公聲烈即質之典制勞定國
死勤事捍禦集患皆兼有之矣嘗聞公居家孝友
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嫻戚黨族無不敦恤至
行孚備即自喪其親而毀迄不自全以不逮養為
憾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儒生當事變惟忠國衛
民安全之圖危忘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貴舍

今文選

八卷之四

二十四

不貴之重竊冀非望耶誠激以大義厲死綏之志
雖得全亦非始所料將帥之臣平居自詭立功名
及與公同赴敵皆矢措色死灰矣公勇氣方倍從
容麾之則豈常情所能矯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
延敵則城社與百萬衆繫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
智絕人遠矣余時親見傷殘者慄不安公出涕拊
接親為果創士卒最下者皆與通飲食古稱不乘
騎不張蓋投醪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特
不足言也其功在國社名在簡竹恩在東南諸郡
邑而蘇尤被公澤深余與公同推擇為吏凡禦寇

始卒又親所親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閱二十餘年為萬曆甲戌蜡直載之書不以文

秘錄

空同

初今上即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此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閤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

今文選

八卷之四

二十五

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長韓公讀而笑之曰是不可作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闖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

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答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

今文選

八卷之四

二十六

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負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匪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咤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覺然而退蓋是日諸閣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闕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裏之耶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

于途已又連兵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
詢詢咸援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
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統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
曰微上恩奴儕磔餒狗矣上為之動而瑾輩
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
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
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兔岳嘗買獻
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
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
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
今文選 卷之四 二十七

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
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言耳又聞閣
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疊疊嘗嘗不休獨李罔開
口得懇留云

錦衣志

鳳洲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予以所聞答之退而詮
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
冠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
秩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

人五品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五品鎮
撫七品冠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上
大朝賀宴群臣指揮自使而下得刃介侍左右廷
列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之九入圍宿候指使
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
毋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上時時有所誅殺或
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毋徑法曹其祿秩名
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
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舞文有所操舍
上徵其狀執退之悉火其榜掠具又六年詔內
今文選 卷之四 二十八

外徵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咸徑法曹終高皇
帝世錦衣衛不復興與徵稍稍夷它軍矣而燕
王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
首請效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
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駒人意所嚮先發以為績
王日益幸愛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為
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興典治詔徵天子既
繇藩國起以師脅替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
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之益布其私詎日夜操切
陰計聞上大以為忠暱之聲咳云間即淇

成諸公號元勛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身比數而網
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指揮莊敬袁江千
戶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奉網相緣借奸利數
百千端上久亦頗悟疎之中貴素仇網者白發
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
狀上大怒即日捕誅網磔于市仍夷三族而令
御史院罪狀網其畧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僇薄駟
僧陰歛陽卻攬秘蠶尾包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
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諸司鹽場
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

今文選

卷之四

二十九

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饒人牛立槁又即獄喝持
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
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
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
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
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
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
故吳王沒瑟瑟御龍服三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
高坐置酒命優童真得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
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網諸所

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冰池硯珊瑚
毗王束帶紅輔牀玉石馮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
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
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
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
以行刑輒嘗喜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勝為都督
薛祿所先怨之遇于大內持釧釧祿首腦裂幾
死祿懾不敢言又道惠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
誣持其冒賞事播之免綱家畜養亡命耗山劉等
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數百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

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
歲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
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
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
患之因綱舍人匍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
龍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
願得從贊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繫六百石鈔二
十萬貫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餽羞果以月進綱
許之仍語文度吾后庭求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
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十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

若綱自維成日重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當

上射柳網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網謬為不中瑛折柳鼓噪竟射無紕者綱乃喜說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為 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髮不足數罪罪誠當萬死其僚指揮敦江千戶譙春鎮撫瑛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 詔曰可頒示天下自紀綱誅終

文皇帝世錦衣衛維典詔獄畫可領諾而已欲中消不復能望綱矣 宣宗朝初理衛事者指揮使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一

王節 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頷首言主臣輒若旣者蒙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奢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 上召見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還錦衣指揮使于世襲信為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為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為左頗不憚然自是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譖選適進治事鮮世業矣 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事劉勉指揮使徐恭咸文無害 上年

少中貴人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渴飲多鬪雞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頗推繇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遠除戚施振甚暱嬖之國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囊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 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脩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為卿共祀忤 上下獄順榜笞璘使引球為具藁草即朝班中梓之出球不知所坐款第曰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二

若吏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璘盆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糜之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矣歛起持順髮奉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隄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 上北伐虜也先陷土木敗聞時 郕王監國朝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聞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梓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壘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

金珪無美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畢旺
而巳而英宗之在虜營也校尉袁彬始得
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姦緹騎既從征
沒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素
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
言笑時時為隱語悅上獲一羊驛烹而共啖之
畫斧薪伐木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虜挾上
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躡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
欲僇殺彬上至為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
種官為賜姓楊以譯覲從陷虜頗幸也先間以詎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三

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上謀之彬曰
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為治
糜啖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暮上還稱太上
皇絀彬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為皇帝即
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
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
十鎰白金二十鎰綵綺鹽醪醬乾餼充實又加
資妻異繒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戶賜半之閒夕
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
景顯達初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積功

稍遷至指揮而其所任校達果繼起與同列
故緣中貴人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
二人驕干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
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果果數伺忠國公罪狀聞
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上益貴重果理象
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果遂持吉祥陰擬之
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果
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果頭攻長安門不下尋就擒
詔族吉祥贈果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
重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四

得專治獄或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曹鈞發
者俱以委鎮撫撫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大僚
達為人沈敏善計策所讞恒規上旨而決時
上業已誅曹石內揣不自安恒借達為彊而達多
所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上最
所禮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
則命達賞賚無筭而達內害賢寵諧於上曰是
輩受陸瑜金酌尚書者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
袁彬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構以死罪
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五

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更下彬
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少年揚賢者嘗為漆工
尚方奮曰袁公上魚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
之因上疏詆達姦惡數十百事有指而極稱彬
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恚捶賢
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欲告公
達令僕與前前迺夢耳達曰吾小人何辨為此李
學士草耳達大喜趣罷筓出湯沐沐賢膠肉食之
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為袁彬地獨不畏
陛下法乎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楊
賢度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門
指揮膠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從
見之且吾死固分柰何冤他人為也上悟起出
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衰
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上
崩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
詔執赴法司論成嶺表濱行袁彬帥僚出餞郊野
握手語縉纒已揮囊金為贈袁彬厚絮成多彬不
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還省內事至都指金事乃
卒楊銘亦仕至都指揮代彬者都指揮同知牛循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六

中貴人王猶子也亡何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
驥始以父任百戶家貧未娶落魄不為人所知常
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偃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
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異謝不敢
夫人恚曰老詩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草耶少保
笑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後用少保勞至指
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
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篆者一人所
統緹騎百人額司察京邑不執亡命盜奸機密大
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獮東西司房
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天
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
領廠事所統緹騎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
鈎察出人帷薄間錦衣二千戶理其牘而中貴人
得持牘徑至上御所稍稍出衛上矣憲宗朝
上幸太監汪直欲尊寵之別為置西廠所領緹
騎倍東廠而選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
嘗入郎署繼掠郎至死擅乘傳凌漕河入陪京而
縛留守太臣海內脅惕搖手云論東廠詎錦衣久
之始罷西廠不設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

史莖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
縹騎逆自歛不敢有所為而其帥如季成李珍
鑑亦後先逡逡守祿俸而已獨年斌以指揮領
撫有聲斌字益之博學晚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
恒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
忤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寧胡不指
其官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
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輕牘具上夢陽得不
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削尚書
韓文等籍而諫臣劉滌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七

徽斌輕刑莫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僚草奏
署其名已實他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
名者公為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
不可而願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自他日
乎宋鄒道原以失元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入
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詔廷杖之
垂危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
劉祥搏其守閤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閤
賂陰喝斌令歸曲祥仍為閤導賂斌不可雄遂
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

事官為賄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以
不道天禍一子懲而受金行及此矣蓋
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
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始劉
瑾用事時諸中貴人相與盡說上復建西廠使
谷大用領之而馬永成立聚分領東廠覓衣圍牌
縱橫燕中人人不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文
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綵表稟作威福
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侍應
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也文義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八

尋從瑾伏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云何
錢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孤獨中貴人
錢能家為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敏巧媚異常
能頗嬖之時填滇携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領
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跪謝曰君侯幸厚奴何
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日
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免推恩家人寧得受
衣百戶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府獵
永壽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上

為握槊走馬手搏諸戲

上大悅絕愛之

姓命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假從刺姦悉隸屬焉凡所從幸南海北苑網魚虎射獵豕手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簞威澤所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叅將填金齒嘗故勦殺平人二燬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甚未有以

今文選

卷之四

三十九

中也寧故繇中貴人進手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為恭謹叩頭稱死罪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為請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願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為上解永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為壽擲弗顧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身和柔媚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人日夜譖傾寧居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寧問具狀會肅皇帝立徵上其畧曰故左都督

中人托號義子濁亂國姓玷污天統使同於山嶽及非受上云何詐稱得請或口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脅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臣百萬其姻族錢永安子傑等賈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姓至都督都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下兵部允之倒授阿銛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質萬方遁戍遼左上未有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非次不當立欲伺上間內

今文選

卷之四

四十

太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為契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開裝七寶帶一奇繒綵十為御書加璽詭言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霄畫寧信旦馳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連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殊死詔曰可藉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一師鑿帶二束祖母瑇瑁佛像二胡櫟千五百石他

奇珪弓弩器甲名畫稱是斥賣園宅直三十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永安等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者上既誅寧因悉謀彬等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筴輔政詔下草傳奉還者錦衣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聶能還為指揮僉事能還者清平人素險滑云賴多計數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上時

今文選

卷之四

四十二

仁為行賂璫以萬計許大用守仁請悉歸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還語誣妄獄上杖之百成南尋度死天下快之未幾王佐為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累擢督漕叅將佐為人謹愿有志介開射便騎以刀筆吏能稱也然時時援古義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法警之上以春朝慈慶不為禮銜鶴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魔咒咀上盜內藏金寶通慈慶侍人至相與為巫蠱以急變聞上大怒下鶴齡等詔徵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東山等闕門外昂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安慈慶曲成上孝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思過度得疾死詔贈二階為左都管代佐者陸松故從上興國衛士也頗謹信識

今文選

卷之四

四十二

大體於上怒時時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子炳代松者陳寅寅亦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殖耳不能有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命監南北郊壇在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炳少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上幸承天行宮火炳以宿衛排官門負上出於燭上心德之不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炳既歿

今文選

卷之四

四十三

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為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嘗撫殺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繩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糾炳亂離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金解救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衛大學士言刺骨而會言與其同列嵩爭寵不勝免炳合謀嵩發言所與邊帥關節書上怒為誅言大學士嵩更德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策矣炳所選士隄騎皆長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

耳目所睚眦無不立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而炳方得幸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晨拔寘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趣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致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行其謀反狀族之累加太保無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耆宿握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賞滿萬以

今文選

卷之四

四十四

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名居之又好為敬禮士大夫士大夫即上所甚恨下詔徵廷杖緩之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得為紳間聲而又善上兩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錄不相與咸與炳結婚姻盤據相重矣上彌益幸之名入侍西苑直供奉青詞加無少傳食伯爵奉炳又益遴選騎驍勇者七十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

司馬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既已縱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云所不關自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蓄金珪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歲出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孝寬然長者不耻為屈得元相驩然炳既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危害之

今文選

卷之四

四十五

嗚呼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姦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參綸綍下亦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恕參詳黃清此皆中貴人子弟飾與服肥酒食宮室苑囿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羞接席者何足道哉

今文選卷之五

餘姚孫鏞選

鄧余寅

武進唐鶴徵訂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空同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驚鷲冰上走何處尋魚噉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為位哭

今文選

卷之五

一

奠焉會 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造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筇踞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

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欲頽矣鴿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豬外來於是惻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歌植頽起圯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嶢嶢枚枚而巖巖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

今文選

卷之五

二

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蔡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違智毀而賊首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勅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

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怒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而死者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脩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

今文選

卷之五

三

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乚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舍真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代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危隄日月易舍惓爾乃賊乃興國邑之亂之江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乞排議不難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帝昷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獨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

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嫵而何讒非名何
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斯厲古
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
免有榮褒哉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旆旆其
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歛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
罔見歧望連而茲邦寄居氓實爾思

閱視靖州碑文

後岡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陬既庶既富
並于中州承平以來視為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
暨卒情而驕時時煽起去年偏帥恣睢至擊其州
今文選 卷之五 四

守時重函容罔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症
不刺遂此傲頑嘉靖十六年丁酉 天子登用舊
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
發岳長沙間省從勞躬遍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
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則喟然
曰美哉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寔遐明日庠申
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
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
顧歎吁歎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于鄉校者
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

西郊先是陰曠累日雪然陽開螭虎之士奮騰
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合變縞甲玄旗朗耀川甸
為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拂惛爭先赴命然
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
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携杖扶幼儼然進曰惟靖遯
于中土三事大夫苗猥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
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我腹我公
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
乃采群議納之夷軌謂叅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
儲侍而多委積毋闕于糧俾呼庠癸謂僉事束往
今文選 卷之五 五

事漫漫爾言勿庸釀茲懟兇余今爾從元罪既死
極其遺魁與之更始惟茲守令黷于貨賄為吾民
病解去龜組勿留于境孰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叅
將章女令于躬下乃視效毋歟于已而僉願部校
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僦廬寄食潰亂男女連發公
家錢為營百堵俾安即于茲土謂守備桂往者主
禪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開
是諸蠻之咽咳其掣甲士千人以往爾宮爾鎮乃
留于行謂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得負女
即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于掾而蹈

成于是章程肆領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氏
澤懷戾斯順性蒙乃識回面嚮心遐邇變革日
庠平公遂啓行郎吏將士咨嗟太息惟公遠來匪
夷圖之惟公端往匪夷留之乃共立表石銘勒鴻
休垂眎來庶陳束為之辭辭曰

奕葉玄化溢于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
良吏執其咎若網不綱禁亂時有於鑠中丞明德
作人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風烝髦士既
敷文謨亦訓武事甲徒三千旂旒有奭自公令之
颺起電激公謂有衆無然懣懣我執其愚擇爾

今文選

大卷之五

六

公公謂有衆無然饑寒我命郡國給粟授廩乃遣
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餽糧于時廬旅靖人有情公
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剪彼叢棘登之堂皇
號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募式不刻者
風流斯無射

故總督少師楊公生祠碑記

南溟

薊門故未有督府其置督府也自嘉靖庚戌始諸
督府故未有功其著保障功自少師楊公始密雲
故未有祠既去而生有祠也自楊公得代始故未
有行邊使者乃今遣大臣至自不佞道昆始中

大閱不佞奉使薊門首事密雲則督府治也憑
而經址郭少師楊公祠事在焉不佞擇轡下車
徘徊祠下進諸材官諸父老問公故督府狀纒纒數
千萬言不佞俯而思仰而嘆也嗟乎吾故知督府
之難乃今而後知薊門之尤難也薊門難矣乃今
而後知楊公之獨當其難也頃自先帝即位虜
寇藥東則自東南召文武大臣入受薊事在事者
委身戮力日請便利行之於是嚴責成分部伍矜
保界繕亭障明間諜察虜情程功能作士氣乃今
戍守相望輜重相從車戰有營火攻有器以此而

今文選

大卷之五

七

視疇昔何論徑庭彼其內乘積廢外劫積威一旦
與之更張庶幾敵愾是難能也要以穆考端拱
於上從諫如流三事贊密勿於中筴邊事如指諸
掌言入則無不利令出則無不行卒釋群疑壹歸
國是此今日事也庚戌不戒法當事者徇市中虜
既飽歸將歲一啗以望其腹小入小利大入大利
莫敢誰何太上撫劍而視邊臣一不效輒傳嚮
者法柄臣子方用事非入部鼎即出鑄鑊重以發
言盈庭掣之肘而代之割者何紛紛也夫以不律
之師禦方張之虜蒙不測之罰抗無厭之求狃不

詢之謀執與尸之咎駭胡虺尾雖狼顧且不
疇昔事也今日之事將能而君不御故易為功何
以故廟算勝也疇昔之事孤立而患多門故難為
力何以故廟筭非也今日之事自中主之此非真
督府能也非真將士力也 聖君賢相之訂謨也
疇昔之事自中制之即智者不暇為謀勇者無所
效力矣吾故曰少師公之烈也諸將吏然疑者半
藉藉有後言以昔視今虜不改謀地不改備其難
均也乃今視昔有間矣無寧右昔而左今嗟乎不
佞嘗從公等獵塞外矣虜衆猶犬羊也其猛噬猶
今文選 八卷之五 八

文武具足業已結 太上之知彼其自君側不虎
視公不忘逐逐危可知矣于時虜大舉薄大水峪
直將襲故智乘之虜塵蔽天連數百里金吾緹騎
日數十至接踵以密聞大墨方睚眦公幸不保以
自快公登陴冒矢石親將諸將兵扼虜衝一虜先
登斷臂而墮虜大沮尋反尾為首擊其東公業已
遣主將先出間道備之嚴虜不得逞夜募死士以
火攻虜虜乃咋指遁歸明年寇馬蘭峪乃復創去
由是 太上傾心嚮用四方有敗率倚辦之揭日
月而收雷霆彼其為魁為螽終不得間大都天佑
今文選 八卷之五 九

明德賁以不二心之臣人力宜不及此故今之所
易昔之所難今之所優為昔之所不暇則其所遇
者殊也諸將吏唯唯則以使者得專紀述願旌公
伐而勒之碑公在端揆不佞為公故吏其知者謂
不佞為考信其不知者謂不佞為市交藉第令碑
之碑故以公重抑將以不佞輕矣及公得謝諸將
吏請如初不佞謂公以老成而繫四海之安安車
旦暮且下居有頃則以襄毅易公名邊人申請者
三義無所避惟公以功實寇勲府直將饗太廟書
太常薊門特舉其一隅無庸不佞在法以勞定國

則祭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祭之乃今生有祠
死有述上之不愧尸祝下之不愧鼎銘矣遂勒之
麗牲之石而系之以樂章

建玄鉞兮受彤弓遏寇虐兮三輔東都元老兮繹
膚公渥周澤兮九州同聲上國兮綏華戎釋東顧
兮紆重瞳最圻父兮尸元功昭賜履兮表故宮英
勃勃兮氣如虹駿奔走兮萬夫雄儼俎豆兮伐鼓
鍾靈之來兮驅長風辟蚩尤兮御豐隆森象衛兮
雲鳥從紛來下兮集高墉

右迎神

祭文選

卷之五

十一

援壯斗兮挹上尊鼓吹離兮饒歌煩陳部曲兮昔
所敷緬折衝兮儼若存間合終兮窅不喧跼文履
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策兮冀後昆日
云暮兮群靈奔經太行兮宿崑崙陟帝所兮開天
門宣沆瀣兮協細縕粒下土兮藩中原鍵案川兮
京觀騫貢驤褭兮效瑤琨來萬國兮叩九閭歷千
禩兮奉至尊

右送神

撫冠碑

遵嚴

汀州於閩為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

山造天牙錯距躍隴坂緣巨箐薄密綿其民
非義猗噬狙攫席衽戈甲禦彼無時風氣所
性故然長子育孫生蕃齒盛耳目熟習莫改
少視其壯壯視其老遵危逗幽迺為盜藪厥
者不揆其性不閱其習盜視彼民忿憤聖凶
剗鋤如農疾毒惟懼不殘民不見德又弗懲
狃於習且偷其生鴟張螳怒攘奮踉蹌吏既
民亦毒吏讐毒兩積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
聲膠固歷彌年所湔滌無繇豈不悲哉嘉靖
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移攝邑事聞而嘆曰安有

祭文選

卷之五

十一

吏而民寔譬在邑所治慶溪之南而視若異壤民
之不義惟為吏者之責吾將為溪南之民湔滌惡
聲登濟維新偕之大道發教布令開以誠心民間
不疑選日戒徒往蒞其鄉而教諭梁君彥錦寔贊
繆侯之計而決之行乃與訓導鄭君鑾率學官弟
子丘道充道南李如珠賴榮先從焉我器不除幸
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辰魁首醜黨部勒有次
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旄提倪觀于道周歡喜歌
呼激越林莽昔為魁首今為長正昔為醜黨今為
編氓刮痕洗疥復還骨肉安寧噫再觀白日民

視繆侯如出子寄琴久離乳哺一旦還歸婉婉
下始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騷童驕孺未識衣冠
謁師傳拱揖步趨矜顧驚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
周行疆畝攷閱壁壘曰險爾平曰騎爾闢曰萊爾
易迺犒牛酒迺給耒耜迺分麻縷迺置門塾男耘
女織各得其業戶誦家吟知慕為士向之盜名棄
去如脫溪南山川出后遺濁光色發揚蒼蒼濯濯
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若此烏觀所謂習
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煩之疾民之不得其性
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為泉州南安令以繆侯撫冠

文選

卷之五

十二

之蹟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繆侯而知梁君之言
可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勒之石以昭不忘

將仕郎平陽府經歷司知事贈儒林郎翰林

院修撰康長公墓碑

空同

純皇帝時靈葛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
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
友也於是并稱為關內三才云余策游關內見秦
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
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
政生珽瑞於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珽

洪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
為燕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既
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為行部侍郎留北京輔
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
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蔭上竟
皆允之詔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
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禪文皇帝
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賈在外惟
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上曰
汝非康侍郎兒耶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上
曰

文選

卷之五

十三

對曰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辛
官其二子以爵為上林監正以禪為監副已知侍
郎有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
詔賜侍郎子千金賜爵十千緡勅關津吏往
來不得詰侍爵大夫事也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
而康氏因遂蒙關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卜家原至
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
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
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肅皇帝時又有詔
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健來送銓部健著田間冠

由部用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祗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于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於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關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

李元選

卷之五

十四

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於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峽嶠人將缺焉勿為皚皚人將滿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速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絕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年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

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可為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菴已菴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悸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悸悸不能措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痿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

李元選

卷之五

十五

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予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關中今絕於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痿乃且免諺曰斷酒白首舖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脩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

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
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
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曷觀康尚
書今其子孫鋪勲而毀積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
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
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
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
維武王 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
哉尚書開國不伐 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
明裡亮采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

今文選

卷之五

十六

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
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
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
官宦即使君魏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
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蓄
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撫膺蓄蓄岐渭
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人祔之是曰寧所維厥繼
武瞻哉平陽君生宣德庚戌四月辛未卒弘治壬
子正月癸巳年六十有三歲妻張氏封太安人
宣德甲寅三月乙酉卒正德戊辰八月戊寅年七

十有五歲男子二人阜先卒年十有八歲海取尚
氏女子一人嫁為乾州人習五車妻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
御史居也予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
朴而問涂御史葬處朴指曰父葬慶隔江五里東
鄉西廡山是也予望之歔歔已謂朴曰此點碑于
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蓋罹
豎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
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

今文選

卷之五

十七

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如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
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
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
詔涂禎打三十棍發蕭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
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予
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
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
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歎淚下以寃故禎君名字
實賢弘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
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

貨入瑾如它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朴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王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弘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朴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閏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迨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盍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廩生也父有友丘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朴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吊焉語坤妻曰吾女已心許而郎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皎皎

今文選

卷之五

十八

之行爲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役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脩之夫也乃今役士夫思于朝紳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微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爲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明丘縣令邢先生墓表

九崖

邢先生者濟人也名某字某先世居毫之霍丘曾

今文選

卷之五

十九

大父徙濟遂為濟著姓先生幼即嶄嶄殊矣大父履自武進尹歸見諸孫環堂下獨先生以莊見顧嘆曰若兒不當此耶稍長補邑諸生其嗜古遺經如恐不見行止常帶經自隨行必左手捲尺冊口誦誦弗止蓋出於天性云天順壬午領鄉薦進弗偶乃曰吾親髮種種矣乃者謂何遂就山西洪洞教先是教官祿薄他教官到多不謝諸生歲時餼遺諸生即歲時餼遺亦胥靡不為教先生到盡謝去諸生歲時餼遺見文體輕薄者輒斥去曰若徒良苦也乃後諸生稍稍復爾雅矣一日較諸生盡糊其卷端讀數葉甫畢乃驚曰此非國器耶拆其卷乃韓生文曰吾老也猶及見之嘗曰學以經濟為實靡靡者不當成敗乃時時與諸生說民間疾苦及西北陞要害處甚具以故諸生翕然稱邢先生後以憂去補山陽教補朝城教所至諸生不忍舍去歷九年遷丘縣令先是丘縣濱漳衛三數年一熟民苦惡先生下車乃集里中民前曰父老何苦曰海濱野人產薄徭重曰吾得之矣乃先省去民徭之不便者十之五六濯蠹滌煩一切破尺幅為之乃始與民約曰吾不爾擾爾亦無輕相訟也

一日有豪右復拾訟先生徐曉曰爾謂我不能武
德乎重念之耳里民即頓首曰兒子輩實不省事
無賴若我父母民自解去在縣六年蔡茹亦令家
人藝自給後請老去民環泣老人兒啼曰明府去
我歸乎兒子輩安活歸時威寧王公亦請老矣鄉
人私必曰二老鄉讌集必以致二老為重威寧公
又雅善先生先生亦重自克一私刺不抵官府門
其束脩如此沒年七十五矣丘民道經濟者必問
先生起居眠食狀如何然後行曰天幸多活我公
也嗣人二長時賜亦以明經起家仕至鎮安尹今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

董隱君墓表

柘湖

董隱君者名懷字世德別號三岡居士董氏上海
之望族也蓋其先世已自雄長里中至御史公而
益大御史公生子六長曰恢次曰恬大理寺少卿
曰忱肇慶守曰懌綿州守其五即隱君最幼曰愉

隱君生甫冠御史公謝世隱君能自奮嘗受經於
同郡宋瑛先生所先生罷工部郎家居經學專門
四方從遊者丙舍常滿隱君學二年許不肯竟學
先生見隱君資性秀穎歸隱君女勸隱君竟學隱
君遂竟學學既成輒棄去歎曰吾兄既已用之於
國吾欲施於家遂不試先生前歸隱君女曰宋碩
人者佐隱君理家政宋有宗範雖女子皆能誦說
典訓知古女婦賢孝故實習女工下至烹飪皆有
準式故隱君夫婦事謝太宜人常得其歡隱君兄
第五人三仲皆游宦伯季相繼夭死獨隱君在太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二

宜人側隱君與宋碩人旦夕視寒煖之宜撫摩
瘵有一魚一肉宋碩人持作羹躬調齊甘旨必宜
適與隱君捧持進太宜人太宜人老逾歡忘其
子在外三子亦得專意守官無內顧憂皆隱君力
也隱君持門戶起家漸裕然一由本力人有假
條素索通以情不盡法暴橫與里巷人處和易率
直人樂與之親不知其為勢門也隱君急然諾慷
慨任義親舊有匱乏者時加賑贍雖數至無倦色
里人馮熙者年九十病痿無子隱君月出廩給之
郡中有戚君韶以能詩有聲縉紳間隱君雅與遊

及死家甚貧隱君為具棺殮皆從厚親撫其喪以歸晚年欲出田立義塚以息火葬又以賦役煩苦欲買田儲粟助其經費將上書撫巡行之後祐於異議不果至今人猶病之隱君三兄從宦者皆為經理其家事後次第歸老隱君以全產付之毫髮不自私有過責隱君者曲意承順終不至失歡隱君於大理公最厚善大理公歸時年已五十餘與隱君同慶二十年每日必大食非暮夜不至私舍大理公好賢隱君常延致郡中名士相與琴奕觴詠酬倡竟日客退則探養魚種樹書疏渠藝竹備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三

林泉之致兄弟徜徉其間間取彞鼎圖史摩挲賞翫共陶暮年家之有無與歲事登耗相與共之不問隔汝故人以為隱君獨私厚大理公不然亦其同好協趣也大理公苦無子後有子宜陽甫冠而大理公卒宜陽有文能自立所交皆江左賢俊隱君贊成其業功居多隱君亦累不育末始舉子光裕讀書能世隱君家與宜陽後先相望以起則天之報隱君者宜然也隱君歿之十四年為嘉靖丙辰墓道之石尚闕而不書光裕再拜以請良俊延為論著其大者如此隱君細行可述者甚多具奉

化今徐先生墓誌語中

史氏走何良俊曰東海有三固身者余家並以居自海上北達於黃浦隱君家在焉相望一舍所隱君之澤霑潤數里里中人有德隱君者時時來道之若隱君孝友細瑣之事外人不得而知之則予女弟為董氏婦每一歸省輒為予誦說其詳又予家先府君好賢能得客四方客有道隱君所來者必過先府君或造先府君者亦必過隱君予為童子時從旁竊聽之每客至語及隱君客盡傾故予所述隱君事皆實不虛予交隱君子光裕光裕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三

曰先隱君有高世之行三法得表於世夫所謂高世之行如前所指者是也然是三者前輩尋常有之不甚為奇節迺今俗漸漓矣故有毀人之見遺以一疋綠營人之父投以一束素其子弟欣然納之吐款恐不盡出財物儻親故厚息取償計必得然藉數家之產僅以供妻孥一夕之歡耳有賢士挾一冊持一藝造之闔者謝去不速必加譙呵一富者在門需需喜出肅唯謹猶願侍者曰得無少需客否客得無色動否厚設客客去猶蹴蹙不自安此事在縉紳間尤甚由隱君視之即謂之高世

之行非耶然此風其所由來者漸矣郡大夫有斯世之責者讀是文其尚載隱君之墓見者必曰董隱君之行如此一布衣且死猶為郡大夫所禮孰謂為善無效耶則斯世尚庶幾有敦哉斯世尚庶幾有敦哉

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實墓表

鳳洲

公實為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辭辭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四

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為吏郎休幹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譽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廢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為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恆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園史丹青爨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

吟誦其間囂囂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干旋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絕不任客鄉里統袴子跡絕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剝琢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莊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嘗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五

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觸手率弗受審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游間過飯一肉不能再飽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為恒青衫水拖其當繡履時蹠殘則縵以絲襪之而問其家世故嘗貴為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腹曰是

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太夫人篤至愛
發齋慄與諸舅季友愛甚昵即獨飯飯弗甘也
春飭於言行不侵然諾取予一介不苟自吾黨之
工於詩不乏而其為人母工於公實者公實好言
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
已又謂予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疇
能跡予武乃又黯然而歎曰吾先二子往其誰為
驗者蓋公實歿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歿
又十五年而余尚在顧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
有貞之請而為之表其墓曰明珠珊瑚若然夜光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六

梅山先生墓誌銘

空同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
聞之統輿彷徨行曰前子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
且起今死邪和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
事予猶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吊馬門有紙
紙總帷在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

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梅山
鮑氏名弼字以忠歛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
雄氏商于汴李氏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
不來李子問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兄三喪
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
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為
演曰理生飭行訓幼睦族玩編修藝課田省植八
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
疑決謀巧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則芳標美規懿者
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來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七

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
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
能詩李子乃大詫喜拳其背曰汝吳下阿蒙耶別
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梅
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
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
客亦大笑和歌醉歡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
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
相結內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懽
於是多邀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

瘡李子往候之梅山起牀坐曰弼瘡幸愈第瘳多耳然業慶分諸件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為我開鬢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蓋棺矣嗟梅山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秋燈何太喜一燭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朶朶艷丹霞愛爾真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八

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門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疾吾醫之立愈諸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鵲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歛也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方文方父思齊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觀還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

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兆銘曰
崎嶇嶢嶢人謂非險淵洄瀕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嗟鮑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

凌谿先生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原先是計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

今文選

卷之五

二十九

願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感歎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大亦足之矣而予復妄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中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既醇既博既經用實英摘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頗平王璘劉元瑞麟徐昌穀顧紳江東三才凌谿乃

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
爭慕樂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
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
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
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
之曰是青平天冠者於是九號稱文學士率不獲
列于清街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因之
凌谿劓勢斷錯乃顧亭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
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
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一

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
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
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醫旨曰
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
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
億億心化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讐史
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
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
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一

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饒嚴約談經講道
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
師承迷昧顯則我 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
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
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
多憎口恨不即弃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
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
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
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袂毀順往逆來孰
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

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
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
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
雍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 英廟實錄屢
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
宋間名之脩者居于吳為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
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徙寶應我 朝名嵩者通
判耀州後謫戍為京衛兵然莫詳其 家世凌谿娶
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蕙篤古
其家學朱氏弗衰矣 名曰

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

慶士松山先生墓志銘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慶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有六歲先是慶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願惟啜白酒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予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子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耶然竟免也悲夫慶士有甥曰王泊賢而文實主乃葬事來速銘而慶士弟瑞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并擬拾為志志曰慶士姓丘氏名琥字伯玉號松山蘭陽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三

人也父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娶谷氏夫人生四子慶士長也幼穎異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愈已又時病目廼棄去以商遊吳中盡發其蘊為詩由是知名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慶士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卧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入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經營四十餘年遂起家至千金願盡散諸弟男女及族若所識

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終不為富起第大梁東門結亭蒔木芙蓉菊亭旁更為詩先後所為詩積萬餘數造詞巉削棘澁大類黃韓亦為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譁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官雜商若敲金戛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簷帽非名士而罕與往來蓋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云謂人曰我死稱為松山慶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劉氏生子忠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負薛鬻側室潘氏生子鏞常自憤其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三

末年家事不遂臨終曰我死薄歛不用鄉棺首第書曰丘松山不瞑目之柩又曰死即反葬毋殯鏞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反於蘭陽之兆與劉氏合有子四女銘曰

丘氏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彥德始遷蘭陽傳之仲生士能士能生陵慶士三季璐瑞及珙璐至系政珙為縣令瑞才亦慶慶士捐館二季先喪惟瑞緇挽於手慶士遠蹈跨時危行德孤敦實歛華獨行不疑人皆劫劫我約而腴季承以官承志者皆歸于玄所從父母祖

封 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誌

信陽何景明為中書舍人無何即致仕歸歸適年
喪其父已又喪母將葬俾來乞銘予投涕曰余始
與景明友蓋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
文實其先居羅田曾江大山始徙信陽 高皇帝
過信陽樹二旗令曰為我軍立紅旗下為民白旗
下於是太山即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
典術鑑生何公何公少使氣大言任謀然數困鮮
成事人不之奇也有盧翁者識之女以女語人曰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四

吾甥三十當有聞是後有異人產其家公三十果
辟為布政司承差見諸承差者污賤無藉也又率
務裘馬相高何公耻之獨潛鋤行檢誦書久之頗
自表見而布政使吳節因竊恠之特使董大役事
出其金公則立辦顧又入其金請振貸所全活
以萬數吳公乃大喜以為賢引置心腹成化末關
中大饑 詔發漕粟萬石至衛口由河南發卒輓
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乃即
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悲曰今關中
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奈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吳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五

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糴可遂得萬石乃
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即罷若役仍給粟人一
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
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拜二郡嗷嗷之
口而省粟萬石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於是
有名河南然顧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
都 史以下震懾皆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俾都
御史劉屬括名馬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
筆汗簌簌下何公在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
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劄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為
會寧渭源二驛丞又有抗監貢卿番武官及禽巨
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著者焉何公為人大
段厲義氣不欲齟齬與世浮沉或見尊官大人有弗
潔也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時按察使陳選見
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嘆慕之曰陳按察真男
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御史行縣至
縣簿尉以下當徒走奉輿馬行輒數十里何公於
是仰天竊嘆曰嗟乎可以去矣遂即棄官歸然貧
無馬騎有人資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
西溪上即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即無小大咸

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承也乃後何公以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人即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即前盧翁女盧翁有異術嘗以策干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於難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家故與盧翁往來善盧翁曰竊知李氏女賢及李氏死乃力主李氏女繼盧氏曰產異人者此女也乃後二氏皆封孺人云盧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孟洋今為行人何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六

若干歲盧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李氏與何公生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葬誌銘

此墓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者也賈公通許人也墓在其縣東三里岡子羽墓南蓋賈氏此園自鉛山知縣賈始遂賈公葬四世矣知縣生封監察御史顯御史生山東參政恪恭議生賈公賈公生正統十二年十月戊辰以進士為絳州

絳州改易州尋陞前官和治十年正月壬申卒年五十一歲厥妻劉氏正統十三年十二月辛未生年十七歸于賈成化十一年二月甲申卒年二十八歲繼妻婁氏天順四年五月乙巳生年十七歸于賈正德十一年正月庚戌卒年五十七歲二人者贈封皆宜人於是葬二妻賈公一墓劉一乳雙男一曰希朱一天已復乳女曰咸英婁乳希文希尚亦乳女曰綵英希朱今為府學生希文陰陽訓術先妻亡矣希尚引禮舍人學生娶于韓訓術娶于杜舍人娶于楊女咸者適時植植知縣也夫婦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七

以節死旌綵者適李永暉永暉監生綵亦先妻亡而賈公以卒之年四月丁酉合葬劉氏婁以卒之年九月丙午合葬公劉氏而婁之合也希朱者始微銘李子李子曰嗟賈氏賢哉群哉然予業銘其兄宏墓矣乃今復銘賈公墓賈公名定字仲一自稱一菴子語人曰吾一菴足矣或詰之曰君之一獨菴乎公笑而不答已而曰吾仲一也安得菴不一或又詰之公曰吾讀易人也菴得不一乎於是詰者退謂人曰賈之一謂太極耳公知絳也絳有屠人誘其出而殺諸谷中歸而私其妻妻不從屠又殺其

而樓其女鬻之跳事久弗白公庶誅屠者事
白會大饑疫公在絳絳獨活主者以絳獨活也於
是求策於公公則上救荒八事是年又平垣曲之
盜京之址遷也偶有獻粟粟者歲例徵粟公知
易州則條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半減焉諺曰穀
要自長言時之者人成之者已也夫州縣之吏不
之為世之憚也尚矣以今賈公觀之則所謂矮屋
跛足者然乎弗然乎大同辛魏旺者伎富人郝賢
仇之而挾其族愚嗾之使與郝毆才相豎拳便扶
之歸夜計殺愚者誣郝郝破家然猶不得脫竟誣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八

服獄具且行刑矣會公為僉事覆按竟白其事於
是郝禮天曰吾無以報賈君願出錦幕孔子像公
為僉事又有時政之書其畧曰絳有積薪逋者破
家糜軀而逋弗完也定知絳也嘗通一州丁戶足
其逋自是絳薪歲無逋又曰知絳時嘗為善惡二
籍歲終則勾稽誅賞之又曰山西土狹而險有三
王國祿入鹽粟均輸便而論者則又謂公之二配
皆名家克配公劉通許三劉家女妻則都御史良
孫也初叅議君園居榴花開會劉聰携其小女來
叅議君見其女喜之即手花綰其髻後以婚賈公

徑有盜入賈氏劉俾公語盜簪珥所曰毋擾恐老
姑也賈知絳時絳有蔬園姑曰蔬多爛無益市之
妻曰諾退則陰積俸金如蔬直晚進姑曰蔬市矣
此其金也賈公出按中備官張贊賈賂無由通乃
詐書曰賈令取冬衣妻聞之驚曰渠出冬衣固備
斯詐也二氏者可謂有相夫之才者矣妻撫劉子
女如已出人尤稱之云銘曰
苟逾其紀雖辟亦毀有隕而研有沉而輝淵於美
此公而埋此坎中二媛式從許原隆隆望之光虹
黃棟之旁考君子歲

今文選

卷之五

三十九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滄溟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
言公輒奮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
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
不及犬馬父疾為侍卧起決旬輒瘳父乃大驩驩
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
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
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
召公畫便宜有司乃籍公為鹽筴祭酒而浙東西

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萌於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枯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柰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歛賈豈汪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為壽不忍須吏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瑄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于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

今文選

卷之五

四十

白首刀雖為二子虜也吾所為脩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為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軔鴈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子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為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屬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

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之孺人與滕黃氏俱未有子有為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昇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為執與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又為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昇吾孫使先一月舉之公所請者昇滕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予次公

今文選

卷之五

四十一

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之安用持葢蒺藜如諸母為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葢禮謂大而門矣言蒺藜者示諸父之有深歲託扁鵲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為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曰道貫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附中丞公請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即同才力相君乃所至為簠簋祭酒畫便宜至今

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詣吏玩孰甚焉太守之不愆千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大哉路而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為二子虜也儒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靡雖語子亦奇勝邪至其與家大政決策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為銘銘曰
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義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於子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作之述以伉茲丘

今文選

八卷之五

四十二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殿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乃宜人力貧支億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也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毋據機時耶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間索殿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為而懷果飴啖汝何啼也且勞且詒達旦矣一日大匱太宜人中晏不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篋出

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間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為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然為翦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為隣媪遺也其所曲事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為諸生不能具衿韉率宜人染緝疏織成之不辨其非衣帛而曳草也殿卿守趙州有裝橐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為壽耳因吒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無不笞掠於庭者蓋憚於殿卿焉後裝橐家伏辜余實在邢州屬郡推官郝李君聽其獄廉廉於宜人矣無

今文選

八卷之五

四十三

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為若朝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三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橐將寘之而逸者珠珥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為有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里矣後殿卿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繕策衡量焉太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

高僧時傳敕諸婢妾不絕即諸婢妾
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濟南者三年封宜
宜人若千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
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即復
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
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
府知府陳朝孫女朝周未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
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繼宗孫
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列大
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

今文選

卷之五

四十四

娶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
知宜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
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
自健也夫力貧支億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
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困于指篋翦結而不變於裝
索千金即不變于裝索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
篋百不失一宜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
如在其邸中者宜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
亦已莊矣至哺糜薦所而厄酒之嚴卿禮宜人
如女及其館于坊於髮髻而月然無疑於愛子又

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而譽近於悍又柰里閭
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絕
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子之妻無似耳安
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千金叱裝索唯
恐其汚已我何以有功于廩吏也不知其婦視其
夫矣何里閭之未有以繫於殿卿哉語曰弓彊于
彌衣韌于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為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章此
焉攸藏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空同

今文選

卷之五

四十五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
君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特予在
泰和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弟哉周君
見危而授命已矣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
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
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牆石下
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槍不
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殉其子幹
前救君中槍也然猶力戰竟隊崖死敗兵先昇其
屍回營翌日諭賊求君屍賊裊裊還焉先是制

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剿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為之振乃移君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以千數於是進辟華林絕其出道整之而守久之賊窘遣諜者言賊饑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是敗而死於手氣哉屢勝者驕邪抑命與君登弘治六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

今文選

卷之五

四十六

德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夫逆監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乃今死以此君為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役有星命者寔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動固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

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大命故京房郭璞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統娶馬氏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舉舉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安陸州

顯妣淑人李氏述

後渠

先妣諱慧戶部侍郎李公和之長女也母郭氏封

今文選

卷之五

四十七

恭人李氏安陽人先世為元萬戶侍郎公為郡學生正統八年癸亥三月十九日生先妣後侍郎公登天順丁丑進士先妣年十五携至京居西長安邸每聞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聲勢炫赫告于母曰天子出殆不若是此曹其不免乎後果敗誅年十八喪母長弟華十四年仲弟蓉二年季妹七年長弟善飲尚俠責曰爾欲貸父邪凡官忌雜交仲弟猶在襁褓擇母字之季妹教女工非女事勿越閭是時侍郎公為給事中上方督責言官竟日在公先妣理家務以六禮為侍郎公內高氏配高

入猶資之比嫁不私一物天順癸未侍郎公因使
得還請于學官曰吾長女有大功于李吾不可輕
字人必以歸儒生諸生俊才者誰學官相顧思不
得侍郎公促之學官曰居射圃讀書者曰崔生可
然山東人明日侍郎公往拜學官因從觀堂廡齋
舍次至射圃見家君儀觀甚都因試經義又工大
說乃託鄉先生張祥來成言崔氏由是籍安陽明
年甲申先妣歸于我取嫁來衣更之以奉姑蔡恭
人弗繼則澣補以進貨簪珥日市甘脆以羞舅姑
諸嫂民間女也先妣能下之明年成化改元乙酉

今文選

不卷之五

四十八

家君得舉已丑舉進士授主事庠子家君丁內艱
還歲凶先妣自食糠粃節食食家君是時長弟為
大商積累千金季妹為駙馬兄妻事先妣跪伏謹
畏如母家君性方直臨事據心所安弗回多拂上
官意舉進士十有七年始一遷官素貧不苟取先
妣尤畏法視貴侈亡所歆人或饋一帊非所當必
勸家君固却去曰古云文官不受錢如受饋必毀
法一旦敗露人誰惜之諺曰憂食羊不如樂飲湯
家君笑曰吾豈貪者乃相戒邪家君為京官二十
年賞屋以居先妣令僮日拾馬通自炊薪以爨

太半綴補初宦時止一僕先妣劉芻同馬連失三
子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銑五歲時先妣歸寧表
兄弟俱衣綵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歸啓二敝笥
示之亡可製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延安絲甲址
地諸僚占桑養蠶不肖迎婦歸先妣令婦養蠶取
絲三兩曰吾欲婦知女事艱明年遂止家君在蜀
出按部先妣令留門隸老者四人守戶且鑰之日
再啓汲水不肖以下母得出遊不肖十三時在延
安私以紙易瓜先妣怒責二十曰此漸可通賄為
官多因妻及子好貨敗其名不肖自侍讀在告嘗

今文選

不卷之五

四十九

看花張園回置婢于室先妣早起數之曰婢可怒
胡不待醒昨夜即爾酌酒爾為儒為天子法從
臣當如是否是日所親又置酒不肖不敢諾舅母
表弟坦輩為跪謝過乃許家君居閑三十年僅
有南岡瘠田食指三十先妣節約得裕他有田千
畝者反來貸粟未嘗兼味而食完布帛而私今莫
能壯其勤苦性攻女紅好自製衣非大病刀尺不
離手不肖每請少休曰吾樂之不肖子女衣稍華
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一子尺帛以上彼
不敢知汝於子曲徇所求夫貪以求成求而遭阻

尚懼而知耻求亡弗遂則弗知耻將何不為也正
德十五年正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殯
前二日出衣及簪珥賜諸子孫及外孫又賜侍郎
公守墓奴妻一帋曰語爾夫守墓幸益謹吾事父
母今止矣先妣歲節家祭後必祭侍郎公云先妣
生女二人俱先卒孫男子二人滂汲女二人曾孫
男子一人士鼎庚辰春毋計至京傳遺言曰語銑
為我求一志紀實不肖狀毋行求銘于谿田馬子
伯循又七年先君亦棄養因閱舊狀笑艾冗蕪附
于父述後并示子孫不肖孤銑泣血謹書

公之選

卷之五

五十一

文選卷之六

餘姚孫 鑛選

鄧余寅

武進唐鶴徵訂

尚書黃公傳

空同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紱字用章其先洛人高
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
亨生黃公初 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
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
皆有黃氏乃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

今文選

卷之六

一

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
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為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
宗琦為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正
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
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
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
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
公庶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
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杲然
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碩黃目之矣部堂嘗

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即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權顯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為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為叅議督松茂諸倉無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効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與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壘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

今文選

卷之六

二

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為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為右使奏開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鈔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闡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闡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

銅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之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成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効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為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

今文選

卷之六

三

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菴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懽悅無不願為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既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慙直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為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叅同契號精一道人鑒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

北斗天造不論夏鑒經綸悃悃 太宗北征全國
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
勞所謂代天之相善奠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
俞一德密置顯斷萬幾積霰局體一變成化間忠
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華出居則岳屹
勛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惟幄倭幸請劍必
強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
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
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釣陽靈寶陽曲盧
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

今文選

卷之六

四

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
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談滿
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
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
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
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都則嚴甄御史量
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
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為
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
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淞食鹽錢鈔民

臣攬摺勒叩吟公為尚書力條其折微銀狀以
臣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
與失不較然白於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
中鏞女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
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
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
悼遣祭軼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孫忠烈公傳

槐野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為人沉毅有
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

今文選

卷之六

五

于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
人宸濠反孫公伏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驚
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
其指乃為安妖言諂諛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
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為反謀焉濠
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
曰大王即欲有所為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
嘗 上指率許即有兵其他以漸圖之是時正德
甲戌也 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
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為矯 詔復護衛如故

見計遂為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畧知兵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為妄言誦說濠濠大喜日夜集告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材藝之子各千數人為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為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為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即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士為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

今文選

卷之六

六

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還江西觀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即濠發柰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遠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即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遠者為奏立縣治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存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為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畧曰夫濠列為

藩王親為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為臣甚慮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之徙淞江也濠厚贖為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奸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器于他所蓋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卯言官言濠不軌也上遣

今文選

卷之六

七

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即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于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膺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於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詔請出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恃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

二日吾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偽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偽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峯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者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

今文選

卷之六

八

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各以兵赴義於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為之所也於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人留宮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

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士實王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士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群臣不及錄孫公今天子即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詔江西為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並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

今文選

卷之六

九

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旦天劃然忽斷炯炯若目見者諱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之則此先未擒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頰若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為鬼神不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解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有八字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楊顯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其在國

公三子長子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堪
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
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
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
世傳弘治壬子淵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
西立巨人二人一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
作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
寧濠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析其氣王公平其難
三人相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
今文選 卷之六 十

王太史傳

王太史者無錫人也名道立字懋中舉嘉靖乙未
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
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
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
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
婉切乃懋中文即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券合一
擬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再冠如此至五

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懋中
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闈次則恒獨居後為嘆之已
規曰子第易子手即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
易其後懋中授編脩楨亦為檢討懋中既為編脩
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為其志一代之故集
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罔識闕而弗
脩如職何於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剽取之今
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捷也蓋自
其為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
莫得覩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為

今文選

卷之六

十一

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
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為質
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
太史太史輟然曰子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
史為人靜定沉篤蔑世俗靡靡之好既乃贖故邸
復棧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
之輟業已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
之歸太史於是遂疏歸太史瀟亮嚮頃改海樵語
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
海之側群樵人徜徉足終吾年吾誓與雲霄冠佩

絕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即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巖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巖公為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默艱合然心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過則口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願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義髭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為奇將穹致顯融緝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耶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

今文選

八卷之六

十二

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為慨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既會哭其邸櫬遂又送之郊踰年而櫬為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太史之姪先三年卒

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卧内見側案有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已何為以白吾親令寬之勿繫戚病子也會又老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即一日不死猶

為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子所謂聞道者非耶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固固泯泯也誠何以死哉

孫孝子傳

大洲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頃以御史上其事旌為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為舉子業談經濟之畧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嘗出行輦人數

今文選

八卷之六

十三

倍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魁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贖其兩耳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敬之為文以吊忠烈曰公為忠臣公之令子為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墨衰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芝生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其弟墀陞約冬天之痛已不可為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

若似可勉竭也續先緒而酬國恩其在一弟子
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
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
李公薦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於京師然孝子
則痛其先人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
為也故歛其果毅之氣恢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
親怡母之為計沉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
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為怪石幽香寒英奇嶠
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
耳室勘勝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

今文選

卷之六

十四

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意日孜孜焉孝子嘗自
叙曰先人之癯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為老母留
耳其言悽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
也若休其於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於名利若不
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
氣和而言柔矣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
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為嬰兒之
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
偶別訶責孝子必長跪於前解之音辭惻愴故太
夫人即瞽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

孝子率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
諸子弟徐察孝子所獨居處常有淚痕宛在枕間
雖久而密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
七十二矣太夫人捐館始百日而孝子毀甚初孝
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於水漿故連極厄愈烈
烈不可奪旅次錢塘一夕墮石於江涌水盪舟衆
共訝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於其處嗟乎若孝
子疇昔兩自叙之言信矣樞前之卒與殯前之贖
蓋越世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
不食其言以成其純孝也歟

今文選

卷之六

十五

趙貞吉曰予與長公之季志高同為史官司成均
交甚深故能述公之畧如此云昔吾友關中王允
寧曰假令長公不贖觀其氣志當又以忠顯也而
竟以孝聞悲夫雖然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
子矣

李于鱗先生傳

鳳洲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
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
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
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貴事德莊王為

子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吊也且
繼繼不足以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
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
保殷公士儋結髮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
奇于鱗文摧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問
側弁而峨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
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
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
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

今文選

卷之六

十六

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
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
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記述之文
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
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弓考
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
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
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
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
亦等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

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
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
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
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
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胃臆而不
為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于鱗以全
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
主事還負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
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
于鱗籍籍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為

今文選

卷之六

十七

名計出曹一羸馬蹇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
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
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為社會
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
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
號公平柄臣于街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
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
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
嚴客恭講鞠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
莊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

脫若承凋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而不可
則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
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
已之然于鱗焉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
流通三輔前後剝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
大府以故得請白媮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
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
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
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領為
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

今文選

卷之六

十一

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遼河百里而
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緩急一
策也時頗避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毋張為
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
右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
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
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憚曰副
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之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
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屬上疏乞骸骨拂衣東
歸也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

許子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
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
山曰他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
旄屏息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
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
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
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
篇及他文益工不跲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
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
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

今文選

卷之六

十九

朱公衡時巡撫司于鱗間迫起之為置酒懽甚自
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
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淞江按察副使嘗視海道篆
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還布政司左叅政奉萬
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
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其
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
白雲樓集三十卷行于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
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煨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寂者豈一于鱗也藉今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江山人傳

南溟

余觀作者之汗隆一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緣世屢遷譬之曷日卒於不振明興驅左衽而反之

今文選

卷之六

二十

正藝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疆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是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於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騷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脩辭嘗讀史慕太史還為人作而嘆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微帚將為遼東豕邪於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剡觀海

浮于五湖問閩閩春申故址遂杖馬簔之稔陵朝抄都馬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將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肱篋發筴喜人彈射其文尤能推較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即家人治生業紛紛萬端不為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為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藁若干卷請曰自民瑩號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

今文選

卷之六

二十一

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紛紛務懸書以侘海內何為哉瑾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辭柰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已之短邪客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舉耳

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予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遲于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元為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今唐

削雕為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鳴嗚為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為古詩且不能起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疊疊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願予材薄無能為後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查八十傳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

全文選

八卷之六

二十二

技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龜休寧北門人也字廷和龜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卧內遂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龜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嘗過毘陵倡家龜為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佗龜目攝之龜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即善彈盡出山下龜奉千金為山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龜卧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

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為郎君師於是乃過鼓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以為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龜愈益自負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萬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夔猶不免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龜乃緩一切仍專事琵琶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龜之吳習祝希哲楊君謙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為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龜龜語使者王能客萬龜來不能裹足逝矣

全文選

八卷之六

二十三

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實得意以倡幸鄢陵王且盛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龜名私事龜龜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龜唯謹得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龜謝曰萬即窮身願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蘄龜遂留蘄辭使者及愍王弑蘄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從克執贄請業龜笑曰即得富家翁為弟子萬將鬻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隄南音廢聲伎龜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為清彈諸人無知者安氏媼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

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為者既而知其爲也起爲按節相視以爲知音竊還休寧未
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竊嘆曰天地樂我以
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
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鬪黃雀
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之

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夷部樂耳竊獨以此稱絕
技其專壹之效與先民或以莢稗爲美博奕爲賢
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竊誦故倡何
異焉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

今文選

八卷之六

二十四

且羞爲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其其人乎

王中丞廷小傳

滄溟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稱未
相持也既聲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
者奉尋罷亡何疏尚書鉉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
旨謫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
爾即所欲令爲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
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
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
廢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天子

之祝官歲時聞上覲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

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即又來守吳郡則吳人
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通租者獄繞一牘爾坐在
戌籍當遣者六十人捕未得者又三百人公趨謂
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
吏望見籍而走乎戌者一人主送至戌所者二人
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
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既以其貴爲太學生而
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
按其兄使在遣中公應知其爲署某陰事者某也

今文選

八卷之六

二十五

曰兄不義而穢於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
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日
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
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
與也往來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
奏司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宦吳郡尚方物至
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彊禦
哉

台州平夷傳

南溟

比年島夷犯東南自台州始上用督撫議特命

戚叅將繼光分部台州而以唐僉事克臣兼兵
事兩人雅以才相重盡平生驩戚將軍嘗備胡
西北兵事則以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
陳與西北同何以戰乃為駕鴛陣陣十有二人隊
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
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
相為用乃以義烏令趙大河所募縣良家子三千
人服習之唐公為監務布恩信作士氣公與將軍
畫便宜事繕亭障謹烽火稽尺籍毋失伍除戎器
具舟師居無何水陸皆有備辛酉島夷大至至則

本文選

卷之六

二十六

南下亡敢近台州乃為三軍軍松門以待夏四月
辛亥寧海告急將軍且行公曰虜睥睨台州先發
寧海直以走我兵耳兵出虜乘虛而入將柰何將
軍業已留一軍軍海門居中為應兵既出賊果大
來壬子登桃渚癸丑登新河甲寅登岙頭境內騷
動公自將留海門者宣言曰賊薄新河慄甚不亟
擊將為戚將軍妻子憂乙卯趨新河大破賊城下
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寧海賊以戚
將軍且來悉遁去將軍聞警引兵還公使人告將
軍僕幸而破賊保新河完獨他部登臨諸逼台州

去我兵遠難與爭利此將軍之資也丙辰昧旦將
軍自桐嶺趨台州會日中兵行七十里不得食守
吏方戒城守毋納諸將兵兵爭門而鬻賊且近將
軍後至佯怒曰若等反邪賊薄城下若等呵守者
爭入城即守者以狀聞無死所矣軍中語曰守者
謂乃公怯邪亟須滅賊而後會食鼓行而進遇賊
花街一賊左挾矛右挾刃嘗我軍壯士朱珏短兵
擊之折其矛再擊折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而逐
之北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諸亡
命入海則舟師邀擊之丁巳戊午比日俘馘以聞

本文選

卷之六

二十七

亡得脫已未圻頭賊焚舟起擁眾趨台州將軍乃
簡銳師以千五百人往公誓師曰若等往往用眾
勝乃今用寡願與若等約者三毋掠輜重毋尚首
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連擊賊無留行後伍
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五百予前驅者千金七百
倍之千又倍之餘無所予既破賊所獲輜重徧賜
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白幟凡脅
從者空手伏幟下悉放還毋為賊樹黨也五月庚
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
由間道遁仙居將軍度賊出白水洋且七十里我

兵出大道五十里而近乃引兵伏上峯山待賊過半起而覆諸山下立白幟散脅從數百人賊匍匐登重山據險距我妻子和帥諸壯士斬關上賊殊死走白水洋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自贖提金橐嚮我兵我兵環而守之攻益急遂盡焚死辛酉楚門寇至遣一部將破之洋坑餘寇襲之長吊海洋皆不免癸亥舟師敗賊仰月沙賊匿懸山既又走大藤嶺會通判吳成器部兵至願得一當賊鋒將軍分遣部將先後之吳躍馬馳賊賊輕吳軍一持矛者從吳矛及馬腹吳引弓射殺賊兵合乃

今文選

卷之六

二十八

悉斬之丙子賊自寧海遁者登長沙連二千衆隘頑孤懸長沙外斷援兵將軍陰戒騎士李成立發松門兵守隘頑浮海以往至則登山舉火吾可無憂公入軍中召諸部將授以禦大敵方畧且令諸部將納書軍正毋二心丁丑次鐵場雨甚兵不得幕將軍自撤其蓋巡行勞之戊寅雞三號引兵薄賊所將軍以正兵鼓譟進先遣奇兵出賊後焚其舟賊敗爭赴舟舟盡焚其半伏誅其半蹈海死將軍戒毋妄殺釋係累者千人公初聞將軍舍鐵場中夜雨益甚公不寐露禱曰夫人勞苦而功高即

有不永願以未盡之年益之母降之罰及將軍告捷公仰天笑曰戚將軍活人多永矣無用予年為也請歸予年是日賊出掠者三百人聞其黨已盡潛入海舟師敗之洋岐壬午又敗之鹿星海癸未敗之滿山賊遂絕自乙卯迄于癸未挾日者三捷者九計斬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二百四十有三部中悉定

今文選

卷之六

二十九

適越如將何唐公具文武才擅當世之譽碩與戚將軍莫逆推轂之將軍之功於是乎烝烝起矣卒使威加海外吳越始得息肩唐公力也明年壬戌唐公遂有人言嗟乎功高不賞則人言從之今之待有功者固如此

來鴈論

後岡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鴈集于邸舍迫就不驚容止閒暇時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鴈負陰抱陽候時眠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集人寰之清晏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之以問陳

先生曰斯言是耶非耶先生直爾笑曰然哉休哉然哉抑猶未循厥本夫覲物測微揆類表應此璣士之思也非所以議於廊廟之摹也宗卿之言過膚不乃甚呖乎客曰何為其然也羽毛先氣迺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之禽婉儀欽翮引翁駢蹀豔肅肅似擾而馴殆漢氏之所為協律豫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耶先生曰烏謂此乎允若而言則是具物咸瑞而靈不尠見也烏謂此乎且夫魏鷹鸞雖詭毳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畧持機入林即鹿則駭瞿蜚趺者衆矣虞人靡得以為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

瑞也頽鱗綺甲世之希也漁子掄九戩以游江河則舛類詭族噉喙浮沒揚波迂纏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為瑞也夫物固有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然而休旃先生喟然曰嗟乎茲難以微喻已然而茲事雖細皇風之所槩也迺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故惡可嘿焉惡可嘿焉蓋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擣盛者近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繹化不越三者而立教矣故事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優游委蛇

迺矜矜于休姁藉令遽替運而歷諱朝雖疊珍索異方且踞踞匿沒豈能以揚芬而擢茂哉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為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撫運楙光累葉湛恩渟渟溢於罔極猶遴登石髦俾寓內一技之士亦得効譖陳慮以黼黻鴻猷是以明庭闡說遐近訢歆協氣充切嘉况龔集熙雪表瑞滴露飛甘仁麋皎兔靈雀之貢日旅彤庭嘉絲異導之祥盡升清廟而天子猶撝挹不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教示中外自今毋得重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間上羨溢圖課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一

者尤不可殫術人人謂致華平之少家家斬致林氏之騶駘足致虺延頸成瘡海內喁喁然無不望上兼瑞命掩百靈也昔者爵集省第黃霸揚其聲鸞降庭木蕭恕表其政此皆遇好誇之主居偏駁之朝處疎遯之位猶能援物著化垂跡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閨刷彩瑤闥目眴天藻守櫟雲英夫既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嚮被其文章矣駢彼蜚鴈烝然戾止若慈若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攷信符籙然而引興協思不可少也王生

有言世表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
不能宣者鄙也蓋情有積而思宣義有稽而斯覺
性有觸而斯起舍人焜耀希會廼得以因物托義
被飾趣指播之悠逖以昭其和休焉夫感上奮內
攄盛歸美而輸布忠蓋臣子之職也抒指道情以
通諷諭藻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衍綿變以極廣
遍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
吉士媚于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
胥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丕休也若廼眩異測應以
幾寵綏而惟轉况不亦惑乎奚其然哉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三

新都講業論

南溟

余師事舊史氏嚶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
都屢滿戶外予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驩會二客
稅駕叔子之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
山甫也子高目攝叔子獵纓而語曰吾聞雲門之
瑟不從鄭聲狐父之戈不鏹牛矢先生屬書離辭
必以古人為鵠遂為藝士嚆矢斐然鄉風世儒說
說或不見是豈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邪漫衍
無家孰若功見言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
聞幸得奉教于君子雖口吃願術其平生

生三年先文學戴守入括比還縣輒摘所
選邑名之先文學謂少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光
所雅不喜勸說即縉紳先生有所論著猶或竊竊
然心非之脩古之謂何胡為乎蹇淺而泥於法度
年十二省先文學沁水徧讀舍中藏書沾沾喜曰
嗟乎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文在茲乎出關而南
籍名縣博士不諧於俗言必稱先王諸生群然相
詬曰子為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教天下
任蒼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遇合時也而海內
二三君子方索守巖穴之下跽然若聞足音且彼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三

皆有名公卿莫為先談而得一眄恨無繇死知己
耳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
失故業守可沈洋自恣矣有頃上書請去博士籍
知交大以為望擁閑百端退而深念曰學者誦法
古昔去之千歲其人若存世儒擿埴冥行而不軌
於正遂使卑議塞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
矣日暮塗遠而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
人不知其驚下將使之駕說以干世守則安能還
謝客山甫曰昔之誦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徒以
堅白鳴非上務也鄴侯而下豈必辨有口哉

問曰鄴侯與漢視房杜趙普孰賢曰鄴侯似賢彼且鴈行而兄事之矣然則後之作者視賈誼相如孰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室其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由漢以來立功立言者宜莫如鄴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則兄弟也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耻也豈必尚功子高曰以狶韋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為美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為高論將謁賈誼相如旦暮遇之入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涓人市千里馬而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四

居其骨千金骨雖奇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笑猥云獲古人之心是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應負牆而立道昆進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故步乃為得已不聞楚人之慶莊嶽者乎語曰在則人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化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雄踣北郡襲漢牆而潤色之即不能與漢士並驅其視輓近世所為直土梗耳是語固可倣為齊步固可使為邯鄲也故曰晞騷之馬亦騷之乘陳叔

子高曰以狶韋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尼繫易豈不能為美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為高論將謁賈誼相如旦暮遇之入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涓人市千里馬而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五

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虛語矣叔子始為鮑謝既而為建安季年乃去之漢然猶強學不倦絕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抱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客瞿然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繩墨之言遂卻席坐隅願卒為叔子後

會試策第五 嘉靖二十九年 槐野

問我 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為肩背以遼東為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

也故 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笑焉正德中虜突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面至虜輒遁去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為訓乎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九射傷裨將禁矣本兵請使責問求執其子償其罪以明 朝廷之威自是朵顏諸部長咸奉貢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諸夷數犯遼東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剿卒用本兵議興師伐之遼東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者非矣乃復有言勦之非者何哉今朵顏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六

諸部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為二境患北虜益驚悍莫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以裨邊計苟有自獻而足效者即不襲故計可也執事以制夷安邊之畧下詢承學愚也何從與知之哉雖然竊亦有聞焉而思以効之也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不鮮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

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即遣所選將所練兵出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莫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叅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即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七

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令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鬥豈悍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意不絕漢好即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罰之宜否則長譎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鉞曰剿必啓釁

之宜 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僇
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震殊俗矣夫女直嘗
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
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譏之曰寧成
功于門庭之間勿致遠于敵人之境斯馭夷之恒
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也夫謀臣
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為之計利害籌多少視
遠視近視彼視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
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譖奪不可禍怵
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驚鳥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八

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虞事後至者弗可弗
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繩墨巧者也上醫
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
歲以來朵顏諸部恒出兵以撓薊疆不宜置之不
問且 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
世弗替乃復和親止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
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拒也可及其來 朝
諭之禍福戒弗負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
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
多則底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朵顏可常

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掠奪
壯虜同蓋無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
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憚其奸且
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
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來歸義兵乃解比既
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夷即難信結我
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
夷可常服也至若壯虜制之固有舊策而効卒罕
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
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儇黠結營

今文選

卷之六

三十九

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
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
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
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
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
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不能
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既入塞或合十萬之
衆結為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為數處勢不相當安
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
及既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豁公

之間阨塞之虞伏兵邀擊奪獲畜產即以其半與之宣大之人習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來十歸窮來富歸虜無遺矢缺折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憚禍求全故曰懦也且彼既債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債也故選將恒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則尤宜擇也是故 天子內擇

李文選

卷之六

四十

本兵非有識者勿與也外擇守臣非有識者勿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擇內者量力未能勝弗敢舉也外者量力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固者無有也本有他長授以樞管則用非其能用非其能而責疆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其識則不用其謀故國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以目前効而見在眉睫者謂迂也獨觀之計不可以令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計似

怯趨時之計似輕勝計倖敗取計倖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為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自治旅左右不測其為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可也愚生自以一得來効如此惟執事裁焉

順天鄉試策第五嘉靖三十四年

今文選

卷之六

四十一

問聖人之教本以抹時行道為賢而今之君子固有談古高節獨行之士者此不可長也其談古高節獨行之士則率稱引段干木魯仲連之倫焉以為此二子者可以廉頑而立懦其說似矣乃或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與顏闔之四人者焉吾不識四人者之蘊與段魯二子何似然其行皆過激非人情難繼乃亦博萬世之名何也嗟乎此亦後世好奇之士為之標幟耳不然則四人者皆與孔子同時孔子若魯論其述賢人君子之行衆矣然上不挂爰鮑下不引闔與

聖人之論撰師於庶頑立懦者而肩鉅邪亦或
其少之也夫高節獨行士之所甚難能也然而
有聖人為之軌則焉聖人之出處固不若是之
必矣乃若段魯二子其奇可以扞國家之難望
足以寢彊敵之謀而志在固藏其視聖人之道
何如邪夫持二子以削四子則四子為小持聖
人以削二子則二子又復小矣夫其適相不及
者何在乎然此四子中且亦有區別尚費品題
未可以一槩量也諸生其一第其等焉方今
聖明御世山澤之儒苟具一德通一伎者咸來

今文選

卷之六

四十二

上謁而誠願自効蓋充滿公車矣然吾所慮者
俗行無名俗事無功將無有好奇如六子者出
乎吾且擬古之非防今之趨耳毋曰駢勝而枝
贅矣無閑世教也

聖人之視天下猶一家也其視天下之人猶一身
也故世有紛難必思批之世有助勦必思定之猶
之有家者顧家有身者顧身也今夫天久雨墻垣
圯以為不嚴且有益汲汲然不俟明日而連藥者
顧家也病五日不起未甚也客有言秦越人者知
禁方能已人之疾則裘金馳使而請之願身也世

有紛難助勦之事而掉臂不顧高枕不來是視天
下不如家視天下之人不如身也聖人弗為也是
故駕敝車策羸駟軋軋以行于四方而弗以為憊
也干七十二國而弗遇乃猶使子貢之徒搖唇鼓
舌游揚于諸侯之間僂僂然冀萬一之聽而弗以
為倦也上嘉唐虞下樂二周如有用我者執此以
往而弗以為夸也及得定公而相焉則即墮三都
去正邠而弗以為橫也既用弗卒則即退栖于杏
壇之上與七十子之徒講道而論治焉以立百王
之準而弗以為高也用則往不用則引而退又復

今文選

卷之六

四十三

用又復往又復不用又復引而退聖人不厭其煩
者凡以為天下也思欲批紛難定助勦仲唐虞之
志而樂行二周之道也方今海內為一既異于春
秋之世而聖明在御天下抱奇之士畢集于廷
林藪虛宅皆虛而無人何者用之也令孔子而生
當斯世則亦且車馬不疲杏壇無講矣何者遇之
也而世之君子顧乃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與顏闔
既于才魯仲連之倫者以為此六子者皆能遁世
子隱不沒于利不牽于勢此高節之士獨行之賢
也之焉嗟乎此猶之厭梁肉而足藜藿謝湍

水而甘行潦也憐之甚矣夫學也者必
耳聖人出處進退之跡固在也所謂無意無必
無固無我者也而今之君子離聖而語行遠道而
談節出者皆卑則律以六子處者皆高則附于六
子若而人者即非幻民亦屬狂士愚不得不辨故
愚嘗謂隱有四術而君子察焉有炯然抱奇而固
請不見其名曰石隱欲觀我奇而令我見才一見
之而輒復收之其名曰高隱度無所見而託號以
覆短其名曰智隱空自以身為枯木朽株而尺寸
無聞其名曰癡隱此四術者君子不可弗察也夫

今文選

卷之六

四十四

所謂石隱者則段干木其人是已所謂高隱者則
魯仲連其人是已所謂智隱者則荆軻顏闔其人
是已所謂癡隱者則鮑焦爰旌目其人是已夫鮑
焦者吾不知其何許人也第聞其衣敝衣持蔬而
遇子貢于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苦矣衣敝而蔬之
持也鮑焦以言擢子貢子貢亦以言擢鮑焦焦愧
一槁于洛水之上焉爰旌目者東方之士也餓
有狐父之盜曰丘者見而下齎餐以餉之已
竟伏地而不起也夫此二子者皆古之所

謂高節獨行之士也亦聞徒其能不辱耳
著其他奇貨可張設施行也夫其不辱也固昔人
之所謂枯木朽株耳不亦愚乎若彼鮑子憤世不
用蓋與世猶未絕也乃不能忍痛湏時而輕投其
身于空虛無用之地此侍人婢子之所為一不得
意輒効于榻前以為無復之耳昔卞生三刑其足
矣乃懷璞吮吸而不去彼亦謂須識者耳卞生不
敢忌璞竟剖見珍且乃獲賞鮑子不聞斯道而徒
以憤楚故曰癡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荆
軻者荆人也楚王使使者齎百金造門曰請先生

今文選

卷之六

四十五

治河南荆軻不許也遂負釜戴經而與其妻去莫
知所之顏闔者魯人也魯君將造闔使人以幣先
焉使者及門而見闔闔給使者去使者復來闔鑒
坯而遁矣夫君子之所為重進者蓋謂其無禮耳
今楚既齎金魯亦攝幣可謂有禮矣乃荆軻滅影
顏闔竄跡此之不往則又何須也昔宋人有寶燕
石以為王者襲以十巾歲以革置人不得觀焉既
發藏則乃燕石也觀者俛首掩口而笑焉則此二
子者乃亦寶燕石而懼其發藏以賈笑也乃固秘
之耳嗟乎兔絲燕麥徒有其名雖昂烹雞豈其任

乎故引而逃去而且博捐金輕幣之譽以以又有高節獨行之風故曰智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夫既聖人不肯道君子不可由矣而後世轉稱之何也以其賢于貪生而優于競進也於戲吾竊痛後世之為士者焉較利害于毫毛之微而爭功名于尺寸之間託名千金坐不垂堂何其怯也已觸三面乞以一目見脫何其氣也積澤之火不揀而麗水之金顧採何其智也食嗟來之食何其苟也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卑也突梯滑稽以叨升斗何其汙也貶抑孟陬自前進御何其

李文選

卷之六

四十六

妬也日置驛馬請謝賓客唯恐不徧何其周也得近霸王不羞牛口又何辱也四至九卿甘宦若飴又何巧也身處江湖心懸魏闕又何鄙也慎不得意坐而書空又何隘也若此類者不能舍生不能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負醜鑿坏之倫同日而並論則高下相絕奚啻萬里無怪乎後世之有述也然以聖人處之則不若是然耳自聖人而降則唯段干木魯仲連之二子者其庶幾焉夫秦將將四十萬之衆而東圍邯鄲也趙危若累碁存亡在俛仰之頃矣趙且欲尊秦為帝以免難也仲連固

不肯而語中有奇殷殷乎有動衆傾秦之術秦將聞之為引軍去趙得不亡者仲連之力也趙欲封仲連仲連辭不受壽之金亦辭遂去而逃之海上終身不見也夫却秦存趙不亦偉乎避爵辭金不亦潔乎故曰仲連高隱言善見又善藏也魏在春秋為小國秦視滅魏若搏豚鼠耳然竟文侯之身不敢加兵于魏者則段干木在焉文侯嘗欲相干木矣干木不肯也乃日造館而請事焉秦將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夫不就祿位非潔

李文選

卷之六

四十七

乎跣坐高談令所居之邦不危非才乎故曰干木石隱言堅不可移也世之君子賢干木而右仲連者獨稱其讓封避相以為高節獨行之士也而不知二子之所為賢者不獨在讓封避相在却敵免難耳不費一領甲不食一斗粟而置兩國于磐石之上敵人虎視狼顧而莫敢誰何此其人豈徒沁沁泯泯居無一物者邪故即不出即犖犖即不隱隱即冥冥譬之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不可以形跡拘不可以網羅求也然此唯仲連能當之耳若彼干木者塊處石室彈琴樂道以咏先

王之風而不顧人世有極弱之事其於聖人之出處何乎然能抑秦王之虎心不可及也仲連一試而遁秦雖釋趙螫必中于他若使仲連拜趙之封而以所壽之千金為資養賓客以親秦約與國而申誓歡樂則相賀患難則相援亦庶幾哉與桓文之霸業比隆矣而卒乃逃去為德不博棄百代之烈而薄牧須臾之譽非聖人之槩也然能以三寸之舌折強秦四十萬之衆不可及也由此觀之則論士者必投之猝至之難以觀其才焉才既得矣又試之非意之榮以觀其操焉操既得矣又納之

今文選 卷之六 四十八

死生之地以觀其志焉才足以批難矣操足以遺榮矣志足以忘軀矣備斯數道而甘間寂終身枯槁乃稱曰高隱也三者缺一焉獨屬之智隱也夫智隱非傑也癡隱非情也石隱非道也高隱非聖也彼六子者皆非也即有慕其聲而趨之者又以非蹈非也於乎君臣之義其在天地之間也猶之逃雨焉無之而非是履其土而欲潔其躬非也竊其名而佯棄其名非也謂隱獨高非也謂出獨卑非也謂世莫我知非之又非者也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盛智一人一心一智故一人不能當

十人之視而視者不止十人一心不能當十心之疑而疑者不止十心彼六子者千百世以前人也千百世之下且猶揭肺腑而定臧否也矧當其時乎語曰楚璧稱璞腐鼠亦稱璞月旦稱朔車輶亦稱朔名實相溷往往有之然而卒有能辨之者甚矣哉君子之出處不可不審也

今文選卷之六終

今文選 卷之六

四十九

今文選卷之七

餘姚孫 鑛選

鄧 余 寅

武進唐鶴徵訂

上 孝宗皇帝書

私治十八年二月

空同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 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

今文選

八卷之七

一

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祖宗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歆焉恒不自

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使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

今文選

八卷之七

二

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絀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

於是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
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
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
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
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
曰我非要作官但欲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
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
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
耻邪夫無禮義則倭人進之廉耻則國無防倭人
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

今文選

卷之七

三

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
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
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人
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中
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
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廩庫
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為忠
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
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
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

某有司擿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余
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
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其奸尚有
巖心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
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
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
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
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
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
有 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

今文選

卷之七

四

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
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
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
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
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
則必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於
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
某為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
拔一君子則 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
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

平有司幸擅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

今文選

八卷之七

五

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鍵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

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燭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

今文選

八卷之七

六

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黠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

子而不足則必通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皆
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電之災
者不還居者縲綬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
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
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
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
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
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
科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
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

今文選

卷之七

七

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
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
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
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
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 詔曰
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
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
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 朝廷
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
子命為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

一已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
與 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
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
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
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
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
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遺官矣百
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
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

今文選

卷之七

八

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
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
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己有也今搜
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
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
忍為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
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
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 勅戶部查景泰六
年勘官馮謬奏內事理以刑項田土乃給民徵租
且以空閑草地牧馬便

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

今文選

卷之七

九

可得矣夫今疆土不盛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願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輒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脩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

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徃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徃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

今文選

卷之七

十

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十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趣此

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

今文選

卷之七

十一

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汚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慘此一

官則所謂敝袴之歲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舛與玩為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為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而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

今文選

卷之七

十二

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於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
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
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
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
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
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為之名也今
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
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
詔曰僧道不得作醜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
海誦焉夫陛下神心肅安不減於前也乃今復

今文選

卷之七

十三

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
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柰何去之不
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
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
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
何不逐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醜嘆一法使天變息
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
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
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
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
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
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
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
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願制禮以防
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
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
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
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
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

今文選

卷之七

十四

要截商貨而又占種監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
如翼虎此之謂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
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
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
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
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與霍吏侍論武銓書

南以

月日兵部武選主事熊過頓首達尊少宰君侯典
謁所聞程力構謀者知士之度也赴時投機者慙
功之要也傾否出治者大人之分也君侯以蓋世

之美震動寓內自薦紳放於萌隸想望高誼之日
久矣程其力無不可舉而又受知 陛下深所簡
在值聖明之朝身為列卿與廟堂之議解焚之會
何可後時旬內常承介使詢及選人聞者頗不悉
君侯之意過獨知大人之度兼善成務方且共脩
王章建治平之業謝天人之望垂竹帛之名無惑
也謹以選事奏記君侯察焉天之生民盛矣由一
人乃至數十或又有百千無筭者皆是也而地不
加多 國家自留州供上輸邊之費其取諸民殆
無遺利民已困罷一有征調率不能堪而公家之

今文選

卷之七

十五

財歲有常經即使少有贏餘亦應為緩急之備今
四邊多壘行陳往往擒寇魁縛徒從奪獲馬牛羊
器械者則 國家思所以報之舊者未銷新者叢
至地之生財既不加多欲責取於民則亦已稱疲
公家勢又不得裒益以奉之所謂上下俱敝者矣
往往賢哲深惟根本洞察律令分辨時勢至其子
姓限以三世五世有八刑者麗以常法奪其世爵
其子姓即隨所附籍令世世復其家無有所事徭
戍可謂義至精也然有遺說者三焉今之武選異
於吏曹吏曹自正途外吏胥歷譯鞫之官皆籍

焉武選務在清武臣而已武臣不可徒清計莫如
令程其功便然言事之臣皆曰洪武永樂創業之
時異諸後世其所除拜兵吏雖不歷戰陳不得輒
議裁損然招諭之使幹局之勞乃至持金鼓采海
青歷年月者諸凡途不一是果何武功也今法皆
論首虜授之官 祖宗時武人子孫蒙其已成獨
坐享賞延之澤不敢究詰過愚以為非惜袴之心
失 祖宗大同之義一也過江之功非僅子所知
顧五年之間其官乃與百六十七年等竊意 文
皇帝深念從事醉一時附助之情非萬世之計也

今文選

卷之七

十六

攻圍克陷固不必深言至如大營朝見者并一軍
寵秩之其賞可謂恭侈矣永樂中有征討官繫獄
者 文皇帝曰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然則曲
庇新官蓋亦有司之過非盡 文皇帝本意也王
者以天下為度不宜示人以私探君之心成其過
舉當時之臣可謂不忠今又失此時不議裁損竊
恐至於大壞而思改絃雖有善策抑亦無及矣此
其二也今職官有世襲有流官言者指流官以為
高爵要亦不盡事實過以司府嘗從內府觀貼黃
文雖試百戶乃有稱流官非必指揮以上也有始

為流官而後欽准世襲者然則指揮以下不設可
襲亦當分世官流官矣今襲而授之據非所據與
初意可謂不侔夫世襲尚應裁損流官何得坐糜
也不審當世之臣果何為使因沿至今此其三也
此外又有中官貴豪特為冒濫竄空名尺籍中微
倖苟得大將有不賞之懼則畏其勢不敢難也往
年大將及撫臣惟第設奮勇諸科以待之奪士卒
功尚少今例諸奮勇而無擒斬者與雖擒斬而非
為首者被傷者諸執火將旗有功者尚有一二其
子孫皆不得錄於是直上首虜避他日褫奪計甚
今文選 卷之七 十七

周過愚以為諸中官貴豪者子孫雖有真功一世
後不與凡士齒止其非望然後武選庶幾少清嗟
乎君侯天下之事未有極重不反之理易曰窮則
變變則通變通宜民不可有後時之悔過抱區區
之心年所於此矣告之莫有應者有應者力又不
足以行之君侯存心天下又適因下問選人計舉
斯心宜莫如君侯者敢願君侯少為留神言出於
君侯之口上下信之勢宜多可行者 國家之利
也伏惟君侯恕其狂瞽詩云楊園之道倚於祿位
此之謂也某頓首頓首

復巡撫鳳泉先生書

槐野

在昔西事興乃損私心獨念其謬又怪首事者之
狂悖雖典司筆札不練世務未睹利害之實然嘗
稽覽往古論秦漢之失咄嗟怛怛主父以為何其
迷哉而自觸禍羅夫古與今不甚相戾古所不便
今亦不便乃悟肩大任重之君子不當用狹識淺
聞之士丁未夏損幸侍翁之教于京師乃本願與
飭兵禦胡之畧則固甚壯之矣其後到鎮休于懽
人出萬不得已之言其疏縷細套議明獻便計而
指在難圖於時睹者咸識之乃翁恭稽今昔熟較

今文選

卷之七

十八

利害以故云然楨讀其疏亦申寫胸臆推究稅駕
之事顧性帶慙直不能作軟語書去恒以越俎為
懼幸翁亮鄙生之心本效忠言嘉鄙生之論頗灼
伏機賜札褒答稱為知己楨愈切愧懼流汗至踵
竊又聞虜候寧夏之虛陟擁數千之衆入寇乃我
兵以九百餘人禦之極而至于驅市人以充張疑
示多此危道也賴翁威聞幕北素有練士之功督
戰之能寇入不移日引去假令堅壁拒戰不肯去
我兵實少將柰之何夫家人之業主翁不偏兄弟
不私其藏則家道成各立便圖專已而不恤

他人之害則國事壞故兵在協議二之則非也今調集之兵成功者鮮何也養者不得用用之者非所養上下不相信而氣不奮也燕人之馬令楚人乘之馬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夫敵兩家立而各計勝也我能意胡胡亦能意我然寇所犯往往出于不意今守隘阨塞築垣列堡皆意也胡虜大掠邊郡頃歷十載一無中我所意此吾所以不能勝也翁習司馬穰苴之法又才猷適變坐測勝筭使得名微聖主假之都護之權大將之任必能令三軍甲士感憤爭死諸鎮守臣戮力無二此非

今文選

卷之七

十九

楨區區一人之私言誠亦屈指數名豪指方一二屈即難之惟保愛為國須時樹勲仰瞻仰瞻

答姜會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為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惟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帳之籌而又有湯參將者與之戮力奮驅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今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

城悉懷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圍傷之率常鄭公海鹽人也為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孟徒扁縣門閭無人邑中人見令亡立盡奔擁如雲兩散焉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亡寇過縣門仍扁無人乃始排門入吹火燒廨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還寇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澗為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揭虛囊去矣夫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

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太倉被創在上海後太倉人為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太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太倉守臣怖于卒至則股票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則又扑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太倉柰何不殘今太倉三關皆化為灰劫太倉村落皆為羅鄭鬼區本遺矢守臣故也或言遺矢者為甲又

或謂乙久之當有真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啻守海鹽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蓋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掇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噪沮事執役之臣往往搖于邪說悚于後患有作輟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一

過也以予觀今日之勢衆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柰何至為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筭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為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為帶衛以福建附屬之既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恭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為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恭將立若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而分處恭將擊之賊安得登岸

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為本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為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況馭民乎誠取軍法戡不軌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練兵卒筭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溉其根而枝葉自庇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騁子弟也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拳以示力一見勅敵即奉首竄矣不足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二

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首人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寇兵烏舉倏而東倏而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為是下令曰有警至即入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賊令憚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夸詡誣人以博哲人之誚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挽不使寧是亦一奇也他口雖啾啾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憚者啾啾效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勝

豈豪傑任事之槩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凡本居為巢次舍為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為解乃輕擊豪首驟詰禍因祇以構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為道區區如此云使來以嘉翰見即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念鄙人廢公家餽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箴尺寸之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絀于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請纓之志充負義之役第塊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嬖人論步辨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即忍不能去

本文選

卷之七

二十三

將齒髮亦頽暮其時可望建立不歎初鄙人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輒先歸盡室皆從獨鄙人煢煢中孤邸耳少選且亦上謁去矣此屬私況以足下或欲聞附具之

駁喬三石論文書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誠為能指迷發昧令不乖兩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即公自以為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

則史遷之作不可勝數往往籍格葉詞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為奇絕固未有脫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消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為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

本文選

卷之七

二十四

具者以為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豁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曰來誦覽大撰數篇揔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途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模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

恩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
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
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
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充有
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
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布復自
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為別倘軫懷無悵嗣音

寄友三友四兄書

夢澤

四兄於先人有骨肉之恩有師弟子之義又於兄
弟中貴而且賢至於三兄久以孝廉聞於州郡三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五

代之遺直也中流砥柱非二兄而誰夫人生而敬
愛之死則凌其後人或生而面譽之背而毀之或
指其微瑕而掩其大義或平日隱蓄忿怨幸其死
而泄焉皆市井之行非道義之物也夫士者以其
異於衆人也使與市井同行焉烏在其為士矣翟
公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左丘明耻匿怨而面友
老萊人肉死未寒乃於一旦群吠衆攻又於先人
深為詆訾兄忍聞之乎言者縱不惜先人獨不自
惜乎使人亦以此加於兄及兄之先人能堪之乎
矣生之異情面詭於心在賓客為薄於交游為羞

使於骨肉而然竊恐翟公之門不屑書丘明無所
於耻也今也取賓客之薄道携交游之病德舉而
施之骨肉之間且士也甘擬跡於市井弟頗為衆
不取也嘗聞羣而擗勇者必仆族而撓勁者必曲
一倡衆和謬素為縉能便明者改視聰者失聽鑑
亂其照衡喪其平是故仁義不足恃律令不可憑
固懷刑者之所危聽訟者之所惑也弟每念斯事
輒仰天叩心潸然泣下已復攘臂起立突然壯夫
犯衆怒而不悔就刑辟而無愠是豈闇於機宜而
與俊傑異識哉誠憤其妄詆先人無恃二兄之砥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六

柱也今觀衆議誠如風影茫無住著至所云祖儲
則所謂上古之事邀我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當
年目擊之人其上壽者已齒落髮脫龍鍾擁腫語
不可了矣其下壽者久登鬼錄骨肉藏於下陰為
野土矣當年鬻齒之童又見二毛稱翁矣國經
三帝矣家見玄孫矣必欲求明以爲公乎據當
求冥漠之官魍魎之吏冢墓之隣腐鼠之牘又當
有還魂之術起諸先人於重泉然後就聽於幽官
責逋於異物乃使亡是司厥烏有執槩憑虛布壽
安履職出歷代文簿旋為補緝飾已陳之跡本致

之由又恐毛穎告勞紙價騰貴矣先人
際諸父諸兄皆在省視未聞一言及之張本今日
若但口語傳聞非法家之事衆處爭中復難証佐
想諸長者必有迥出尋常之見又有萬無一失之
策非弟稚嫩迂腐所及弟為此說祇欲爲衆巧發
一笑耳夫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
弟之求救於二執事者屢矣舉今日之事惟兄之
命而甘心焉且兄亦許之解矣然而舉措不一持
議靡常令人轉增疑懼柰何柰何老母連日憂泣
過當幸兄大賜張主以寬母心若吾輩固魚肉也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七

答許少華書

槐野

往奉華牘稱物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
顧世無知之者楨讀之爲太息焉夫君子之行不
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耽意
聲樂謝之游矚山水人固謂放浪形骸濶畧禮法
矣夫數君子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
不欲爲矜矜之行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
而就此故琴酒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
乃其情深遠矣惟公壯歲標植嶢然而不汚慎脩
而不爽當是時自謂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

總之業行可力致此其志豈不貞固哉後乃
肆點黃金邁鑠遂令韓非孤憤殷浩書空撫李廣
于南山竄楚平于澤畔百懿不錄一肯被放斯足
悲矣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言
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遷勢阻則情鬱
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嗟耳亦若陶
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水皆寓也
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濟時紓
患專乃索細疵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合抱見斥
公由是不獲奮矣楨爲之太息者此也強胡數爲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八

邊害執事者講武遯才念至懇也然今日用一人
馬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
之官頻易而勩隳患漸深而莫之抹藥何者用者
非才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楨從
朝士間爲論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
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拂以惑于讒口也不見
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
真反初今容髮光光好也意或天祐 國家故乃
陰誘其裏裨之願精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
部檄趣還不得淹則丘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園

之間攀接顏色一慙風昔聊布款曲式答芳訊見
太華公為道維楨悵悵

寄童內方書

夢澤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強赤壁一別憂患相
仍兼之阻脩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
執事暫違供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
之罪復有憤懣之悰冀伸於知己幸毋惡其強聒
也去夏顧公以興都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
得館閣載筆之臣名家之彥乃可持衡義例樹幟
斯文也如僕纖瑣除籍放誕廢業衰憊俟死之人

今文選

卷之七

二十九

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內作書辭謝頗為哀
懇而顧公不釋徵命屢至且牒責郡邑於是鄉里
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橋鉅公自童稚知汝達衆
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
郡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答知己承
邦大夫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猶遲遲度仲秋書
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卓創畢矣僕才不逮二
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白有所助益乎况
僕私心祇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
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未措一

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署我名我本無
榮焉敢分譽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知也夫書
之可議不但 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而
已而 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責誠草萊之溫潤灰
燼之驚焰也近聞東橋復有薦䟽而當道叅駁謂
僕著名貪惡云云吁冤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
之免於狂犬者久矣而今一旦也此聲也何為而
至僕哉僕自作吏及被廢以來積繫累垢殊詭異
狀即有智給未能縷數獨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
為僕補足不意晚路幸有此遭且即書罪之瑕類

今文選

卷之七

三十

雞窮矣而乃根淵往事造作新評意在重錮密羅
絕繫出抵而利索未詳指其所乏是雖忍心點壁
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為此豈以僕欲於此
因緣出爪覲攘腐鼠乎嗚呼誤矣凡今不安擯斥
而思得振起者亦有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飭名行
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刺之術聞
談官府則如爰居聽鐘鼓駭搏不食或謂僕且復
用則如聆詛詈恨不掩耳蓋知其愚我也一日之
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節
而說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妻孥所謂婚嫁已

我己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既衰心知日蹙不敢
思其所不及人以文字見屬則顰蹙竟日百不一
應又觀近者觝翰之流家驥人壁欲應時改轍則
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見凌故悉置不為
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啓
此非索價為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刺謁楮幅
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啓
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煩擲然此在仕者
不得不然耳僕以田夫而脩仕者之事則所不習
若恃其素昔新敬不加則虞擲煩不省以故欲作

本文選

卷之七

三十一

輒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兩便強其不
能示自廢之跡廣諛口之資庶幾得比歲永保其
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舄漬菰家人粗為
理製強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頃
刻在躬則首足疾苦不勝拘攣山林之骨曷可移
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辦委折率至地而僕要
領木強極力効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
獲罪責不賞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強強不能久執
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而今乃用此事被口語偶
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鵠集在耳又如魑魅在目忌

之不堪觀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鐵羽之鳥
之所窺也折趾之兔蹇廬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
乘柔質可茹而彼也亦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
之威哉雖然業已廁名其末而欲逃其咎苟不得
知已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祇以發笑
而資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附上
以見初志

寄屠漸山書

后岡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
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

今文選

卷之七

三十二

恐冒周父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溺
管操觚隨又捐棄亦冀遙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
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績情致頗篤
昔時嬾樂之悵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
惋恨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新新衿帶
之士揚髯仰沫足下乘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
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林實為士品矧夫順風而
彈雲和之絲乘埤而建示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
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絀繆無所比擬以
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遠罷斥爾來

今文選

八卷之七

三十三

上已三見朱明矣。磯磧塵鞮玄髮變衰。跋涉川
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嘆息。泛赤壁以唏噓。懷
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
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
生。彼數子並以今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
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靈
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巔峴造天。黑霧千尋。黯黯
蔽日。氣狼夜響。鬼谷畫陰。鵲窺形。螭垂射影。斯
寔涉歷之艱。卒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淦
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裏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
今文選

今文選

八卷之七

三十四

在于溝中。同畝之稷。上則樂神。而其餘委。非其材
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趙玄之
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於合。劒論奇
於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
弘志。中年贈賸。竟成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
然。則匹夫効志。炳耀丹青。况僕為專命之使。猶得
象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
。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
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
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軒
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忘。手謹題尺。疏
使人北干。明主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瘳。未平。力
諭不悉。

辰州與田叔禾書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橫溪忻然甚期。一會迫兩
潦。溪漲全行。自少才及下。雋輅車已先。日背發慙
灼。如何昔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綬。相從僕
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唯無恙。此邪
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
慘靄。晝日不開。猗硯濂。復懸崖。碎石馬。瘠不承前

今文選

卷之七

三十五

為飛跼跼不能渡慄心茲時聯夜郎之脩然感時
賢之遺歎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時與
君席地持蟹螯倒瓶浮白張目大噉何期不朝夕
乃今步武間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
別也三度枉君札并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諭
知貴夫人指不付何以為情昨計輒迹當道楚
中時與阿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為懽懽今乃已
矣當是白嬾共為酸淚耳僕入楚來即有辰沅之
役數數僑旅所不可為具陳居北地日久竭至南
中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廬
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固農家也世
之炯迹門謝中簿園鮮僮石之猶吠無一牛之驥
晨不殖作莫廢炊薪而稚年寄伎能釋擔負笈師
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衍負困之累懷
毛廬江喜微之情幸藉祿奉將八歷星歲金門銅
柱且所繇歷稍識宦情便嗒然可罷夫榮華之門
徐亟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燕結為能无咎幾圖
剗勝此緣而親故中關不仕無養油油然止孤拙
之才世大不宜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
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將返舊林散髮掉臂為明時

今文選

卷之七

三十六

海內同志亦有毘陵唐子或言其抱病食不
甘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
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雞豕庶
幾足母人饘糜之養遨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友
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所干
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
就令餓餒當荷鉤抱甕茹澗溪之毛獸無營之水
尚一澆恠恠積懷貧非為病黔婁原憲彼亦何人
倘得與此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網
三駟何禽不遂區區之悅先已自喜見說執事亦
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不同亦未敢告之它衆引
姍笑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忽復懷君慕王生一
夕命舟之誼遣一力函書馳候附以短章久潤情
愴言不能悉夏仲下旬日寓下雋東頓首啓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嵩陽
進士繪頓首免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
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
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 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
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勸大臣舉事庶它日
有所法程可寡過爾未先授以職事也昨對雨竟

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札相
進士方與客對即辭客衝雨沾濡來見初以為
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案不
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
責畧為辯論以為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
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
咎而參破山之威竊亦為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
甚環視兩旁指為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
吏勒疏參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瞑目沉
心而笑曹吏之亡識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
今文選 卷之七 三十七

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雖刀不知所主何意所加
何辭所據何事所議何罪 聖主高居法宮宸覽
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為軍國何大
議邊圉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
之則泰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厘 聖
主當何出絲綸下 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
而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
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辱施以不肖之始進望
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輟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
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輟摧之也故不教而怒

之暴也不寬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
何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群情之猜非
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吏二三人皆短
絀於門下謂繪多言戲謔俯仰充倨出入不循渠
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思之以
繪之志行欲免于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
宮見妬士入朝見忌夫官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
必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眈之必駭顧而叱
罵者也昔黃次公卻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

今文選

卷之七

三十八

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
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臧列侯士元不理耒陽
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
以疏濶媮慵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
孔門設教列為四科班史論人注為九等善人難
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門
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
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譽
為奇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不
家濟一事逐隊南宮廁於穉褐之末曹自

力倦神疲時或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
應答健忘如耄而自不知其故也但仰方今聖
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策何能自表此正馬卿
楊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辨貴黃難以事勇者也故
如文子弱齡能禦衷甲甘羅十二憑軾下趙子房
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為佐命古昔英哲不數
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樞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
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聖第名不能橫四海
則宜為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澹蕩而困于自
悼常恐終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繪且籌之繪

今文選

卷之七

三十九

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獵家見名鷹
手未獵時凝金眸垂雲鬣毛剝落條然如鷩排
徊條銳之繫若病且免啖以翠鳥之內不厭也飲
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韁而颺乘迅風而起
也竦翼而翔于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
信大鵬避路孔鷹驚舉野無狐兔之跡林之燕雀
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繪之
不肖儻辱納而教之當有鷹鳳朝陽之志肯以名
鷹自況耶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智士不違
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詬而喪名高鴈傷空弦而橫

遙雲幕神駒驚塵竊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
嶽之巔可為曠士棲神寄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
之條約而有汚印鞞哉狂愚敬勒通記外孤鶴賦
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與徐御史書

槐野

使者以翰札及故人貽來二楫至並受之矣往公
以按部出既數日始得聞出不能送于家歸當圖
逆之郊也瞿君書云客自南中來輒言師立已大
峻與人不相親且在彼中安可如此也瞿君於僕
有骨肉之痛乃爾見責然僕誠非敢如此也願僕

今文選

卷之七

四十

所由致此者有說四焉僕受性直戇人有不相能
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一也平生未嘗倒心反舌
亂是非淆曲直見亂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
為邪口不止則國是不定二也諸所為非其甘意
往者即一時雷附然竟作擦眉狀昔人直弦曲鈎
之誠僕亦念之顧卒不能忍三也僕嘗見賢士大
夫歆艷之即其人不遇我我國造其腐請事焉然
有造有不造則猜恨生四也斯四者皆僕短僕自
不能諱至謂峻廣絕物為一切蘄藏之行此鑒坏
之迂士斷席之僕也僕何敢同之哉公與瞿君

婦好瞿君既已拔腹腸盡我諒公必得聞僕
不可竟脉脉也僕關中人也關中先輩曾游翰林
若武功康公廓杜王公皆異產殊尤之材乃皆
出門一跌遂止初官不徙竟老死岩穴中取僕與
兩公較則驅跛驢逐良駟其不相逮速甚僕安有
千里望哉瞿君愛其座主不和光恐及顛仆乃僕
則私計審矣夫人生以百歲為期然及期者甚少
僕今年四十有七歲矣流光驟驥亦無幾何就令
僕田心易貌以追遂于世俗之間吾恐老不曉事
終遺子雲之誤用矯衡為輪反底作蓋卒之弗可
卒文選

卷之七

四十一

能乎亦守其故而己且僕固思去非托之欲逃世
也念老母既不耐遠游歸而處于鄉而僕羈在此
僕既鮮兄弟之聯又乏糞土之息唯獨母子相為
命乃分之為兩如中情何世未有離背骨肉逐一
官之榮得釋為人者也故常於邑悲傷而近于病
少選之頃將上謁陳乞依老母側畢菽水之願焉
古人有言斯非相惡一死乃已當其時非不早見
求去竟落之坑塹馬還謂非為說難甚具而不能
自脫蓋誚之也斯固萬世厄士之永鑒哉今居南
中久幸聞公之賢哲愈詳僕固當朝夕見乃願一

月不一遇坐形迹之歎云耳有懷如海思就便
不可得回車何日瞻竚瞻竚

答教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
者主在辨人材進良抑偽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
雖公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
亦冀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第塊然獨處往來
甚稀日惟濡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
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
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
卒文選

卷之七

四十二

其近似者以為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慙直朴畧
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
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脫人
骨不能易人貌即學者惟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
之不能折強為弱反陽為陰今公責僕勿高勿卑
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肉之痛懼及僵仆
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有以里婦之效
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之姣好人也
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益以為艷
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此固吾

家婦也奈何倏而化為鬼也今僕守吾素即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為鬼家人駭矣僕即免不顧也古人直弦曲鈞之誠暇暇在策歷有徵驗僕誦之久矣顧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主之江河在前故驅昧子蹈溺也僕非堅白者流期直其說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立必搖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巖洞足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永畢矣彼其當軸匡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年幸尤甚也惟勉策効時慎愛景

卷之七

卷之七

四十三

光至懽至懽

擬謝文游書

羅陽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委心當無復間乃今觀之事何大謬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嬴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狗身何易知人何難藉令髮不指於冠上眦不裂於壁下豈不終受嗤於燕魏哉今申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蒙成丘山是使輕生者銜悔而論文者泚頰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戎夷如魯解衣而僵紀公善藝殿執而泣是以華元不憾於御者同城舍怨於從亡知

不可以隘已遂怒也故願君之母忘後門之不肯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斟子韋復有覲於千戈吾聞樽里質首公仲腐心事一至此移為痛之願君之深計無自救焉語有之曰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憑軾而武士奮矜荆君拊循而三軍挾纊夫蟲象非作氣之資虛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越服強晉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虛嫗也是以焦忻水斷蛟鯢而意折於要離田開力格虎兇而命殞於樽俎何則誠有以中之也甘茂去秦道遇蘇氏而二國迎之以上卿

今文選

卷之七

四十四

公叔為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誠明於計審於事豈背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同義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也昔召忽任子以圖難鮑叔奉令而出傳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鼎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已之獨道故與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刺於泚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因嫌妬之跡重相夷之禍雖携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西門忘其榮辱干木偃塞而繆

行綽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為軒輊富厚為
妍媸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閱廊深遠邈然自得
志意之孚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說慝之人哉故賢
者潔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申胥流惑於
宰嚭子產不全於鄧析夫康二子之間異者不得
而強同危者不得而苟免何則心怵於兩端而勢
迫於侵殆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召張儀而激之
使西入秦甘氏將收地於宜陽使向壽而返之使
重要其主此挾傾狡之變慮因間以執說口由置
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

今文選

卷之七

四十五

寢而患銷故智軌者相示以色季子之使張儀所
以侮而易之是矣交踈者明誓以信韓朋之於息
壤所以無攻其後是矣今無二子之明而申反復
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濡足決蹠之耻禍理屬然
豈及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歇之
聽而不悅翟氏之賔申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
貽玷於充詘何則為益無厭也未審戚嗟惜為仲
甫之舌鄭僑一言而見然明之心何則匪政平俗
小稱而遠謀同底於濟不可以諛行合也至夫佞
巧凌詐駕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譌諛怯疑並

驚以逞其捷術傾而氣制自以為辨智微才滑稽
無戾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襲逐拘執
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妨於庭槐今
之為交誠能破胸臆出腸腎厲苦口進逆耳效懇
款抒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愛於情則左桃可使餒
死而不辭荀伯可使觸刃而無悔何況作色於簞
食之微睚眦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指印於魏
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為道哉且吾聞士不
虛附名不虛立說然其口積鼠璞以十襲混魚目
於照乘莫不望而睥之者何則鮫人耻而周客走

今文選

卷之七

四十六

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為萬世寶者以陶冶礪
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者妄意希冀則燕石珷玞祇開罪於子春俯就鎔
範則朽秘腐瑱風胡薛燭方接踵而翱翔耳今夫
閭巷之雄布衣之傑挾王公之權怙青雲之勢仇
景翁叔佗羽公子賔客從橫遊揚為譽人慕其聲
轉相傾動是使恬退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維
欲責善忠告必將效拉脅折齒於范睢說難孤憤
於韓子而未有能迴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
君子盛飾潔廉獨出於名譽之外而不牽於流俗

之穢穢以自疏擢乎潞潁之中故迫窮而相
無社號呼於叔展患害而重除怨楚子劍及於室
皇許人而不訖於威解揚死言於無實居平顧以
庀私范宣朝夕於訾祐臨利而能推引文子不奸
位而受名相先以含垢則疾驅而分謗桓子離閔
而不疾則指楹以平憾季孫故曰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霄霓之野而并包於
區域之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壅優愛孺子之見
沉容悅側媚之習居同閑而猶倨視長者易嚴重
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以謝

今文選

卷之七

四十七

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忿於世而孤游也
吾聞疾於利者毀其信傷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
謀於同乘而師以敵撓燕人涕泣於丘隴而言以
謫效子木背信於齊盟而躬以逢駘駘帶無質於
要誓而世以不逮今使篤道履素之士捨其馨烈
之性甘於腥腐之逐瞋瞋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顛
蹶望拜以爭鼠肝蟲臂之獲而自伏於糞壤之下
則士有鬻刺巾幘婦飾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氣
而猶強顏於朋友者哉

與宗子相書

鳳洲

友人浮繫吳郡王世貞再拜墮淚移書故憲使宗
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難鳴絕決
不謂今者遂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推磔記僕扶
服奔難時得郵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
何狀作何筴宛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泫淫下
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已矣子
相雖號就奄渙然而遺藻燁發英聲踔躑僕邁禍
屬毛銜冤刺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蹈
冥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軌未岐抑塞之
衷尚可暴也向僕隸糞鳩子相後至稱僚案杯酒

今文選

卷之七

四十八

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
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
筆敗裘羸馬甘其俛陋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
所得敝帚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
上之誠厭射鰈居之操濟南吳興二三君子牽挽
左右亦既斐然么麼訖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
以獵取浮名掩疵遂欲尋響而來聆聲而去既展
厥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為奇貨賣之嗜者資
鼓牙舌指摘諱忌子相既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
浸徑沿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蟲螫欲逝不可在生

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卒相過從擊鮮醢醇刺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眉談究古曩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汙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閱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毋論子相慎密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荊棘為于垣累乎且為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說力者出秘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

今文選

卷之七

四十九

異已疎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教益情遺落富勢脫疎寒暄親暱藥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瞶矇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斂屑類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寬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為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今甘心我記其人自陷辟後不佞竊以國家于法已盡矣念居平游好脂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朝即扈輒脂習可免提湯同目之誅足矣豈有形之翰墨以干大儻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

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為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今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每多藉康嗜醉之癖而負觸斗抗名之款間懷傅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洵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跬武山嶽擺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啖蠟第令大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為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

黑迅雷之濫擊螫速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手握歐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異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卑閑之歲西邸中語耳子相謂僕夜夢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嘆惋然久之笑曰彼真以為能死余耶即使曹餘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讐訂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

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雷爾子相不
亦明珠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
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忽然逝也若婦奇妬未
有子痛哉吾為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
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冀得沐恩
赦奉家大人南還以菽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邗
溝之陰搜所著書籍汰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
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室泉臺傍待我也
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
神也其寧無覲顏而技辭也耶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一

足責吳子文

泉亭

疆梧大淵獻之歲嘉平之月除夕前二日吳子墜
舷折足晝夜仰號七旬痛乃定後五閏月乃離
榻又五閏月乃杖梨自遭患至是替矣尚不良于
行吳子拊膝歎曰異哉余此足也古之人跣揭陶
魚蕭胝躬耕穿履踐雪躡屨擔簦若是者吾足未
經也今之人高門懸薄日往趨趨造請逢迎健步
風趨若是者吾足弗能也改歲多暇祥琴既聲避
喧集野聊爾曳行歛一跌而弗振匪三爵之沉冥
彼陰戲而弗踣此優逸而蓄生意者多行非禮刻

天降大罰以懲淫究邪抑斷腕決踵金予
骨領塞馬非妖支離獲倖邪胡為宜瘳而久不瘳
也足忽應聲責吳子曰足不負子子則負足多矣
昔也仕不擇祿誦體小邑驅置風塵之下跪伏庸
壁之側汗吾足一也既乃觸天網墜危機嬰金
木受榜笞汗吾足二也朝祥暮歌聖門所譏臨深
履薄百世之師子皆弗念以及熸夷汗吾足三也
子有三大負于足詎莫甚焉尚何讓我以奔趨而
怖我以陰艱朝前執之未飭忘已跡之多愆且吾
為子足多歷年矣進弗使升華陟要乘堅跨肥委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二

蛇玉階侍從黼屨退弗使卻影離塵高蹈遐放息
響空虛流憩閒曠徒匍匐以學步昧筋力之日喪
履坦途而未邁追逸駕其奚望縱此足之無玷亦
何裨於貞亮孽匪神作禍弗知創稱天引命詭情
謫詎安得無咎哉安得無咎哉若夫步及奔馬而
不免為僂者非闕足也珠玉無胫而含耀華賈者
世所矚也故夏后偏枯而稱聖樂正因傷而訓垂
申徒遺形于子產無趾務學于仲尼跛卿霸晉贖
子師齊相中山者贖腳之司馬代穰侯者折脛之
范雎咸以倣儻光揚乎下體豈緣陋足借譽于豐

顧慙婉美于數子何患見哂為跛夫

哭白溝文

空同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
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
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瀕斷
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
晝屯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適于茲野覽殘墟以掩
涕攀故柵而維馬暄冰泮而復峙辰物辭而未申
日倉莽兮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三

信悵而增惑趾欲進而躑躅哽歎乎內惻爾其
龍蛇鬪爭雌雄未決戰形闊兵營列乃有秦楚善
戰之士齊晉詭謀之生接軌方轂挾地維而劃天
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
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
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菽畛崇甯截流哭聲振
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刃剗其骼戈穿
于喉踐為土沙疊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骨交加
而卧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以
四起折鏃朽觸雜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為何流而

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厄

華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既接若天傾
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剗而弗逃此結
纓抗輪之夫甘心烏鵲之口膏野草而固顧者也
猗嗟我祖生為士雄死為國殤岱華摧而孰支玉
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影而永藏雷霆
結而迅音烟颺烈而怒揚神怛怛以縹緲馮悲氛
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續箕裘之末燭愾時命
之難忱懼遐耀之埋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
葬無塋匝墟壙以冥索林奔杳兮縱橫腸紆迴以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四

崩裂涕闌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
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響于茲文

襄莊王哀辭

南溟

余守襄襄莊王獨親守有加禮後十年余至莊王
業已棄國人余問園林去國門百里而近余居楚
習為之歌楚以哀之其辭曰

思皇 先后起郢中此睠茲近屬茂乃庸此明明
嗣服睦周宗此荃胡不居替命同此繫昔厭王昨
赤土此敬共不貳方于魯此維王中興及踵武此
綿綿世紀保昌阜此荃胡不居享純嘏此我我主

器置勿清此胡然而金胡然而玉儼容聲此仲
看季淑且釣此荃胡不居翼有成此相彼後宮邪
逆媛此紘紵締綌躬為儉此周南樛木無違怨此
荃胡不居尚婉孌此宗公有事序本支此藝蕭執
鬯逆皇尸此優然在位如見之此荃胡不居燕歲
時此漢水方城亘千里此烝烝有衆何可勝齒此
荃歌里相輟勿起此於戲不忘不啻若其考妣此
荃胡不居為民紀此故宮岌業爵雲興此高堂七
仞墀且平此方連交椅列丹楹此洞房阿閣藉重
細此荃胡不居四體寧此東壁西崑壯以麗此長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五

曲宴禮樂備此四坐行觴歌既醉此荃胡不居
主高會此章華授簡盛文章此厥有宋玉獨擅場
此仲宣鄴下當鴈行此杜陵奕業揚芬芳此民歌
出牧臨高陽此落日倒載甘楚狂此此皆蟬蛻何
有卿此荃胡不居相翔翔此高唐之上朝雲慕此
粲粲天人豔初日此輕裾文履紛來集此便娟綽
約麗以則此荃胡不居友琴瑟此翩翩漢浦翔二
妃此英英結佩光陸離此若遠若近揚蛾眉此荃
胡不居引令儀此三湘七澤下秋潦此沈芷澧蘭
富芳草此荃胡不居可終老此陽阿激楚歌雜陳

此倡以白雪和陽春此流商刻羽妙入神此荃胡
不居聽其真此大椿有秋齒無昔此終古同歸彭
殤匹此洵美有子其儀壹此人貌榮名永無射此
王公有土可用式此龍曰靈之來弓夷猶乘白雲
兮驅蓐收靈之去兮阻修扈太乙兮絕九州懷故
宇兮蒿目著遺愛兮千秋

歐陽將軍誄

有序

將軍出唐進士歐陽詹後世家南安將軍幼孤藐
焉獨當戶事大母若母孝遇女弟若兄子有恩立
門內諸孤親母黨始受博士業進國子諸生出事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六

有名公卿入事鄉士大夫三老豪傑謁問相屬尤
急人之窮嘗發粟賑饑饉者累累自列郡至粟且
盡則輸境外粟辦給之窮人來歸輒受生業於是
千里趾相錯也呼孟嘗門少喜兵召里中丁夫習
技擊為保甲隣寇至亡敢入里中將軍不問家客
奉日廣歲用不給則舍業為資業中衰久乃力詘
遇人有急猶然以身當其無於是貴游客悉去將
軍而諸窮文愈益親附市豪有贅將軍者客請報
之將軍謝曰借交報仇此俠者事深不武終不能
借容資諸客聞之無不頽為將軍死者時倭犯吳

越將軍客東海觀兵遂以贊授泉州衛指揮使
就舍會倭薄城下軍府檄將軍勒甲士保泉州諸
甲士負弩蹶張賊再敗乃卻軍府知其材足賴也
則以泉州聽將軍將軍遣漳豪何大榮募漳壯士
漳人故嘗德將軍者爭應募得八百人連擊賊南
安同安皆折首尋援漳州進南靖賊創甚悉遁海
南月港大猾二十有四人竊將號軍府無所問屬
將軍將軍則以群小乘亂稱兵直負牛佩犢者耳
不足問察賊中故多受將軍賜者遣人諭之諸戎
首聞將軍名皆蒲伏受命其衆悉下將軍歸而請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七

光謝軍府毋論功其後妖賊林耿起南安多嘯聚
軍府謂非將軍不可強起之將軍乃俘耿徇市曹
散其黨會軍府方罷徵調境內虛無兵啗寇者將
以閩委倭倭遞至皆輸萬諸脇從駸利為寇蟻
附之聚徒積至四十萬人列營連數十里孤城無
內備無外援城中嗷嗷獨登陴以幸旦夕賊發塚
嚮城求貨不予且焚其尸大家爭募死士夜絕城
各舉棺以匿及將公由方伯入軍府急將軍檄分
部監司過將軍於舍監司通軍府意以幣先將軍
乃由間道謁將公延為上客止將軍宿幕府盡諸

宜將軍夜帥輕師襲之破三巢軍聲振矣
山川警部士因壇而軍客以為言柰何懸孤
注第申城守乘間出什全每輕予敵將軍謝曰嗟
乎此自盡之術也何謂什全彼其近者環城而傳
之遠者絕我糧道即免有蚤暮吾寧能坐斃乎哉
吾以一軍當門門以時啓閉彼無扞出入庶幾猶
得繼晨煥且業已成軍背城借一則吾事也吾觀
寇虐太甚彼固當棄天道好還終不以無道蔑有
道吾郡中橫及四鄙下及九原禍亂極矣天將悔
禍其在斯乎間者自賊中來言賊衆食少野無所

今文選

卷之七

五十八

掠聞將軍出率首鼠兩端將軍帥潛師覘賊形以
輕舟進猝遇賊賊舉兵前將軍大呼曰來我東田
歐陽深也若能來決一死戰不即趣降賊故憚將
軍皆辟易遂麾兵分道進克七巢乘勝連擊之遂
破尾嶺英林潘徑水田下浯上塘鄭坑諸砦俘賊
渠魁以徇下其餘黨數千人人授軍府一券以歸
官司無所問乃分遣故部士習賊中者往諭禍福
令趣降諸酋惟黃元爵謝愛夫為魁群賊視之為
進止二酋則以將軍之言信願自下將軍將軍許
之群賊皆降於是洪朝珍柯嘉勗自漳州至蘇光

祚康大福自興化至皆就降降者無慮數萬人悉授券遣歸願從軍者置部下賊首江璽李五觀首發難往往發塚陷城懼誅猶薄安平為亂郡人無不切齒願甘心焉將軍輒以新兵數千大破賊俘璽五觀等凡八磔市中餘黨悉平境內安堵如故軍府論最 詔進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戎泉漳其年倭大入閩破興化軍府檄將軍璽距賊南下軍瀨溪從賊既飽人人思挾重潛歸獨忌將軍無所出會予乞浙師且至賊避興化壁崎頭而將軍進次東霄距賊十五里而近賊憤則悉以精銳集

今文選

八卷之七

五十九

將軍容謂將軍請避其銳將軍嘆喏部士義不避綏勉之吾黨得死所矣遂帥新兵殊死戰賊且卻且前比日入將軍中矛猶刃二賊以死諸新兵翼將軍出入悉死之黃元爵奉將軍尸乃得歸歛及余護戚將軍軍至穢賊酒林後將軍死期僅再踰月人謂將軍以烈死無讓睢陽事聞 詔賜祭羹立祠錄其子孫世襲指揮僉事嗟乎將軍故千金子恂恂儒生及其擁虛號倡義兵惟是軍府咫尺書耳未嘗授一旅之衆擔石之儲也亦未嘗起世祿之家當推轂分閩之任也徒以拊循得士不戰

而屈人之兵即宿將在師宜未及此乃為事為厲階者誰邪彼或受 詔赴援且為齒卒之觀望以幸成事並以爵祿考終飾巾有期異日何面目見將軍地下往閩事急余未及誅將軍將軍子尚書郎述將軍質行甚具余入司馬習尚書郎賢乃今脩死事功司馬事也將軍名在勲府余請得而誄之其辭曰

今文選

八卷之七

六十

中底定爰及清漳引身歸老脫屣戎行天降閩禍于壬戌澤量僵尸禍及枯骨靡然孤城郊壘四塞豈無材官豪彼巾幗誰為敗謀無庸一卒亦越游公首事決策維彼禍區匪伊弗克紹介監司車幣來薄豈伊不懷父母之國將軍唯唯翻然杖策上謁轅門坐籌失得卷甲夜歸勃有戰色發號選徒紛紛食客登壇誓師鼓行而出城存與存他不遑恤有如一鷄惡用累百獨秉潛師躬冒不測厲聲自名聞者號號分道前驅賊吭可扼師無阻行有俘馘脅從厯治歸闕營窟授券為徵勿復

公肆赦投諸阡陌宣言爾來恢恢帝德逋逃什
萬咸與精白彼昏怙終于我典則我旅維新轉戰
逐北乘勝長驅罪人斯獲鈐棘縶鋤還我舊物惟
帝念功申命有赫昊天不格寇集于莆何物狂
且哆口而呼天兵且至寇何為乎僕無不戒奄忽
已痛禱彼戎服竊彼兵符入為內應寔繁有徒中
夜城壞悉為夷俘斷斷宿飽故窟封狐血牙膏吻
睥睨歸塗將軍至止夙夜援梓神姦不逞亦畜幽
圖先聲號號組練從吳指城避舍遵海且逋咫尺

今文選

卷之七

六十一

望厥左螫孤今則耄尾昔跋我胡債興疾視集
此睽孤亦知不敵避難非夫奮衣躍馬志在黃墟
敵如脫兔我則韓盧身先死士肝腦同塗戰不旋
踵滅此乃鋪鼓聲未死白日云徂力窮援絕天奪
夷吾嗚呼哀哉凡此有身得正即斃與幸須臾無
寧徇義借曰不貲同歸九地壯哉國士社稷之衛
惟帝好生錄孺不廢肉骨生死閭南萬億胡然不
天吉人其肆仲氏世官伯也主計宜爾阜昌本支
百世誰謂冥冥厥有司契爾躬不閱爾後之利狼
蹕如生陵則終殮修短同條薰蕕異器國事在戎

吏
疆是寄辨以致死引而勿替我思舊勲敬告疆

今文選卷之七終

卷之七

六十二

續今文選卷之八

餘姚孫鏞選

巖居稿序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格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俊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攜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曾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一

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請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說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倪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

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永之文升既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宜無喻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為詩顧洒然自立於塵壒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津若木韞草茹服食糗練淪隱聲迹者之所為言非世人語也蓋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渥噩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將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為皜潔肥遁而不汚乎其亦懷奇抱珍足

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二

已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業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與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之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為之迫之而後起為之而必成逸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心於干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為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知言也

湯公家集序

予昔備負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中祠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謚之典而司封職議錄之恩大臣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訃而其妻子自陳乞祈恩者為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死者之功狀名行皆得預聞而論之祭與葬載在制今有品級等差凡訃至者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謚以易其名贈以榮其終蔭以錄其後三者則不可得以易吏部禮部尚書推覈死者勲賢名績表表可告于上者然後請之或請而輒報罷者又十二三此其大致也自予叨歷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

四方大臣訃至者不下數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勲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為國家寵重不獨以其官尊顯蓋十數人焉予每與寮長貳道之未嘗不拚泣長嘆也蓋所謂大臣者皆其踐敗之久積累之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偉然一時之盛而宛然以死是可嘆也况夫所謂勲賢名績赫然著者或小用而終屯或被讒而自引或難合而易退其去而老于家也縉紳咸倚以為重幸其未死而冀其復收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之以共理興化而乃一朝忽然其可悲悼豈一

人生死之間耶嗚呼若故大理卿沂樂湯公者所謂勲賢名績赫然著者耶公之操行脩潔純懿足以當史氏之議而無所愧其中外之勞伐若寵以榮贈而恤叙其後昆亦有以稱之而不為浮直以一青被廢妻子徬徨不敢以聞于朝非惟不得其不可易得者而祭與葬之合於制今者亦不蒙秋毫之恩是不為尤可歎也公之位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所長評刑部之獄一不當主上不勝慎行好生之仁以為失職怒而黜之固非有大過得罪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微事被譴大臣不下數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

十人主上仁聖慈明惜老成棄舊過蓋十數人者已錄用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始終固已暴於上心亦旦暮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死也豈非命耶公之孫世賢集公所為詩文若干卷將梓以藏于家予受而讀之因謂世賢曰夫公之赫然著者固不待文而存也然分肆其平生之餘力以發於聲律文字之間又深厚有體而極其思則斯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而已哉惟公之存不假於文故予叙公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戚戚於人之云亡庶後之有志之士欲論世尚

賢者於斯言有考焉且以致予之所感云耳

選唐詩序

滄溟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以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憤焉自放矣作者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五

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蟻錄集序

兩溪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予讀浮丘生所為蟻錄集蓋為之憤悵悽楚云夫生馳心玄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廚咀其噲而囀其辭假令校天祿石渠其所制作豈不燦然流光直追古昔而乃幽愁促迫身且不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幾與盜賊藏獲駢首而戮悲夫及觀獄中諸所上書所為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秦漢策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昔卞和氏得璞獻之楚文王以示

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六

王人曰石也則其左足復以獻楚武王王人曰石也則其右足和抱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果良玉也君子謂卞和氏也智毀其足而存玉生置極刑入之復出之既又入之視卞和之則何啻謂毀足存玉者耶然聞易牙初干齊桓公也飯土釧調大羹齊君怒而唾之為之臠熊蹯炙薄着薦山梁之餐割豢豹之胎齊君甘焉為封萬家之邑晉平公始御師曠章吳迭奏韶濩齊鳴晉侯左右視弗能竟也變為激流羽商綴宣鄭衛揚埜里紹陽阿晉侯按節嘆曰天下之良工也夫易牙師曠非聞於前而智於後也性投於所隨而技變于所嗜也今天下之為齊桓晉平也者豈少哉生幸見天日子讀生所為蟻錄集益為之憤悵悽楚竊恐生終其身幽愁促迫殆又甚也然君子寧齊桓之不中不能為易牙之變味寧晉平之不諧不能為師曠之變聲何則情志通於寥廓不可以世俗移也生向不遇陸五台先生吾恐生之胸不足以當伏鑕而生之頸不足以膏白刃也乃幸得遇陸五台先生出之拘囚之中登之詞藝之林老且白

首獲與屈宋班馬挺刃而立荷戈而趨即為
晉平所笑而獲固已多矣終其身幽愁促迫夫
何傷也予性特好古而未之能見浮丘生所為
是既悲之則復善而著之

弇州山人四部藁序

南溟

儒者雅言三代代興如錯行秦其歸餘也漢與竊
內更始時為履端文帝虛已下人賈生崛起進之
說國體退之祖述楚辭有開必先此其嚆矢武
帝尊孳文學多士應感而興兩司馬為之擅場左
右並建漢臣自侈當世炳焉與三代同風槩諸文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七

獻有徵則其人以也由漢而下歸餘于元我
祖再造中國咸與維新 孝宗虛已下人與孝文
之治同道士興勃勃而李獻吉以脩古特聞
摘辭成籍具在方諸賈生近之矣 世宗以禮樂
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於時濟南則李于鱗
江右則王元美畫地而衡南址迹為桓文浸假
兩司馬相周旋駢足當駟牡夫得天者乘其運
逢世者揆其資此六君子者非有所待而後與
有所約而後合天德王則從而王世道隆則
隆千載一時今為烈矣願兩司馬以作諸公世

今誦法不衰後死者幸得與于斯文殆亦瞠乎其
後一旦互執鞭弭寧詎能方駕而駟之竊惟尺寸
異長詩書異教藉令夔典禮而龍典樂將不耐不
窮何以故所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于數陳詩
教也子長之長長于紀述書教也就其偏長莫不
畢至脫或求其具足能無窮乎善乎元美之多于
鱗也其言曰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言兼長也
斯言也上士然之疑之中士駭之下士聞而笑之
及于鱗之籍既傳則然者疑云駭者意下笑者掩
口退矣于鱗役僕百家睚眦千古始得元美驪甚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八

吾奈何從海內一當王生舉世方以無譽憚于鱗
即元美無所用譽不佞三從元美問籍元美猶然
逡巡及其蒞四嶽而籍始傳蓋倍于鱗者六之五
其分部者四其卷百八十其筴六十有奇自昔成
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者也址地亡而大道隱于
鱗桴而元美鼓之聞者具曰李王千里響應乃今
二籍並著其誰能左右之耶于鱗與古為徒祖三
墳而彌六籍其書非先秦兩漢不讀其言非古者
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揆日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
非上駟不以駕故片言出而人人自廢不則無言

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於書無所不讀
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治之操鑪輔即五金三
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即宮殿市
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
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
專則精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通濟南
奇絕天際峨嵋語孤高也大海迴瀾則元美自道
不亦洋洋乎大哉要以峨嵋之高蟠于四極惡在
其不禦而三山雄峙瀛海肩五嶽如老更即天假
于鱗以年終不暇乘桴而浮海至若元美所涉寧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九

無跡高天俯積雪者乎首賦若在上林鴈行當代
無兩比千載筆學瞻史氏如孫叔敖其稱詩著書
力敵于鱗而富倍之矣賈其餘富為說家言則諸
君子之所不遑楚左史之所未觀者也且也病渴
論腐兩司馬以竭蹶終元美膂力方剛幸而得謝
率履坦坦綽有前塗由今而望崦嵫不啻十舍茲
所就業豈其稅駕所哉于鱗亟稱易辭日新之謂
盛德日新則高明矣于鱗有焉要以富有而日新
非元美不任也斯言也聞者不能無然疑無駭笑
碩元美之籍傳矣以不聞聞者庶乎先得我心如

或咻公孫為齊人吾其引避之莊嶽以俟論定
吹劍集序

當世宗嚮文學諸郎則鸚鵡氏先鳴往不佞旅
睢鳩幸得同舍郎盧希稷根以管窺古昔非先泰
西漢以上不稱希稷博學多聞自有書契以來手
批幾盡不佞以其私自語吾其猶駸之音乎彼其
雖然而中六律然振九皋毋輕一呖以暴吾
短凡諸論著第出而私討論離合短長相視莫逆
時南北交警喜事者競譚兵盛氣敢言幸得一當
戎首聞者以為銳目攝而力贊之及其成功群起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十

而議其後不佞陰譽希稷吾儕固非借箸材第絕
口勿談毋自及也會遣右司馬平淮寇部尚書疏
不佞從征希稷一笑絕纓公計得矣吾曹職在軍
旅而公諱言之今且行其誰曰無及及不佞受事
閩海親抱鼓者五年味希稷嚮者言乃知所習非
所用久之習而底績失得泰焉希稷量移江西適
護軍治疆事其精敵制勝即宿將無能贊一籌所
至成功百不一失屬分宜在事僅遷秩入漢歸
故無良諸夷紛紛竊發滇部方急希稷悉其境內
委之滇事平僅長黔臬會間入希稷行不佞業已

避閭入鄖楚而貳邦政令 上即位奉 簡命行
邊甫閱三時斑白過半先後人言三至報請告歸
反思不佞獨者言不幸中矣鵲鳩氏二三君子勉
然擅場其用職也輕則其用志也壹其用志也壹
則其用力也全文人之承綢其志壹也鵲歟之博
鼠其力全也吾兩人者戮力戎事無慮二十年藉
今以佔俾易折衝寧詎無獲乃今奉干戈則勞而
蒙詬奉鉛槧則曠而失時胥後矣爰自家食奄忽
一終不佞直以毀瘠居廬畢廢舊物借曰自強若
勝天寔限之希稷稅駕海濱其神愈王手藉故業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十一

盟倫而自渝伊誰之咎希稷索居久矣寧詎能近
取善而相摩失也特立獨行從然空谷老而益壯
其益無方尚父鷹揚寧有出此領猶取譬于劍首
不孰為吹角者哉
少室山房四葉序
王者有事名山大川公五嶽而侯四瀆有目者之
所周覽有趾者之所周游則亦亭亭乎高洋洋乎
太矣乃若環齊州為裨海環裨海為瀛海吞嶽瀆
者千百億于其中即離朱不能窮章亥不能步其
殆無量已乎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十二
南非先秦兩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
務博洽蓋邇為桓文矣予則以善為濟南也者不
必得一江左善為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
賢惟峨嵋而自比于滄海其言出于江左則亦由
中始不佞以臆言之孰為兩大蓋高者有吟大者
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嘗經其吟矣其嚮往江
左直以為百谷王江左之言曰自北地不貴多聞
率屏載籍斯人寧賈吾勇殆且先登予嘗從計于
作者之林未可遽數推乎吾前齊得什二較乎吾
後其一足當越君子六千天假吾年吾願為多材

宰予遇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山房初葉
成長公序矣中道併出續葉屬予序之兩家之言
不約而合諸賢豪自攝元瑞胡然俛得兩家後七
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葉是為詩藪內外編既屬
序長公且屬予序予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喪
長公滄海劫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視霑襟既復
出續葉十編命曰餘葉應麟無所涉世第作一蠹
魚老編僅而不僵此其沫也予受而卒業其
該博視詩藪有加蓋自十三經二十一史三墳二
酉四部九流以及百家莫不囊括刀解復屬予序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十三

予在不辭既又曰往聞之長公獨與司馬並建旗
鼓茲惟司馬為政猶幸及于寵靈願奉盟言以冠
四葉始予執筆蓋與濟南同功比歲一周迄秦漢
以上止矣濟南高自視嘗以其私語予彼其無廢
為目不為腹藉令果然望矣曾一臠之未嘗吾弟
旨也不佞唯唯及四部葉出蓋觀日月而蔑衆星
即含譽終負代明又惡能左江左大哉孔子博學
無所成名蓋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楚鄭而下代
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西京或博異物
或博陳言迄于通志通考諸編亦傳于博近則成

都博而不核弁山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
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扶搖而契
溟津者邪其取材也無非材其取法也無非法能
闔能闢能玄能黃能睢眴能萌芽能儵忽能混沌
能雕能朴能純能常能正能奇能變能合能王能
伯能俠能儒左右無不有無不宜有之似之固其
所也予齒始強而目有青蓋廢書餘二十年夙嗜
三車不一寓目竊惟天地一指也須彌一芥也默
存而已疇能進三大千善財得法文殊孟躬歷之
矣是則元瑞之優為也予何有焉元瑞避席曰予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十四

小子固中書淫重以善病不嬉游不燕飲以為常
乃今橐不載書七不問藥飲可盡斗酒游可盡宿
春蓋託諸漫衍無家思息趺于逍遙之園視四葉
猶芻狗寧復藉之自昧乎予灑然異之此至道之
歸也語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過無方故化無方
存無體故神無體第令過不越跬步存不入窈冥
化室神馳于道何有強名曰道弁山今始得之信
如元瑞言蓋亦觀其竅妙矣予無以脩元瑞元瑞
惡用予言

王明佐泰岱集序

鳳洲

王明佐者其字初名治已名元治最後名逢年
佐少而磊落縕奇氣自其為諸生時固已厭薄其
業而家世受翰林先生言明佐獨不好翰林先生
言於詩慕稱風雅蘇李建安曹公父子菟陶謝包
齊梁旁及開元近體騷楚賦蜀文多習左氏莊列
申韓遷史檀弓汲冢越絕三十時所讀已數百千
萬言其著草亦數十萬言然時時從有司校第第
錄下至庭詰明佐作何語何所來繇誑延公為也
里中兒前已不能無少明佐矣至會司扼之故
視以益薄而明佐雅自張其名毋許者乃大恨罷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十五

去依其鄉周虞部京師虞部慕雅士也以故善明
佐時時為扼腕稱說而因以見予酒間相得驩然
惻晚也燕中最幸近者所忠之倫二人忘其名與
明佐大人故有連投書自通誦偉麗甚明佐度以
書無能當我必投屣擁篲叙論故舊虛左之席且
薦我上林中而二貴人謬意明佐吳人當齋重來
從事謁請我明佐寔殊非所望不報也明佐竟醉
大罵去益困遂還吳久之明佐且復壯而予待罪
治兵青州手哀其詩古近體若干為書貽予其人
遺之沂流中竟不達不知其書辭云何也予故以

約明佐游岱明佐既報則壯之岱而待予予日謝
吏士結束待明佐而游復巧左若辟然明佐既之
燕困如故質食漿家褊褐一饋履行雪中其上履
也履下屨乃視人足者乎丞相得其文讀之奇曰
是夫能和栢梁者吾且辟而衣食之明佐竟謝弗
肯往也丞相能坐我上坐稱謝教毋以文役我否
淮陰魯道者不知其何如人獨好從明佐游明佐
始不能毋望予後具得溺書狀使魯道汰其詩而
手自編帙以貽予曰連城之璞明月之蚌固珍恠
也能具足行乎昆號之良釀首剪拂珊瑚灘澹於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十六

鐵網物故有托而後著者予愧其意且命梓俄而
遘家難棄官業行矣金華公方握藻柄與予倚業
禪嗜也更以屬之於乎跡明佐後先事窮乃爾諺
云力耕不如逢年其所稱名蓋其指即以觀一日
之遇哉迫可憫矣獨于辭絲麗宏博纒纒不竭陸
海之藏溢積充美固足以走程卓而唱陰鄧亡論
也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考洪鐘鞀鞀鐸
之軌下風隸然收矣世固無無耳者明佐之風且
定矣

檢齋遺稿序

嗟乎天固有定有不定哉君子幸而值其定不幸而值其不定然所謂定者何寡而不定者何衆之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之士氣日削其八九於二姦之門而值天子即大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莫敢先發而麻城李君以一進士獨奮然上書大畧謂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廣言路正綱紀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州王公竑三原王公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寧司理王公純直言當褒顯時中貴人恚假詔召公入左順門詰責甚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十七

死者則非其罪 辟也曾未幾而天子大覽習政治者詰登用相與脩虞夏明良之業即欲有所建白者不能出其智以高於一時已成之政毛舉細過即有之而亦不能大有所指摘欲有忤而名高也者驪龍之領已去其脩鱗無所繇而就其名當是時賢者之天定不十餘載而又變矣是故屈天之未定也不特小人之所巧排而峻詆往往與天合而天亦巧為之用若所以死公及鄒丁二先生者然藉令公不死亦不過弘正間一名大臣而已距於今使人竦然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十八

峻公不為動所以條對甚辨猶坐謫丞成寧而三何三原公拜太宰賢公擢為兵部職方主事公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舍人文疏忤旨逮株累謫興隆衛經歷興隆故鬼方地也公不鄙夷其吏人而為之爬搔其垢數據理上事臺省咸報可當是時天下鄉慕公之風采若景星慶雲以為旦夕且柄任而公竟用入賀至商河溺死矣其同公志而最賢者鄒先生智山庶吉士謫至石城以寒死丁先生機由中書舍人謫稍遷至蜀梟亦以溺死夫中貴人大臣能就天憲以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

事婉然而心痛奕奕穉穉精神流行於三楚有不死者天亦未可不謂定也公為詩文咸明婉有致其於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雖再遷貶隣鬼魅難侏馱無幾微不平之氣亦不以遷客自高曠佚於職乃其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公歿且九十載而世貞宦游楚公之孫某出其集而屬為之序因得以卒業焉獨世稱公成進士時萬眉州使其孫文璧邀致其家題畫鳩公為詩機切甚著眉州銜之切骨今其語不存豈遺之耶抑有所諱耶世貞不敏為叙所以而因歎夫天之定

不定不足以憂賢者而憂世道也

李滄溟先生集序

代張

孟子嘉靖間為滑令云而濟南李先生守順德事令嚴重他守如其守而先生顧予各以其業進驩然爾汝相得也會予入郎司農則又進予二三子久之李先生以關中學使者拂衣去再起按察河南而予亦浮湛中外時時詩相聞凡予所稱述必李先生先生有所志亦必及予津津乎不啻其口也蓋李先生歿而予撫吳將以其間梓先生之詩若文存者而屬元美憂居業先之矣於是元美續今文選

卷之八

十九

微矣東京建安而後稍稍能取其材而小變其格以至陶澹澹焉彬彬焉蓋至唐而詩則已極也然而西京之旨微矣彼夫千餘年而人自賢其時者何限然時污而人受其束識亦俱受污而不自覺以皦皦而塗鴉為得造化之巧而實無當於述作之林又何限也壯地生乃稍稍知兼出之而敢遽以婉美云乎哉今夫李先生之集行而操觚者可按觀也古樂府五言選不以為白頭陌乘曹枚之優孟我七言歌行不以為高岑之奇麗我五七言律體不以為少陵右丞之峻潔我絕句不以為青蓮江陵之遺響我排律不以為沈宋之具體我誌傳不以為左氏司馬之鴈行我序記書牘不以為先秦西京之耳孫我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先生詩與文不兼出而先生僥得之不已難矣高皇帝起元季掃六合之羶羶而歸之大膜之外天地若闢而明者此其盛不直際三代而況重以諸廟之右文文明以止至於今而始有李先生其兼出儷美幾希乎超先秦西京而上我二三子知足以知李先生污不至阿其所好相與推明而傳之風雅訓誓之精微雅已有端是在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

來者矣是在來者矣先生諱攀龍字子鱗學者以爲滄溟先生其事行具殷少保所爲誌銘及元美傳中

武舉錄後序 萬曆二年

潁陽

臣不佞猥以校書侍 上東宮 上既御極再歲 恩至今官備在講讀適時熙洽杜胡保塞南粵 奏功海內宴如 上日御便殿陳經史引儒紳誦 說其義臣嘗從末行前說漢文帝顧問馮唐拊髀 頗牧事退而深惟今南址稍寧其在成周則桑土 之時也有如 上問爾第如漢馮郎舉所知即臣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一

安所置對是秋會兵部 請校武舉士 上命左 中允臣應期偕臣往臣暨儒不足以奉指使然竊 自幸馮郎在漢他無所表著徒以舉一人而適史 氏志之今臣乃被 命校天下武士視唐所舉孰 多士既錄其策若論優者以獻如故事臣手其籍 三復而嘆曰是其中顧安得盡頗牧也者而效之 臣聞考試而後知勁馬試而後知良士之能否未 可以空文見也假令魏尚不試于雲中安知其能 今臣之以多士進也且意此若干人者人人而頗 牧矣異日者試之行事臣又安能必知有十之一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二

而頗牧者乎何也唐試而後舉臣舉而後試也夫 士之遇不遇固有命漢文帝以一言復雲中守 如轉圜至李將軍親見其衝陷折關之能而不 曰惜乎子不遇時夫時者人主之所爲也此之不 遇而誰遇哉世之沉鷲雄畧之士往往伏於草澤 即世家子安知不有負才氣無雙如廣者乎方其 未遇人固未嘗奇之士獨自知耳乃今間歲搜材 武士與大比士等士即椎魯少文得攝弓馳馬挾 筈而進于有司稍稍見騎射之長曉孫吳之緒亟 收之矣今後臂者當斯時且裒然爲舉首 國家 何負於士哉昔人有言遇以國士報以國士此市 道耳多士平生所自許報 國者謂何累朝休養 士生息其中雍容緩帶從其所好冠貂之胄且免 之夫並得屈首脩業蓄而待時不以注意於文少 絀焉天下無事士抵掌而談疆場豈不愜憤厲 竊附於先憂以繫伏於南孽縕於北有鳴劍請纓 吞胡蹈粵之氣哉所籍而獻者具矣願臨事何如 耳今微獨士求遇於時即有司亦求遇於士夫以 李將軍不得於漢而士願得於今時遇矣執此以 往誠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而無食言是有

司之遇士也臣安能知之史稱李將軍口俊懷不能道詞使坐而操筆宜不及多士然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而家無餘財彼其忠實心信於士大夫非徒勇也雲中會上首功不應雖註誤宜及於法然以家人子力戰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今武臣所患不獨選悞觀望在黷貨而冒功黷貨則浚下冒功則殺上此兩者足以滑忠實之心而銷悅憤厲之氣奪其平生臣願多士之戒之也

上神武天縱何論漢文頃以四方小警督過諸大吏孜孜帷幄中意未嘗忘閭外也繼今以往皆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三

多士自效之地願以身試用毋以身試法使異日者按是錄而謂臣即署長一舉一適今數十舉而不一適也則臣懼矣幕府分兵遣戰軍正必責狀焉以持其後其效則功券也不效則罪券也臣進多士多士能則臣任不能則臣不任今任而券功惟多士不任而券罪亦惟多士臣今上狀矣

山東李氏書目序

南沙

學者博依前聞層指之言可徵觀也仲尼曰誦詩讀書與古人雅言詩書執禮絕鐵滅漆易道廼明求百二十國寶書或據竈觚而聽其讀齋戒止

辰拜告備於天曰孝經春秋河洛謹已備矣其好古敏求若斯之勤也蓋三尤八會不可究結范氏法儒或左或右書華旁竹河圖綠字稅辭離志亦各乘宜而用易庸舍旃苟曰任心自足其於畜德何其異於孔氏哉明興迨今郁郁然文章著矣後死之士與於斯文挾策而言各異其旨以駭聽上者譚性命次工詞章廢棄前聞不守師法於是古之籍亦散逸不收矣山東人李子伯華起而憤之收其渙亡登而選之天明地藏聖作賢述人所秘密下逮委巷之議不遺也撮名舉要校而藏之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四

熊子至燕之日則告之故熊子謝曰章甚始漢田伏申培轅固高堂胡毋各明五經傳其萌芽以為先師其人皆齊魯山東之國也子欲續其緒思廢絕之闕豈獨遺化好學之風哉然集之常苦艱而脫簡爛編或遂至逸滅難得而綜非一世也繇劉氏沿之下鄭氏遡之上皆盛選也人猶有所憾於彼何則博而聞於類例也書有數種而一家數家而一類者故曰同歸而殊途至賾不可厭明於三者各識其職所以為術也握奇之道互而相用然部而列之厥有八陳由此其喻不可反三隅乎於

是李子差次其書循其品彙惟謹往予見今代
故之錄未嘗不嘆其統紀垂盤欲建歲書之
天子以未遑罷徐御史議而止專已守殘者
喜之而通人大以爲望庸知夫文明之代猶鬱
不發有如此者也嗟乎後之人有厭小己之陋博
於文章以盡其變者得李子之藏而伏讀焉功
小於李子曰子以山東傳經要我誠不敢忘子
之產蘇先生誠賢者是嘗紀廬山李氏藏書子
記山東李氏乎叙述其旨俾刻而藏之名山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二十五

王大夫既典司平陽兵熊子曰學者言平陽之備
以爲逼虜要非事實然考信往記泰諸舊聞其地
北接汾晉西通同華東連齊魯之墟南面以臨衛
鄭莫能當者蓋興敗之故多出焉是四戰用武之
國也昔秦以其強盛衡制諸侯山東之國皆有害
也然河曲卒困於趙盾走之兵法曰地有所必爭
如平陽豈不然哉晉魏六朝之際兵戈相尋平陽
孟爲要害王猛敗慕容評滅燕宇文弼策舉齊靡
不由汾曲走出爲師凡東境之禍固皆掠境平陽
者周鎮玉壁城齊據武關又皆設險伺非常之警

然則攻守之便迺自古稱之矣今天下已平治非
有秦晉之怨燕秦之謀周齊之事也則言事者因
亦後之然諸蕃嚮善稱第者舊延多衆居其旁麗
洛川諸偷故皆藩落也須拳勇怙狡捷往往由平
陽潛入行盜侵轍河南諸所往乃或攻破城府放
囚徒取財鹵去年乃相叅會殘石州此壞服之憂
不得委蛇高枕者也夫蕃之難久矣卒欲去不可
得籍第忍之亂又益盛武備宜以時脩舉然不可
顯一恃也苟不惟鎮撫慰藉脩其孝弟忠信則親
上死長之誼誣矣雖兵亦何所於用之彼葛生鵠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二十六

羽之刺雖以霸國之餘勇敢之氣當其淫兵未嘗
不頻蹙稱窮譁號也居居究究乃思它人智者寧
無懼哉今平陽古唐區也人情大抵不遠獨恃兵
者非完計也且夫唐虞之際蠻夷猾夏寇賊殲
舜命皋陶爲士茲土言不及兵蓋刑清政脩內不
格奸則邇至遠懷地利不如人和何必至今延異
也皋陶之命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聖人之於民固
將教養使安之非徒以兵戕厲之也予所厚善許
主事曰正德中賊流入境平陽人杖棘趨戰或持
白木長柄續短刀鈎鑷褊袒呼而奔之有去險自

樓救奪其妻子者賊卒憚殺其嚮道謂賣已也
去之彼夫勇可以赴義矣子今刑官而又司兵
川兵革子所統也然幸無恃兵淑問如皋陶
而已象刑惟明則人知方何畏遠不可革况今之
肱篋探囊者何足慮也故兵備者備兵而已非以
為可恃也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槐野

項君者越人也越人號稱多才習文法吏事而項
君益復犖犖故項君為南京刑部郎中有聲籍甚
南中微得從項君訊者咸稱曰項君持法平不若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七

索我不有項君我等其銜寃終矣初項君起嘉清
甲辰進士也當是時予奉校士之役舉項君項君
來見與之言則數稱引先王誦法孔子與世俗殊
絕私以為項君竟所至當列儒者之林豈謂其今
謂理官而斤斤若此也夫劔之為器也利斷割辟
妖魅可謂神矣方其藏匣中飾以寶玉錯以珠
繪君子佩之固燁然可親也而出之則見神也此
足以贊項君矣項君在南都且六年與海內士大
夫游學采謠俗徧究人情明所興除振廢之道難
易之節士大夫與游者多稱之頃者予還官南中

項君間從予語久至更僕總之物物中竅肯也其
言曰夫今憂世之士率戮力防胡若以為胡寇不
至則戈馬休閒中國帖定此謂採時未稱要暗也
方今所患不在羯胡而在中國夫大江以南姑無
論已至若淮泗之疆多水澤荏葦土瘠而人稀其
俗慆悍少年椎埋攻剽閭里不相非急則伏于澤
中山東人俗尚綺靡家務相高其地通漕舟檣鱗
集遠方之貨至富人爭市以博利利多則置酒徵
樂歌舞雜進連日夜不休其子弟習之卒而氣息
不耻作姦以放情而不閑于禮也趙壯故多健兒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八

工騎射 國有戎興召其徒可濟緩急然人鮮厚
業官家不為恤輒去而為盜夫水鐘成淵盜聚成
殃此弗可弗計也先王之風教河南尚存蓋古梁
周之域焉顧其域與山東壤界俗轉染市坊少年
尚鳴絃擊鞠以為歡不治其生業即有呼易走爾
燕近趙俗與為一晉士最瘠而俗尚熾畜其民力
本治生不可惑以邪秦人強而好義又險塞之邦
即有患特用丸泥封關坐困一月而十夫可制之
此諸方大較也夫風俗所易所難所宜與除所宜
振廢悉責在有司有司近民易識其故故府責之

縣縣有聞白之府兩者交相圖何變之敢生今不
憂中國而專意備胡於計左哉自備胡來中國之
靡救不可勝道此人人所睹也獨柰何末之講也
居數月項君擢為濟南太守其寮歐氏金氏兩君
者就予請曰公固雅禮項君項君今且詣濟南矣
亦將有以益項君乎予謂之曰吾無以益項君予
嘗睹項君言論如彼其當事情也誠使項君因俗
効實卒視其言果應即與上記所稱潁川渤海此
二賢者比驅可也吾無以益項君然項君與歐氏
金氏兩君者處也披腹臆示之不肯令已獨賢名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二十九

獨歸以此兩君德之為請予言甚力焉語曰君子
蘭芳無在而非好也則項君是乎

贈南京太宰儼山周公序

儼山周公者吉水人也吉水當永樂正統之間故
多犖犖顯名之士至于今既百餘歲矣乃始有周
公出焉賢者之生不數其難如此周公方為都御
史守南臺也其時關中王生守翰林亦在南中南
中諸曹率皆務簡而力逸得相從論議故予每睹
周公之論則輒歛衽嘆息以為難能非諛之也今
天子加意治理驅策任事之臣可謂至篤然而

品物未盡遂風俗未盡醇者則咎在有司矣周公
曰不然夫有司遂物猶有今之遂者有司變俗猶
有今之變者彼夫蚌胎視月月月滿則充磁石引鐵
鐵赴如拈此可以觀已中原之盜既平也南中諸
臣咸共相賀以為無事而周公獨於邑以為歲有
水旱吾既不能必歲有司有良惡吾又不能必有
司斯兩者盜之所由生也則惡得無憂此老成之
遠圖國士之極慮非沾沾之智所能窺也周公論
事常依大體忼慨其諸米鹽細數曲計小數即可
以見長取譽周公輒棄而弗舉焉予觀從古以來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

苟稱願治之朝則何嘗不論才其才者亦盡奮然
往往坐掣頓不前何故哉豈才者之咎耶周公曰
均之有過才者過半論才者過亦半周公凡與予
所論說蓋纍纍不可勝計然大要在明大本薦才
賢遂萬物變風俗數者而已既予守在翰林典紀
述之事有臣若此缺而不錄則予之罪也夫於是
次序所聞著于篇歲之中笥瑛上石室焉周公狀
貌甚癯若不勝衣然其中屹屹如泰山莫可搖奪
胸空洞若鑑矣賢不肖較然從外觀之則幽幽默
默為一槩之觀而靡有別異也予既次其言乃并

著其人云居頃之周公擢為南京吏部尚書南中士皆頌曰即安得周公為真吏部乎夫為真吏部者北吏部也南京部第揀空印不得有昂抑進退有似于假故頌者欲其真耳周公前守臺中與周公為寮者曰沱村史公聞頌者語為之嘆曰難矣哉今之吏部乎於是王生謂曰夫君之所謂難者豈謂其官難哉謂其時難耳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故按調而移柱者善曲者也酌俗而制事者善世者也車轂行千里而不滯其軸自若也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一

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若其智不足以權變道不能以綱維徒持一節往即行之上世且弗達矧今之際乎周公以治易起家明于從時之義聖人之德則何憂吏部難焉周公自起家凡幾轉而積至今官咸有功德可紀述士人稱者甚衆然皆莫若史公詳卒之予別有論撰茲不得具而悉矣

贈大理少卿方崖趙公社上序

方崖趙公者蓋與蒙溪張公同治大理之事為僚焉兩公者之治南中獄也其志寬而不急其法平而不頗今南中人戴兩公之德至望空祝拜即欲

一日而致三公夫所可博而求者官也不可幸而獲者名也故予每與兩公會則輒揖而賀焉誠謂其難矣然而趙公居大理既七年不調張公自入官歷此且三十年亦不調予因是則喟然嘆嘆之以為聲名者華身之具亦崇身之物也才賢者策足之路亦胥足之縻也當是時南中有日者劉生善言人祿命其諸淹速短長皆預決卒之皆驗人皆信之劉生嘗為予言大理丞趙公頃之當選卿張公少須焉若竟兩公至則皆鳴玉佩躡金闕抗跡百僚之上揖讓 人主之前吁鑠哉盛乎居有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二

頃趙公果遷而為大理少卿如劉生言由是觀之數必有至理有固然孰能違乎哉君子聽之而已何則子聽令于父臣聽令于君人聽令于天此理之固然者也宜淹者不能激而速應長者不得割而短此數之必至者也總之皆命也故負才賢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負義聲名者而不聽則失其所以美既予往賀趙公乃並持是語語張公兩公皆粲然大笑之然劉生以言趙公故其術益售士爭要問命焉趙公瑰瑋有大畧而不務為毫毛之益常稱以為君子病不得志既得志病不盡能其

欲脫身以赴公家之急固素所盟誓也今趙公且
搏搏上矣不啻食頃即且佩中丞之印柄外制之
權矣願趙公乘此盛時効能畢智視盟而行令澤
施宇內功彰萬里之外謨烈輝光傳于千世此又
非命之所能拘也趙公在南中以同年之故獨時
時過予予恒引劉生言趙公必至大官建大業乃
趙公顧退退不肯任則誠甚謙乎然亦過矣何也
釋驟耳之乘即不可以詣千里奪專諸之劍不能
以劫匹夫非匹夫強而千里遠也亡據故也夫自
欲建大業則安可不取大官乎從古以來有道之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三

士思欲安內懷遠扶社稷尊宗廟者蓋以百數才
智之士挾策抱奇胥時而堅管晏之烈附五伯之
踪者蓋以千數馳說之士至于歲三牙一堅白累
瓦結繩將以動人主之聽而伸其億者蓋以萬數
然往往坐命困不得致通顯獵大位卒泯焉羅之
其能如其志者槩此三等各不及十之一二固知
大官者乃策勲之利器致遠之上駟也趙公何遜
而不肯任乎故予謂其過焉劉生談予命不立以
為竟擾擾無成徒早搏白首耳不如去之山林快
也居無何予且將歸矣而會趙公赴新命之北而

與張公等數十輩共送之語予其情諸公咸謂
信劉生言大篤嗟乎予故嘗誦楚詹尹漢司馬季
主之論其語率窈冥無事實以為古人寓指耳而
今乃真信之矣又篤也

贈南京工部郎中微齋楊先生守鳳翔序

兩溪

今海內民瘼劇甚矣其君子置于財而小人置于
力患在不得清白吏治之故得清白吏則民安不
得清白吏則民不安或得清白吏矣又矜其能恃
其所長操切法律肆情敲朴約束長老子弟若囚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四

徒然民亦不得安吁難矣微齋楊君初任為縣今
連得海寧平湖而在平湖最久平湖陸五台氏為
予言君清約狀至冠服飲御皆弗備人所不堪應
門僅三尺童平湖貴人嘗自京以書抵君君則以粗
粗織一復之再以書抵君加少侑焉君則再以粗
織二復之又皆內人力作也夫平明饒邑也而第
以戎戎者與貴人為禮况下此數倍者乎即戎戎
者尚不忍取諸其民而必以其內而足焉况大此
數倍者乎君若節狷介多稱是而性又甚慈與民
煦煦若恐傷之其所省徭役蓋十之二三所損去

科欽十之七八今復安所得楊平湖也言已盛然于是楊平湖為工部郎五年矣大司徒上海潘公喜其清白類已甚重之未幾有司者庶知君狀舉君為鳳翔守往年全陝地震陵谷易位百姓重足莫必旦夕之命盜賊竊發而鳳翔實陝城股肱郡君今往治鳳翔也將勝之耶抑與我子弟長老相休息安之也予讀漢史循良傳所載其人既上法律而又重寬和既右節儉而又崇仁恕其若為大府公庶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而或操下急如束濕薪者皆無取焉何者安民之術未盡也君治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三五

鳳翔誠盡安民之術如昔之治平湖即漢史所傳何以加諸彼公庶而操下急者何足擬也何足擬也君籍東魯而系出崇仁於予為桑梓人桑梓人仕南京者則屬予為楊鳳翔贈言予乃言曰甚善楊君往哉昔有為晉侯鼓琴者其聲泠泠若澗泉焉蛟龍為之出遊何者清故也有售二鐸于齊王其色相如也其博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齊王疑焉王人曰千金者厚倍之故也微齋氏既鼓晉侯之琴又售齊王之鐸即十鳳翔於楊君也何有

送王元美序

滄溟

以予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而坵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脩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悻悻於脩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眾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偽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群簪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三十六

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于時制徒微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豈

習白紵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
彼奚肯苦其心志于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
疑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
予及元美見予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
為予稍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
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且予
結髮而屬辭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
旗鼓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
意哉蓋五年於此少年多時時言予元美不問也
曰世貞奈何乃從諸賢大夫知李先生乎自是之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七

後少年乃願愈益知予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
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
由培植俟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也
吳越數兵火詩書歲于闕闕即後生學士無不操
染然等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為難耳故能為
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乎

送王負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鳳洲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
心為諫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閱部章奏奏事即疑
且屬重者振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

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已稍
負外郎故事還者引出就新職廼新甫自若蓋尚
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于吏若
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縣大抵還固而時
時飭以已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
夫新甫嚮以為老于吏也又老于文昔者夫子沒
微言眇申韓之徒務于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難
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
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
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儼至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八

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于吏術道足
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于吏與文之外者也今
年春新甫乃自負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
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
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也其西距中國
萬里而遙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職者居為予
言地多山荒僻箚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
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槩道去稍與語
史學及他書駭其名為欺我蓋其時云爾今
聖天子啟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內疏濬不閉阻深

闇習得耀於光明，惟編而繼結者，成襲冠帶，舌流
歎而勉為文，其類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
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
昔子厚為郴州刺史，郴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
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
宜？刺史兼錢穀獄案牘，乏專職，與抑其以謫斥不
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
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
固有不為子厚者勉之哉。

贈李于鱗序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三十九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齟齬勝已者，此其常云
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序之言計于鱗所許，亡過
址地李生矣。其次為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
譏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鑷伏林野，其聲
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
人日相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
者，而一旦覩于鱗所非，是寧不側目恠且指詈哉？
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人，即示人而讀者不能句
若爰居之駭鐘鼓，未有卒其亂者，即有能讀一二
語而二君子之聲固已中人膏肓而易其視聽，將

無難于鱗哉？嗟乎，吾以為千古所獨喻者，此耳。子
不能得之於父仇者，無以奪而思者，無以致其效
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達
累而行乎宇宙之間，沈淪自恣適已，並足其又何
難焉？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固當仲默沾沾氣運
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麗，弱不習古文辭
址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二君
子卑卑成章也，度址地生諸公才未易當于鱗，而
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
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澗希心好間，一趨于鱗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

不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觀其所鼓動而傳
響寥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
不得志于今，則欲信之後，既不得志于今，庸冀後
哉？則又欲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柰之何其恃而勝之？吾復游京師，屬
于鱗已出守，順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
文某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
鱗，則謂吾李守文大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
隸人乎？我士於文當根極道理亡所蹈，柰何屈曲
逐事變，模寫相役也。吾笑不答於乎古之為辭者

理苞憲不喻假之辭今之為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窮也代不乏司馬氏當令人舉遺編而羅如胡至今竟泯泯哉蔡子無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誌序記論辨固皆史變體也冒其名不曙所繇苦而要之理亦寬矣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今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方俗要塞纖侈其民人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一

鵠鵠與物土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今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奚哲也而班氏稍能密於文叙循吏所以狀委致如其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漢時君臣小用之為郡國守相彼其所因利巧中肯出吳公趙張下哉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乎何以一時而驕吾千萬年吾故舉之遺于鱗即二君子之徒移目吾吾且甘之矣

送陸大夫子韶守南昌序

陸大夫子韶為豫章守楚人魏生具論守事若大

夫所以稱守狀良悲大夫意未既也則間過世曰唯是江左之役藉大教于吾子以毋墮鵠以不穀之不勝席茲重未有慶也諸君子既用惠不穀而以屬吾子其復之即世貞文惡能愈勝魏生我雖然不可以辱辭大夫大夫知豫章重耶守報闕再旬日宰公睥睨庶屬亡可當熟問乃曰竟何以易陸生蓋亦重豫章守矣大要謂郡握吳楚樞而撫察旬宣之寄也王國幕布郵使接浙夕而馳抱牘種告守未易婁舉耳毋有語大夫所以重者 高皇帝初起兵下建鄴披草萊置軍軍焉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二

先是稱偽號者南距吳四百里西距豫章為漢千五百里 高皇帝出輕兵支吳若嬰兒之在懷而極力與漢爭豫章幾以師覆歟矣夫不憂四百里吳而憂千五百里漢也豈無衡勢哉此豫章當天

地數兵亡不被中西北罷匈奴豫洛創大盜全楚
勝苗滇踏土師甌閩吳越躡島寇計獨豫章以東
西樂土耳夫智者不待跡仁者不治亂廬生之為
賢也觀絕而任援望神而却遁願大夫詳加警也
夫豫章民俗朴嗇力本土好先禮義所警非謂大
夫更柱而易括謂大夫宜柔之也予嘗恠班氏述
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鈎擯中人之陰若神鬼焉海
內大者守小者令咸內遜居下風而班氏語津津
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龔遂輩其
興禮敦讓清淨不擾世儒類能言之然嚮赫赫者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三

聲奪矣甚矣班氏之深于吏也且世以最望大夫
者有出簿書期會奔走逢迎外乎高之亦不過剔
垢而任奇此何足重大夫哉予聞之先守陳公蕃
高簡門無所留刺恒一榻延徐穉子化以大洽郡
今當孔道大夫固不辨為此然長安邸中倒履謝
山人矣舉陳府君事庶有以風焉大夫勉旃其無
負世貞與魏生且得藉口諸君子哉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還督山西學政序

往吳郡守闕 詔即家起前守廣平蔡公任之度
蔡公已至吳則還為按察使者下璽書兼督晉陵

雲間京口凡四郡而度公所治四郡業已效則仍
故節易璽書視山西學代君守者吳君某及晉陵
守某雲間守某京口守某合丞倅司理而下若千
人俱稱公屬吏以不忍舍公故相率而造不佞之
廬以請曰唯吾子之幸習公也敢微惠一言不佞
既謝作而曰雖微諸公之請不佞固有言也甚矣
蔡公之德吾吳深也再為守一為使者不佞其宇
下人也乃又幸習公不佞蓋嘗聞之師矣夫子適
衛既用富之而教之之旨首發於冉有而有弗敢
當也其言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即夫子亦知之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四

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今天下
公庾匱私閭竭外不足共九邊內不足奉一人大
司農日夜講究至白首不得其畧宜冉氏之所難
而顧易之大宗伯所掌治典禮奉郊社宗廟且又
合古大司徒庠序造貢之職而為一雖最鉅盛典
然循執奉經一有司足辦耳而冉氏胡刺促自愧
也豈所謂禮樂者精神心術之運必本於天德而
所謂教化者鼓舞匡直之妙不在於文具耶今夫
督學使者固號稱外臣其于一方職大宗伯也蔡
公始為吾吳守蠲苛賦削冗役聘享迎送事取成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五

禮它公私費一切減省置常平倉餉水旱不輸而田價增溢二民之業艾而歸農本貴末賤歲自集公猶以非急所急者吳俗營薄好靡哇詞麗裝奇哀工巧痛抑斥之民熱以為儉公猶以非要其要乃在立鄉約尊禮讓厚風化彬彬師師其良者庶幾革心公又創立書院萃衿髦之俊而躬誨之俾以時進其業而日強其志公最後遷使者所任職簡士馬治戈船脩斥堠轉餉海漕糾察墨吏大豪所部治益廣緒益繁奏牘訊牒以百千萬計邇者縷析遠者綱攝即有所掎摘惴惴以為神而

方矣

贈東臯翁序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六

徐生間過世貞談其尊人東臯翁世貞未嘗不心語屈也即古商山之稱綺李者流事行無所考見一出而用其餘奪天子尊此其素必有大過人者予登吳臺南望天目諸峯鬱鬱蔥蔥多奇氣焉慨然念其時豈鮮特達磊異之士如古所稱述哉乃今意翁當之否與然耶蓋微翁於徐生則少時事類任俠云翁貧故力作頗具一二中人產而屬歲侵諸昆季儂行也翁憐之悲推其貲獨身與許夫

田數千頃枕諸山即春水下茗不及受無浸耶分
若二殺之就窪坎為池待澇涸可魚千石堤可桑
萬株佐歲矣令善之未果則人人笑翁為縣官笑
不下計然奈何家四壁立也翁曰吾所謂與計然
異者竟不為家而徐生長從有司薦居前引稍無
慮饘粥矣翁之一再過鄉人飲酣甚已出巨羅酌
遂以為壽翁恠之鄉人踞屬耳曰今方事困我度
非翁無為解者翁連唾拂袖出不顧然翁亦數為
今明其無辜不使知也春時游花間肩榼從二鹿
酒之咸馴伏若家畜然多手種橘柚為圃而過者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七

即亡論雅俗固田父酬酢竟莫去不復記姓名矣
始徐生之與世貞以聲通未有識也既衆中目相
異問知為生乃懽然自恨晚海內能文章家無稱
及世貞者徐生則以高有名而一旦慨相謂曰足
下固泯泯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是時濟南李
攀龍文奇甚吾三人鼎足立矣徐生竟以遠翁上
書乞分司就迎養不報夫徐生豈輕於棄吾二人
哉此其意乃甚可念而翁遺書輒誚責曰兒驕須
乳耶若曰食大官廩列郎署不一志媚上而奈何
戚戚計其私為也吾年八十蠟屐登天目山飲不

人後醉不人先擾鹿無恙木奴指漸繁於計且
耳慎無求分司求分司吾且不食汝於是徐生受
書分不得違君親指矣過世貞內怒如也欲得一
言為翁慰心夫翁奚假世貞言我第於所傳翁非
僅為俠者用足以周一世而不試彼其丘壑之所
歛行日月弄雲霞時有不能秘以此寄耳而其天
竟以不試而自全夫於其所傳者非其天也此視
嚮所稱綺季者流則何間焉蓋徐生少為詩一二
篇出翁持視輒私嘆風雅當吾後父子間更自為
知己若此世貞則又奚無言哉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八

養生契

南溟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
計日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技單其
神王矣願未艾而艾視夫人無異能焉弟曰胡
長公少為淮海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為酒人雄夜
歸挾邪二八更侍欲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
然甘酒而嬖御人夫養生莫善於家大人莫不善
於舅氏兩人者血氣等盛筋力等強斑白淹速有
差何相詭也黃庭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
多智多惑多思多勞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

而夕稿矣長公負盛氣倜儻不羈將困而無以為
家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
耳或搆叔氏因而窘辱長公人將不堪長公睚眦
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其善
自寬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放逸則全此其較也葉
陽公有弟同齒而黔首長公有少弟白首先之勞
逸之微何論血氣晏室曰固也予小子侗然者也
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若繁匏瓜事畢若芻
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豐草居若斥鷃所忍不
越乎愉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渾沌氏之術乃今父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四十九

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救無日矣何故哉黃
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為絕智顧未能忘是
非爾將以為屏思顧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謂
養生何軒轅氏有言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
長生爾默默爾冥冥爾毋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曼
室曰固也舅氏不務重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搖
之何不用也顧行年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
氏之言黃庭君曰不然請借佛為喻佛子以身事
佛惟飲食男女為競競所謂持戒也戒則定定則
忘未至於忘猶知飲食男女在也忘則無醜毒無

醜醜無甲兵無衽席諸漏盡矣是故具信心者戒
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忘無心也諸佛無漏往
往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尚安事持不知所持
尚安事定非解脫寧能善乎善乎管夷吾之論養
生肆之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乎產鄧析直以為
聖人則長公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曼室退而自
失曰異哉舅氏沿波流登彼岸矣舅氏聞之喜舉
卮酒進嬖人脩樂事如故

贈江大夫守廣信序

采山

南京駕部江大夫擢守廣信方子告諸大夫曰吾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五十

於江大夫之擢也蓋喜不寐云諸大夫曰夫江大
夫之為人也不慕貴勢不憚貧賤其視章綬之在
體常若寄之子知之矣顧柰何以一守為大夫喜
至不寐也有說乎抑私所好乎方子曰有說願為
諸大夫陳之私靜聞諸長老言曩昔先民之仕也
知守其官而已不知其陟也其陟之者知其才之
稱而已不知其人也其故上不私其下下不援其
上各共其職以奉王章而無惡于民民是以熙熙
於田畝而不知上德之覆我也故曰卿大夫之設
非以逸豫也惟民故也今也不然居官者累日而

計資若耕者之於穫也閔閔焉冀其時之至焉陟矣官且滿則披圖擇之曰某地善庶可得乎居而議輒曰某陟矣某也得某地矣既而或然輒又曰仕道固如是父兄姻黨以之相勉以為不如是不如歸田耳嗟乎俗之救也其信然乎抑下位者好鼓其臆說以誣上之人乎夫子固云患得患失之夫不可與事君夫苟以得失為念必不暇惜其民以忠於君故鄙之也況所以求得之者若是甚乎又惡暇恤其民以忠於君矣江大夫居今世而好古之道得失不嬰于心頃以滿赴都則垂索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五十一

而八耳豈自知其陟也以江大夫不自知其陟則陟之者不知江大夫可知也而廣信固善地也固俗所謂披圖而擇之而冀得之者也江大夫得廣信則人皆信其無所援於上而上之人亦信乎非有所私於江大夫如是則公道著橫議息三五雍熙之盛可立待也吾是以喜不寐也江大夫聞之則謂方子曰夫吾得廣信也甚懼矣子固謂卿大夫之設凡以為民也况守民牧者乎牧羊者莫之能芻立而視之罪奚逴也矧民乎吾是以懼子姑勿喜姑為我言治廣信者何若而可也方子曰

善哉子之懼固吾所以喜也竊聞之善仕者如入暗室焉久而愈明不善者宦成而怠子昔為高安也固始仕耳高安人固罔不宜子夫廣信固不異於高安也吾懼子之易之也而曰甚懼得率高安之政而持之以敬慎益之以練習蔑不濟矣雖然子之去高安也十餘年矣比歲以來疆場多故徵需百出間閭間日耗而月罄視昔異矣以廣信視高安事倍而功始半耳噫今之長民者若痼瘕乎其身而瞑眩厥藥乎哉或可瘳也宜吾子之甚懼也吾子以懼為廣信其可矣江大夫行諸大夫相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五十二

與餞之郊方子謂諸大夫曰江大夫不俟下車而廣信已治矣諸大夫曰何謂也方子曰江大夫最同高為安今高安人至今稱之曰絕倫而廣信同高安接壤也廣信人聞江大夫來即前令高安者其善人有所待將益勸其不肖者將有所忌憚不敢肆而邑之長貳將庶幾夙夜以則高安之政若是則奚有不治故曰江大夫不俟下車而廣信已治矣諸大夫咸喜曰子之論辨矣夫江大夫如是且優於天下于廣信何有乎

壽社窓蔣先生六十序

二谷

蓋治民者多言皇王養生者多祖軒轅然予究觀古今之迹何其相懸也古之時詰誓不足而民喻農不勸而民育科條不設民遠瑕譴凡古所濶畧者後世絹毛而具士大夫又各以其意相勸救輔之於下然猶不能及也上古多壽壽以百二十歲為度後世七十則以為稀矣彼古之所喻者耕鑿飲食飽則鼓腹而嬉耳寧知所謂養生哉予於是深有感于老氏之言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夫惟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老氏儒所絀也廼予獨觀法令品式之事詳於後而治不足呼吸吐納偃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五十三

息之術不聞於古而生有餘則老氏之旨不幾然乎哉故林放問禮孔子大之盜啓玄命儒者不屑非獨古也潁川布衣捐束帛以圍盜則一郡桴鼓不鳴是乃大吏所持斧而治也而匹夫能之有貴於法者矣膏粱統袴之子兼人以為養終不得與褐之父棲遲而爭年有貴於養者矣故達者觀於斯則治國之理衛生之經可默而得矣北窓先生吾浙獨行也累仁積善以居臨海臨海之民相與質先生以成治若君長然於是有司賢先生請為鄉飲酒賓者數矣一日臨海令用呂氏約聯屬其

民每約為之長邦之耆艾靡不榮歡然令親往請先生先生不行令曰夫鄉約古之遺也請不已先生於是一受為長已而今去約解諸為約長者與然途之人矣而先生之人方且趨約徙善棄過如故時不懈益嚴人多異先生始之不受為長然卒使人不弛其長者先生也斯何以然耶蓋先生雅意不欲以彌文為教使人最于其誠而已今有司之法委瑣且百古寧不足以為治而煩士大夫之鄉約耶先生所以不欲也至其醇行孚結于人所言而聽所為而效固不以約脩廢今去不去為異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五十四

矣今歲嘉靖乙巳夏五月先生壽六十宜少憊矣而先生視聽不衰行步起居如壯人或意先生亦頗脩形煉氣從事葆身之術如養生家者言而察之先生實不然也獨一切無世俗賊生之累耳此與太古擊壤之民不識知而壽考者何異是歲先生之子賓汝觀以甲辰舉來留曹為郎甚謹會諸大夫用汝觀君知先生之德間請北窓之義于汝觀君對曰在陶氏書是家君之志也諒哉非篤志義皇者疇若斯之懿乎予觀今世所謂善理人者或剽飾古法為贅於章程之外而不循其本其弊

六至於使民厭苦若蘇威之五教新室之周官
苛而已而貴室高門惜生自好者不務去其生
之所以成乃往往從異端受禁方自以能長年却
疾風所漸靡浸以成習斯其所以繕性成民者無
乃刺謬于古而與先生殊遠乎故若止窓先生之
存古則可為表儀矣先生誼甚高而非苟難故不
以一善一藝名然鄉人多指言其大者如執喪而
以其親免於延燕與古蔡孝子事相符匪徒人力
厥有神相夫孝德之大也則其以敷錫庶民滋受
五福有天道哉元不佞謹以諸大夫之意侈張之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五十五

為先生壽

壽竹溪徐翁序

二谷子曰予讀老氏書取與翁張之旨其嫻於天
道哉蓋白圭計然咸祖于是夫家人生產作業儒
者諱之然易繫至精而叙理財大學平天下諄諄
乎其言之也方時大誣歲大侵國有司非巨室則
莫為勸分以活百姓是以素封之家史氏傳之女
懷清至動萬乘有由然哉予觀古今治生者莫善
於公以彼其知用天因地羅吳勁越放之則彌乎
荆揚之間已廼卷而就陶列于編戶奮其餘智挈

權中域則宜其再致千金開闔聚散若轉戶樞而
無遺筭也廼予獨有恠者今夫富人以貴相高務
入者也而朱公一入之一出之曾不色慘中子之
事廼退守成之家督進惠事之輕俊苟以屑越其
儲者何耶蓋財者泉也泉者流也既閱其源亦肆
其委萬物穰穰孰不為我有川流不赴固亡海也
而亡尾閭海亦溢矣夫所貴乎餘饒者上之則絕
甘分少已責周急使鄰里鄉黨有恃以舉火次之
則亦曳婁其衣裳馳驅其車馬歲時斗酒洽比孔
云以明得意所謂素其位而行豈不可哉而世之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五十六

人不然苟得悖入久而不出卒有撲滿之患本末
皆舛故若朱公之取與斯可為知者道也二谷子
曰今天下財賦都會稱江浙江浙兩壤相接而常
山開化其中也斯亦今之陶哉予來京師予姻上
舍生李君景有景仰見其同舍生徐君某於予望
之翩翩佳士也兩李君因為予言徐君之父竹溪
翁者以貴雄開化而為誠謙慎服其鄉人數為平
亭曲直退無怨言夫富而不訾於人此其平居絕
甘分少已責周急固多有哉廼予則聞徐翁今者
大治其第宅有別業外館素封之樂不移而具既

與世之齟齬者有異而上舍君英邁倜儻不事
亦庶幾朱公之少是能開闢聚散以世其業也
雖然用財之與靡財不同也用雖多不靡靡則少
不為用且何獨士庶漢文蠲稅而饒武帝革權而
耗上舍君披往牒視之豈不然哉史言陶朱公既
老知衰不復為聚散因聽子孫息之至鉅萬徐翁
明年夏四月既望則壽五十矣由艾老而耆耄將
無似之然乎人亦有言智老而日多是存乎其人
爾書以俟之

壽蕭先生序

九崖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五十七

大江以南豫章為一都會豫章南則為吉為袁為
臨臨在袁吉間非通都大會民土著不習機利乾
沒人其民老且敦愿無他腸往年居鄉間長老談
臨俗有蕭先生者幼即孤不省其父狀為何顧時
時問諸鄉父老曰吾父狀為何即答曰某近似即
喜不者輒寢不起食鄉人憐之爭為指擬彷彿其
父狀肖成鄉人曰大肖而翁先生即置中堂上出
入伏請後行隣有龔先生曰即無論其肖不肖人
情終日嗟嗟語肺腸即反面僕不相識乃翁沒數
十年願求若狀乎誰為此故里閑皆稱蕭先生為

續今文選

卷之八

五十八

孝友人先生後搜致百家暨齊民諸術皆得其雋
永人勸其仕輒曰仕進難即致通顯章表亦時時
用機利學俯仰毋苦我乃即鳳山下為隱居後見
道路人病又置宜旅館憇道路人道路人即弗病
今少傅嚴公為之論著其事俱見記中客聞之
嘆曰若非道路人哉今士受天子簡書握金符膺
專城視道傍殭相屬曰是道路人固當乃田野人
視道路人云然如頃歲大浸江浙旱楚旱吳旱淮
南又旱得公等數十人布天下豈今我皇上憂
早哉少傅公所論著有味哉有味哉故人皆知蕭
先生爭為之問體貌豐癯年幾何其子若孫為何
歲甲辰臨蕭汝薦氏舉進士即舍鄉人時過論汝
薦坐終日口不道詞衽下掖破葉葉補磨積見人
持刺紙來額籤寸楮赤即不懌曰士靡則誣罔靡
則逋務華去根者也愚期期知其不可容曰君安
得此長者之言曰大公嘗以是教我大父即蕭先
生先生今年七十矣配某孺人亦七十一里人咸
欲壽之文獻曰蕭先生長者也大雅整之於身施
而不得所歲百家蘊皆可著廟堂皆絕口不談碩
其中愚若究竟之矣彼固長者也語曰寧為砥石

母為蘭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壽太夫人孫母九十序

槐野

今年孫夫人壽九十歲矣傳曰九十曰耄言老至而衰謝及也乃夫人顧強健灼灼然有啖桃食丹之容而屹屹乎有鶴停鵲峙之狀茲其故予小子能論焉正德末逆濠構謀思逞不軌東南之大勢蓋岌岌殆矣乃忠烈公出抗膺奮氣力折其角投一身于危易宗社萬年之安此之為德固與三光爭明兩儀參大非眇小矣夫天之道猶酌也忠烈公既伏節天其或者挹彼不足注此令有餘將報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五十九

之乎夫壯士入而鉅見一言善而星移天人之際忘若響答矧于忠烈公乎予言非謾哉夫人有三子長曰都督君次曰尚寶君次曰宗伯君三君者皆當世顯名士也夫人自失忠烈公歲至其所誕日則輒捷關感動不肯舉觴三君固請舉夫人謂曰請舉觴云何云壽之夫人曰夫我也安用壽為方先公伏節時我固當俱唯獨以若曹故乃忍而至今每念一及若瘍者不忘痛憊者不忘呻也乃願欲壽我耶語曰器重難負恩重難酬吾家自先公來荷天子恩至屢矣今若曹各能其官舉其

業上之効咫尺之勞謝人主之惠下之光孫氏

之閭以無墮前人之聞我固樂焉此謂不飯而飽不飲而甘又安用觴耶宗伯君與予同年最善為予道之如此予以夫人閨閣者流乃持大義識事情巖然有古節士達人之槩則知忠烈公者天為宗社生以定東南之危而夫人者天為孫氏立以振忠烈之後自有宇宙來而生男女何限若此二人者非漫出偶合也三君念忠烈公業往而幸夫人在年九十最高矣獨奈何重違母指闕躋堂上壽之節乃從諸孫子羅拜堂下固請不肯起夫人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八

六十

令曰起乃遂舉觴觴夫人外人以帶來者誠勿入於是薦紳大夫之徒諸與三君游者約曰聞之孫夫人壽誠不入外人幣即不入固往於是皆往其日會六月大暑汗馬相屬至日中不絕煌煌我京邑之華觀近世之希邊也先是而有大夫十七人過子舍言且造孫氏願介子之文往而十七人中言乃有兩端一曰我等吳人也宗伯君昔擢士吳中我等與焉夫有德于我者我固圖祝之也一曰宗伯君為祭酒時教法嚴士籍而成名者甚衆乃夫人私勸之今寬曰恤其情我等不能忘將亦祝

焉予小子嘆曰夫鼓琴園則花放鸛呼垓則雨來神從所欲福鍾所領始予以孫夫人之壽也獨天祐之也乃今觀十七大夫語則頌禱之口亦與有助矣嗟乎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吾固著此今砥行脩名之士得以考覽憑倚而孫氏之芳當世世傳焉

姚母六十詩序

侍御姚子一日過予舍予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予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咨鼻酸

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六十一

不能已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犁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摭要明其旨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居多才士皆為母詩之願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願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觀予盡讀之則口咨鼻酸不能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蘓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

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督令學舉于業及歲甲辰予舉侍御君為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踰闕夜不休續蓋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仇矣智伯亡讓為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為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官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為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

續今文選

入卷之八

六十二

設嬰與下官則趙孤絕即博虛聲奚益哉讓所為必亡者智氏無後圖所為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為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有所立之也夫臣事主妻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卒游第痛甚不與俱竟能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今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槩也願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徑往不顧卒或顛踣自隕尺寸未暨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填溝瀆者為耳於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

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壽楊母劉太安人序

大洲

古之士懷道術才技者必願得君而事也得是君矣以其道術才技事之矣而無當於義則去以明其節是之謂敬非若子之於親恩有終身之慕而愛無可解於心者也夫君親二者建世之大綱也而事之之異何哉蓋心有異用而同情事有方殊而揆一思敬相資忠孝互用以趣義於無窮之門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六十三

是之謂道道微世衰士始有輕棄其親而蕩志慕君之仕乾沒弱喪而不知返者矣其親憂之曰嗟予子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死其母思之曰嗟予季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止夫士仕不擇義進不偕時逐衆往之途和群黨之口知得君為悅而不顧其親之憂至俾其親思一見其子而不知其則已不能自保其身矣是故雅道彫傷仁義廢缺其風之靡也豈必待誇金就鼎而後知士之為賤哉抑孰知士不守身則不能事親不能事親則烏能事君也哉吾友泰和楊虛卿懷道術才技之義以至於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六十四

為文選郎蓋遇時顯庸矣夫選部郎有大勢利固世所拉協滅頂以求之而不知返者也乃虛卿則獨正色秉義直而不能使之枉潔而不能使之濁也擯落棄去以成其義而不能使之悔也持微官之祿以奉其偏慈劉安人而安人甚宜之不能令其戚戚也間關轉徙蓋踰年量移始獲省定焉而安人無猶來無止之嘆也夫虛卿守官以法而事君以禮守身以道而事親以順禮以成其敬順以篤其恩思敬相資仁義並用進免詩人之刺退胥室家之樂寧失於彼而得於此其節之偉也如此或猶疑其不能撫時循功如孔孟之汲汲以充其仁義之實此何謂哉嗟乎是烏知孔孟與仁義者與夫孔孟雖每不遑于仕而終其身不苟於合其徒達其指者少矣騫在汶上商老西河思甘貧士之容點托狂夫之跡止耳于是夫子始發憤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夫子作春秋書公在乾侯而論語之記曰仲弓為季氏宰豈非傷雍之不能繼志明由求之不足責也哉晚始以其行傳於點之子參以及於孟氏當孟氏之時士之潰防熱中而仕者益甚視明善守身悅親之義如决枯林直吐

之耳鉗然卒賴其言揭斯義於日星以至於今非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之至焉能命世久遠如是哉
故知君親建世之大綱而持之在於士節節立而
仁義之用不窮矣吾子楊君觀其節矣於是楊君
之友仕留都者光祿何君以下十數人皆謂予言
有裨於教請次之以慰虛卿而壽劉安人水部張
君未授簡焉吾聞安人之親劉先生七星高士也
躬曾閔之行履潔素之操勿授安人以孝經論語
而今通其大義故安人早稟立身之訓晚悟從政
之危而樂於虛卿之所為予茲言也期以助虛卿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六十五

之益得其歡心也

奉壽許石城太夫人八十序

柘湖

予友許石城先生蓋有壽母云石城官南京尚寶
司卿輒棄去曰吾有母年漸高矣不能養即使新
婦輩甘旨或不謹其中裙屐諭令他輩浣治其
人少有訾沮不順適皆傷太夫人心政使吾母壽
百歲人子一日不廢養亦二十年耳吾齷齪利升
斗奉祿何謂哉先生歸又三年太夫人年已八十
適東海何良俊承之南京翰林院孔目先生之弟
子若干人詣良俊所乞一言為太夫人壽良俊曰

石城何謂我方石城去官時予家居聞當事不
樂石城者被以浮議遂不起良俊觀近代人有兩
等其一強直有口喜談說當代稍不合即肆意刺
譏其言亦便巧易售一時人品高下視以為升沉
雖貴勢人猶憚畏之如茹物不下須吐去耳其一
自度不能加人遂甘心下之嬖媚瑣尾僅如婦寺
苟於得車不論所銛故當路亦喜為推轂予觀石
城無是二者其曷能處今之世哉石城蓋愿慙人
予方冠即與石城交嘗升堂拜親故得識其尊君
攝泉公且知太夫人賢攝泉公亦愿慙人然不膠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六十六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六十六

滯雅有風度審音識曲善為樂方性好登覽或時
情與境會即口占為小詩攝泉公同時留都有兩
先生曰大司寇東橋顧公太僕卿石亭陳公與攝
泉公友二先生以文章名海內南中士為游心藝
文者每至留都首謁二先生退必見公公又喜客
樂與四方賢俊通好故常下榻以待前所謂首謁
二先生退必見公者予嘗數造公見客常滿坐攝
泉公與石城出侍客相與論說古今評校當代文
章士得失從晨起至夕初不內顧而中厨治肴饌
供具每視客高下以為隆殺皆精腆予以是知太

夫人賢故石城名德漸升遂舉會試第一歷歷
正郎陶鑄天下薦紳士出以憲臣董學政入為名
卿所在有聲績人以為本之皆攝泉與太夫人賢
也方石城去官時至今留都人猶傳太夫人語太
夫人曰自吾歸許氏見汝家世素清白汝父敦尚
風義不屑屑重財貨汝又數從長者游得聞前輩
節槩或庶幾必不為苟且一切之行但汝叨朝
廷名爵至重今未有尺寸報塞即退處里巷汝何
以稱焉然吾意使汝立朝處官果能不卹私不
顧毀譽得失不休貴勢必欲與朝廷長厚風俗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六十七
符進善類使百司得職吾雖躬自執勤與婢使雜
作吾猶不悔苟汝但利奉祿守廉隅脩名廣交旦
夕冀得一還轉沾沾自喜若流俗人所為其於去
就無益於數則不若朝暮在吾膝前持一杯羹進
吾得子毋相保者善也留都人以為太夫人之見
若此其於貴賤富貧蓋旦暮視之也故宜太夫人
壽予以為非獨太夫人賢也向使石城家居時或
有毫髮濡忍不自快則太夫人必不樂今太夫人
樂予以是知石城於貴賤富貧蓋亦若旦暮視之
也然予自到留都來見石城常謝客不時出行予

以為石城於榮辱是非之際尚猶有封昔潘安仁
賦閒居以膝下色養為拙者之政其序洛陽之勝
甚辨既而曰太夫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予每讀其文洒然樂之以為安仁蓋最善
奉母者也今石城不時出行無乃所謂入而更藏
者耶仲尼曰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故吾願石城之
鞭其後也且金陵近境若牛頭攝山諸峯稍遠則
三茅山古稱多仙靈窟宅安知不有女偶容城之
輩往來其中石城嘗試往來求焉尚庶幾遇之或
者得聖人之道以進太夫人則太夫人長生之笑
續今文選 卷之八 六十八
自今日方始八十歲當一籌耳安能塊然處深中
守家人細故哉石城倘有意焉予即為君設駕矣

續今文選卷之九

餘姚孫鑛選

先伯父靜菴公山園記

鳳洲

循廩涇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襲第後稍西偏而枕涇者伯父靜菴公園也入園松亭翼然已屈松栢為左右屏已又屈松栢為鶴鹿者各二折而西則東山之趾在焉有亭瞰崖而下頗稍西為靜菴中五楹兩序半之出菴折而西又數十武為山堂堂之南有臺列恠石名卉東西脩竹綿亘數百武聞堂扉而止則杳然別一天為大方池中浸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一

芙蓉菱芡左右石門以入山分為二橋各有亭踞之其水左深入石洞為石梁以度抵一崖而止崖前鑿磐礪蓮花引水浮杯眇眇自崖隙出水右度橋而窮復為深澗上橫石以道而西抵磐石山被以白華曰雪山諸山輔皆土岡委曲抱廩涇若率然之脊萬松鱗鱗之山之勝不可盡數大抵石巧于取態果樹巧於蔽虧卉草巧于承暎亭館巧於據勝而已其所謂石則太湖武康斧劈崑英之屬果則桃李梅杏橘柚楓槿梨棗樵市含樾盧橘來禽爵棣楊梅榕檉之屬樹則梧檟梓栝檉栢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

杉檜黃楊檉櫟檉櫟胥餘拚閭女貞椿栢之屬并草則蜀茶海棠辛夷玉蘭蕙芷穹窮博且芙蓉芍藥牡丹合歡忘憂青蘿蒼荔之屬各以百千計亭館可再屈指數蓋靜菴公自罷藩幕歸甫三十年中間即非負危痾峻風厲雨未嘗晷刻不之園其所規摩匠締旦損夕益往往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雖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予自為諸生則已侍靜菴公杖屨游山中每春夏交蒼翠四封蹊徑殆絕裁霞縹緲緣因風迴蕩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琅玕崢嶸青蔥峭清爽沁脾腑百羽萃止弄喧訴

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之不可復覓矣予從
瞻美為靜菴公少子酌予茗石上相對歡飲久之
意以有所軋故不得致力於茲園以終靜菴公志
也予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稱至距
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不
終屬梁實崇愷也大曆會昌中平泉綠野奇章之
石履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介帶而宋時
李文叔之所記無一為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園
幾二十年不旋踵而中金虜寧獨舊主不可問而
遺丘故池猶夷為一甌脫亦焉能彷彿指渠哉今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

茲園雖小類而幸置之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
棄而欲者不易跡吾固知茲園之長為王氏有也
予何念焉瞻美意似有省者既而曰洛陽之不復
園也蓋三百年矣讀李氏記而園若新也文其可
以已哉夫園之不吾長有也吾知之而予之文長
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以新吾園者予曰諾
又二年記成郡人尤子求為之圖而予系以詩

兵會館記

遵嚴

泉州之有兵會館始于三衢程侯秀民之議而皖
城方侯克之至首以德教開導其民使知向方

獄理財治軍之政亦以次舉覽程侯之所圖而功
緒未竟檄知事周楊使重其後而館成矣規模
畫且克如議而備治戰艦募置水卒與失教習訓
練之法始密可以待非常之警而垂于無窮其時
郡丞廬陵胡君文宗通守武進吳君嶽節推山陰
羅君椿晉江尹曹縣朱君綱並以一時之賢為佐
屬於此侯尤虛明光大集衆賢之長不欲獨出于
已故能不泯前人之議以卒其緒功朱君謂予侯
於此役所以保有四竟填衛七邑之民非獨吾邑
專享其賜綱實與効其力而知其成之不易其可

續今本選

卷之九

四

不有以告來者使知議之所由始且詒勿廢予曰
可哉蓋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
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已
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
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者是已其為教如此豈為
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
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為邦不至於七年猶未可
以其民即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
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
素閑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于棄是

民哉先王之治脩其本而不弛其防享其至安而常備其有患以其習操兵器素閑戰陣之法又知其所以為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居常無事有勇而不為恃其好義知方可以待一日之變而無害聞樂攻之心四境之內晏然不戒而隣敵侮侮亦不敢至其境蓋其民雖可以戰而不用也雖其不用而必使之可以戰此其道所以易行而得與民相收救生存乎無弊者以此也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脩而澤竭政熄盜殺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狗習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五

以為固然而不知為上之棄我也蓋廢故興於倉卒則瞿顧勃色而思可用之民召發訓齊之未暇既已得志而去常見為後事而不及至于苟安而暫息上下相偷訓齊召發又謂無事而徒勞也壞亂玩靡循環於無窮盜殺攘竊之行將相誨而起而無有任其咎者嗟乎後世之民之多棄也程侯既不以後事自輟議由此作侯又不以無事自娛當境土既輯官府閒暇之時留意於此而所為漢之以德教者尤拳拳焉可以與戰而無所用之將近於王者之民所謂脩於几席尊組之上而消弭

奸究於千里之外其此役也夫侯宇惟力起家丙戌進士好學知道濬于榮進為御史每請告家居仕二十四年猶為郡云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鳳洲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應鰲言臣幸得奉 聖書領大藩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貌共寢事事小間然實不勝卒逃之慮臣所領鄧鎮北抵華陽南跨江漢西踰嶓冢而遠東盡淩水寔割秦楚梁三藩之垂而又間錯蜀以不時磨厲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為提督撫治而不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興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六

法以便宜從事雖亦用考功計吏碩三方之鎮臣實共之而其黠桀者陽受束而陰矯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亡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繁醜糜至蠹附距弘治于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倖二殺今三殺尉而禍未已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威弗事事毋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盡與臣不勝過計竊以當 武帝朝贛實据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以提督軍務請 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得募卒蒐伍繕甲庀此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穴若洗至

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鏃之患
不佞不敢望守仁請卹一切得比贛制下尚書
兵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一璽書為
提督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為旗為牌若節鉞
者十制曰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為檄檄諸
道曰荆襄汝以楚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
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谿子龍淵革挾其勁士若
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公矛鎗鎗虎韞鏐膺綏滕
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賈叟兵白髮黃頭
若長來既集則為之飭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為之

續今文選

天卷之九

七

置魚麗鵠驚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申之俾各
受約束以歸勦部士乃咸嘆曰吾卹自是有帥哉
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填卹率厲文武士西
刈巨憝欲申是請會念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
院有不儆於灾者屬新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
公復至始拜命名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礬石以記
請而公用治行第一入卿大理碩謂其代者世貞
曰志之母忘所跡更也世貞謝不敏不可退而思
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而兵力以僅勝諸流
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為置閭閻不

足為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下
平治荒服鮮辨卹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玄
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創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
何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餓鳥然思一就栖食
之地而無其道苟有以籍之則豈耳是謂無治形
有治端其用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為平而文恬武
熙孽牙之萌蓋日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
用不得不改而督是故晉武之銷兵巨源進而陳
詡頽考退而餉食有以也孫公不以且得代諄諄
言地方大筭手成事而授之不佞乃猶狗治人治

續今文選

天卷之九

八

法之說云即不佞烏能使是官重書曰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相與懷然顧名圖踐哉
兵部武庫清吏司題名碑記 南溟
司故有題名碑則舒太史紀之矣其言務矜名實
不啻徇於衆而徧告之徃不佞居舍中石列名且
盡諸同舍郎請更始會不佞以郡行其後十五年
不佞入佐司馬則尚書郎林文甫趙敬思在事帥
諸同舍通請不佞脩成言竊惟除戎器以戒不虞
蓋取諸易自昔五兵之利武庫職之至我國家則
繕之司空峙之大內有發必先以聞無亦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慮萬全矣乃今所司大者天下尺籍次者諸司與隸征庸司仍武庫名不忌古也顧勾稽在尺籍則專設主事分舍主之故事負外郎五年一閱諸軍今罷勿籍獨歲給諸軍布絮無他端內舍主事歸一人則督武學且攝部廩郎獨主征庸出入及省中官吏質成每退朝入舍中時至輒升堂長揖下堂公事立辦視他舍獨優游且與隸以力役征不辦責在廩郎西芳失伍必文至而檄詰之今分遣使者按部中此無所預武學材官子弟籍膏粱往往恣睢不受功令諸郎以數端故

續今文選

八卷之九

九

率固故常藉第令更張無所用其力又出入如乘傳不旬月輒徙官即計日考成將不待此其大氏也古之仕者或以其世或以其身終或長子孫或歲至而後代率以持久而收効衆夫然後名實歸焉乃今事少而擁格多又逋遷去即夷變稷契將何賴以成名必如太史之言則不佞請廣之矣王者載韃橐而歸武庫固將藏器待時即無所用之示有積也故積金者饒積粟者飽乃今備在司馬惡能去兵其在詩曰封封武夫公侯干城莊生有言兵莫憐于志而鎮鄒為下夫以中林之士而當

干城則其操志者殊也不佞嘗謂當世急於募士而驟於用人士濫築而受程書任者曾不能什五六夫何故養與用異也當世文武並用而持文墨用事者居多闡外將權輕受成而已一旦而受戎事任者曾不能什二三夫何故文與武異也故國不積則緩急無材士不積則緩急無用早服重積其斯為治國之善經矣乎然而善積粟者勿奪其時善積金者必與時息時違則事去時過而後事則無功故曰時難得而易失志士將有樹也必有積也資適逢世惡可失時仕莫善於郎潛所謂

續今文選

八卷之九

十

時也由郎而下則官薄而事煩等而上之則任專而事重故惟諸郎事省而武庫尤省良時不在茲乎乘閒暇則明政刑避宴安如懷醢毒昔之從政亦莫不然于時枹鼓不聞兵革不試自公多暇豈無所用其心哉按章程攷令甲則積多聞察地形辨人物酌時宜則積多見博古以資聞見則積多識議堅瑕明奇正部署兵勢分合偵虜情向背則積多謀日而積事月而積功歲而積成積久則相悅以解由是而嚮用惡往而不利哉昔之聞人嘗以布衣任天下事卒之名震西夏目為數萬甲兵

其積可知已故百金之士部伍之役也假令得萬人敵將帥之役也彼以一夫而當數萬夫非社稷之役乎哉有志亦若是耳夫燕無函秦無廬燕秦非無函也廬也夫人而能為函也廬也今之君子則皆用世之良上之奉天子威靈下之服司馬法得時而駕相與宣力四方固當羈烏號之弓房肅慎氏之矢函昆吾之劍鍊休屠之金輦而歸之尚方以尊天子而威四極詎謂武庫無兵乎進而揖讓六卿出都四岳次之分部藩臬南面而視諸古諸侯則其緒餘固無難者鑢錡可斷犀革續今未選

卷之九

十一

於齒腐何有哉今大司馬譚公由武庫起自是攘夷距虜儼然為國金城此其志在古人早服重積之道得矣其名具在觀者其有興乎此太史引而未發之言敬來者

北虜紀畧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夷一曰尾刺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

哥以番僧為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葉則矣弘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爾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焉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代之亦不刺死續今未選

卷之九

十二

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以為右部自此寧夏亦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剌之女至是死三子囊台吉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瓦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禁驚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勢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

伐而驕侈淫縱部眾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遮之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鴈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京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路然臚胸潯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由緣陵南白羊口以

續今文選

八卷之九

十三

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牆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捷預色稱兒何驛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為險自此以東置牆皆如之緣川而行還山崇崇故司寇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

貢而為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為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遠澤受永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為部長常以父事趙叅將傾葵數為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為常其惡甚於哈丹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今列於左方以

續今文選

八卷之九

十四

備參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玉孖打來孫罕

俺灘阿卜孩

大虜酋

把卜孩

熟夷古北

虎禿李賴

近遼住夷

吉囊

在黃河南死有三子

那麻真

遼東

虎喇哈赤

遠東邊外

捨力木

遼東

紅臉李羅

遼東邊外

伯言哈答

此乃虎喇哈

倘李賴

遼東

阿兒禿

赤尋殺之人

達火通倘

遼東

同吉囊

遼東

哈哈赤

遼東

瓦撒答

遼東

穩克兒

遼東

遼東

了頭智脫謂下夷人通事

辛愛把都兒子

花當答子在遼東辛

把把速夷人

花當駝立近遼東

把禿差用夷人

把禿賴兒其子幸愛

討不賴部夷當

我包阿卜叙速東連

祖兒在把都兒

哈喇夷首

伯顏帖忽思指桑標

引燒卜桑標

安灘的呼他

虎刺大阿卜夷首

背馬台吉獨石邊外

阿刺慶台吉部下

青台吉小玉子部下是古囊子起有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十五

納林台吉部下

更十探台吉夷首

錫刺台吉夷首

把都兒台吉夷首

鬼林台吉小玉子部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蓋俺灘軍借名以協我耳

秘錄

空同

初 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真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十六

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鉞高郵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鉞往見一近侍聞會聞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聞迎鉞以褶子泣曰此 爺爺口鼻中血也鉞相與泣問故言 上氣絕時聞負之自寢出云已聞收淚謂鉞曰怎能得此 聖明皇帝鉞叩之聞曰前李慶陽事知否鉞曰不知聞曰 上初無柰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侍人每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慶

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謝還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 上前泣訴求重刑 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為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 上召我言閣筆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續今文選 卷之九 十七

事聞曰 上和斛二張耳為李主事璞叩謝不答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勲曰 上游南時二張夜入侍酒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出游 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武功縣官師志 對山 唐韋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饑維均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右庶子與宋之問同時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十八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王令賓王自陳所能不答歷為武功主簿裴行簡總管洮州辟掌書奏不應調長安簿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鷲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後至至御史中丞有罪貶賓化尉死 李愷并州文水人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會安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累官京兆尹 隔東京蔣清害之贈司徒諡忠懿

薛播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
功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

本部尚書

張畧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尋為武
功尉治有政績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郴州
臨武令尋移江陵掾京兆府司錄叅軍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出為虔州刺史與韓退之同時終河南
令

陳南仲潁州人貞元十八年為武功丞邑人宜之
號為簡靖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十九

姚合峽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元和中進士及第
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
事中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合有武功縣居詩
三十首宋張及王頤為令皆繼刻石置縣署中
宋張及舉進士為熙中丞祥符八年出為武功令
有政績喜文學及意姚武功之為人於是刻姚武
功縣居諸詩四十餘首于後

种世衡洛陽人放兄子也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主
簿天聖中知武功天生肅明政令皆緣人情本土
俗凡所行先與民約度其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

為便已也乃更求民所疾苦與祛洗之夏人犯邊
自新平以下時被屠掠民洶洶莫能自保或欲避
南山叢僻中世衡集僚佐父老告曰虜所以敢凌

我者徒以民未習戰騎射儉寡爾顧關中人何有
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弟可教者數千人置標的與
子弟約束騎射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中錢孔
者以予之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
四十人中錢孔再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
當時稱武功人無弗善射者世衡之所教也初武
功人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世衡曰官慢令易信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

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請易之有所呼
集但以片紙榜其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
即持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
猶傳之後置制環慶廊延邊事皆有其績官止東
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使羗人
朝夕哭臨者數日清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王頤為大理丞治平中還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
良績以縣故有姚武功詩刻久且蝕矣廼更以五
體書刻而識之

高士微開封人為令有治績遷監察御史後復貶

知縣事已而復還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蘭谿人擢進士初為涇陽主簿還知武功

百姓親之後還監察御史至戶部侍郎

錢秉淮陽人知武功愛民慎罰民畏之如神明私

無敢犯令者三年卒于官

李宗大梁人舉進士為鄆簿歷岐山武功令所至

有政聲後知慶陽卒

趙茂曾洛陽人先為壽春令建中靖國元年知京

兆府孫覽奏更武功崇寧元年春始至官用法平

恕三年治成百姓咸服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一

孟通陽翟人以仁厚治縣號為得體民樂其用脩

繕城郭官署學校不刑一人人人趨事赴工惟恐有

不悅也官至諫議大夫

劉幹汶陽人大觀四年知武功臨政不為行已治

事以身為先時民感焉詳見游靖碑

張山甫偃師人熙寧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簿

萬年程伯淳簿鄆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

張子厚善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元王君志失其名世祖至元中為武功令建置廟

學工欲成擢行臺

杜淵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

明興有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

詔統鳳陽軍萬餘人屯成關內而居控于武功號

令嚴明士毋敢易暇日間俗廣教民忻興禮讓

焉學校城郭皆所議置旋師之日父老送者以數

萬計民至於今猶稱之曰耿三官人云終都督僉

事許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

予得載之焉

知縣自建置初至撫志時得之于故志及父老所

談說與所身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稍列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二

其行事

嚴杞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

然官署學校與壇墠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革之

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其志矣

賴禮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

官廷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實事今

忘之矣終九年無細過去

曹俊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官亦九年去

蘇孝澠池人正統時除平政於民德之嚴公

以後凡言知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謹事

無小大無敢忽即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
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
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今可以附見
其微細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
合舉二人明日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闈以二
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已而李紀張翺得後果二
子得舉

冠如圭宜賓人性剛毅明辨迎事而決無有留滯
嘗曰細民何可令耐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
之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三

劉志河內人為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
民服其教毋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靈湫身
往禱之或以山多陰氣恐其羸億冒寒別有他咎
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隨至各沾足其所未至則
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萬計見雨來則爭
以雨具授公公麾去曰此神賜我民者我何可褻
易不敬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孺哭逐扳號者不可
勝數語曰民可以誠動不可以詐劫其言豈不足
信哉

李王江西人

張英沁水人

孟啖大名人三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
聲云

邊鐸藥城人善罵謔威像以賊罷去

劉晏益山人美儀宇治尚整肅民敬畏之

高遜繁峙人爽慨明允政無冗焉

張宏內鄉人成化中除為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
民畏之猶鬼神嘗曰守今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
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事神不能蠲潔職業雖誠
然猶慢也夫刑罰以禁姦止邪或加諸無辜則何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四

以訓方來故其行事皆於言毋少戾矣予少時聞
長老談述張公之事則私自識記為政有綱紀文
章若張公其庶幾乎哉後乃以訓罷去至今咸以
為寃成化時知縣能顯名久遠者願獨有張公
劉翼介休人朴魯無威儀乃為百姓侮或蠱腫亟
歸則死諸塗中

陳潤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數民初亦易之然能先
人急難仗義有口成化甲辰歲大饑民相食流移
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豪傑無涕告曰潤雖不才
尚賴倉有餘粟可以活父老子弟今悉去將安舍

之况父老素無資蓄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丘乎於是發倉賑馬士大夫百姓賴以活者萬計而其家實不肯私內一錢是時盜賊恣橫屬豪桀者四捕之雖束薪立磔諸市由是比縣亦無盜矣乃喜怒亡常遇士大夫或尊禮已甚即又慢罵無忌已又即伴若未罵者故士大夫多不直云官至應天府推官

王翼遼東人成化末除寬易善謹好遇士大夫必尊禮之焦上村逆旅主人陰殺旅人匿其貨置屍徧滿數井翼悉發治之時以為能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五

王琰祥符人弘治二年除目盲不能任事居兩年以憂去

宋學通字文淵永川人弘治四年除善治威儀與人接言笑一無所苟左右雖久侍莫能揣摩意向性蠲潔謹守畏法令嘗曰政在去其所害而興其所利爾他皆細故雖多毋足校也於是極意砥礪至里老書箒與諸在官人終其官莫得民杯酒者矣諸賦役事期在均平或百方籌計善奸極巧之人無能肆其貪緣乎集公事簡約省易止責諸直年餘坐之擾地理遠近皆有定約故卒亡後

期者又喜勸勵學校日自督責諸生諸生即

毀譽心不以易也曰我職蓋若此後稷祠綠野院皆所創建民歡忻向工若赴綯塗居九年以誣罷去人矣不冤之然益可以證其行事矣許西子曰予為生負時宋侯執守莊嚴蓋凜不可易云有貴執者得罪人之賂以宋侯與善也托解之焉侯卒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旦夕倘弗利奈何侯曰彼良善無辜而免覲有以雪之今予明知其事又苟且弗決是上負邦典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貸後所以成是誣者此貴執陰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六

為之爾宋侯去後遺法故行中才之吏取而行之云弗效者至正德十二年始盡變無有矣語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行之非難守之為艱豈不誠然乎

党茂忻州人弘治十二年除性淳篤質直而善緘默御吏治民不責於人情之外事完令行而已中更剛正不畏強禦譽來不喜謗至不怒有長者之道焉當路者以為才劣於縣改渭源檄至慨然委任而去人至今稱其賢後九年而有濮劉氏豎表表然長者也

歐陽讓吉水人弘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
所施行惟所私計計定即群呼噪於前伴唯唯耳
卒不以易也事小大多寡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
敏慧給辨莫能窺識時指故吏皆殊窮浸潤者終
其官雜費無紀實不能夠致一錢嘗自言曰已既
不能廉又使人分虐下民此何為者去之日民亦
無有怨者

王忠遼州人弘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還
金州知州

谷鍾仁字壽卿臨潁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七

太炫耀凡所施設惟恐人弗駭異也中頗好賢樂
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
然其意翛然非筐篋刀筆所拘繫也再踰年以憂
去

崔桀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丞還未幾以病罷
去

劉紹字繼芳濮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
書手作弊紹發治之踰月書手死其家人誣以為
杖死也昇其屍來請金為瘞索佐怒欲治之紹不
肯曰人死杖木之下者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為民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八

一弓心如結弓蓋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
不形雖故稱長厚者未能或之先也

孫昌字啓宗陝州弘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
憂報至即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
告巡撫公巡撫公乃移檄縣吏約為治行典史張
進者陰狡無狀人也適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
若予典史治吾事吾亡行之日也於是索其派戶
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由是益不直昌或怨言
矣進又妄把持昌至指為疎闊不得行士大夫以
理喻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貞貧賤之之嗟已

難居者哉

馮瑋字至仲遂寧人正德十三年除

縣丞有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成
信任丘劉琮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
銓信終九年去而彥士能禁輯強橫凡所施行捷
於影響有機辯人咸畏之雖廉介不足亦一時之
能吏也居二年以憂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
者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景鈞州人正德
十二年自三原簿還

典史有董英當泰郭自經董廣劉英張儀張進董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二十九

吳沁人有才畧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毋敢後
也董廣葉城人與宋侯同時宋侯恒用之二董之
後畧無足觀者張儀儀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
取之極骨髓及語百姓則曰吾為吏庶士大夫不
知也即有弗庶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
子橫死同日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祇候儀
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曳衣持鎖突入儀寢
兵以為同事者俄傳儀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
有也乃儀亦暴死日中張進固安人科索歲無虛
日民不能堪也乃益恣肆不悛至長

有所不稱數持刃擊令丞戶兇狠百種罵令丞

以繼日毋有倦也孫昌為令時進以私賊舉發已

逃去一年及規知安妥乃復來昌矜其逋久且貧

委曲與收俸治事及昌憂去乃更以虐妄把持昌

明年御史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惡甚不少也顧

其報獨淺於儀何哉

教諭有謝茂實富順人性嚴重不苟為笑語日雞

鳴而起寒暑風雨無少怠是時士習尚俠重武後

則多畏憚不敢肆矣

楊春安岳人勤以教人而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十

無異存日

王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然善忌多疑所私比者

往往陰中人過失文即以爲謗已輒慢罵無已以

此士多不直或怨憾矣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暇日陳潤知縣時有

所會集僚佐及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雲獨易

之陳亦不以爲慢已也九年致仕而去

劉相成都人性樂易有容喜論說終日千萬言無

倦也又克勤善教士多愛之後累遷府右長史

曹山字東陽蜀樂縣人性敏易於書聞講理

教者懇懇亟亟惟恐弗皆賢也當是時士習漸尚實不浮靡放恣矣曹先生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遠故士益趨於學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許西子曰曹先生時予正為生負親被其教其同時有趙先生為訓導邀卷虎谷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遭際已過盛矣故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

俞鼎宇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亡犯所令至號整齊六年還鎮安知縣有政績尋改咸寧再還甘肅行太僕寺丞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十一

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盛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因禮曲新二子皆有今名其業蕪人張顯孟人張憲沁陽人魯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故無能述焉

金鼎宇大器榆次人頎貌偉容博學善辨以條理約束諸生故諸生毋敢違者日坐齋室心休休焉弗知其卑官矣

趙文傑字士英內江人性直遂罔計而甘貧嗜學寒暑顛沛不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教乃彈

盡心力敢後者則痛撻之諸生方喜恣縱自得故亦多私怨謾趙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其怨謾已顧督責益嚴時邀卷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士就學者日廣方遴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趙先生領綠野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趨向于學焉許西子曰昔予為諸生時趙先生獨愛予特厚為責索予時視科舉績學若秋毫浮烟以趙先生為厲已也或數梗之趙先生乃逐擊視予而予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予之恢廓也願予卒戾其指意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十二

今夷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恒觀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不固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謂矣後趙先生還雲夢知縣有悍民趙先生力竄徙之後竟以其黨所陷罷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

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贍可師也故諸生成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廷鳳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咸蔚州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錦榮河人

丹子祠堂碑

鹿門

冉子鄆人也去臨沼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仕仕於沼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沼之士者沼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沼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后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十三

問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干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表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翔翺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第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子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子猶為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為季氏宰遭母罵亦得以苦力行孝稱於內外昆弟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學陋巷之居數

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裨官野史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事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蓮豆凡入學合射養老獻醵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從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十四

賢老然俱以頽落薶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徃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后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修葺故廟屬予為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嫻於

文辭者也又頗怪迂疎之質若麋鹿然不宜於世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也已而獨願乞身入山為隱君子如吾冉乎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如左而因為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因令里人習歌而祠之其祠曰

桂樹為旗兮揭籬為居未見君子兮我心則饑炮牲醴以薦兮湛酒於壘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陂

魏信陵君祠碑

翼軒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十五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令志稱夷山亦名夷門山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揚州門南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王非信陵何以聲施後世迺今俱沒沒也已更讀志則濟源之軹鎮有聶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俠血食而信陵顧歎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祝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奉乎於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度

生時車騎所嘗經涉乃為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事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籛羊又虞夫後之人不察猥以為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共譽之稍撫其行事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孟嘗既相齊潛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於莒身得無為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為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有士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失計馮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十六

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於人數因人成事寧獨十九人取說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目無趙矣信陵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伐魏目無魏矣信陵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敗衄之遺也國異兵兵異帥驟而合之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習之衆一旦得其力為已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勸魏無親秦必滅六國

過體臺臺萬言審天下之大勢以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算客有及此者乎籍第令魏王早用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於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為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懟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

視魏亡乎於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即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即無誅而秦間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於魏至令趙之君臣至口不忍言五城彼國知信陵真

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將皆屬何有於魏取卧內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魏將伐魏之必入秦以日計耳不欲生為秦虜有託而避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容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

矯魏王令奪晉節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心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克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吳公聞之謂是舉也於祭法合以酎金來助則刑牲醺酒偕邑令蕭重望奉神入祀而為騷一章授工歌之曰河流兮不返夷門兮為區思公子兮日晚雲車駕兮旆建兮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聞如號兮軍聲敵王愾兮秦虜完邯

郭兮金城封函谷兮無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萬
歲兮傳觴功不賞兮中流謗瞻王庭兮無良哀莫
哀兮國將亡國亡兮身胥靡為秦俘兮孰與魏公
子憂生兮曷以樂死飲酒兮御女疇知我兮良苦
西方兮不可以處雖有五國兮非吾與作新宮兮
故土坎坎兮擊鼓蹲蹲兮綴舞魂歸來兮栩栩

明故例授宣武衛指揮使張公墓碑

空同

張公者杞人也名廷恩字世榮號雲莊子世居西
岡曰張大公者國初自墾地數千畝大公生欽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三九

欽生普普娶於胡以景泰元年八月二日生張公
初普為縣學生力行有聞於是徙杞之草營居而
以墾地之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張公十三
歲耳奉遺言惟厝其父母喪於郭西公既孤微然
有姨之夫五歲富盛招之使營生公辭從乃返西
岡而居會族有橫者欺公少而貧而侵并其墾地
之半謀曰渠孤兒耳有言則阱之公聞之怒直于
官竟歸我田是時張公弱冠耳勃勃英氣逼人矣
土俗租地畝錢百張公則八十已而曰吾地畝租
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閒者計其入反倍於他

由是富盛而張公智負氣用才然又施故布衣堆
數郡嘗如杞還西岡單馬袖鐵尺望見人聚路塞
問之曰有生馬鬣人公立馬上瞪久之下棄馬杖
鐵尺步而前而生馬者果奮鬣揚蹄張口來噬公
舉尺擊破其頂斃焉神氣自如上馬不顧而去地
嘗水公力主藝稻稻熟水且復至或幸之曰雲莊
子智乎公令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則
四之又令曰崇土如堆數公旦往第分其稻堆已
堆則標之幟又令紉其結固稻崇土上八衆而力
齊卒免之水人服其才是歲獲稻數千張氏愈富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

而盛迺於是時大治屋廬于西岡歸睢瞻斥墟莽
藪盜公之室垣塹重邃是故鈴柝不設而終其身
無伏梁遺嫌之警雖德其施者印之心亦勢使然
耳初公治室造土車百人一車十車一長首止而
尾動厥環無端略如水車肩之義齊而均無憂於
惰勤其糶倉穀日入錢緡竟無弗明者或問之曰
凡倉穀入記之簿予第令其僕主其出如簿數則
已又令一僕主入緡緡頭封識其姓名有弗明責
之渠也昔人謂世非乏才顯晦隨遇即有豪雄之
倫使青雲是達驥尾莫附則桑間止於餓夫胯下

終于塞士雖肩輿勇登壇效能安所庸哉夫以張公之智之才之力使提十萬橫行匈奴則長城必屹於塞北王庭宜絕於漠南顧殺齒草野卧烟霞獵鹿豕終焉悲夫弘治間輸金二百鎰助邊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銜雖出入駟擁位勢甲於鄉人然亦奚益矣今鄉黨每述其輕財之行曰張公遷其父母葬令狐城始相地地主曰畝四十金公即與四十金既葬構室固墉森森栢松白燕巢其墓廬當歲凶公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或不能還直則約來秋還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一

四千畝於人約三年耕有獲還其直復謂二子曰若輩勿忘我志也嘉靖七年饒二子各出粟千二百賑之撫按官以聞奉詔各建坊如其父歲再饑弟出粟千撫按官奏聞自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尋以兄捐金五百請授文職行將復沐恩矣至今如公之里門者見表義之坊父子輝映聞以禮讓稱不以豐財顯則公之善已裕後不可以為世法乎李子曰仁惠其弗義義惠其弗勇勇惠其弗智智惠其弗才今以雲莊子所事觀之果何若人哉夫豐城之氣非華莫識荆山之輝遇和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二

許繁 周王以姻故又素知公計聞悼焉遣官加
祀祭是年四月十五日葬公令狐城從父母也嘉
靖八年冬李子作文樹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

道碑

大洲

惟皇天馬戒 明之祐間出哲臣為 社稷隸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
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
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三

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為齊也
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 社稷之計賴二公居
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
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
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為尚寶司丞
孫入監遣官祭葬 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
天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
誦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寔墓祠而祀之以碑
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豈敢苟耶公
事業詳具家傳謹錄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

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世
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
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
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
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
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脩文
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
以正德丁卯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
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
北討政府蕭欽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四

當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
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
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
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
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
進而時事益難為矣 毅皇帝匹馬播居庸關踰
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五位
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
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
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 誠隻影

周旋其間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
事獨斷竟俾遠無鳴鏑衛寡驚析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
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獍在側磨牙蝥
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
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
刺給彬入賀歎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
之智也旋以便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
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
不倒矣信擒而壻鄔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五

公功已乎然後清 官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
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
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
矣 運物者亦忌公耶 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
虞 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
日蹙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
代母子故事以動 官陞矣蓋以安社稷為急不
恤 他也逮詔中外 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
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
心耳公可辯耶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哉義

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惜
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
之令也不便雖不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
禮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
乎必推心繫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
保忘名之完名俟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
豈必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
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
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精
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屬四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六

予之於公奚為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
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
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
主懷怒疑有諷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
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
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
地也人臣之通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
君子曰云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為大
未終也然 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

宣偶一思故劍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儼微我世
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 皇心之默存於定策
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 九重懷隣意切矣然環
詔雖勤而膚効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 皇
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佩可宵還劍當畫合
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 皇上知 世皇之
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
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倚乎 盛德曷以加
哉往者奪門爭甚於公之譴乃 英皇獨難之
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惟
續本文選 卷之九 四十七

憲皇帝知 英皇帝之意也則改元初亦為先雪
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
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 二聖之心則
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
頌不能盡矣傳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
貫惟以資經濟故於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
邊防扼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
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
以東照功乞 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
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

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
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
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
輟草威武勅已瀕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
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踈皆足以死
新詔裁軍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
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諶曰終日想想出一
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
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點相也者耳論者
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
續本文選 卷之九 四十八

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
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
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
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
天門開遙瞻棹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
天門開有二旂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
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
三辭錦衣衛千戶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
儉素食不魚味衣 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
望不以為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

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
極人臣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
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
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次建
坊牌費脩縣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
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脩創利物業三
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
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
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
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

續今文選

卷之九

四十九

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
人先公卒忱舉人女二長嫁脩撰余承勛次嫁舉
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
司經歷其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舉人興仁指揮
同知右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
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謫戍永
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
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
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
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仁成季

之勲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貞吉曰惜乎予
言也陋不能為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
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失
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為之嗷噓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
雲行兩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
喜田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
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
跂靈駕兮未來悄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五十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霞浣月兮
容蒼蒼眇一夕兮千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
千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蕙相忘醉莫
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霞華飛薪傳火兮燈光光
照雲駢兮羽蓋願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溟溟兮水滔滔嘯于岫兮
鳴於臯君乘舫耶乘橋石嚙月兮山嶠掀髯扼腕
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蕭愁相
追兮澗中濤百年惟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

忽空明兮澹足寒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之曲

狄郎中墓表

沃洲

嘉靖丙申予領檄治溧陽既至問其大夫之賢者皆曰司空劉先生進士繆先生賢者也於是劉先生寓長興余即見繆先生繆先生為余言其亡友春谿狄大夫之賢余私心慕之他日又之繆先生所而狄氏孤在焉余進而問曰子之喪先子也幾年矣何以未除也曰果也病未克襄事余曰禮也雖然子亟圖之矣果退而卜地其原以其日塋已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五十一

乃奉其先子遺文及劉先生所為志請余表諸墓余受而讀之其文詩蓋數百千篇亦泐洋漫衍矣篇中多婉密深靖油然有勤已惠物之思焉至與予相感發輒放於慷慨硯碕不為卑戚兒子語蓋想見其平生云其志曰大夫名冲字仲虛生而穎慧朗秀十餘歲知屬文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四有舉應天鄉試四十舉進士又一年出為江西清江縣知縣縣中故多豪族而武氏最雄數以事干大夫大夫弗為省左右僚吏皆請大夫曰某與某貴人善幸少借之大夫笑曰吾老儒為天子

命吏乃為里中兒亂三尺法耶操切益堅明年大

夫考最天官例當內補竟出知貴之獨山州乃某

貴人為之也既至問民疾苦悉與祛洗之明年民

用誠和於是召其父老議徙州治於白岩山之陽

既得卜大夫笑曰有是哉吾兒時嘗夢羽客授余

石篆曰白岩仙余之至於斯命也誰謂讒者役我

耶遂自稱曰白岩山人居之訢然若將終身焉不

復知其有變夷也會部中兩種族相仇殺其東族

上變告其西族事下督府命獨山具兵食且誅之

大夫曰蠻夷吞噬其天性然耳安足以煩吾兵具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五十二

牒請督府乃募客間往西族見其酋率皆曰吾自攻吾仇非與官家事何故誅我願得親見外郎言狀死不恨矣夷蓋謂朝廷曰官家官曰外郎他語多不可解其要旨如此客還具言之大夫笑曰固如吾計吾自訊之即日與客御一騎挾兩老卒深抵夷落行數十里山石從巖矗矗如攢戟大夫下馬徒跣以入其酋率聞大夫來皆大笑出迎遮道羅拜大夫曰吾知汝無異也入皆羅拜相謂曰外郎活我矣旦夕擊焉平其害大夫大夫為之數日於是東族聞其事上以欲搆之乃說

外曰狄外郎不復還矣西族烹其馬殺其左右
又謂西族曰狄外郎不可信還即掩捕族汝矣其
陰計譎幻蓋如此大夫稍聞之亟取善馬馳出即
日白其事之兩族亦解仇自歸境中晏然明
年遷雲南武定府同知又明年調江西瑞州府三
年遷南京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尋遷郎中加奉政
大夫居歲餘廼卒其家世子孫具在劉先生志中
予表其大者云沃洲生曰鸞鶴之垂翅不如鷄鶩
之翱翔豈不信哉余觀大夫抗義持志屹然終身
不阿考其所論者可謂協矣然卒用是齟齬不克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五十三

其施以死惜哉以彼其才浮沉於世豈必背華涉
滇崎嶇萬里數年然後遊於金陵乎假令大夫筮
仕為朝郎幾弁束帶徜徉公卿間亦安所見其奇
耶

張丞墓碣

南溟

鄭諸生張寅貢太學受浦江丞丞庶歸而殯死蓋
自丙寅迄於庚午不能喪余故習丞浦江乃今復
在行部屬有司視地南郊外舉丞喪葬之嗟乎士
而不履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官貳巖邑非阨
矣彼刀筆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相載歸猶然

厭梁肉即丞非膳浦江非饒奚不簿尉卒史為也
且也上農九人上賈千指其下猶能自食百工亦
然乃丞閑焉以溝壑終余嘗傷之矣往丞居邑為
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宜得此顧群吏迺若潮汐
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累累然
從諸捆載者歸如之何其不瘠且死也彼其捆載
而還鄉里豈不揚揚有道者視之猶禦耳將不得
與農賈百工齒況士乎即丞閑焉以溝壑終卒不
失為廉士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
彼矣嗟乎鄧伯梁武猶不免為餓人故道有汙隆
續今文選 卷之九 五十四

有羸誠君子亦惟修身俟之耳如命何余故封
丞墓而碣之將以愧簿尉卒史之務自封者

續今文選卷之十

餘姚孫鑛選

故封都水主事豫軒翁墓誌銘

山陰翁

封都水主事八十三翁號豫軒姓都氏諱印字維明姑蘇閭門南濠人蘇以地最天下以閭門閭門以南濠南濠以都尉諸氏都尤以節槩傳高廟初文信至能當婦翁殊死時代之生彥容作月樓濠上顯名當時得尉氏妻之人謂連綿呼兆當有奇胤翁生異質天成目數行俱下十二三能賦詩鼓琴日陪諸老宿杖屨為適長遂酣飫超越太異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一

月十八日卒配阮氏繼朱氏俱贈安人穆穗其子元翁次翁其孫祉齡其曾孫女二人谷源茹詰其壻卒之日穆當考先入闕也穆歸誣十二月扶塋縣薦福山泣謂阮曰子知吾翁吾翁須子銘於手記忍辭知翁哉昔頻道吳下人言翁居室極奧突隣並婚媾無一飯過逢乞貸泉布日湧出至落莫不悔穆既用世差變易終以弗教愠之其泓涵渌森障室牢密及間為穉隸卷畫暨諸小藝臻妍逞妙蓋滲溜滴瀝有不能盡秘者若占乩前知則又自負神授也是夏五月戊午晨興卦之遇損之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

睽占曰立土頽淵三年嘆其田二女號轅鬼車其前赤舌下然厥載用顛擲地呼穗曰吾其已矣乎其速以吾木來六月大暑灼地不可耐得寢疾昏弗辨物藥食咽入憺然已邛日中忽作坐無苦也呼蜜孫以蜜進呼茗孫以茗進咽之如是不火食者七日甲申僕自蘇來入報木至遂呼具盤盤具入浴浴畢喜曰快哉吾其蟬蛻已目遂瞑豈道家者所謂蟬殼解者與所著三餘贊筆衛生家寶存于家銘曰

彼有風襍其憂憂歲此有潛伏其憂憂章亦各其

志君子考成卒謂歲之者歲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墓誌銘

空同

嘉靖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三

公于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羈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之悖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先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為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已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貢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叅政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蓬華力致青雲巨才洪識卓越倫輩而冰蘖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于子孫

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焚而公主客時番人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金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斤之出旦聲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儼屋而居競競如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僅日出拾馬通淑人李雜諸薪手爨之故自為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暨閣于政妖僧蠱惑援茫儉壬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四

報而他言者或頗及宮禁秘密上為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升則絀其級不則速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考宗即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狃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同局鑰謹簿書節浮浪省游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逸墾荒開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德興學誨徒咸鑒鑒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郡大饑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公蒞郡復十六七會屢豐斗米穀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

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貧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寔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殺人事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而外容刻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與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肩器自郎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宮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覈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五

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常如松茂得暈疾人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糲文錦布緼輪奐蓬茅器無飾銀服無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漑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坐精神內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界之選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感斯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公生子三長南榮酒也次

鉉次鈇女亦三長適丁璽千戶次適賈澤次適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次涌次泮女六長適樊劉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桌女一公卒之明年月日彙彪潤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翼井渫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寔妥公茲域聚靈發祥虎變鸞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明故貴州楊義司副長官金翁墓志銘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六

貞山

貴州蓋古牂牁之域今其地為戎衛者以十數平越最大自平越之境所通為安撫若長官司者以十數楊義最大楊義地可數百里其所治曰楊山其為之長者曰金氏金氏之先世雄於其土明高皇帝時遣大將軍出師下滇焚諸夷道出平越金氏母聞之率所部詣軍門降以羊酒獻大將軍喜承制慰勞始奏更其司曰楊義以旌之命金氏母之子孫世為副長官領其眾其眾咸喜曰嗟吾君之有此爵土乃吾媪力也迄今稱之以擬洗

高源云三傳至翁翁諱洪自始仕即以才諳知
每有寇警方鎮大臣以檄調諸司兵諸司狃疑相
杖莫先發檄至翁翁捧晚戴首起讀一二行已即
瞠目援弓刀上馬令其衆敢後出者死及戰又甚
力所嚮有功常為諸司最至他賦稅徵發率先期
辦集以故方鎮大臣咸愛重翁迨其老猶不聽卧
家遇重大事常以屬之有姦民造偽印謀據城為
亂翁詎知之密白上官以計縛其人餘黨驚潰一
境獲全翁既晚暢世務又多權畧臨事翁張人莫
窺其際頗喜讀書為奏牘若文移操筆動數千百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

言自老宿吏誦之未嘗不稱善也嘉靖九年十二
月十六日以疾卒得年六十有九妻某氏子四人
長鰲襲副長官次鳳衛學生次某次某鰲等以某
年月日葬翁楊山之原貴州去京師殆萬里諸酋
豪依阻阨擅殺生自娛一方憫然謂中國孰與我
廣大卒乃犯天怒至舉種殄滅無炊火焉若金氏
有土數世矣恭謹不懈子孫相傳聲光益榮曰為
善之福非邪陸先生曰語有之順天者存予於金
氏睹其效矣是故錄焉以勸忠也鳳治春秋學自
予以謫寓平越寔始來從游于銘翁亦以鳳故銘

曰
楊山客客閱此玄室夫人不免我銘在是匪夫人
則銘以訓臣子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趙公墓誌銘

大洲

公諱某字中甫世居嘉州之犍為縣高祖永永生
陽衡陽衡生俊俊生贈廣南府知府諱天祿公之
父也妣贈恭人郭氏公生而奇貌少未知書間至
江上部使者甚愛幸載去勸力學受春秋名家正
德丁卯薦于鄉庚辰謁選領耀州嘉靖乙酉以能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八

調乾州破賊以憂去服起補商州辛卯入南中清
大理戎事乙未付公儂沙地居儂沙七年地得復
稱廣南府完入職方不毀棄使者考上不已以壬
寅三月授陝西行太僕寺少卿癸卯三月年六十
七卒于官距乾州破賊十九年于是公之子正學
入主文選事皆班班稱說公事矣而公適卒初乾
賊樊紳為省中小掾有反相藩伯誤禮異之民漸
指目紳紳稍以術聳衆久乃割布書約法以號窺
影占官搖蕩遠近斬竿刻期出死力者無筭前守
悖慮死計免去公至密令詞者養乞覓數十刺賊

內儲審較外佯示不理乙酉九月難作公誓衆登城按籍傳定幟旗器械甲士俄頃就列無譁奔突則布賊內偵者五十人賊初不虞州之衆整也又見則者大沮城上矢石雨下賊殊死不能近退保揚干村疑幟四起發伏城中鼓譟揉之賊大敗走卒擒縛散其黨收賊之燼撲之不以煩于人監司掠功廼棄去不辨頃之又撫定廣南矣廣南地接交趾宋狄青殺儂智高故處儂遠孽入國初為土酋長蒞以知府衛兵束之宣德間撤衛去土酋自分割居之知府阱視不敢入公受命慨然曰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

九

烏有為天子土官寄命他地而可者固求入是時有司按兵待討儂氏之亂皆危公行公入即諭見亂首儂仕儂及儂孫承恩留數日盡得其情拘說人跛西對衆杖殺之曰吾今日除汝家禍本復汝祖孫矣急解劔平壘謝過有司無煩大兵儂酋驚懼服公神明泣謝不再敢罷廣南兵廣南人稽顙留公公曰數百年無廣南知府視篆事今露宿草昧奈何留我諸酋率伐木運石立署求居公公雅意欲留居耳乘快當之傍無子僮夷爭聚來居期年板屋鱗次公漸儲佇築鑿出太祖條約摩諸

夷漸揉抹之收豪勁厮隸近之取其子弟束其髮耳以書語四年得編戶四十八里王酋利公鎮土舍人土舍人利公約其長夷人利公在無橫催討罰與俱焚也蓋七年而庶務畢興還國初舊物公在廣南初助破龍的再擒儂寬威震恩懷居至五年天子嘉其勞詰贈其父母及其配交趾受成例賜白金文綺都御史汪公文盛薦其賢于百萬甲兵人謂公無愧也貞吉少試藝即知稱說公乾州事聞公荷甲七日白裘單皆赭心竊悲壯公及仕于朝稍稍談說公之守廣南事惜公事不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

十

煒燁著稱于今也已而召為天子園卿漸著稱將大用矣而公又卒公忠勇沉深慮中機宜諸魁壘立事不止此耳狀稱公在耀州招流民增戶墾田賊循山陽不敢入其境拒勢閹變嫁娶俗與朱裳並稱清吏商州故有礦賊鋒銳甚當事避之公初至集民兵斷其餉道先馳以聲賊焚廬帳急走避養老訓士鋤豪如耀之操二州獲芝十數本麥禾雙穗者無數虎傷人公文檄之虎自售免蝗鼠雷雨厄異矣入大理封點蒼山還官軍冒破數萬金提去就與撫巡官爭大義表藥如蠟鄉勸殺揮

金而獄決蠻獄最纏結者聽公言皆泣下輸情去則祀公公之以忠信哉素矣不獨入廣南也公居則孝友無恤士行卓然出則喜奇節而終其身遇皆盤錯嗚呼士得其一節足以自樹况其多若是乎狀作于成都劉諫議大直劉君與予皆喜談述公事云公配江氏封恭人生五子長正吉國子生次正言次即正學敦道而經世次正心學生次正庚正言早卒女長適安元甫次適車純季聘徐祉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庚寅葬金華山陽從先兆也初公與安盤徐文華程啓充續今文選

卷之十

十一

宿進張鵬相望號嘉州名士故壻其胤好以終老銘曰

嗚呼監罔不躬予言靡同公流無窮

明故朝列大夫宗人府儀賓左公遷美墓誌

銘

空同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卒美白塔兒原梨園中美二十二年而為正德五年於是始徙于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西四百步而近李夢陽曰嗚呼古不脩墓乃予今忍銘我外舅焉按左氏永新達橋人也語曰達橋八百左

而公曾祖曰左東吳稱堂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為知州公知州公為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勅之章謫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驛年數歲知州公起尉氏知縣從舟行墮水流里所出不免天順五年河決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為其孫廣武郡君後六年誥授公朝列大夫為儀賓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於高皇帝為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貴重與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逢則以鞭相揖及公為儀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十二

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獨張蓋駿馬見諸所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平也久之乃願獨敬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美貌奇偉作詩善盡今祿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驅車矧如儀賓矧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輒騙其金資居無何將軍貧債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輒又日謹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呼曰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自度將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

之使死乃已邪衆業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
償其半能以全券見還乎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
是公乃自往貸諸豪富家緡諸豪富故雅重公乃
無不願與緡如其半數公又輒陰易絲絮布帛銅
錫等昂其直與債家因又勒其半三之一而即以
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歲餘諸所負者皆平
矣公病革強起坐會氣絕將軍曰嗟我固謂吾兒
為佛也力主坐葬於是公有四子長曰國璿年十
三歲次曰國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王次曰國衡年
各四歲以卑穉蓋咸莫克成我公葬事公卒十四

續今文選

六卷之十

十三

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年國王卒將葬國璣號哭
向母郡君叩頭請曰夫葬者所以妥體魄而棲靈
神也乃我父忍營營逮茲郡君哭曰嗟女夫謂何
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乃於是謀
徙于今墓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脫
落故衣食弗朽也是時郡君髮髭皓皤矣率其二
子四婦孫四男二女暨厥壻厥女暨外孫環之哭
嗚呼公詎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
人爭田邊我田公乃置酒不爭者謂曰第損其餘
與我乃其人慚罷爭亦不侵于我田即今葬地云

蓋左氏三世異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壇墓其彭
夫人襄陽墓知州公永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驛
墓崔夫人尉氏墓惟公墓今并葬其子銘曰
下不整黃泉上不見白日改而妥之公以室

明故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合葬志銘

奉訓大夫代州知州邊公既卒之四年是為正德
甲戌而其子貢復按察副使提學於河南而奉其
母董孺人者來居無何董孺人卒於是邊子仰天
大慟絕而蘇曰吁天天乃使母不見貢舉子邪已
而曰天天使章上而弗予過也而母胡死於客所

續今文選

六卷之十

十四

已而邊子果舉一子而憤母之不及其子見也則
益復大慟絕而蘇曰吁天天乃獨不使母百日延
邪乃又靡使貢子舉而及母存於是抱其子告之
母名邊羽云邊子奉其母喪還將合之奉訓公墓
而詣李子再拜請曰於乎微子孰志微子孰銘於
是李子再拜而受之曰於乎邊氏人其謂予文
諛文曰邊氏者故淮陰人也曰朝用者元末避亂
走歷城而贅歷城王家稱王朝用朝用生王一城
一城生王文質文質有二子長曰安次曰寧寧生
而異稍長颺言曰我邊氏也呼我邊寧曰大邊氏

必我後其官果至應天府治中乃治中罔金畜書也輒倍金獲之久之書萬起萬卷樓謂人曰吾子孫必有以文興者治中生邊節邊節者奉訓公也字時中號介菴子奉訓公生而更異英特即六七歲時見者業識其非常兒云董傑者歷城豪也故善治中及見治中郎異則益敬治中思與昏一日治中大置酒會有董公邊郎立偶傍董公董公抱之起坐膝上曰呼我舅邊郎應聲曰舅我呼汝甥邊郎應聲曰甥如是者三董公顧治中大笑滿堂皆笑於是客盡起觴兩公賀而交其襟割之盟兩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十五

公復笑客各復笑醉乃罷散去奉訓公年二十董公女歸會治中亡厥金求焉治中母萬太君者叱止之曰新婦賢不愈獲金乎於是名新婦金而明年奉訓公為學官子弟為學官子弟人謂必立取第願久不第第也乃會試又不第於是可立第者久不第或竟不第也必曰邊時中邊時中云邊公坎圻者復二十年始有代州之命而州故稱多豪家罔時役公至州則徧召其長老而集之廷語之曰若民也奈何弗役於是布誠申約陳說分義言意懇怛諸長老無不感動泣下者自是無敢弗役

公檢微簿囚夥以問吏吏曰此逋租者爾曰胡不少寬之吏曰脫則挈家亡矣邊公慨然而嘆曰呼未孚而責之暴朱期而逆其亡茲豈父母之道哉於是與囚期而釋之使歸已而因果如期至如是者三年代州大治會中官瑾用事天下以賂行公執古獨不以賂行而忤中謁者已又與御史者物也坐是免官歸人有咎公執者聞之董孺人董孺人大驚而密解邊公曰斯時何時渠謂歸不官若邪於是日治具佐邊公與鄉人醉游客至則瞿瞿手自辦具然尚惴惴懼不當邊意而邊亦每加禮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十六

我孺人每呼曰孺人孺人而其子貢則泣涕告我曰孺人事萬太君敬如其夫事王宜人如事萬太君王宜人者治中妻也茲亦其天性云貢又曰孺人儉稔不理於綺華往受封也有命服矣拜封不復服有時貢請服孺人笑曰孺人卑階耳俟汝大封我則服之此雖其細小然巨者可推矣邊公卒之年為正德辛未六月乙未距其生景泰庚午四月己卯得年六十二孺人卒于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壬申距其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得年六十五初治中以子孤也取王宜人弟之次子城子之孺人

即弟城猶弟也城有婦孺人即又婦城婦猶婦也治中歿也城求去城有私畜孺人知之竟不發亦不以語邊公後孺人病且死會城婦自歷城來匍匐於終事孺人生二男子長貢也始官博士孺人封貢為給事中其父母歷城太常丞其父母在代知荊州府父卒歷城次曰賦天無子一女子曰劉嫁而寡尋亦天貢取柴氏繼胡氏妾馮氏生羽者賦取趙氏邊子謂李子曰貢以母卒之明年月日合母于奉訓公墓墓在祖墓之次祖墓在歷城東二里地曰蓮渠墓皆枕離而趾坎銘曰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十七

謂天無知治中肇之允茲蹈茲謂天有知代州則屋華墮輝湯懷貞遽畢故材有衆損苞貴時達碩果之延祺至如掇孺人乃夢垂榴園如生我所覩歿匪周愉厥園有楊脩阡實良五世爰利二魂安是

儀賓左公合葬誌銘

正德十六年三月廿九日我廣武郡君卒既殯其子舉人國璣筮地焉遇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又筮方遇坤西南得朋於是階術人出大梁西南行七十里至其祖母崔瑩正獲地焉先是弘治二

年六月三日儀賓左公卒於白塔兒梨園中葬矣以弗吉遷之園東四百步而公長子國璿免葬從之三子國玉死又從之四子國衡死又從之衡母郭氏免又從之至是國璣盡發其諸櫬奉之西郡君葬既與公合而諸等墓各如禮從其日為嘉靖元年二月七日其地尉氏康牆保坳也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將軍父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父曰周定王周定王父是為太祖高皇帝將軍娶楊夫人以景泰二年四月十九日生郡君生十六年而婚於左左公諱夢麟字應瑞永新逢橋人也父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十八

曰左輔監察御史謫炎方驛丞而繼娶于崔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我公炎方已而丞擢尉氏知縣携公尉氏會恭靖王避水如尉公遂以之婚郡君為郡君儀賓授朝列大夫籍宗人府云公修軀偉姿讀書善繪喜吟喜與豪人游是時家貲鉅萬起第宅闢園田出則駿馬犂蓋僕從都入則引醇醪肥鳴琴揮管灑然竟日崔之殯也公廬諸墓無何疾昇歸卒矣年四十耳郡君雖貴人然天性慎惠持禮奉姑暨夫無殊于家人喚姑崔面背咸姑及庶姑邵面背又咸姑而夫之殯也屏澤飾卸華

疏素終身怒不至詈笑不見斷終其身弗踰閭見人也然早夭其三子過痛痿痺瀝瀝涎已又亡其女暨邵氏姑又折其家婦竟以憂卒年七十一矣是時孫男子左驂始有婦左駟左駟左駟俱孺孫女初歸于李昆女夫李夢陽曰於乎賢罔壽壽罔愉老罔偕三者天下之至哀也矧又隕厥雛公之殂又火厥室廬郡君雖貴人然孀居憂驚茹荼至矣故君子謂天道無知使賢者弗穀銘曰田有弗獲黃矢閔之種有弗莠壅之灌之德有弗食守一俟時嗟我公同茲永茲宅茲聚茲陽發陰續今文選 卷之十 十九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左氏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永新人曰仁宏者生泰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己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為封丘溫和王教授居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幼婚約成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

始左氏儀賓則願獨喜入白其母并郡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兒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為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 孝宗皇帝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 勅命壬戌李子權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餉軍西夏挈左氏還過汴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

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翠翹揚帔曳裙見焉其行于于也替而頤頤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頤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戶部員外郎會今 皇帝上 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 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為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薦逐李子奪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壙中已巳左氏兒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

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矣壬申李
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沂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
江過馬當帆船打僮人落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
下洄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
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
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說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
自徙于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羅道潯陽就左氏沂
江入漢至于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
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患水邪夫襄汴奚殊矣且
蘇門箕顛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悟於是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一

弗扁也門今扁肉嗜嗜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
之幹不泮矣縫剪描刺妻不假手不襲巧戚足師
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乎人往予有古今之愉難
友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
然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之山嘉靖某年月日
葬左氏山下杉棺栢柳負坎抱離四山三水是山
也鈞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杞裏右嵩前賴
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銘曷歲志防
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志之而復
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一

坎而宮汝藏汝風亦既考終汝曰唏約而修伸妍
而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
迺竟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祀千秋孰短孰
修汝樂斯丘

明尚寶司司丞致仕洛原白公墓碑銘

槐野

洛原白公者常州武進人也名悅字貞夫其先濟
陽人後徙武進居採菱港白公不忘始故號洛原
白公大父昂刑部尚書父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治官民皆有大功德于世語在其傳白公都御

史之長子生而負俊才好文詞十二三時鄉紳
與客問報扎咸出其手客得扎稱善以為都御史
能而不知子洛原子為也都御史卒白公以其蔭
補太學生補二年而為嘉靖壬午白公舉順天鄉
試推蔭與弟又十年舉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當
是時白公父行皆大官皆器白公重之而白公又
好士如飢渴故所與游非其先世交則海內知名
之士也白公故嘗聞關中鄠杜有王太史武功康
太史兩公者皆家居慕之乃求使入關謁兩公兩
公見白公與語皆大驚喜皆留其家數十日乃發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三

別而之平涼使所道望北地故空同李氏家
而李氏客于梁苑之白公念當世之文所能復古
昔者由李康諸人倡始顧獨不得見空同乃停輅
慕惟徘徊瞻顧有愴然之思焉其好士如此既歸
遷主客司員外已又遷郎中復使江西乃遂登龍
虎山奇之聞其東即武夷不遠乃即又放舟登武
夷諸峯白公詞調既逸而又善晉人書兩使還出
紀游詩數十篇一時見者未嘗不種種稱絕也白
公為人恢廓而好義與人游其人當于已心即解
劍指珮以贈不為惜即心內所弗合亦陽浮慕之

不終拒也白公以此聲名益顯然亦以此招忌
禍居頃之改儀制司郎中會天子冊立東宮
為置官屬詔有司選補白公補左春坊左司直
其年大駕幸承天歸而按劾從官未至者言官
中白公於是白公謫永平府通判久之轉南京後
軍都督府經歷已轉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無何
復謫河間府通判復轉戶部主事又一歲改尚寶
司司丞白公自登第至為尚寶侵尋二十年官不
過六品而尚寶又閒曹不得有建立恒鬱鬱不樂
明年庚戌遂病其秋北虜犯京師百司震眩白公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四

卧閣內日引賓客入與計擊胡白公狀貌甚臞至
談天下事則踴厲憤發有萬人獨往之氣自十年
來棄去文詞不理時時習騎射訪燕趙少年俠客
與之游人多恠之及至庚戌乃始知其非謾也白
公方其父都御史卒時白公甫弱冠也謀危白氏
者蓋縱橫至白公挺身抗之卒無害則沉毅有謀
自少已然非獨今也又明年辛亥病篤有詔遷
司丞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未拜俄又遭論乃遂以
司丞致仕云白公有五男子長子啓常禮部主事
既且卒起而振襟端坐謂禮部君曰吾白秦大夫

乙丙之裔也歷千百世而顯者不絕自吾上二世
並著勲名于竹帛之間而吾卒湮沒至此度平生
亶亶無覩于前人豈固命哉小子念之其慎所為
神闕也語曰書掣肘驥絆足則我乃似之矣言
已悽然遂卒是時公配楊宜人在前諸子咸跪伏
床下問家事竟不一語及白公弟代蔭怡者為雲
南廣西府太守是年亦致仕且歸禮部君將扶襯
還葬武進持其外親錫山吳太史傳謁楨請表泣
曰今葬須仲父廣西翁至吾翁兄弟殊相愛也既
葬則計立石墓左以告來世願子文之且道其翁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五

遺令若此初白公游關中時予方家食未之能交
迨予官翰林始與往來甚數則白公者固偁然
有古豪士之遺風焉不直工文詞也乃坎壈終其
身吾不知造化何以生又何以抑耶白公墓在芳
為山初都御史奏烏龍岡也地卑有水害白公患
之後母何淑人卒乃徙都御史合淑人葬芳茂山
而白公即自穿墳其側寢焉為石仰卧其中曰斯
吾返真處也嗟乎幾矣予既為論述復系之銘曰
譬彼梓材蠹齧霜摧斧斤尋幾難瘞哉有鐸而
碎有珠而墮孰不為野乎士則忍嗟嗟白公竟已

焉乎黃壤不妬能綏爾軀英英白公含抑訖死結
為雲虹蕩為風駛靈車上征爰叩帝閭籲情道故
帝也愴魂還歸九原冥冥冥冥山鬼竊笑伏于林
薄公不為顧玄官是柘胡死胡生我念則齊齊之
實鮮前莊後白人其何徵著之繫石

耻齋先生遺事

沃洲

先生諱昌字好隆別號耻齋洵之從曾祖也先生
少孤事母梁夫人祖母丁夫人孝聞里中里中予
弟從先生游者蓋數十百人正統丁酉舉浙江鄉
試明年戊戌舉進士又明年選為南京雲南道監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六

察御史忠亮剛直遇事當言即不計死生利害不
盡言不止辛丑留都寢殿災英廟震怒詔繫治
守臣一時臺諫莫敢諍先生獨抗疏論救大畧以
為災變非常上天垂戒人君當側身思過以應天
心不宜濫逮臣下疏且上妻子皆為先生泣曰
上怒方甚而剴切如此縱不為身計獨不念太夫
人邪先生曰免吾職也汝善事吾母毋復言即日
封題上感悟為置守臣不問由是直聲震南都
南都多權貴人時作不法先生又輒論之南都人
以此益敬憚先生時從羸馬敝羈騎過都市中市

中望見皆避匿曰此南城御史也蓋先生嘗視焉城云居頃之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會建寧諸郡歲饑盜起掠城邑殺令丞數人衆推先生分巡建寧先生上疏請貸貧民乃下令捕盜旬月盜解去事聞詔賜銀幣頃之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而中貴人葉其鎮守江西橫甚其奴白日殺入市中藩臬莫敢問先生捕得論死葉心銜之會淮邸責民予錢甚急先生自請治之視其券久遠入息多者即焚之王固不快葉又為謾語激怒王王乃論先生侵侮宗室事下御史御史素賢先生抗章訟之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

二十七

乃得罰俸一年還為陝西按察使長安漢唐故都其繇俗抗俠自喜不易拊循先生至下令督諭之不從即痛艾弗賞數月皆帖帖奉教且以先生為愛已也先生之教嚴其大者不為錙銖苛責以故人多嚮之無怨謾者當是時長安有武弁司某賞鉅萬數使人齎金往結貴倖其所與半京師時人謂之司半京怙勢作奸至殺人甚衆然莫敢言即言亦莫敢聽也聞先生來民間言冤者數百先生佯怒遣之按其事有驗乃上狀請繫獄推訊具服然猶請貴人書抵先生者數百章先生不為省卒

斃于獄是時又有叅政尹某與副使王某相齟齬事下先生先生直尹某而王某者姚太宰門生也請太宰遺先生書太宰素知先生不可干不自為書而以先生之甥某侍郎書來先生發書抵掌大笑曰宰相侍郎乃為人屬事邪竟論上如法姚以是銜先生七年不遷先生不恚也先生挈身西來以兩僮自隨病且革始作書令其子議奔喪及議來而先生卒數日矣先生之卒也巡撫馬先生往哭之視先生橐裝僅數金馬先生乃大哭曰世之庶吏有如呂先生者乎令郡縣以公錢賻是夜先生夢議而告之曰吾為吏三十年未嘗私一錢也汝欲以吾遺骨為利邪亟去無出明日矣誠覺而痛泣平明即發喪行馬先生親往止之議且說夢云馬先生曰烈哉先生吾不以小惠悅先生大也議遂行不受一簪而歸先生起家御史至按察使所入俸錢盡以養親奉賓客而田園廬舍無一金之益先生居之陶然不知其貧也先生始為諸生教授里中兩弟力耕幸有餘粟歲饑先生盡推與宗族餓者族中有富人子少年狂悖眾欲答殺之先生請於其長得不答暮夜以銀帶遺先生

八卷之十

二十八

先生去不復其居窮樂義已如此不獨子官
也先生平生懿行大節澄江尹先生雲間錢先生
志之詳矣作史者當有采焉

沈文楨傳

南溟

昔之公藏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
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而猶知大節
即偃蹇終世吊詭者猶有取焉沈文楨字時幹四
明人也父故豪舉文楨始生而孤大母及母黨皆
貴人歲時苞苴多厚費於是臧父之產齋用不饒
文楨善事母盡母驩事諸女兄如母叔父死無後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二十九

從兄為叔父後亦尋亡文楨與孤子爰同居爰席
一殿尊蟄文楨甚文楨則以兩孤母相厄也第出
避之時宗人沈應奇守中書幼以署書幸文楨
嘗受書法工署書乃舍業為游資從應奇游 闕
下居三年資且盡無所成名文楨太息曰丈夫不
為名高則為厚利安能辭爵坐困乎執遂持母錢
三百緡就錢塘大治酒舍歲千釀酤市中文楨故
酒豪愈益喜客客至或不問酒錢酤三年母錢盡
乃持百緡具大艘召徒屬出海而漁漁得一蟹百
斤餘悉無獲錢又盡則又市魚海上亦盡為荒貨

浙以東其年鮮大饒會兩人益貴什倍解乃大
之山縣貨寂粟竹木器以歸於是母錢畢空坐而
家食從子義稍折節無違言文楨遇義驩甚時

急義之困居常釣芙蓉江上得魚輒沽酒無問妻
子饕餮文楨有子明臣年少耳醉輒摩明臣頂笑
曰孺子在吾何患貧旦日出魚飲如故歸則閉戶
日夜程督明臣讀書其後明臣籍上有司會文楨
病明臣請留侍則起幸無行文楨執明臣手泣曰
吾家七世阜昌至而翁始廢業而其執經術以往
庶幾毋墮先人行矣明發彊明臣就道文楨竟以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三十

疾告終明臣數奇卒業博士易事詞賦時諸沈畢
事詞賦顯者四人黥侯津庶吉士一貫孝廉九疇
而明臣老布衣名籍籍出三人上知明臣者皆謂
文楨有子云

汪道昆曰予善明臣故得聞若翁贊行甚具翁故
千金子少年輕富貴若將擲之及其游不得志而
歸業酤酤敗業漁漁敗既而市魚又敗困甚矣卒
之以釣為事而自託于酒人何拓落也顧猶任放
自若其亦自負不羈者邪至如避怨出游終能以
怨為德蓋長者矣

張節婦傳

圭峯

節婦新淦暮膳郭師孟女王峽張洪本妻蒲臺訓導鑑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歿當弘治庚戌月在仲春日為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塋柿坑之塋曆十有八年為正德己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解教事來就養予往也語次必頻呻曰鑑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嗒然御史來也語次亦頻呻曰芹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嗒然他日又來入伏曰微芹祖母無以有芹父况芹乎芹父子不及今徵夫子言傳之後世安知有芹祖母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三十一

又安知芹緒之幾絕而復續乎言已泣予辭又泣去蒲臺歸二年至是二月計來予往就吊位御史泣言若昔者而益懷予退討狀王峽張著自勝國前人故曰古張又曰庫張謂假貸之便若取諸庫然洪本父曰季徹其尤也季徹死洪本奉母李氏歸家政而屬有象厄日用隱憂以李故鬱鬱弗忍洩未四十死蒲臺方脫襁褓固在厄洪本者所欲居貨中則節婦譬則匱也先挾揭之攫取惟其便乃入李以言具為婦急捐姑雛他奔狀踪跡秘諂而隱約李姑不疑日改而新之緒綳刺百出使可

覆驗覺李微動隨嗾約來節婦罵逐約去截髮泣三日籲天自誓曰吾所不為張氏鬼者有如皦日李乃寤間亦發惠數其惡曰吾今執女告縣官然終以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果逐我乎厄斯子也而已耳果厄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已耳假令真能不拔一毛而顧於吾重者毫髮蹉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今吾掃地赤立則何如於是聞奪一墅去守者告曰墅去矣曰知之或扼腕曰可訟也搥手指蒲臺曰廩去矣曰知之或扼腕曰可訟也搥手指蒲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所可奪可發而蒲臺亦勝冠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三十二

或又曰可使商也補前之匱乎曰吾聞業不遂者改業之况幾賈大禍而幸脫者乎然擇之臭儒為宜乃齋送之金陵就周戶曹學學七年然後歸遂就庠舍而御史適生命曰芹志更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免哺藉携扶一惟節婦稍長知學常以一缸膏坐之于紡輓側永夜誦緯成師之贊或于是乎取之隣之婦薰而為夜作為鐵石心者亦多有洪本有寡妹門戶絕李以雪子之蕩覆無所於歸也且慚不以言節婦節婦心知之於喪李之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雖今里閭傳之若前日事蒲臺

用戊午貢授今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書登壬戌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于院蒲臺之封亦用其貴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凜凜樹英烈風要之忠節一道也其亦有兩本也與予舊史氏也為著節婦傳以俟後徵焉

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死而生之孰神乎曰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人之孤者也何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焉觀者孰不驚以為神乎而或使復為之其又可能邪若夫非自少艾而白首出萬死而一生而人之孤未

續文選

卷之十

三十三

潘孺人傳

南溟

孺人潘孝廉侃妻也孺人倍孝廉孝廉未仕孺人雅以梱內誦義故人人稱潘孺人云孺人出芝黃父處士曰程栢孺人母與孝廉母並出鮑氏以兄弟相友最驩比生子女約為婚姻於是孺人歸潘為家婦事舅故孝舅姑宜之舅自東海歸病甚孝廉奉舅卧起孺人宵衣夙門巷間挾十旬供湯藥

無少怠及姑病孺人則以身奉姑姑安孺人婢勿進孺人不遺餘力即溲溺必親承姑病革呼孺人當來顧為爾婦孺人以家婦當戶務攻苦為諸婦先門內終身無違言怡怡如也既喪母二弟蚤孤則授資斧使治生皆自給母姊嫠也而貧孺人逆母姊就舍母事之且曰母亡猶幸得事母姊舉宗嫠者皆就孺人食待之舉火者十餘曹乙

續文選

卷之十

三十四

害里俗貴男賤女即問右家數生女或不留孝廉內徐氏姬乃生女家人謂孺人三舉女矣惡用妾女為孺人卒舉之視如己女其後徐生子幾殆賴孺人煦沫活之孺人舉女凡五或有後言孺人謝曰赤子匍匐井中隣人皆有所不忍况吾子也吾患其不能奉箕箒耳即禱程不具吾何患焉同里汪母因所親謁孺人願得為孺人肺腑孺人許諾則以中女字汪母子若汀頃之女殤汪母哀之甚天奪孺人女柰何使我失孺人孺人亦不欲絕汪母歡復字少女季女納曹生來曹生二年而孤

孺人歎曰曹氏宗若綴旒唯是呱呱在耳遂
生歸室孺人母之孺人力作起家治五女裝
必中度皆躬自擘畫未嘗貽夫子憂及諸女
則皆閑姆教稱能婦化孺人之屬也歲乙巳
卒親戚隣里鄉黨莫不盡哀嗟乎以孺人之
質行而不逮夫子顯榮司命謂何耳

汪通昆曰周以內德興關雎是也以順為正其
斯為百嘉之宗與孔子欲為東周春秋乃作
閨門以正始未嘗不惓惓焉正則順順則成
古今未之有改也予聞孝廉之居近墓室中
夜聞哭聲孺人有

續文選

卷之十

三十五

謂吾家世忝堂於斯未嘗有異人無異德妖何能
為舉室第安居毋自為妖耳聞者謂得春秋之義
庶幾乎正而順者邪孝廉故以春秋起家其內治
可知已

按察副使羅公循外傳

浚谷

右山東按察司副使吉水羅公遺事一卷廼其姻
家太僕卿三符曾公直所書而其子贊善君諱洪
先者續成之方公與厥配李宜人之卒也贊善君
既狀其行得編脩鄒公守益程子文德唐子應德
之誌銘傳紀而贊善之孝思未愜復以遺事貽其

友平涼趙時春集為外傳傳曰公諱循字遵善世
居吉之吉水少游陝之白河取陝西解第三人登
弘治己未進士第吏部被命選諸進士為六科

給事公與焉適中貴人請吏部以其私人張某代
之六科大以為耻遂以問公欲効用事者公固辭
不對卒受主事選六科不肯容中人植黨而公以
忠厚自潔此固孝廟時事然當時吏部大臣無
甚異汙者意其必屠某也為兵部主事與郎中同
入朝中貴設爵欲請復已廢某侯某郎中不肯飲
公曰郎中舉爵爵已廼說之曰侯以天子命廢

續文選

卷之十

三十六

言章又深罪侯幸蒙恩為指揮官貴人居內侍
日久欲易天子命撓執法吏吾曾得罪去耳
汝得罪奈何云胡以身為人博封爵也中人郎
中皆喜事遂解張綵素善公及綵以劉瑾引為吏
部尚書公遂絕綵瑾被執兵部尚書王敞懼曰內
中老者事發矣因戰慄公退謂人曰國家除大
賊大臣不深以為喜而反內畏何也擢守鎮江瀕
江時時淤殿為葦田府官私其利公曉之曰水土
虧盈常勢也益於此則損於彼矣乃以補給民田
之沒入江者金壇令以誣被繫公直之令私

百部陳謝公怒言于御史移令于雲南今之士大夫不知以書為賄矣卒以不能阿奉移守淮安韓榆商有能為海舶者常邀贛榆入中都之租稅運致之而厚索其估稅戶雖有舟弗受也縣令丞反為所牽制按之則入海公發間使捕得伏法贛榆以為快兵備徐州有閭某者行如贛榆商聞兵備名遂遁俄傳有赦公度其必歸廼命趙指揮榆以來方鞠問而御史已移文利械矣御史與諸傳聞者咸嘆伏公曰心為神物有思即應若有鬼神通之者時春按公本劉方開朗少而客遊數有欲續文選 卷之十 三十七

煥熾嗚呼悲夫始公食貧時已能攻苦勵志雖官四品不異素操既還鄉諸學子欲以干謁先達取進拒弗受故田廬悉推昆弟李宜人亦協志助成之贊善之清德雅量取諸義方為多時春辱與贊善為拂弼之交非世之所謂莫逆者故不敢為諛詞次第其可信者如右若其爵世行誼之詳已具諸公語中茲不載載其逸亡者以備外史氏云

族譜大傳 空同

李夢陽曰予長而有知矣于是始采先世之載仰天而哭之曰逝我寥乎是予之罪也乎是予之罪也夫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焉于是作李氏大傳傳曰號貞義公者不知何里人也而贊于扶溝人王聚王聚以洪武三年歸軍於蒲州已又自蒲州徙慶陽於是貞義公從如慶陽乃王聚不欲盡徙于慶陽而以其弟王三公守扶溝而世居扶溝大岡北兵之起也貞義公戰于白溝河死於是公有二男子繞數歲會又失母故不述其父聞之父老曰貞義公蓋長者也然卒不免于難云貞義公二子其後皆冒王氏以贊故是時又梁陳氏田氏為一戶而一戶四氏然予聞白溝河之役于時糧道

絕人煮馬革食及啖驃馬溺已又盡殺其驃馬食之及人相食積屍蓋若山丘焉慶陽衛有曰王指揮者統治其軍時亦死之

往先君謂夢陽曰貞義公歿時慶士公蓋八歲云是時母氏改爲他氏室而公乃不因之他氏食零零俾俾往來邠寧間學賈爲小賈能自活乃後十餘歲而至中賈云邠州有李媼者竊睭公異之乃因妻以女而公即不知爲同姓聞之長老曰慶士公任俠有氣人也即少年而好解推衣食衣食人于是閭里人皆多慶士公慶士公頑愈謹治生日

續文選

卷之十

三十九

厚富有貲郡中人用貲無問識不識皆與貲於是郡中人亦無不多慶士公慶士公載鹽過閭里與閭里門斗鹽及載菜即又與閭里菜率歲散鹽菜數十車於是閭里率歲不復購鹽菜而俗謂善人爲佛慶士又治佛因號曰佛王忠於是佛王忠之名蓋郡中矣長老曰慶士之死則以田氏子退而問先君先君揮涕曰往田氏爲仇家者殺慶士怒赴愬行于是仇家大懼乃使郡中諸豪長來行百金間不解而仇家故大有財勢可使官及慶士赴愬至官置不理反以繫慶士於是慶士益憤怒

疾且死仰天呼曰天乎予何罪竟免獄中是時無問識不識咸切齒仇家故長老至今語曰訟事無天蓋傷慶士云耳然予聞慶士美時有地理家張生指其地曰此必有後豈不謂之天道哉

軍漢公則嗜酒不治生好擊雞走馬試劍即大仇醉之酒輒解顧反厚年八十餘竟無疾卒

主文公慶士公子諱剛稱王剛爲衛主文好氣任俠有父風慶士公不喜厚富蓄會暴卒出錢穀家又多不還以故日寢貧至家徒四壁立於是人竊笑李氏主文公於是痛哭往來里門罵竊笑李氏

續文選

卷之十

四十

者曰若真以李氏無人耶罵且行卒無應者而止則撫二弟背哭曰若即一不樹立我不能爲若兄主文公嘗以事至京師有美貲廼盡買學士家言并曆數家歸訓其二弟二弟卒各擅其業主文公頽面鬚髯然爲人強力使氣常勒里中子弟主辦事子弟無敢後里中置酒有主文公主文公不至毋敢先飲敬憚矣而軍漢公在軍中乃私券我產給其直酒之人即持券來收我產主文公怒不言第礪利刃然色常在持券人持券人覺之走主文公乃憮然曰唉此奴走矣已復大驚跳地免券

者乃大懼呼天曰天寧主文生不願得屋直頃
之主文蘇券者乃卒不敢復言直矣主文公夜出
龍泉道見巨人長數丈以疾卒

曰慶者慶士公次子也精地理陰陽家號王陰陽
陰陽公更嘗酒王氏軍故成花馬池營陰陽公代
往戌至以數干其將將用之一日寇至將問陰陽
公計安出陰陽公曰某時戰勝將曰有何應對曰
行三里當見紅婦人應頃之驗戰果勝將大說于
是尊敬陰陽公以為上客而使其盡監軍中馬馬
軍卒日持雞酒啖陰陽公陰陽公則日美酒狎侮

續文選

卷之十

四

諸吏士奴僇之諸吏士不堪也乃於是盛惡陰陽
公于其將將後亦頗疏之陰陽公即又嫚罵將把
其短將懼逐之還陰陽公乃於是遨遊郡山岩中
為相埋然數奇中埋家燕其性但具醇酒更不索
錢也過他陰陽埋所即未善公熟睨之曰凶乎問
其家凶矣他陰陽又重錢自是郡山岩中不復請
他陰陽他陰陽皆窮餓不得行因謀擊殺陰陽公
投川窟中頃之陰陽公蘇稍聞窟上語而不知擊
已者乃呼曰救我救我窟上人更復擊遂免陰陽
公卒頃之水暴至失其墓處

嗚呼我李胃王氏者蓋三世矣至我先大夫而始
復李氏云先大夫慶士公子而號吏隱公吏隱公
年九歲喪父而依於伯氏伯氏教之則嚴也十二
三歲時伯氏傭書造里籍乃伯氏不自書顧令吏
隱公書吏隱公即善造書伯氏乃大喜奇之顧及
嚴吏隱公訛一字伯氏一朴其掌久之掌墳赤公
啼泣里父老見之為蘇蘇墮涕曰夫紙易得耳柰
何至是伯氏乃竊仰嘆曰嗟乎吾寧為紙惜耶乃
後故稱善書者咸出吏隱公下吏隱公少貧賤
肫肫有至性重厚寡事辭十八九歲時從伯氏往

續文選

卷之十

四

見郡道人道人者異人也不言公第信兩手食
指出耳上初不解久之伯氏悟曰可紗帽翅耶道
人領然之伯氏益又喜於是始議學事矣吏隱公
年二十充郡學生始受籍於師日誦百千過不成
誦於是諸後生咸目笑公公第誦愈益苦居歲餘
夢登危樓遇織錦婦於是織錦婦以色絲金鍼寶
鏡貽公而公自是輒彬彬有文學矣然又獨數奇
夢比試諸後生即不復記所誦吏隱公顧記所誦
文又高故常冠諸生吏隱公嘗夢試目驗比試諸
生輒叩公曰何夢即夢公戲謂曰某日某目輒

又驗諸生以為神郡學歲一人貢然二人行梁生貢公次當行梁生稔公文高懼與偕因要公置酒奉百金壽因辟席頓首請欲自行公許諾卻其金不受人曰甚哉李君之慙也垂成而棄厥功公聞之仰天嘆曰嗟乎是安知予哉卒讓梁生行明年吏隱公貢次者王生王生者公師也即亦置酒要如梁生公又卒讓王生又踰年公廼始貢是時年三十五矣是年為阜平縣學訓導公為訓導三月而提學御史閻禹錫至真定牒屬各以其徒來赴集阮是御史至真定率牒屬來赴集阜平生集則

續文選

卷之十

四

率曳翁鞋人挾煙薰帙踉蹌行見御史及見御史輒又自請試目即不從則相顧脫藍衫走御史廼顧追呼曰秀才聽試目如若所自請目而公之赴真定也戒諸生毋仍曳翁鞋毋人挾煙薰帙會割以板夾江之行又戒毋輒自請試目稍并并矣而御史禹錫始至而弗省也尚怒而督責諸學吏於是吏隱公退而上書陳教化變易之事其畧曰夫明者知往者也時者俟至者也故曰達時者不明疆勢者不行故拂是以樹信則虐而鮮功昔者武王克殷殷餘民帝實已而武王舍之然武王不

以其故貶王周公續武王無競之烈使二叔監殷而二叔以殷畔然周公不以其故損明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夫阜平恒山之陋邑也地有栗橡棗柿之饒其人山居草屨衣鹿豕皮蒯履布襪挾桑弧毒矢日出射猛獸狐兔鋪糜而給朝夕夫前代不復聞已自國家興百有餘年于茲然而科第之事罕焉竊未聞有尊官顯人者產于其間也此天下之所共笑也今足下足跡未涉其境乃思以一旦變易其俗望之以詩書禮樂之事其亦不為善變者矣且足下信賢聖然

續文選

卷之十

四

不能過武王周公某誠善教必不能以三月之久而遂變百年之俗今夫隴山有鳥其名曰鶯孰不謂其能人語也然不能縹之以宛轉相道假以年歲為鮮有能語者焉故籠縹之以制往也宛轉相道以發明也假以年歲俟其變也夫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責効而議功今徒見其朱喙而綠裳也乃輒怒曰鳥矣不入語也是惡可哉御史禹錫覽書乃遂不復督責諸學吏顧獨禮貌公公在阜平五年以母喪歸起為封丘王教授王故機辯人也公侍王執重訥人曰若是必輕於王公笑曰是不善

事王者也顧孟謹王丁日設醇酒大醉公起而同屏後令左右乃通難公公悛悛如在王前於是扶公出尾之行公竟無他語然已齁齁睡矣王喜遇反厚王有問公吐心對酒公公輒醉醉悛悛如前時王於是益復喜尊敬之嘗自脫其貂帽及綺麗衣錫公每事必曰李先生李先生云見禮如此一日王醉握繫帶謂公曰予比殊好潤帶公方醉第免冠觸地賀王王蓋自是省矣公在王門十三年沈晦于酒然時人莫識也公酒酣嘗擊缶歌曰人欲為貪吏貪吏殃及子孫人欲為廉吏廉吏窮餓

續文選 卷之十 四十五

不得行我今既不為貪吏又何可稱廉吏王門之下可以全身避世於是乃自稱吏隱公云吏隱公方面鬚髯腹便便垂然為人德厚鮮矜伐人矜伐公屏負辟立終不言又不校長短故無大小愚智咸亦尊敬公公醉自外來兒女走扶牽裳行公婆娑舞歌至若火盜事家人卒遑擾公方宴坐睡鼻齁齁如雷已不更問也此其度量可與淺見寡聞者道耶然予又聞公至向學往貧窶時受詩于合水韓公嘗大雪公單衣曳破履行嘗夜行歸雪甚廬蕭然無煙也禮曰傷哉貧也今子孫豐衣足食

目鞭笞不務學豈復念先世哉公之卒也則以吾母高夫人往高夫人卒喪過大梁公請於王行無何道病與行抵慶陽余與教寺頃之卒王聞訃痛踊泣數行下使使來購其會葬此其克厥始終者故載

曰璉者軍漢公子善機詐把持人一日大寒軍漢公子從環縣來以啖冷羊肉又飲冷酒卧地上致疾卒李夢陽有弟曰孟章小字曰周張周張生十歲而喪母居無何又喪父依於伯氏仲氏頃之病竟卒李子嘆曰弟之死蓋傷予心焉弟生而當

續文選 卷之十 四十六

成化辛丑其時吾家有吉慶事大置酒會其日周知府茂張指揮使瑛以羊酒來賀此兩人至而吾弟產故曰周張秦俗呼絕乳子為老生子故弟又呼老生子云弟生而巨口高顴骨隆隆起髮際名為伏犀七八歲時猶啖乳有氣力然矯捷善戲善行毬綴幡騎竹馬群兒莫先也弟又好黏竿擊撲蹕打蜻蜓又放風鳶父母以其有奇氣時時折辱之不可下迺後父母歿弟因而省悟始折節誦書史日記二千餘言其後弟頗好與黃冠人遊其伯氏是其日與黃冠人遊怒罵之曰夫吾家業詩書

世有顯名焉今傳汝汝奈何弗省弟知伯氏弗已
悅也於是聞說之曰夫人生日動動勦勦何為者
與是非為名與利哉夫泰我者戕我者也軒冕者
桎梏我者也今釋養生之道不務乃日動動勦勦
與名利爭是亦益速有戕爾長老有言曰上林脫
屣不知生死言且暮難保也夫神仙黃白之事天
下之至妙也弗汨爾之形不搥爾之精取之自盈
而與事無爭是大道之程也夫儒生薄此而不為
者徒以芻豢可以厚生而軒冕可以耀名也夫芻
豢軒冕是不可必得者也乃今汨汨以死効此非

續本文選

八卷之十

四十七

天下之大愚與伯氏曰夫子日見芻豢軒冕者于
道路也而不聞有見仙者也夫仙庸其有乎弟對
曰不然夫雞鴨有翅飛不過尋丈何者其分卑也
故飄飄遺世以獨立者上仙之分也今吾非不能
力致富若貴乃亦醜其與雞鴨等伍已矣伯氏不
能奪其說廼問曰夫黃白之事亦可為乎弟對曰
可穹窿三足納永貫藥置之桑木之火厥候不爽
而大藥可成也大藥成可以為黃金黃金成而可
以為長生伯氏於是積桑木之薪購永求藥置鼎
於前乃令弟為黃白之事弟為之踰月而藥不就

於是伯氏以為賣匹乃大怒得管弟恐於是棄
其妻奔京師而像仲氏會仲氏如通州弟從如通
州仲氏覩弟有異材於通州教之以龜王禮樂與仁
義道德之說弟乃幡然改悟而著論以自解其畧
曰夫神仙者天地之大盜也夫人有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者非以立爭也將以禁淫而範邪也今神
仙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不務廼日思高翅
遠舉以遺世絕羣此滅生之道也夫束手而不務
滋植而變幻金錢欺世以盜利此盜民為奸者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朝饗夕飮以防喻也春耕而

續本文選

八卷之十

四十八

夏耕以教勸也故教義生而民不惰夫君子之立
於人朝也非以芻豢足以悅口而軒冕足以華體
也故曰治人者食於人故芻豢軒冕者報功者也
今一藥以為戕我則必盡除天下君臣父子之倫
而後可是豈人情也哉弟于是復再言神仙黃
白之事顧嚶嚶然曰夫六經者則譬之鳥也諸子
百家者羽翼也予盡讀諸子百氏以探知六經之
紀然後約檢道然時弟已病不能行也弟為兒
時業自言火蒸蒸自丹田起衝腦眩暈後恒病熱
卒死彼諺有之曰入田觀稼從小看大言有兆必

先也由是言之弟之談說仙術其亦弗祥也已至弟痛華時其妻抱女適自梁中來弟屏之弗與語顧惟與仲氏語比卒氣充充不竭第索火瓦熨兩足已而曰冷過膝已乃出左右手令仲氏診而絕此弘治庚申冬事也噫傷哉傷哉李夢陽曰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弟年十九而能不死于女婦手此可以觀弟

贊曰桓桓鼻祖爰義爰武膏血草野我祖蹶厥家若厥土為山金出於砂賙急振窮視如泥沙翹仇殞躬究乎究乎為善罔獲大母秉貞蹈仁艱關育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四十九

孤固窮安節李氏之孟陶乎伯氏憤震中葉再振二弟不罹於天孤胡絕不祐仲驕矜能載殞厥身亦卒不信我父砥行茹毒允基允耀而弗祿弗考於惟母氏艱貞起厥家佐夫敬姑長我六雛躬瘁形竭不膏不沐今子孫茹甘棠肥服利食德矣孰知所從來即論諸家世享不逮究已汝舍之英發先世之遺烈乎苗而不秀又何故也

與王秉衡論易置狀夫事宜書 對山

計事者誠貴棟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如有意者小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

難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其細極纖眇彼以倉卒小慧謂可盡之矣其道同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剝樹膚發草穀以為食寧夏雖新淨蠶蠶一被狼籍倉廩虛歉矣延綏甘肅諸鎮虜數梗道居者不得耕收撓運者不得輸送其害蓋數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以遠安遂以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眊矣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五十

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關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厲威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執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守要害脩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即承命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

若曰即莫之勝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

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肄戰備具者凡以為此而已
今執事者徒以尊官崇階握持 朝命抗厭群列
悉取其約束而更之罷壯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
郡縣另擇光棍游手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
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
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
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曉曉
以為厲己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
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
瘁岬岬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

五十一

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緯積徒小
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
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戶銀差
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矣彼不
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
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為力差
奚耶此雖盡歸其戶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何
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為
善者世之所指為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
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之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

五十二

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惠責以守衛城郭
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
寇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
素驕悍於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
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
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為內潰
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為之用也非不能
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
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
之劍也史記所載除孽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
主經畧之故自黃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
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為武者況今日
群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為之資
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為為尊官
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鼓掌
漚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
援危國亂邦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
是以弭盜非愚則 矣兄於此何不急為之圖以
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解負
而游手無藉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

盜無斬志將手無藉之徒先則專禍蔓而敵方
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
明著也古之入勳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
遠長顧之慮行易而效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
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著而望之於隱福此妖
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危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
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
匪絕勿用不已過乎由其大畧吾已言矣此政所
以塞其譽也夫特收民習戰馴守者勿但善戰
可恃又以陰奔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五十三

珍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即又萬不得志必懷
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為亂此孟子所謂有恒產
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伏放
下甘為人役有火盜小警則赴順掬摸無忌親故
甚至因才而異父也若教之為兵資其食力養藉
以藝有小寇即亦可以小有勳績大寇至劫仇姓
殲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
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
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
時武之國不可不慎也惟先速已其事而亟圖之

不肖以閑閒悠游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二
之險萬萬之命乎

與殷子書

夢澤

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
家政之基豈可使窳隆一揆涇渭混源哉此鄭忽
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藥卻
族均王謝閭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既爾齊同稽
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
於命往結褵言歸百兩是將其常獲所於是甥舅
聯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吉風人詠其好仇宗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五十四

雖微先執則大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駕言
意屬振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
婦偷之高舉也又或席門之養甕牖之賓前微
無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驛角旋生無待能興
鴻塗拔起則知昌願托冀庇望諧譬之食果畧株
棄牢收豕微新福於將來達衆情而締納此婚姻
之變例明賢之逆觀也至若椎埋究閭閻狡童
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
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驍先驅之斯選條成施

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眇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於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管苟以騰高貴心志驟倭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攀華胄推潤屋之餘脂希膏燭之末照於是醲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衷遂至寡廉鮮耻明目覲顏唯利是求族類固計象齒競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化源釀為賈道於是犀犀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縠高貯筐篚雖位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議潤視之人喜譏善誚之人莫不一見解頤弱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

五十五

息請往遂使纓冕之產入於駟僮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裔生為合卺之人若牛驥共阜而食死為同穴之鬼則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由之化蕭矣士人贅行孰此為大哉僕常懷此而未有陳也近見郡中婚媾多托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雷流別群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頓開利竇也

答郭桐岡先生

廷陳謹啓桐岡先生僕於左右輒有所薦幸君侯聽之客有居門下者施生兩泗上人也能琴瑟能

自合材質由膠漆微軫以上不一假他手古今人所為曲操彼誦之曰是可絃輶譜而彼之五音不與能書書諫真綺章兮分又能漁楷能篆刻能雜畫數者雖來臻妙譽厭其品不下矣能吳謳謳能為疾響為慢聲其疾也則激烈悲壯若劍客互擊瞋目而語難忽然為慢則闌縷婉媚如孽勝病姬隱呻澁訴欲盡而不能予每傾耳而聽之未嘗不怪其宮徵商賸移歡感崇驟逮也其最奇者則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消體裁各具於粒麻之止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炯眸非極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

五十六

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囿之絕伎生平之未覩也僕見古昔凡非庖削之流皆得專精於記籍亟贊於聞人此君子下逮之仁曲成之誼也况生所能乃儒術之支裔學士之旁暢乎即其人跌宕負氣澹泊寡營羈控莫施踈逸近達雖無典學之績而妙性資之合雖在韋素之賤而蘊紳珮之器雖被泥滓之跡而勵振刷之操雖寡儋石之儲而絕愠怨之色至于負俗之謗時時有之人不以病生生亦自謂不病也然則僕之禮之獨以其能裁僕於暇日於後二藝面令焉

之知其非妄茲不敢藏乃以所為致教記室一
明慧匠之未乏以一以證吾言之不虛我侯多材
而好奇其於此必有鑒賞矣

與彭濟物書

對山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倏爾
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
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
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
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康平豪詬之後即放蕩形志
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五十七

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
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驍鷹而一旦得此中心
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
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
隨復自笑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童即又飲酒散
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
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碩之粟半幅之紙
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
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卑變稷契
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脩節至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五十八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
鄙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
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
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
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
驅放上辱 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
生平微志付之穢途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
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雖卻九錫之書喟然
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
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
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雖之操而迹廁
宗元于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
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
其宿心原悼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
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
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
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噉崙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
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
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
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歸國之一夫

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則非賢者然豈少於
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
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咷歌
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
也公之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
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
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
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
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
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五十九

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
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
日所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
淵之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
舉徇外構此兇弱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
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
大惡極羞譚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
覲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
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
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六十

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寄余子書

夢澤

懋昭足下昔偕館院頗辱暱與曾不幾時子以憂
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
不能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
幸生還可為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悲子幾死奇
禍得失夢幻無足芥蒂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駢
展譴浪信次布歡臨江遲侶獨往微吟數而不數
今晨書來乃知仙舟徑泊鄂渚矣令我款歡移時
涕泗交下豈緣偃蹇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六十一

虞吳觀僕以繫匏子復塌翼過此不晤世略風塵
恐未覩無由耳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
其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舒其情尚也每
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疎為懶不收為
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
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勿景
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
卧卧不為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
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
鮮不緩却身多疾病藥裹不離此僕林居大畧也

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章翰比灑把玩未暇
我心神二詩稱答更希報章

寄舒子書

屏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
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逝世州郡之吏
務為誦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
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
惟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已
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當者當是時也
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園牆之中日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六十二

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
卒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
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
身媿娥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
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
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
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
麴藥以舒懷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
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為世棄乃稍稍玩拘繫之文
逸瑣尾之忌地煩多之繁然亦不敢繪大開冒隱

惡漢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志
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甕
翔於鏃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
績也無乃於僕之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在
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
腴飼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
啗之以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速耳僕聞
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
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
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自附於
續今文選

天卷之十

六十三

答趙監察書

槐野

沅江之役撫臣不惟始卒不美勝負莽莽焉趨之
至今方伯徐子及於難此法所謂無美而輕動者
也且徐子身為左轄未有咫尺之書相命戎馬之
務素非所諳威聲未洽於蠻土而才畧不逾乎中
人獨何所負而投軀湯火也今公疏中區別二子
情罪犁然如丹石子即百口不能解令徐子有知

當作鬼語自怨悔也往僕發言于公以為熟計所
謂撫者誠慮其急之變生攻之增毒也乃今果若
此矣且夷種劫殺相傾滅倫奪柄固其恒事自
祖宗來焉值有罪必問詞服即置不深文苛責焉
非縱之也謂夷狄禽獸其精一也育禽獸者牢籠
之而已能馴之必不逸乎逆首那鑑乃兄妻嫂無
道之極不可肆赦此以中國之治治夷狄紀綱一
統不宜二理既彼稱名兄死以蕩舟失水亦其怵
于罪罰匿情誣譴即因其詞稍責之令國家有
赦過之典西南省瘴癘之師此謂治以夷狄而包

續今文選

天卷之十

六十四

以天地計之上也乃不戒微火拖薪自焚未覩其
情輒入我師繫頸不得而反刃先著其身則鑑乃
負固方命堯舜之世必不肯貸雲南遐在萬里四
面環夷創鑑不痛莫以示餘矧寬之乎石子不聽
公計徐子不告而往其失皆業不救今欲治之何
出幸審圖詳計毋蹈前悔京師搢紳之屬得讀公
疏者咸籍籍稱云欲平沅江賊釋趙監察不可慮
貳期且逮又為之嗟僕以公憤不任事最甚即一
日不代固必銳身效命竟不遺難於來嗣也徐子
幸得卹典朝廷憫其死亦以勵諸臣之忠若援

漢事證之甘陳策勲絕域議者猶以生事啓釁不錄其功徐子坐狂瞽送死至動國家不可得已之師貽君父萬里之憂稽彼較此則徐子者雖攝魂受譴可也

答余文獻書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旨標格咸有蹕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知面易知心難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所產蕪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續今文選

天卷之十

六十五

之賢則不可勝道矣夫蕪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之搦管摘詞則宏深而奧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中窾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即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力以扞外患與之校品古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移易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災眚之故則種種當實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即自關中人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蕪材之人猶大將也偏能偏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密所長也古以

蕪材廢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矚高爵自其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群材各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九才决如弩神化變通如雲烟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搦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不入覓之不獲間一撰記山夫揭竿野闢耳非大將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續今文選

天卷之十

六十六

食大庾與鼯鼠伍僕甚赧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改惟是心獨赤苟有蕪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策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誠驚下然亦瀝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慚退神寧悚却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撼促終日閉關忽與王生解語遂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見懔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辯風刺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岩廊心冷如水殆謂

僕有執熱之想耶不謂知僕者矣僕自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為鵠旣幸通籍金閨叨班王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效用冀得一當以報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災青之藪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心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冢乃今田腸返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與蔡白石論文書

鹿門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六十七

聲而好為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丘附阜於壘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職兄亦曰僕時相笑咤索欹不已也及僕今且操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為吏部尚書大鶴為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廁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隨被指病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忌於同輩結怨於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搃我之吭而去其食也而

其所相與合為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喟焉涕洟故亡實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遣以來以為進不得附當世名公詎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古園丘岩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云去匿身五湖烟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沼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六十八

以表見於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其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於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違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長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擅其長

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蹠蹠蹠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孰項而曹劉獨繼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為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為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

續今文選

卷之十

六十九

所猥陋矣獨喜私扣文章之指稍得其堂戶局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為吊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為文辭而上探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脩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為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畧琴瑟祝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翕虎鬻驚攫之才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

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意荆川獨得之然荆川亦微露其旨而不欲深語彼不欲深語者以僕好之而未至必俟其所自至者庶幾其有得也僕少有喜為文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句一字一句不中其景泰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其至而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更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十

且陰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所微露而不欲深語之旨或在於是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閭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其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微計也昔人嘗謂善詩者盡善盡者詩僕謂其然也然今天地之間山川

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明草木之所以蕃翳魑魅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推髻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說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仙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賦情吊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於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氏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十一

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已此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近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許殿卿書

滄溟

不佞杜門六年於此矣所為朝夕周旋者殿卿一人耳向以請除軼失其偶答焉何如奉檄而東尋好彌月益重為別更無暇日不辭不佞與俱

矣既覆以么麼之忌遂缺祖道是豈為施於殿卿蓋至今遺憾亡已時而論已四至無論市馬之故假質未集以成不佞不達事體之訥即其揭示妙理以持不逮如云作意求適已成勞擾實足下自天夙悟鄙何敢辱焉獨以非習自墮渾漫乃今且在求不求適不適之間庶乎境變神遷耳小人易綠老兵易得誰吾不可與把苦吾誰不可與把苦也酣法難雅口鑒難精誰吾與把苦吾誰與把苦邪么麼一言易解者猶尚妄議自引其諸微辭恍忽感動將在曲削始祛群疑矣拙集出于客歲不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十二

佞取刻本校之酷加刪易凡什之二閱月而發即佳序亦為正一二字刻補會就想不日有定本極知無一可傳尋當中蔭但已備檢可諱語不至貽指摘者一以成魏使君之盛心一以用藉佳序云爾前月使君用幣正夫中贊更為乞佳序一篇並乞殷集以梓此兄謙密其集恐未可猝發然豈為故人重一序此實其乘間言之使君者殿卿以為何如元美書云昨見吳中張仲子為我二人刊所倡和詩若干篇似亦興起於海右集者但海右集訛甚至不可讀兼復逸而真備拙集既達可續翻

對以終此意邵武使君亦翻子相集而序以元美
海內知名士輩出矣魏更徵拙文將並付梓不惟
多取亦重群疑柰何柰何非殷卿一校不可夫士
之所以寧無友也而友必以知己者非知之難而
處其知之難也若相結於嫌而令不得任其所便
豈為知己焉殷卿乃今所事固自謂得主其左史
又可與浮沈即受簡賓客已稱清樂况撫愛子擁
少妾吏隱王門而人不測其所愉快哉信乎得以
儉朴矯之大示中流之望不然何必去父母之邦
諺云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諸君故自灰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十三

視不佞謂不復然遂擯之耳中贊君方烈炎火於
諸君何畏焉所得侍郭君者矯志難與談且間出
別業無值時襲君亦但問奇語方冊佳遊日月至
焉耳渾源使君一疾幾廢今亦未能往祖之即田
間亦復却掃侯氏子已屬它人劉生徒食客無與
城中事即有言中贊君者何從而聞之便為促序
更屬白雪樓記并詩一章不然不佞必數齒責之
王堂之署足下何以為解席近用飭每御之令人
著書遂不欲遣候以酒頗佳別來日復潦倒獨
使君為海滬鳥他猶是未改自嚴不知元

見客談于鱗近事有感豈藉學憲惠我不納而云
云即足下亦何所聞也元美輒聞足下游梁狀項
附子與書使且旋如肯就調當抵歷報清河之役
時則再達足下不晚長君居守屢瞰蓬蒿備儀精
緝推誼為多新示中贊君文妙甚不佞何幸托諸
其側所云父老上白孝狀深得中贊意矣我朝
諸公選可七八十首亦未妥愜適未携至城中容
與拙刻刪上彼中文獻地雅有藏本不憚訪錄以
備當代之音近詩二紙間有古體可采今呈欲令
殷卿知我輩不徧觀百代悉索諸家斯無以集大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十四

成聲金振玉耳雖然其中非爾力也則所望於知
已者我必以強人於懸解大笑之矣新刻尤有難
言殷卿幸為我黨職志乎清酒百壺用報佳蔬之
賜暇為諸宗室中求一痔漏者方并前所許藥二
種見致乃懇懇者白雪樓記及七言律何可無我
殷卿外馬值七星附償即太又不敢具子錢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空同

雪之天黯露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
已雪之山巔不骨溪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
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蓑笠之則水見

矣雪屋簷直或明其石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下視凌競若臨窟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歛眩眩然先奪之也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勻勻斯畫矣即妙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氣貴豪而洵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槐野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十五

今在卷者乃皆吳中長老先生之作往往皆有聲詞壇者也彼其人骨已朽矣其言猶為石城君寶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朽之軀誠有不朽之語也予關以西人也仕宦既二十年矣乃始行游江南觀江南之川嶺生物與其土風既歆然豔異之矣乃茲復讀卷中書詩益又悟焉則大江者固天所界宇宙限南北今各不相能非區區人力能勝之也且無論別即詞調亦兩之矣總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則十夫而一也

跋洞庭兩山記及詩後

鳳洲

予既為茲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王者文度所西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樂指焉伯玉則不暇也吾裏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有津匿畫名姓與釣父群長空傲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摩飲不夕清歌流醖遇輿輒極涼暄天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陸丈善詩子念儷之陸丈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饒口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續今文選

卷之十

七十六

續今文選卷之十一

晉陵唐鶴徵選

送知縣張君之任德興序

饒之饒也以彭蠡番易之漁浮梁之陶餘牛之泥故曰饒也若夫德興東偏之縣也去彭蠡已三百里矣與其境隔絕故無與番陽之漁土不及其精膩故無與浮梁之陶地勢隆而上仰不飲其潤故無與餘干之沃然則謂非饒之隸縣可也雖然無與其漁民不見異物焉無飄飄起蕩心其性愿無與其陶則民無外交而不淆於五方之習其俗醇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無與其沃則民不厚望乎歲而惟其力之勤其業專凡此亦有饒之道焉雖隸饒亦可也而或為之吏者歟其愿虐使罵之鄙其醇汨使漓之厭其忠使分則饒之諸縣皆可辭饒之名也而況於德興乎天順成化中間有吳尹矣又有翁尹矣是時饒之六縣考功上計以德興為最自是歲淪為殿至今也然則縣非能饒饒在吏耳聞之是二尹皆進士也其殿則非也嗚呼吏凡以進士其庶乎而況尹其長吏乎二尹之去德興繼而尹者不知其幾也而進士三矣始得張君焉其距二尹之去

於今三十年矣何其久也夫物之窮久則必辭積而思變變之來也必乘其會三十年乃一世矣或者此其會乎而德興自是可以無媿於饒之隸縣將復如二尹時乎抑或過乎人之望治也猶饑渴者之於飲食也二尹其始飲且食之時也不必其美也而亦甘之也今則必其美也而後甘之也若其亦審於此而已矣此京尹張君意也太僕張君意也禮部程君意也諸君縣人也要予言君之別予舍是亦何言哉

送楊君知新喻縣序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二

進士始仕必達官豈惟自祈其然人亦莫不祈其然南部即曹臺屬亦達官也必曰吾奚不能為其既北矣居數歲見部寺臺之長其初亦進士也慕之或陟而位於外必曰吾奚不能為長而擇若人而非哲且賢與悶悶不慧者能無是心哉曾不思進士仕而為縣者必先湔去其始為進士之心甘淪於丞簿卑冗之伍日與之浮沉從事庸污狡悍如近溷如蹈蒺藜然將包荒之不暇也郡督郵至縣以揖焉部使至縣以跪邀於途焉吏抱案卷其前縣以署焉又不幸逐逐其欲以敗事又縣以

衆誚讓焉又嘗與為進士者過而於吾為轄其忍
為轄樂以丞簿而不吾異也暮而入內愧其妻孥
婢僕樂不以言焉如是而南部郎曹臺屬甚樂也
不必北也居數歲而陟於外甚樂也不必部寺臺
之長也其為縣者又曾不思群試於禮部不幸而
不得進士固亦丞與簿之列也固亦有逆吾之荒
而包之者也如是而為縣甚樂也郎曹臺屬望之
登山然部寺臺之長望之登天然其處既卑其警
益集其心益危其欲益易以足力益思以奮而功
益因以倍者勢不容以已也幸今天下用進士為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一

三

縣十六七而以功起為達官亦十八九遂至於元
老亦有之是其成也視始仕為達官者不惟等耳
或反過焉嗚呼縣於進士亦有功哉餘姚楊君居
敬將知新喻縣君進士也君應乾興有歲謂必
得予言而後進士為縣之義始白雖然翁君不鄙
予予之同年友也楊君世宦家又閱歷滋久而吐
茹皎然得無以黷蒙視予言乎

送詹事陳君湖廣提學序

書紀禹之徂征有苗易稱高宗之伐鬼方而商詩
殷武亦歌之周宣采芑南征之詩春秋桓文陞濮

之後皇帝王霸之相承若將不能一日忘乎衡巫

江漢之間者古之人亦何急於得楚哉以為鄰則

僻以其地則田下中而泥塗多沮澤以貢賦包篚

則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出於他州尚多有之兵者

聖人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則古人亦有得已

之兵邪於乎此古之人所以動於此而其幾應於

彼發於一時而其憂及於千萬世者與詩有之崧

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言崧之為嶽適於王都疏甸之既久望

秩之必通而其神之歆之宜其降而生賢焉若以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一

四

為答也夫衡亦嶽也江漢大瀆也其尊豈亞於崧
高哉顧其僻在南陬況不順者馮焉皇路為之不
通巡狩秩望之禮曠焉其神氣安能與中國相為
流通而尚望其有他乎哉故其所以不能一日忘
者疾不順者梗之也討不順者將引其嶽瀆之尊
而匹諸崧者也匹諸崧者固將以生申與甫者望
之也然不必其身親見之者公之後之有天下者
也然而更千百年世非其世而巡狩秩望之禮移
為封禪禱祠之儀雖崧焉不免為時神羞而況於
衡乎故唐韓愈氏僅意其有魁奇忠信之民生其

間而猶有未及見之嘆夫申與甫豈特魁奇忠信而已哉則其未生而有待於今日之盛也可現已有之亦未必不出於黨庠術序之間而其董學政者果洞古而照今與宜可坐而得之而為天下賀矣泰和陳君文鳴由刑部員外郎簡當茲任君前為庶吉士於予為同館且同鄉也信其洞古照今而於是乎有遭焉因同官之請贈行也而獨以是告

送黎文淵還南城片

建昌為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於黎盱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五

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為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為新城縣而南城址下未三十里已為撫之臨川金谿二縣蓋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猶為守禦所元季偽平章擅割據之雄為偽都僭王號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雄傑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芻牧廩廩之富鐘竿笳角漏柝之喧羽旌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

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為遠遊薄宦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闢蒙受餼醉飽而嬉矣蓋吾里間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為適然耳既而隔牆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六

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重賞而好文黎文淵扈輦蹕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王門榮矣哉然浴盱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擔而入者曰三縣山氓來矣此則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鱉咸內物也寧復得爾為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國之全盛招士隆輦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

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告別吾無以為贐也以此贐之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故秦晉燕趙常多兵譬之人焉隴蜀之喉也於中國為項領渤海也碣石今淪於海要皆在今大都東南大海濱海為尾間洩西維之水而脉絡寔首尾焉隴為秦野其位輿鬼其舍鶉首其宮巨蟹其州雍其星太白太白西方金也大都為燕野其位箕尾其舍析木其宮人馬其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一

七

州幽其星辰星辰北方水也金水母也又兵象也有殺伐之氣焉水火夫也其為體也柔柔則為沉驚其過也為激射為奔放則二野之分其兵之用也亦若有為之者哉然吾聞太白其庠近日其高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於是乎偃兵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國可以法致天下是二星也雖為兵灾亦或移而為祥其疆次羸縮因人而變宋襄公一言而焚或退舍是也今乘輿所駐北極紫微帝座也又辰星會太白五星聚于一舍位也日月如合璧望氣

者徒天精而見景星索所謂彗孛蚩尤旗枉矢旬始者卒不入于目中斯何時哉尚與天官書合也春秋之時言星者魯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公魏有石申無國無之而燕秦無聞予意二國昧谷幽都地也古和氏仲叔所居其遺秘有非列國所得竊窺無賴於以名見者燕今司天在焉豈出羲和氏之下哉而秦隴之間亦宜有如昔之不以名見者乎隴之典術艾昭氏吾友閻允德之異姓子姓也今年客於允德所允德重其世也少其官而欲勗之進而立於其先方伯公之地噫允德之愛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一

八

人至矣然昭業已為是特充其官焉則不能不以名見使秦有星家名自昭始如甘石裨梓氏不可乎予故於昭之自燕歸秦也姑與之論燕秦之野所以薄試其術而登躋之激發之允德其將我善成人否乎

送黃訓術歸新城序

有縣於閩關之北曰新城水北東流入彭蠡之湖山皆北面勢垂欲趨於湖者而縣之吏若民亦附於盱之郡以屬於省合諸縣園界於職方之圖亦順其水與山之勢然若於閩無與者然民日食茶

笋醢鹽身被締紵伐木為薪斧材為官取礪取鍛
皆閩之產而疾癘禱鬼神旱澇禱雩磔魃囚龍又
皆閩之巫也閩之地無曠野皆嵒巖崖壁上出雲
氣而下湫潭昧昧中多蛟螭龍蛇之窟故魍魎魍
魎倚依為恠毒其居民號為鬼區民亦不能不習
為礪礪殿勝之術以與之抗久而人自為魔為蠱
為魔人盡巫也柰之何哉新城與為接壤日用大
半資焉其不漸為鬼區也亦幸矣况疾癘旱澇懸
於冥冥出於倉卒不虞之頃而或牽於嚶嚶之衆
論洵洵之群疑雖智者不免於召其巫蓋有不得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九

已也夫不得已而召之事定而遣之猶之可也若
召而來而又屢召而屢來遣之而不以其道而至
於忘所遣則呻吟尚以為儒而况不經妖誕之說
將不淪胥於民吾不信也昔人過伊川見被髮野
祭者而有將為戎之憂於乎吾亦為新城懼矣然
則宜何如曰在為縣者為縣者宜何如曰在所司
司之者陰陽訓術也黃子暘以宦家子來京師一
舉而中臺司之考獲是職而歸也予故以是告之
送李君知華亭縣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楊

土也春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
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焉秦晉
局其人而仕也亦藉矣矧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
風馬牛之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
仕於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於中國則有
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
固未聞仕於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
天下也吳非春秋之吳也循至于今其勢之倒置
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職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
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為陸海言陸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十

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邦也其真海邪故朝
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
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
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辨博之士為之我陽曲李君
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
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
其前功矜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
知也吾獨以為世各有所遭不獨於其人之賢不
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產狐偃趙衰之
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沒齒局仕於其國其列

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邪由世之局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具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亦爾真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沒於無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為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十一

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溫和蓋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問其政君笑曰涼之溫之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無與之而他之氏族之後如越者寧數百十而已哉

彭雖微越不失為彭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齧耳計其利害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能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臨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免已也幾希矣蓋其趨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蠹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諺聞之過使六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十二

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期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蓋往者不過則來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子嘗持是說以祛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彥寬叟有孫妃于益國予里益都也里人莫不與遊愛之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獻予知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苦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

人天地之道又况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乎請叟觀於傳質諸群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為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慶喻翁以善七十壽序

三代井田之制既廢匹夫固有能與人主爭黔首以擅萬物之利而富擬封君者亦非必智慧豪偉禁大神變化以鼓夫天下也而世主亦嘗斬芟獨剔入於蓋藏隱密中期與斯民更始雖其戾天穴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十三

地之燕凡為民害者一切不貫而於此獨遺焉豈其足與吾抗而終莫可去邪抑亦有不可去者也均是人也傭於人畫而力自費而索絀終歲而不獲數金或懲而自田其勤倍已終歲而又不見其租之入又改而商則覆其勤以自免亦巧而已矣溝中瘠而已矣悲夫夫人豈欲自厲其身若是邪充其意也欲與人主爭黔首一也然而至此者田非其田也嗚呼世主其終復井田乎井田不復世主雖煦煦憂之亦末如之何也幸其有與吾爭者吾舉而付之使為之母不猶愈於坐視其無是

乎中人之家聚十馬牛四十蹄此奇貨也而估不十金焉歲歛懸爵於國門令曰入十金者授必中人之家則天下皆尊與何也合百中人而金不足也改而令曰凡入千金者授則固與人主爭黔首者也然則其爭也抑予所謂貧之母是也明主特患其不吾爭耳爭衆則毋衆毋衆赤子其有不安乎然吾觀凡赤子之於其母戀戀然喜其康且壽也否則悲號隨之不知茲之所謂子母云者特其號焉而已而其實則有不然邪予愚不能決也南昌七十翁喻以善居京師賞錫累萬而循循好施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十四

不倦豈亦所謂貧之母者與是月既望寔其壽期集來假予言往祝者群然也似皆欲其康且壽子母之說疑亦於是乎在予欣然書之翁弟吏部君最名知言其將謂我然邪抑不然邪

送葉生士直還吳序

遵嚴

古者人子之養其親也其節至繁而其事至勞寢起坐衽溫清向趾之適其宜紛悅刀礪鬴燧箴管繁表之備其用肉魚棗栗桃祖脫作新撰膽鑽之辨其治饘飽酒醴芼羹燂湯潘浙免蕘脂髓之悉其物其朝夕之勤則蚤作晏息而不得休其視聽

之專一則無聲無形而耳目將營之其亦為繁且勞矣又當從事於學出與其鄉之俊選相群而樂以歲時朝其長老卿大夫習其射饗燕食以知上功尊齒之教詩書禮樂之術順四時而歌誦蹈舞之其所游居進退不於塾序則於學不在國中則在郊既入而為其繁節勞事以左右於父母之養出而從事於學其趨術博而功用多又如此其為養也非獨少時然也至於壯而已老而孝敬不敢衰其為學也非獨其長時然也自其幼學就傳而居宿已離於幃闥宜乎其不能兩得而兼至也然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一

十五

古之制無越鄉之業其子弟未嘗離父兄之側其父兄之貴而命於朝者亦為仕於其鄉耳其所與賢而為之師長者又近在乎鄉曲之間子弟之考而能養材而好學者入則悅其親出則敬其師而樂其朋其力足以兩得而情無有不至也今之為仕無在其鄉者父兄苟不仕而使子弟學焉則有躡屨負笈裹糧而馳四方常有不得養其父母之歎其仕而子弟從之則往往視其仕國之人如異域之不可以目接而面觀也深居簡出匿崇巖而守空虛雖左右之養得矣而常苦於學之難兼彼

其學而廢養者固不養之責耳而其不得兼於學者豈非時習之失拘曲之說勝而大公之道微耶余用是有慕於葉生矣葉生吳人也其尊翁素峰公始仕為泉州節推而生來省於郡邸公之為郡士之聰明材敏有志於學者語之以禮樂之事道德之言士之聞其語雖感動興發大小異等然睹於至意而漸於太和莫不忻忻然如弟子之立於嚴師明傳之前而不知其為吏於吾土也公亦喜其教之著而人之從乃使其子出見鄉縉紳先生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一

十六

暇則與諸生游談詩問禮考德正業不在乎術序黨庠之間而有歲脩游息之益亦可謂兩得而兼至矣古人兩得之者以父兄之仕之在其鄉也葉生游於他邦舉養與學而兼至焉信乎人之樂有賢父兄也哉公既命生以歸奉丘廟戒日將行矣諸士謀所以贈之而來請於予夫生辭親而歸既息乎就養之勤無繁節勞事以役其形氣則於為學功宜益專他日德行成而名聞達泉之士將有望其聲光思從之游而不可得若是雖不朝夕乎親之側其於為養也大矣生乎勉之哉

贈邑博劉宦塘序

壯而好學命之曰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命之曰秉燭之光蓋言時之難得而學之不可以後時也人方壯時視聽之聰明足以極其所知而舞之敏銳足以任其所往及其既老聰明衰矣而舞舞倦矣欲有所知而思不足發乎其志欲有所往而力不足逮乎其心如是而用之於學其有難易也命之曰日出之明秉燭之光豈非然哉然壯者往往熒惑其視聽而不於邪淫僻其蹈舞而動於惡蓋其聰明之盛而易流敏銳之過而多放然也彼其衰且

續今文選

大卷之十一

十七

倦者其思雖不足以發然耽溺日損而視聽常專其力雖有所不逮然躁決日寧而蹈舞有制是則壯者之於學固有所難其於既老亦有所易也余早誤於俗學幾不能反行年三十而始有聞正而居家以講於同游之間而劉宦塘先生辱以謂於予先生行年且六十矣睟乎其神其耽溺損矣而非衰也肅乎其容其躁決寧矣而非倦也余固疑其素講而豫養非晚而後學者也睟乎其神其一於視聽若因予言而欲進於所知也肅乎其容其一於蹈舞若因予言而欲果於所往也予於是美

然自失予之流放其耳目手足而近於邪惡者既已幾墮而僅免而自有聞以來所以一其視聽作其蹈舞者常患其智之昏而不足以發其質之弱而不能以有逮也使其侵尋荏苒以至於老也又安可以庶幾乎哉以予處人之所易而其患如此知先生處人之所難而不自以為難為可壯也先生任職九年當諒績於吏部且有加職而復為人師也諸生樂其教而安其師不能釋然於其將去謀予贈之嗟夫子學之不進也而何以贈先生惟無忽其時之暮也而不息秉燭之勤則四方之士

續今文選

大卷之十一

十八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為中民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髮髮則剝耳鼻然後免乎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之歡為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為人父母兄弟固亦鄙矣獨恠令女之節其美矣足以激發來世而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惻懇足以悲感仇慙而不見信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

問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
與夫髮斷耳刑形已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
欲脩其已毀之形而飾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
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
母疑其容而無失其心令女亦知以容自累也故
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嗚呼可以為難矣
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所為苟難者亦
所以為未至也令女之事余每以是悲之乃今得
見節婦易氏益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歸於范氏
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為養也其舅姑固以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十九

為不能終為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賦柏舟
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槐庶先生與其夫弟記上
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
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猶於內
外之親孝養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
非徒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
蓋其所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
嗟乎閨閣帷第潛移默感其款款慨歎有出乎情
有循乎禮義其擗擗哭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
其然其否隙露端倪如鼓室中之鐘聲音不能匿

笑貌不能藏兄不得以苟信其弟毋不得以苟信
其子而舅姑顧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
苟難為賢震異尚刺之行駭於聽而怵於視易至
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徹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
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
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
不在彼也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改軍裏戶此古之英雄貪功
殉節者所為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為悅不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二十一

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
外廐玉帛羨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周
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難之不
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為壯節而
忘死諸志固環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死而後生則
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自許者
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於奮而自許者將何以
信之田其第兩在乎犯難而不存於侯者將
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
百年而吾泉州珠兩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

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為徒擊
劒馳驅適於持樞之嬉關弓舍矢狎於投礮之娛
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統絳也其為
千戶於金門為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
同甘苦費無精稻厨無度肉而營伍之井匿庾竈
必善具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
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
見其所為審駁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畧計數如
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伎而較勇則是身不
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與號令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為不素畜其心則
有漁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
而為之先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
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為豈果以狗馬玉帛
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儋
軍亡將之囂屢見於邊上方聞鼓輦而思將帥行
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
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
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
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二十二

為金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為贈

送楊景周擢廣東按察副使序 浚谷

明制內設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糾邦治號曰風
憲官其職不親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貶之不
蒞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興釐之故凡內外百司
有失職者必覈練于衷曰彼風憲官將以所治糾
我為風憲官者亦夙夜惕若曰我所糾之治有遺
乎則將為我風憲羞庸是百司無批稗之政黎民
有嬉皞之休風憲之設亦侈大哉初懼其權重難
制故班御史院於六卿左按察降二司一階又以

中丞攝大夫之職副使佐按察使之治凡使之治必關白而後行有所漏罅則佐而糾之不以逼為嫌故中丞舉其職則天下治副使舉其職則藩省治居是職者可謂得行其志矣其後為中丞者自比于六卿為九卿姑引大體以自居而下移其治于御史為副使者亦自昵于二司為三司又以逼為嫌而挈其治擅之使副使謙遜無所關率陞堂陪座押案僉書退食解所玩愒日月或問之應曰我帖司副使例如此人亦曰彼帖司副使當然士大夫有擢是職者必問其為帖司否帖司之說豈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法制使然哉始余少讀官吏甲令所載風憲官冠服法服得以風聞章奏奏不如不治心其驍之又聞長老言異時天造之始副使以下來馬行入省堂案驗公私掠治吏卒省中咸懾服請罪其威若此又大異之以為人生而居是官得行其志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弱齡入仕自睹所謂風憲官者已稍異所聞心私恠焉又聞帖司之說則大以為疑及為刑部主事與郎中楊東溪為陪貳東溪既果斷通敏則凡余之所治者一一屬之而余乃以閑暇為樂始信所謂帖司者不唯風憲而百司

亦皆有之會東溪擢廣東按察副使其僚友咸賀不敏以少當傳長者辭令則為致其語曰我將以君為帖司者耶必將嬿嬰於流俗徜徉以窮年而奚庸余言也竊觀君之楚楚然勤勤王役蹶蹶然不遑息殆非喜為帖司者耶夫丈夫遭際休時在側陋猶耀其光况居大官衣章服得行而志固當斬然端然砥礪臣節訂頑砭懦播汙流清巍然隣跼夷之民于陶唐政教之中矣將使後之人指目之而愕然駭異者亦猶今之駭異昔人此真毅然大丈夫之事也君子所得為也顧可以帖司自諉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哉夫余固帖司者也然一聞其說尚悚然而竊屬蹶然不欲復諸身况君之果斷通敏者也嗚呼吾知東溪其必不為此也夫

送張濟甫赴浙江提學序

嘉靖庚子春吏部請以儀制郎中張君濟甫為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其學校事蓋浙為天下之鉅藩掄材為天下之最而提學職風化之原庚子又值賓興賢能之歲濟甫將綸命走快舸泛路衛河濟之津冒江湖重濤之險必三四月而後至廼以旬日之期操方尺之檄翕致浙東西數千里之

英豪湖海江山之間氣布立階案下以差品其文
詞顧而上之曰是等為才宜進麾而下之曰是等
為不才宜退召而戒之曰是等為中才宜歸懋爾
業既而有司即其兩才之中擇其尤才者備其額
數而貢之於天子之廷又於其尤才之中益求
其所以盡乎天下之賢者程其所宜以次而晉乎
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任而天下之治理於是乎興
故提學不過專教事一職所職不過一方與常有
司無異然其所致之人才乃有關於天下之治理
可以使朝無倖位而野無遺賢則非群有司未所
續命選 天卷之十一 二十五

敢望嗚呼其誠重且艱矣哉始而歲歲濟南縣余
亦以是次進當是時同升於公者三百輩 暇入
子以為未恆復遵永樂故事選二十三人讀書館
閣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余與濟南皆在列 備行輩
皆天下彥俊謂天下之事不難致然距今纔十有
五年而其存亡得失之故已迭相半求其終能有
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仰答 明聖求才濟時之至
意者謂誰與方濟甫與余之未遇時莫不以士之
所以不能自致於有司有司之不能自致於士才
天子為恨今濟甫且當其任矣使士能自致於

齊肅之前而無所愧濟甫又能致其所當致之士
而莫或疑夫士也者又將以其所以自致者以天
下之士而効諸治理之用夫然後可以謂之盡天
下之賢而稱求才之職果非群有司之所能與而
其重且艱者斯輕而易舉也故敢僭言之於始以
樂觀其成功庶幾真有益於天下之治理而余與
諸君子皆與有賴焉

送張湖州序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尊俎而代之矣
吾甚悲夫庖尸之於今之易位也豈唯易之矣從
續命選 天卷之十一 二十六

而亂之夫古之人其取精不馳之於不一之鄉而
用之不泥之於多顧之惑各專其所守而畢集其
所長不相踰越而莫可逃責故四民各奠其所而
萬邦不貳其心有以致之矣德之季也下有羨心
以觀其上上有猜志以防其下覲之已甚而姦紀
衆防之不足而亂政作姦亂相尋而無藝極故監
制之柄重而奉使之網密有司疲於應酬而民力
竭於饋供又其甚者釀毀譽之媒以亂黜陟之典
盜賞罰之柄以張恫喝之威操輕重之券以為干
謁之因群志為之風靡而百職日以勢紊何古之

為治者吏少法疎而愈興今為治者吏多法密而愈効乎專則精雜則亂勢使之然也維湖居浙之西偏舟車之所不衝泛使過賓頗簡稀矣而監司命使之繁例固若也馳腴而民質傭租易給無掇攘衡決一旦之憂矣而非分之不滿於千求無望之荐興於愛憎例固若也知府為親民首僚得日夕商確吏民事事之當否即知府之工拙無所諉矣而咨請之滯事機公移之煩上下例固若也然則張子將奈何曰仕存乎吾志耳非求諸外者也求諸外而有得其位雖伸其志則屈無所求而有得其位雖屈其志則伸夫人將以為位乎將以為志乎志專乎我者也位存乎人者也夫子將以為我乎將以為人乎並湖走山幾千里天下名勝之區數十萬農桑之民勾踐孫策錢鏐張士誠之徒角死而不可得享者子一朝儒服垂組而坐治之有侈然為子文其位之樂而實怒然為子戚其治之勞者矣是皆求諸外者非存乎吾志者也夫志尤其專而精雜而亂者也以子視位之上於子者則彼為尸而子為庖尸之陵庖焉非子患也子治其庖焉而已矣以子視位之下於子者則彼為庖

續修集選

卷之十一

二十七

而子為尸庖之不供焉非子患也子治其尸焉而已矣子能為尸矣而人以為非尸子善為庖矣而人以為非庖非子患也子誠自盡其所以為庖尸者焉而已矣子誠致精而用專志爭我而不由乎人將天地萬物之為庖尸彼湖山一襟帶之間世路險夷白日之騁隙耳亦何有於子哉况吾於子又以志合者也是故盡其言以贈之行

李光祿麟奉使大同圖序

續修集選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大同據雲朔華夷之會雖聲華四暨宇內鼓動於華胥鈞韶之中而大同之士喋肉刺血以與雲搏前擲虜顛後繼歌舞縱金革角抵延蔓之樂費千萬金司計者決不與之校貨貝輒殺而奉使鈞袂蓋所以養豪偉梟雄之氣以疎鬼魅獍域之心固不可以尋常繩尺校嘉靖戊戌歲復予撫軍余數萬於是同郡光祿署署事李麟持符載綱以往宣布明聖優渥之至意士咸歡呼醉飽稽首稱萬壽而退具軍樂列麾旄以送使臣李君之僚以為榮耀繪圖其本末而屬余次語其端云唯士之所以效祝於上而致敬於使者豈非以為報哉雖然此庸人感之常非上之所以望於豪偉梟雄

之士也吾聞古有豪偉梟雄之士者其上不以名義辱於遠人其次不以理色辱於鄉士其下不以形勢辱於疆宇匹夫為義而大呼決計風雲為變慘而姦軌為喪志況乎合三軍萬隊之力稱為天子之址戶者邪間者虜數犯塞為疆宇憂此於古豪偉梟雄之士以為最下辱致死之不旋踵夫合三軍萬隊之力而効死於讐敵虜酋之頸寧足繫而虜之膏血寧足汗輪蹄也何獨聞於古之人而不見於今之大同之士也呼之以其名則應奉之以其資則受責之以其事則哆然縮懦是學豪

續集選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偉梟雄之足言乎以庸人之感恩而為豪偉梟雄之報奉使者如之何而不有以開喻之也抑吾聞之言深者其形密而感極者其報甚則夫人之所報乎君上者將必有以自暴於疆宇而非所當先言也姑俟之

張同知平盜序

寰宇之守在四夷郡縣之守在四封四夷之患在外其形似難治而其勢易見故多備四封之姦在內其究似易治而其情難知故鮮備多備少敗鮮

備多危有以卜之矣平涼陝右要區北去邊八百里常宿兵十萬以防胡可謂至重自亭來盜塞幾百年僅三被胡寇然封內鼠竊狗偷反時時間發其又大者石城戍伏羗甘夏雷憲臣播在人耳而乾州樊玄胡利堡陳剛岷梁康黃之類余皆目睹焉一時守令巽懦弗戒至煩將帥既平則又陽為無恐以貽後患故涇上賈族襲陳剛餘鷗張山谷延命二紀內用敘貨以啗官吏外彰官邪以濟其賊群偷嘯合蔓長滋大嘉靖二十年攻張兵備之壻而奪其帑以名捕猶四年廼獲反接以令於市

續集選

卷之十一

三十

怡然號於衆曰吾賈大王不死也吾知文吏必耳吾欲生死人即生死人欲貧富人即貧富之幾速而勢易故衆樂吾從而莫吾毒也今夫文吏之治則反是矣倒持其生死貧富之柄而決諸人又不能決而唯虛文之是徇故吾徒常得不敗敗又卒不可死余聞之而甚駭且疑焉獄數月果不成部使者即移獄于涇涇守張髡士械治嚴度難脫又移隴復之府獄再移于涇中途竟得脫去大聚徒欲攻涇及府府副守代駐張君喈曰此賊不知老張至也老張固爾是求爾固求之也趣之涇部

署卒伍親持弓矢射盜靡殫且獲殆盡餘衆止遁
為環慶軍所得府境以寧于是撫臺以平寇賚君
太守邊君洎群僚吏嘉樂厥休胥命予序其事以
歸之子唯邊郡之事變夥矣而其最急者莫如內
盜胡未至而盜先之胡已遁而盜猶熾胡力所不
及而盜深入之凡可以戕上虐下壞法亂紀以欺
吾君而貽患斯人者咸盜之聚也苟有能治盜者
予固樂與之矧其在予邦者也然予歷考張君自
辛巳進士起家宰婺源高陽守隴以刑部郎謫判
池州咸擒姦摘伏以善治劇稱昔張忠定公宰宰
崇陽也斬一老吏持教至市曰此曾以計脫於盜
李順于法者也吏搶頭曰縣得好官矣忠定再鎮
蜀寇為宋名臣至今稱之不衰君得非忠定之裔
與何其酷似也然求其所以為張忠定者願君神
會而心諧之予將引領以俟焉

黃公佩王母圖序

凡道涉於支離荒唐之論者君子以為深病苟或
意在於善則君子亦不廢其人易稱亨利永貞書
備五福此皆人之所有也則於道宜詩稱有命自
天萬壽無疆此皆人之所無也則與道倍噫聖人

續錄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崇易書之文而於詩亦存而弗削何與意者天下
無兼善之事取其意之善則其論之支離荒唐姑
舍之可也予聞王母蟠桃之說舊矣其支離荒唐
寧待問而後知今黃氏公佩繪此以壽其大母而
予反數數然稱之何與噫此聖人存詩之意也凡
人子孫欲孝其親者摩頂至踵皆所不惜四方異
物梯崇浮深皆所當致况彷彿形象之間忍以其
支離荒唐之病而為吾親儉哉夫支離荒唐害道
之罪小以天下儉親不孝之罪大君子病人論支
離荒唐不病人為孝然則予之稱公佩亦君等之
續錄選

卷之十一

三十二

澄江文集後序

圭峯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
老子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
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 朝之二三老成靜
而竚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
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
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
方其設筵下石之時寧獨一快於去公而已耶至

於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亦良是公矣而必為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為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蓋藏之亦即發其英銳殺果之氣以臨事即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於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况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歛其精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

續文選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遠耳又况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燁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為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冠以公

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序予為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於前哉僭書于後

曾南豐文粹序

遵嚴

無錫安君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慎中為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

續文選

卷之十一

三十四

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慶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誼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為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才或不能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仁如其意文之行於其時

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意何其盛也周兼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恠奇

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絕為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

五子詩集序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飭句協比聲

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常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孽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恠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

續本文選 卷之十一 三十七

為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為詩幸其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衷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機以攷俗化驗性情而田野閨壺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邪意必有奇節惟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忿懣傲睨相與作為語言朝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

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惟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為極權傍觀皆笑為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意不謂一二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絕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

續本文選 卷之十一 三十八

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思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蕭疎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頽倒嗔呼歡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自

汚淋漓以詬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訪之
曰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
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
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
人持笈館問市中莫識為誰久乃知其為君也吏
人至門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褻而長裾濶步趨
府中君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
西郭野霞田塲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
之老學鏡根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煙晝濕
定於。長火燒筍煮茗以飲守卑隸忍寒泥罵
詩人。卷之十一 三十九
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諱於郡中其詩
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眾汕
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
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
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費用為
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
其欲而大慙於心其求之而得之而樂雖生死
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貴於時以售
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閑關吟詠索餓求沮
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為足以撓

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為
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惜
欲得予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
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
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
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以重君之
詩於身後哉
塘梧軒詩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
之思豈少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
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
而相足以用於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古之所
寄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
可怒之物寫而為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
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君
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
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寬暇
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
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嶷宕之氣
揉磨鏤草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

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貧且賤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一

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虞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撫膺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沉寂寞當其氣苦其思以托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以醇學篤行

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充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五先生文粹序

後谷

世之稱述傳記子史之家至博矣未有不以名號其書者不以名號其書而直稱之曰先生者唯濂溪周子洛程伯仲子秦張子閩朱子爲然世以其學同歸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必由之而後入故並稱之曰五先生先生云者弟子尊師之稱也五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二

先生云矣天下之願爲弟子者將無以致其力故必求之五先生之文文非所以學五先生以爲學五先生而未得故姑求五先生之文爾五先生之文其行於世者博則世之不能爲五先生而徒爲五先生之文者必大亂真矣故五先生之文未有不粹者也而曰文粹者以別其亂真者耳夫聖人之道天道也學者未能合天道故求諸聖人未能得其所以爲聖人故求之五先生又未能得其所以爲五先生故求之五先生之文夫自五先生之文以至天道安在其千萬而存一二哉求千萬於

一二而又有亂真者焉則其亡所得可知矣故始於學道終於無所得世乃譏之曰儒者博而寡要陋哉斯言惡知所以為儒哉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求五先生之道於其文者得其粹然者乃為約矣苟得其粹然者以為約則雖在斯文猶為衍也嗚呼欲求五先生之道者得斯義而推之庶幾其不為世俗之陋儒矣

少陵志序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三

隴歷唐開元至

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悅少陵

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廼以說御史吉君即其

地祠少陵子以實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憚

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

時第舍池園服玩游樂之盛聲華氣燄之雄耀山

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游寒士操觚

吟詠立其旁渴得餘瀝飢扣厭肉固足矣彼皆殫

智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

已丘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

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孑然旅食之少陵子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四

以詩詩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

奉太微子於此矣

郝生家訓序

凡人之才蘊於其中而無所自致往往於家庭細

微之間亦可以見之漢陳蕃自以為不能掃除一

室而能掃除天下後卒阨於宦官晉謝玄使人雖

屐履各當其才而郝惜知勝其任嗟夫此蕃之所

以徒為拔劍之呼而玄之所以卒成淮淝之功也

與夫民生而有氣血心知之累有親戚交友之倫

有飲食日用之常是其所居之貧富貴賤大小雖

有不同而其才之有所必用而可以自見則一也
今日我能為大而不能為其小此其術所以疎而
其才所以不能自振也與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彼陋邑之所謂忠信者唯能樹藝其田廬倡
率其子弟以事其父兄輯睦其鄉里如是而已耳
未嘗知所謂從先生之教服官府之政以致其遠
且大者也故聖人激之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嗟夫
此聖人之教所以為密而其才率置於有用而無
廢物與今觀郝生之諸父皆斷斷閭閻人非有豪
望聲勢可籍倚然自其母以貞節立其家而其昆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五

弟善守之益勵其行而居其業相與雍穆不少衰
又相與資生使遍謁夫世之所為鉅人君子以修
其學嗚呼是豈孔子之所謂忠信而吾之所謂才
足以自見於細微者與惜也今世之所謂學者
大以自高而虛誕以失實往往并其忠信之才而
失之固頑生且以其父兄為法而以世之紛華聲
利為羞俟其學有所得而後充其類以求進益毋
曰我將為其大而不屑其小焉則善矣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

大洲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

重刻於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為
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
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
編多錄與閩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
初之論故能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
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
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為異而
助之攻終羨王先生之特異乃欲駕其說於是王
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六

子何知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脩心
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
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
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
以得聖人為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家而
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
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世使
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
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於策

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於柅學者而至於
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故知聖人
者以自度為家也不令己與人異也以度人為岸
也不令人與己異也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
事之必有以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
子曰丈人何以知之曰予嘗觀夫子答問群弟子
而知道術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
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義乖於是百家之
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究矣孟子與折以雄辨
而不能熄也莊子休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四十七
生者不幸而不觀古人之純全紛紛藉藉以至於
今悲夫

續今文選卷之十二

郡學重修明倫堂記

毘陵唐鶴徵選

遵嚴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
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
宮室辨其時物勅其條法甚修而綦隆而孟軻氏
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
舜猶病之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
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珍
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救也則必
為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
其所為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呶紳綦偪之
飾而褻襲委垂之宜琮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
步趨周折之度豆蓬簋簠鐘鼓管絃為之器而
酢搏拊以為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為之文而詠
歌講誦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
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為事詳
而為物博如此其所以為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
而其妙不可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
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

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為無所日
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
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踈濶而不治簡畧而無當
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
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
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
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
友之間而以孝為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
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朋
友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習其所教而不知其所以
讀今文選 卷之十二 二

家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焉居其間
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父子則謂之夫
婦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
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
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
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
善其內又為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以
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
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
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
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
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口而作民生
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
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
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為下也明之而使民親
焉士之所以為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
法則命于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
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
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以德教撫循其

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有責乎為士者又不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每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予予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依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實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

續古文選

卷之十二

四

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于內而不得也得于內未有不得于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上下之分可不勉與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已已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于帑之羨者其役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已矣自餘絃索雜奏侍於瑞珮交于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樂而夸者譽其內格五六博叫臬肝盧

揮手交臂之頃車馬從徒離合于一枰之上百萬為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擊試劍然雷震霍然風靡始陽為作術彈于角而勇力泰至乎多變其樂進于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麓猛而近聞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珎一異振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于形容盡態于藻績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

續古文選

卷之十二

五

昏姐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侯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于詩書六藝之文古訓夜誦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恍焉而前疑室焉而中排意挫形頽而不敢休客非有事于斯文者不闢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麓猛見誚者無所干于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閒適與夫鋪繪律句才人一技之工且以為壯夫所悔而不足為也當其覃精于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

若古人之在而與之為爾。羣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辨說窮浩蕩之倪而析秒忽之端。自以為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山。中乞記。夫生于宗室貴富之家。則管于歌舞放于博塞技擊而不患乎內辟。麓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為工。則可以自拔。倫萃而為學士大夫之所道。君所為樂。廼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于斯堂之兩求耶。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質。方其悅于博而耽于文。則心愈溺。愈滅而愈足。以為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為聲色之娛。博塞技擊之靡。而何以賢于鑒古琢句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得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于所知。亦有瞿然而惑于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為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于斯堂而勿輟。

金溪遊記

續古文選

卷之十二

六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堽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為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袵。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崇嶺。而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則為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為之加明。手足為之改適。此何異乎飲梁肉者。悅蔬茹之食。酌醕醴者。暢清冷之漿。其舍醇醲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于此。徒以迫劫于喧湫。摳雜之甚。意煩氣倦。急于有所投。而自解時者。知其為山逝者。知其為水而豈為有遇于已哉。嘗試登高丘。汎長川。見夫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七

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
意豁于久煩之餘氣舒于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
已生矣何必不為樵夫牧豎吾師估人而何味
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人情之欣厭有向昧
者挈情以徇物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
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為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
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
所寄而皆其自足于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
美而况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
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無所厭

續古文選

卷之十二

八

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蓋吾
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于金
而始演洋洋潯潄山起于兩溪高深之景相得
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鳥而忽
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祥
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希而品
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
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者
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
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

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為記
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
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
後為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為嘉靖戊申八月七
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
晉江遵嚴居士王慎中也

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于清曠寥廓之
表而官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
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

續古文選

卷之十二

九

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無
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嗟然覽齊國之
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甲
而吳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領其一時之
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懼而不足以
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
悅生之性亦何以異于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
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
盛其多取于物而備享之以為快何所不得宜其
兼得于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

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于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在左右江復齒萃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酣乎蔡侯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動思取樂于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超于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可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于其間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十一

好事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為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竊極意所止有足有否不為怪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儻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于時習于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吾有吾雖困于世于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于此彼富貴功名者于天下之欲窮矣而于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

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名被于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于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為少與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淨香亭記 浚谷

秦山之壯麗為號城之南泉壑之幽深者以十數而西峪為最峪之水源于其峪之西益窮而為山處其間沮茹汪漫以百數而東注于峪之口始得停蓄縈澗之處以為迴塘塘之抵以為亭曰淨香者為最其亭而四顧南絙能耳武關之山壯渡即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十二

入數萬里洶濤之洪河東西通轂函開闢以來角爭之區秦洛二京往來之道其間世道之廢興事之得失大者王侯卿相之所經營小者幽人隱士之所棲遲牧夫樵子之所奔馳而呼嘯欣然而喜戚然而悲愕然而可駭其變故之不可常必者以鉅億萬數而秦山之峪西峪之水流峙而不息者然則又當為其最古之人其號為英雄豪傑者衆矣然皆馳逐于聲利波蕩于功名力疲心倦無可奈何則又以其餘腐腥臊泉石之清幽舉其翕澄靜徹之本性而圻汨之古今相尋以為高是又

不可以鉅億萬數矣亭之主人許廷議氏廼獨曰
吾不若然吾少有四方之志故嘗欲借筋籌九邊
之兵機折箠制百蠻之死命矣然而有得為焉有
不得為焉吾適意而已不能必其為也吾家世業
儒吾又以儒進身儒與禪至不相謀而吾又悅禪
吾之于禪也或學焉或不學焉吾適意而已不能
必其學也吾亭有竹而塘有荷而杜甫之詩所謂
風吹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者適與吾塘
亭契吾既悅甫詩而益信吾塘亭之先有得于甫
也故以名吾亭云亭繫乎塘者也吾則無所不之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三

也故吾之于亭也猶乎其兵與禪也姑適吾之
已矣豈必以為吾之所繫而固有之謂哉以其
味之餘腐而朽汨之乎也執友人平涼趙時有
其說而樂之為之辭以銘諸亭曰亭之有于德
之芳兮亭之淨兮子德之映兮竹實可以棲鳳凰
蚪螭偃蹇于荷柄兮嗟今昔之俊良孰委蛇大
以受命兮伸子之往而不枕其方匪直斯亭之
爽而子又其最勝者與

洗心亭記

樂休園之西偏市鄰人之隙地築治之窟土乃泉

泓然其遂礪埴之為齋池以畜金鯽濟以涇流之
餘波以其溉園也肥而濁仍為陂其左以瀦澗而
蒔荷既澄而飲魚荷茂華而魚騰鮪水陸之禽飲
然如有所得也作三楹以亭其上與池之規各不
踰尋園之主人曳杖履操壺觴携親友奉壽母以
遊其間有風吹簟篠雨濯卉木露裊群英霜裊秋
實雪印山川各以其奇來奏無絲竹羅綺之費而
泠然與心會油然與神諧浩乎其不可窮也而不
可強以名新晴天宇瑩然臨池萬象洞豁晏然若
絕世外百慮無嬰笑謂門人曰二三子識之是足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三

以洗心矣有揚解而前者曰先生洗心乎夫皇墳
以降蒙書之前高文鉅韻聖訓賢編下挾地維上
搜穹玄是非浩代褒貶億萬則由夷德推淵濶辭
藪周秦理以宋傳冥求逖匪高堅攻鑽排渣澄微
臚臆恒懸先生其洗心執道以勢運業以權隆陷
直為愚借妍為工枉正勢替移俗播風萬屈不撓
百折必東人以時智我以古蒙有才不用必正其
朋弗權以變必鞏其經先生其洗心乎白刃臨之
未足懼也而善名劫之則或遷舉世刺之不一顧
也而君子予之則或喜不遷不喜常道平平默而

識之以存天盟與世若矯與神若朋衆方劇喧若無所驚先生其洗心哉主人嚼而笑曰二三子多言乎吾頓而休夢而寤醉而醒樂而莫知其所以也廼歌曰清風起兮生微涼波搖曳兮明月光魚龍飛躍兮雲雨翔口欲言兮心已忘吾亭可名兮不可以方

叅知游公大政記

翼軒

荊門州故荊州府屬也 肅皇帝自安陸邸嗣大曆服以安陸為承天府比于兩都而割荊門州隸焉州幅員數百里山居十之七水三之士大夫散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十四

四境視州城如寄而市豪聚城中其始興臺五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掾為奸利羽翼成而膽勢益殖小民有訟賄豪為居間其黨拳勇者任受刑桀詰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賕賂日富則使其徒為胥吏已為郡胥吏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為胥吏者兩臺耳目寄之十五司理又以賂通十五郡司理慎事者朋比構會陰操州長吏及佐幕短長所不便予下者千里之外其應如響即士大夫惴惴懼不免而不敢者欲有所耳心或陰用之於是視士大夫州長吏蔑如即若監司若兩臺

且玩弄掌股之上長吏至與具賓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囊橐若固有之其魁治宅中為堂以集其黨計事者是時吳軟絲價騰躍豪出令非此不得入筐篚明日上梁得吳軟絲百疋皆朱色嘗有喪其徒千人會葬馬羸純白如雲填委山谷號饑寒者鰥者詣堂下陳詞輒曰其所餘粟某所餘布某所所有婦有女往取之其家諾如不及少後糜碎矣蔽匿四方之亡命借交報仇薄暮塵起州民重足而立道路以目而會閩人游太初公以叅政部荆西治承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十五

天所至鋤強扶弱風裁霜稜肅如也州大姓坐加賦窘以狀白公公知郡倅潘君廉幹可任屬使治之倅悉發其謀黨噤不能對而豪之養子某為郡掾首當坐倅笞之三十死而郡守恚曰投鼠忌器乎遂與倅相持豪益張適州都試諸生大姓子為諸生就試豪願指禽之桎棘之下戟其手以為犧牲而薦之死者自頂至踵榜掠兩下備極慘毒諸生奔告州大夫大夫不應也左右先後無非為豪地者告累至姑命其幕往胸縮不敢前諸生迫號召子弟之就試者若干人穴垣而入竄生歸豪

詆譟諸生圍奪我郡與州信之幾覆沒而游公微得其實投袂奮怒此豈可與共堯舜之世者耶部署材官若諸游徼卒立沈命法先後捕其黨二十許人具獄士憤小申而加賦蠲州民歡呼載道矣方豪虐生時其子在外聞之嘆曰吾欲死此人如孤豚腐鼠誰知者奈何不忍一朝之忿而白晝攫人于市使彼有詞耶其黨更為流言中倖倖謫而游公之讒亦就矣公以考功令當調且去州諸生與其父老子弟泣而謀曰孰左袒豪而秦越肥瘠吾儕者耶孰使我衣冠之族不為豪魚肉者耶力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其

不能排九閭明公誣則相與尸而祝之而使下位積勤其事于石以垂永久紀綱風俗之救壞莫其于今日而尤莫甚于楚楚莫甚于吾郡自江陵敗大臣往往為湘纍堂簾冠履陵盡士大夫重自結舌吏無所忌憚城狐社鼠又從而為之釜鷲情日壅塞權日旁落威日假借而橫民出焉其種有六曰土豪曰市猾曰訟師曰訪窩曰主文曰偷長根株窟穴常相通為用如荆門豪兼六者而有之其黨以千計其賞以萬計其巧繁拜請妖詭洵涉遠則楚十五郡上則輦轂力折權行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蓋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曰內大臣之變曰外諸侯之叛曰匹夫群起之禍而今天下無內大臣外諸侯之慮也可患獨橫民耳班固有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矧迺齊民作威作惠王叔之宰曰尊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匹夫群起其禍未艾可不為寒心哉公他善政更僕未可悉數而不佞獨書其大者豈曰為荆門諸生美報抑豈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第以為荆門賜而已杞憂殘卹之誚則何敢辭公名朴字太初閩之福寧州人登萬曆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七

甲戌進士司理成都入為廷評比部尚書郎出為粵南觀察副使遷今官

上唐尚書書

浚谷

威讐遐裔轉虜駢連旌振旅保大定功吉甫來鎬行儉入朝歡浹萬夫休問宣暢况居涵濡之中側聞道德之風誠忤誠幸第恨癯乎山澤不獲執掃除之役頭目卒中迅風眩瞽難于揮翰未遂謁五內之私亟颺于下執事會劉生自牙和至式詢吾師起居雖小不適寒煥信順之佑何憂不已及誦教言誨以箴脩之宜并及過當之咎語曰知弟

子者莫若師知之至故憂之切抑吾師之所以憂僕敢不以憂之以已已知其憂而靳一云云以解之恐悖孔門四子侍側以樂夫子之義故不自忖已聊復一言譬之蟬噪蛙鳴雖不愜里耳而大雅君子庶幾尚之嘗聞耻辱者勢利之士所羞也勢利者功名之士所羞也功名者道誼之士所羞也故道莫毀于詬集名亦爽于流訕勢或黎于刑辟昔宣聖逐于魯而孫叔毀之孟子遁于齊而國人詛之子華違于晉而燭過阨之此皆大聖名賢之所為卒被庸夫俗子之侮尚不能解于當時而蒙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六

雪于後世何則勢逼情乖則離異起羨長護短則媒囹生物異代殊則枉直明故君子疾沒世無名而不病人之不已知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不辟患以傷義蓋夷齊并為餒鬼耻食周室之粟顏生樂于屢空耻從貨殖之士下逮長弘屈平馮參李膺之徒皆以身為君國之幹卒嬰參夷之禍近世于少保劉學士俱被極刑此豈非當世之所深嫉而後來之所企慕者哉僕雖不佞負累于休明之時然幼藉箕裘之業頗聞詩禮之術長習百家之言馳心于聖賢君子之事矣大都道行名成而不

辱身者上也名成而道不得行因之以辱其身者次也道無可行名無所成而身受其辱者宜也無其道而竊其名以享其利者盜也此則少知自好者之所羞而趣勢利者之所競也吾師度僕何居于三者哉言乎道則為世禁錮道已毀矣言乎名則身被大戮名已爽矣言乎身則毀體受刑勢已隳矣三苦無一可而欲使之奔走于臺阜之間伺候于形勢之門強顏悚體自廁于士大夫之列計亦左矣身為刑戮之餘詬集之所萃流訕之所浸世之爭名嗜利者猶欲為賈貨分功之計其慮至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九

深其蓄彌毒加以此地磐石之宗牙張強毅誠恐不測其身已不自救而况敢與知人之長短哉設令受欺蒙侮此自其分報復循環天下通理自隱禍陰譴最烈浮屠老子之徒尚以為戒况僕學于孔氏身雖被廢其心豈直悻悻小丈夫哉孟氏有云天降大任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人者困心衡慮而後作安知其所以陵僕者非所以益之也而遽為是囂囂耶今夫田傭賈賈稍有擔石之積什一之利已能自愛雖有攘臂詬訾之加猶且閉戶而避之其自視者重而外視者輕也較

僕所負豈直田傭賈豎之比哉廼與爭名嗜利之徒蹴張而發機祇見其惑也然則僕之必不為此也審矣且僕之不為此其由來業已久自髫髻時已不量已分誦書及彙倫綱常之際便慨然自許每覽忠臣烈士哲人義夫之行則流涕交頤思得其人而往從之此固吾師所嘗許可僕所言豈不然哉洎服官政果用成性目覩時變於鬱膈臆激膺填胸藉令緘口可以免外禍而內患已結于心腹矣自放廢以來加以寇攘屋壁四立風雨不除家徒凍餒動值舛戾見為愆尤嬰育天札嗣續未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二十

立身素剛強而今更多疾病患發意表罕所嗜欲雅好飲酒屬文騎騶射因此盡損便兀然坐閣中如婦人孺子他人為僕憐怛而僕僣寒樓未嘗必貶身之榮辱不暇自恤人之長短于僕何有哉設僕幸蒙洗錄任百職之末猶當明目張膽以裨萬一至于快心易怨之舉必有所不為夫僕之有所不為殆天之所與也非人也所以深匿潛伏自絕于交際之間者直欲如前所云以遠害自全耳况卑下未易居貧賤眾所侮位微而名高廼譏笑之府故舒修撰之節茹於浙運夏太常之囚

釀于胥徒李崆峒之釁結于既廢彼豈非世之所指目者哉不蚤自遠引果犯群猜明者睹未萌況其章徹人耳目者耶此僕之所以離群絕俗而不悔者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不敢以自棄人之所以加我者不敢以自沮又安知終無可行之道無可成之名而身之耻辱不蒙後時之雪也又安知不足以稱吾師之知而解今日之憂也憤固可啓悱固可發猖狂之言尤望吾折衷焉不勝怖悸之至

復李生書

大洲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嘻此持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廿一

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取青紫則易矣欲駕于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于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以為道其志大矣廼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為實得少為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蹠者不由免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以

為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迺若足不出于百里
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于
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
一點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
于秋水又迺嘆溝瀆之盈于屋雷人以為愧矣生
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少頃嘗冒靜山
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鄰郡丹山
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
將至世事易纏紅光陰易懣懣忽忽淹留壯老逼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廿三

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
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
此耳某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
者甚至生母索高價于吾之門執韓退之又將三
沐而三薰于子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鹿門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明天子甲乙之
科當是時僕忘其驚芳而推附于兄兄亦憐其同
聲而好為游揚于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于月丘
附阜于壘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

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
相笑咤累歎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于江海之
間者十年于此矣漁石入為吏部尚書大鶴為文
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廁名郎署兄或
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
安于朝廷之上隨被指病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
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于同輩絀怨于顯
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搯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
所相與合為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
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喑鳴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廿三

涕洟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
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為進不當附當世
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
勒一家以遺于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煙霧之間
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者
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書而思當
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
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米以衣
見于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
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

僂工于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
工于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
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
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
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
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
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于
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
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
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鑠躒躒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五

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
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
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上
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為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溢于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
嘗從兄學為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
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
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續猥
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扁鑰而入而
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誰為弔其

表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為文辭而上採漢馬班
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
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旨而端
摩之大略琴瑟祝駉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
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
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
雲吻霧喻虎噬鷲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
出然于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
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
意相合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五

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纍然之
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惟荆
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
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而疑
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
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且咀而餐且
噉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
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僕
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
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

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
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聞讀石建傳即欲俯仰
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
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
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盡善盡畫者詩僕謂其于文
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蕃蔚黽黽之
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推
馨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諒夫
佞倖幽人處士輝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
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其

行旅蒐狩問輝譏嘲咏物情弔古傷今成敗得
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備目所可
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
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
不解于其物而譬釋之說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
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祕所謂
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
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
者互暢其至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于兄但操金
而求酒不敢不問價于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

其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董潯陽內翰書

鹿門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茝及
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鴈以綿其道路之思
而其引騁增歛有若兒女然者僕每耻笑之豈謂
今日僕之于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
皆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
脫四顧烝烝愬言靡由况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
蟲吟之候以憂諶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
夜彌永而踞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其

夏日早隸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
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
聞于會宗魏其之所不聞于高遂者何其忠也僕
雖不敏當佩之衣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
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
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于文章
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旨頗不富有所刺慰
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孟嘗問之古人
矣天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蛇也好毀幻
劫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死

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于古今賢智之士馳驚于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違人視之蓋一覲耳他不暇遠論姑自僕近日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豔舞連翩綽約震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頽然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觀卧牛羊于其上耳彼且如是况其細者乎故早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對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文

若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為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蓋感日月之易通傷事幾之不達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養葬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于左右也而兄之復適欲遲知己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擅名環夷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于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于元封建元之間者乎

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已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徒之膠東逮身沒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敵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文

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于梁者情有所為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掛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為樂也兄以為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游以成名乎

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壯引僕將有進退之決于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為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查近川太常書

鹿門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三

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頃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始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

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所過峻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脂韋滑澤逐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于子厚以文章相頡頏于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播其于友朋間若欲為歎歎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于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世

馬子厚未必窮且死于粵也退之不能援之于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于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千金之利者鳬嗟蒲伏以自媚于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于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于鉅鉤之潭而不能遣一使于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于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于退之所

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言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于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閒之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巧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為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逮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三

上袁元峰相公書

鹿門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為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于心而譽之于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為相則九九以上咸為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為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于清朝見攻于群衆譬之馳騖駘于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志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已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三

不能不仰天而歎歎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天子亦為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闘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聞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孰視吾東南數十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統絳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聖天子簡

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
之于王江涇再敗之于龔山三敗之于沈庄所劾
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
上之梟雄宿猾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
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
外不顧流口之說遠遣謀于波濤近用子肘腋
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
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構冰草屨
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為孤危萬死一生
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世

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
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聞
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解賊
之策邊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
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
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割冠而
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
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珮刀而
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
及左右時皆為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

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
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再賊沒之後朝
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繫繫然起而攻之
荷聖天子獨為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
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
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
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
所為聲色之發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
至于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為功亦
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世

不以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
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
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聖天子為之獨照于上
賢公卿為之調護于下當必不令馬援墮于意
之疑曹彬覆于篋書之謗狄青惑于軍情之危
可痛者世道峻嶮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
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
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它日
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
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其陳

姪詒誅却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以事聞 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為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壯望不勝哽咽

直隸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公墓

誌銘

大洲

李君諱方至字如川家富順縣鰲溪之曲遂自號小鰲子上世有曰李溥德者自湖廣公安縣來遷予志聰孫繼宗皆以曾孫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侍郎本之子文昌以廕補郡照磨而文昌之子諱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共

鳳登進士第為御史陞陝西副使鳳生君君生翰林修撰長春于是溥德下八葉皆簪紱而李氏大子富順矣本官終資善大夫南禮部尚書事載縣志憲副在臺中久與考察庶官有聲稱人忌之不得為省寺隨例出補補副使未久思釋去君於時待試南宮矣事憲副與嚴孺人甚適其意慕白沙之學無從問之游太學知湛先生陳氏之巨子遂師事焉久若有得也一日跪請于憲副公曰兒欲卒業此學請罷去舉業以成專一憲副公誓之曰吾不見汝進士目不瞑也毋再妄語君乃待試如

初君與吾弟仲通同舉相與講學甚決偕計必同予在史館至必主予君美眉目髯髯英秀望知為出群人也仲通嘗謂予曰我與李君同行事巨細必經君手予忘為旅也然終數千里路未見其叱一僕終日談笑諷詠意閑曠而事無不集觀其才度任重之器也最後偕計乃庚戌歲正月與仲通宿天壇院中予訪問之雪夜月暉酣酒高歌忽謂予曰今制二甲進士不得為科道豈文使然歟郎署官不得論劾豈才使然歟君為國史何不奏改其不便予戲謂之曰子今年試進士請卑之勿高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世

論即得入三等行取臺諫風聞言事快其意亦甚易易烏用改制為哉共撫掌大笑二月果中選入三甲聞嚴孺人計去免喪授工部主事主事修京師外城躬版築率軍卒以勤聞樵杭稅值島倭亂商不至君計招綏完官課以廉聞事竣省親曲事其志以孝聞于是擢本司郎中薦加從三品俸奉勅理漕事駐高郵是歲海汛夷舸甚巨且夥環郵城顧掠不去旦夕城欲破君登陴誓士以死守矢石薄城上公竝立弗動夜購死士啗說夷長潛焚撤近城民舍賊不得上氣沮漸解去是役也淮

海之間稱忠勇矣夫君自和鮮喃餽割親愛而來一敵臨則棄身而不顧何其壯哉傳曰戰陣無勇非孝也此君之所以為孝也乎當是時吏部知李郎中之才也科道知李郎中任也縉紳游談知李郎中奇也俄而大工起以李郎中為江浙徽三省採辦使用其才其任其奇耳郎中曰郡縣疇昔輕部官令不新其耳目恐未易驅策乃劾論採木官最急玩者天子方倚郎中得巨木見奏喜其能逮捕急者皆治于是江淮大木湊然至矣君抗疏之力也然而吏部遂薄君以為露已長矣科道遂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世

怒君以為奪已權矣縉紳游談間亦有惑于浮議以君為已甚矣此何謂哉君事竣復命而南論章至上不直之君亦上章辨焉略曰臣採木之使也臣所劾採木之有司也使臣不得木罪當死有司採木急使臣職當劾與科道何與而謂奪其權乎夫使臣劾一慢令有司天子怒而逮治之威震山徼大木以集此天子鼓舞一世之權也科道官以為奪已之權其權安在誰奪之乎臣聞人臣先國家之急而後其私交若臣之苦心勉從王事祗圖集事不恤人怨宜為體國奉公者憐惜

而培護之彼輩顧謂可殺可惡不逐之不已也則其心事之凉于主上而薄于公家亦可睹矣臣請自劾罷歸田畝以息諸臣之怒而避其鋒惟陛下憐而賜許之上慰留之于是郎署生氣以為李君烈丈夫哉然吏部不喜也故久不調乃以外艱歸數月以郎中為趙州知州云夫郎中稱任使九重所知名也顧八年倚署而不遷偶為科道所怒則一麾出守而恐後非臣義之大舛者哉論世者恬不知怪斯三綱九法無與任之者耳君赴知州事越八月間妻朱宜人卒于家遂自免罷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光

歸鑿舍後洞居以習靜君體肥誤為洞濕傷遂病久益痿忽辭藥嘆曰本無有生烏用惜死吾病必不起急呼兒春來與之訣長春時讀書中秘上以予與殷尚書教之共目其西歸浹旬而君卒已年閏六月望日壽六十一歲明年予亦謝事春尚在襄中春以書奉甘憲副狀至曰先子墓門石待吾師之文吾師知先子之深狀未備者幸收錄之噫狀備矣予識其大者耳狀稱公性度瀟灑器宇凝靜鱗甲中歛鋒稜外削葆植祇檢初終罔貳孝豫中憲則五十而慕忠祇簡書則百折不回

屢修公安之塚水木敷也收卹從祖之孤蒸嘗緝也群四乳之鼎而齊體之無我嫡也較六均之宅而捐益之無我饒也又能嫻睦族邨推解廡違交游待以舉火者無筭其自奉則不厭藜糗居常葛巾野服惟新皇建儲恩階朝列大夫僅一再曳金緋隨筭之曰無炫山人裝也噫君以孝靜稱此孝靜之推所優為也又稱公治趙州曰趙當畿輔孔道鬼瑣繁劇萬之它郡公風剖訟獄水決簿書雷厲豪黠電掣奸慝老吏畏惛失俛仰民欣欣有古良稱鄰壤質成者爭戴為青天矣郡有大石橋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甲

蘇軾歲計千餘緡往充私橐弗麗守歲也公曰臣執今民苦誅求獄骨驛置外更滋以里甲供億不貸奈何弗捐以蘇抵乎乃檄當塗署為令日惟富郡井汲雖束薪掬蔬必俸易納匭以進官庖沖泊如田家居噫君以才庶稱此才庶之及所優為也嗟嗟以予論君才情志意使充其量則賈太傅希文之流垂執惜君時命不逢未能極其恢廓耳史春也甚文有大志其終能酬其先人無盡之業乎春有弟屬春與其妹一人嫁甘維梁皆同生母王氏也王母乃朱宜人擇聘事鰥公以延其嗣宜

人生一女耳嫁杜漸宜人極慈愛長春長春不知為王出鰥公重之故聞宜人沒而罷其官茲同穴云銘曰鰥山青青鰥水平中有烈士千年墳嗚乎難埋之氣不滅名誰其刊之在後昆

太學沈君墓誌銘

鹿門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謨者携二子過焉坐而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君子也與之語其息深深如也問出二子所著文章讀之矍然與古人之至者相遜約非他經生廣貸為者予頗異之越甲寅君卒旦葬不及誌其墓明年二子抱友人姚君狀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甲

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可攷勝國時有諱文者家吳江遂為吳江人文生文浩嘗從高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敬生奎奎生漢漢即君父也今上即位初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頃之贈父奎如其官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時給事公以直諫顯以議獄忤上旨罷歸給事公少負氣魁岸自豪既罷歸缺缺不得志于是託計然范蠡之業與世相浮湛權羸縮盛田宅或累貫鉅萬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則連諸昆弟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閭里故閭里

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事公既以貴
饒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于給事公所
向類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事給事公獨
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腴承之給事
公數壯出游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亦輒供張屬
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故為六博博
蒲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公給事公亦往往解頤
而罷給事公既衰且晚不獨厭故時所習羸縮計
不欲為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忘向所為缺缺
罷歸者君之力為多也君性愛善忍故于諸昆弟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三

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為睚眦而諸昆弟
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
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為睚眦
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者間有急或
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不問也有不
能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與否亦不問
也人以是爭相引慕為長者一日行田間有一兒
杜姓者從群兒戲獨異君間視而偉之因抱與俱
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弟少子倬而
子之若已出已而偉果以尚書舉于鄉嗟乎君既

起貴家躬潔白長厚之行以佐給事公又能信之
諸昆弟以及姻里族黨而推詩書之澤播之後裔
庶幾乎古之翩翩公子者已君少補弟子員數射
策不第以賞補太學生射策又不第遂棄去專意
于教諸子以究未卒之志而其教諸子也必本乎
六經閩洛之說故長子位中子偉自予讀其文
於金陵時已嶄然露奇氣與今之學者不相及今
雖或第或未第而要其所至殆矍然騁于精微而
未見其止矣君母徐氏贈孺人繼母俞氏封孺人
娶盛氏生男一即位女二長適周甸次適曹大武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三

繼娶夏氏生男一即倬側室某氏生女一聘鄭時
可孫男一女二享年四十有八其葬也與盛合于
柳胥村之原即給事公所故葬處銘曰 什不及
專祔父之宮銘雖或後猶及其封文章之耀聲施
未艾兮 璽書玉冊乎其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鹿門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為我
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強幹之才也天假之以
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

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為吏部當是時諸為吏部者所當進與細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為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為渾渙洞認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構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關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

續金史選

入卷之十二

四

奏賢也即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執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執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母迺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顧解唯公指畫間有不得即入以告于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惟侍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于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滯為職甘六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

矣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眾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蹇諤之士無它援者也一冗員缺眾或私指曰某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眾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與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于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膳黃然公亦以能為世所構嚮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眾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

續金史選

入卷之十二

五

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遠出公為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使能為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禾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蟋蟀時鳴也檻蟋蟀之善鬪者共諸名姬分席而博博而負者則攜金冶樽疊上下山池間露零星稀未歇也士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之賢智之士固肯溺於酒溺於奕溺於冊砂治化至死不解然要

之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乃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躍否則蟻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為之賦鵬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歎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湘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為鵬鵬生綬綬生某號愛山即公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為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氏並贈安人己而愛山公加贈為稽勲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為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子故共公之昆弟為綰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為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為司勳公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并攝公者

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個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為之題其墓以復於公也乎公之沒為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某祖阡之原其銘曰公之始孕母輒異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維公之生岐嶷非常童韶拔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失池投官西署聲擅一時獄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舉淹振滯抑譏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為能臣譽望四馳始亦以身會虜入犯燧屬帝閭校士徵兵雜隸魚鱗公以納言徙為右丞天子璽書督也幽恒名曰使能細柳列營藉之外補妬口朋與公既左遷解組拂衣翱翔埃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矯增靡使免官來歸卧於中丘託盟范滂比跡留侯睥睨一世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名歇選趙艷舞徵齊檻蟲而聞負者攜壺枕星席月鳴葭揚絲客或勸仕羞以文穢病既彌留

手引訣公掀予髯笑而不荅左右若遺僅託書賜書之何以天地一喙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神道碑

大洲

會都御史集齋丘公以巡撫四川調江西辭代歸卒三十年矣初公之嗣維禎持孫太史陞之作狀求張大司馬公經之墓誌銘而遵巖王先生慎中為之傳以襄公事倫矣已而禎沒其弟維斌代祀事斌當公沒時甚幼復以文光於前人今年類公之藁數十卷載三先生之文作長牘道往事介於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四

方伯象山林公以抵予畧曰亡兄所以不朽先子者三先生之文也而三先生之文皆以翁為質焉翁歷試久又嘗坐政府收用天下才望應知人十之難而立事者之不易也先子之事殆未肯以父而忘耶敢借寵於赫君而邀幸於翁之門儻得神道碑成以率亡兄業而妥先子靈於無窮豈止孤兒之幸將丘之孫子百世皆賴焉予初讀為之哽咽嘆曰噫集齋有子矣初公之入蜀也予以謁告家居聞公單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驛小吏脯炙食之即扑殺僕而焚棄之手時澄清之氣搖動

岷蔡羣吏墨者解綬去墮者振衣彈冠新耳目以待之公至日臺中積案充棟公命吏日持牛腰數十數束晚立而批駁之官吏軍伍之利害民情土俗之隱微實寃之翕開銀鰲之鵠縮狐藏免狡神狙鬼伏皆成跡刮影電掃而霆擊之無與遺類數月而庭無留牘三川之外江瀘蟠焚礪皆實竹之民疾痛苦樂皆在鏡中凡近密乎笠豕攘鵠之盜拊鬚弄節之戲皆得其地所名姓記之而呪於犬猾乎間與太吏議獄事必舉其初辭末貼中証旁縱之迹縷縷親為之于是直指奪氣而提刑避影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七

官民畏公如張忠定之初震疊也愛公如武侯之老撫綏也予起家過成都與談信宿服其綽達而諸不悅公者亦具見也無何調江西而論者謂予有問予蜀事予曰丘公舉劾數一二耳非難知者行當白矣事白而公卒矣杖謂以予為質即是事也語具志狀中遵巖王子傳曰公器識博達處時臺臺若不早逝則林見素胡靜菴彭幸菴之流也予亦以為然或謂江西之調實奪公蜀也夫省人使人不疑也所代賢俾公不自疑也獵人藏網之法也論者隨至挫兒齒也縱犬法也三縱則懸獲

而歸矣。知江西非公居也。公烏能為諸先達之勳乎？子曰：時之利鈍，何可論？公子獨重公之本立也。公事父孝，友于兄弟，敬於妻子，周恤于親友，其行如此，為御史劾，近倖戚晚與議禮之臣不附炙手之勢，而憂失散之才口誦心惟，無時不在於南徼西睡之外，瘴煙蠻雨之中也。其節如此，固知士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辛

譙振奇之勞，豈非助賊之攻乎？傳曰：執未寃之意，以訾偏持不終之政，以譏猛是。俾子產仲尼之獲罪於當年也。公之論於是定矣。詩以誅之，俾試歌以祝公曰：宋有人傑，張復之才，術可拔雲中，梯重

功時與資公歸不來止，或尾五年。信成非遲公治蜀，墮未及期，別公一世時，易移英風，錦水猶昔。吹公之幼孤，文已齊萬里，弋取予之辭，空山高製。雲錦碑刺桐花，樹斑竹枝，白日照耀清江，湓誰起九原，遵嚴思與公論世，抒餘悲。

止庵詹先生墓表

圭峰

予少則聞正統之季，雲南孟養用兵，有上言其將帥失律，張王病民者。天子大嘉異之，詔即用往參其軍事。事雖中止，然亦一時名震海內。將卒懼用命，克底成功，為時一助。蓋校官也，而失其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五十一

名及官于朝，聞諸長老，言知為詹君名英，字秀實也。最後乃得其孫大理左寺副習言之，則君也。發於甲辰六月某日，今二十年矣。其言事時方訓導於蜀之會川，會川與雲南接，而君之僑寓在貴。貴兵入道也，害之切於肌膚，而事之熟於脩營，然執敢出身當之，而君獨言之，實奇士先是疏言邊務十三事，皆已見諸施行，而在職以俾夷為華，為已任。會川夷陬也有貢與科，實自君之教始。入用是信之，知其非一旦偶然發者，其始聞詔也，恐事掣肘，非便自詣闕，以不可狀辭公卿，聞其至

皆欲識其面或納交或招致為重客或欲薦以臺
職處之會已已之變止歸會川滿考轉雲南河西
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國
上可之蜀賴以安其憂世不少置多此類初貴之
學以宣慰司置戎衛限不與君時尚少以書抵都
府擬請如司例行之著為令君首事發解於雲
南士躡踵起起必曰是由詹氏詹故玉山仕族也
宋多聞人洪武中始以定襄知縣坐累謫戍於貴
遂為貴人於君為王父諱珍寶定襄生處士諱源
是實生君君三歲處士識其非常兒取目前器物

續今本選

八卷之十二

五二

人倫字類引聲指訓漸及於遠引物連類旁推曲
貫約又截中汎抽試之百不失一因驚喜知詹之
將必復振比少長從童子師游輒難以駢句無不
落聲而應或若天成古文奇字惟其目所流注天
口縱衡莫不如志貴寄蠻壤為藩庶事草草奇重
崛出咸訝瑞降以為興端時同舍生號王二過者
三遍者讀三過之云也後以君偶之曰一覽一覽
云者尤殺其數之二也若曰過之之云也積數歲
學益進發為文章氣益益重人宣慰宋侯伯仲方
擅文場壁立堅甚獨開一面納君王後終教授雅

有盛名終身不昌言為敵君築城西原王為誌
馬君年止七十二距解官幾二十年始娶於楊
於段封大理評事木義官米其二子大理左寺副
恩程番學生惠其二孫適學生陸隣適鄉貢士張
宇其女與孫女雲表雲章其曾孫也大理又與予
言君純孝天至至老歲時忌與悲啼如少時散所
藏以家室族之人與其鄉人往往折負償之券嬉
笑臨之擅丘壑之趣於壺觴歌咏間有止庵先生
藁行於時此則君之高也苟不役於物者或能之
至其大節憲憲在人耳目則有不在是者於乎已

續今本選

八卷之十二

五三

已之先變未變也而四方亦既騷動日入于多事
矣而踈遠之小臣有能奮不顧身言天下事如君
者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
大臣不徒不嫉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
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遭是莫大之變而
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大理丐表君之墓于
於次第之末因併載是以志敵國外患法家佛士
之有益人國者信夫正所以旌君也

張毅齋先生墓表

邊巖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

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歆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五十四

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

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綫御銜縻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塗剝無脫者而國勢尊華曾靡障障成壘之隙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五十五

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上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詒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迨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

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
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
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
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
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慎中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
謙得聞其事相與歎歎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
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扈
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為不
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
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五十六

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
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
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歛
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
駭化為朔陸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
蔓草而啖鳥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
爽必且飛揚悽愴嗟故都而栖舊里附衣冠之絮
衽而常遨遊於鄧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
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焉葛施石而
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憤不靈將有箕踞蹕跳於

其上而晚草木以為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
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
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既常栖遊
於茲牛土翹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
免於岡阤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
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君以告
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廓在遼墟
深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
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
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
續今文選 八卷之十二 五十七

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
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模
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
誼詫播為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
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
而論其意書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逍遙公

逍遙公之先有 君封於皮氏之墟為黃帝主
車以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帝嘉其勤更錫以冀
州之沃土命力牧監焉力牧為之相其原隰區其

子孫之材良者而各處之故公之族冀北為大其
後駟伯得仙道乘房尾而升上帝命之蒞青齊周
武王伐紂公族皆從軍謂冀習紂教俗敗惡不可
居請徙華山之陽以近王王孫穆王好仙聞駟伯
得道乃命貴臣造父訪其子孫得八馬以歸以會
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樂極忘返而徐偃王亂彭楚
八子奉王駕征之大克王乃命立天閑王堂使遊
處其中歲各祿四百周衰老子去胡其族亦多從
之者故公又有西戎之族卿士其公芮伯之屬恐
公族為它用且害周迭率師伐戎復得千騎宣王

續今文選

下卷之十二

五十八

中立周復振乃使公族伐胡有功時荆徐蠻夷入
寇江淮聞其克胡也益怖則解去詩人歌之曰四
牡旁旁儉狁于棄既伐儉狁蠻夷來威徐方來同
諸侯中唯魯衛晉于周最親故魯有垆十六族以
擯楚衛有淇上之族以報狄晉有冀土之餘以伯
中國語曰得賢者昌此其效也至漢武帝克好仙
而事征伐盡選公族之壯者以擊胡又使武師將
軍虜大宛之族以歸於是公之族仕於朝者十門
萬矣戰死者又數萬焉會太史令遷坐法宮更為
中書令尊寵公之族宗焉往往自官以適君故公

少為宦者事上為御馬監上甚幸焉凡郊祀時
出入非公不行大朝賀則命陪列錫之樊纓鈎帶
金厄制度侔諸侯矣雖王公大人下及士賈庶隸
亦非公不行諺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公其權
傾當世若此其狀魁梧微時善相人伯樂相之曰
此子隆準駝背法骨將任重致遠昂昂千里之駒
乎性儉嗇不茹葷飲酒唯病乃飲少酒聞光武食
薄沲豆粥徐孺子為陳太傅設生芻心甚慕之居
營草具飯豆而已或聞公之祖為漢進佛經公又
不茹葷酒公佞佛乎公長嘯而不應公既素放逸

續今文選

下卷之十二

五十九

雖為上所寵然上常御輦公駟乘而已無所事事
自嘆以宦進而羈縻進退牽制上不逢英雄逐鹿
中原高步天衢下不得為草莽之臣愧先人矣因
請於上曰臣駑駘不堪鞭策幸蒙上恩排金門奉
鸞輿甚微竊也然臣年老牙齒落毛髮衰又有犬
馬之疾聞魏處士韋曼曾賜號逍遙公臣心欲之
而未敢言也幸上憐之因賜號曰逍遙公所居曹
曰退居曹自此日衰不復進用矣而公族之顯者
往往別其族氏其貴於西楚者為騅氏產于渥洼
者為神氏仕於典閣者為朱氏唐太僕所部者為

雲氏其餘碌碌守其宗姓無所稱於世漢建武中
伏波將軍援欲附託公族乃上言昔高宗審像求
賢為中興主今陛下亦中興主而臣族之良者不
肯輕進臣能知其狀請為銅像以求之然援實系
馬服君馬遷雖為公族所宗乃程伯司馬之裔皆
不出於駟伯

贊曰易稱君子有龍德焉故進退不失其正觀道
遠公之規略殆君子乎其剛果有氣雖朱虎熊羆
何以加諸然仲尼曰不稱其力稱其德公豈以德
稱於世哉初駟伯就封時風后為筮遇晉其後子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六十二 六十

孫卒享其兆云

題黃堂枿續卷後

圭峰

右黃堂枿續一卷首有四大字即卷名也釐為十
二圖圖各有名按名為詩數十首而括以一序在
圖之右字之左大約美廣府太守伍公而作作者
皆廣之逸民也予考諫志唐宋璟宋張鑑皆以知
廣州有惠愛民為立石頌德豈廣之民樂於德其
長上而坐以成俗耶韓退之誌李翱祖楚金之墓
有云刺史不悅於民其去官相率譴譁手瓦石胥
其出擊之民可擊刺史耶誠亂民矣刺史抑何人

也漢尹就討益州叛羌蜀民諺曰寇來尚可尹來
殺我尹真甚於寇而殺其民之若是耶民苦其吏
而甚之之辭也借移璟與鑑也於此民亦忍擊之
而苦其來者乎廣不幸而得是刺史與尹其俗信
厚矣亦其為之立石以頌乎由璟而前無為之始
由鑑而後無為之繼廣之人亦難乎為其長上者
矣宋碑時已奏罷張石之文疑亦鄙俚無可傳可
傳亦不必石即如此卷可也公之子寧波守朝信
俾予廁名其後嗚呼予亦何恃也哉

論權臣重臣

大洲

續今文選 八卷之六十二 六十一

問自古明君必得良輔以興治理賢臣必託顯
任以致事功此其相求之志交勳於上下往記
所載非少矣何後代相成之效卒鮮獲與慮者
人之材術各異而心之邪正難辨耶
高皇帝肇啓正業首以四方豪傑用集大勳後
乃因一二委信失稱慨然有感遂命儒臣援漢
以下諸史所載者類為賢姦傳以昭示中外
草皇帝重念昔明良相成之義取春秋至元二
十年間人臣行事善惡輯為臣鑑以賜羣臣立夫
二書指要 聖製諸序備矣可悉舉於言之

與古今言臣之品無出孟氏之論後世乃又有為重臣權臣之說者其所列述不知於二書之義有相發明否與諸士抱器業以求施用其必熟於人臣事君之道矧誦繹聖訓之久得無獨識其深者乎幸悉舉前後臣事得失推於理亂相成之效反覆究之執事者固欲觀兩嚮往焉

人君以人立政莫先擇臣之術人臣以身任事莫急徇君之義術不先於擇臣是以失委政之明義不急於徇君是以忘致身之忠夫惟明君辨邪正續今文選 卷之六十二 六十二於幾微以施擇臣之術故能有所察於下而自得自效天下之政可立矣賢臣推得失於事理以效徇君之義故能有所信於上而君莫之疑天人事可任矣此

高皇帝賢姦傳之纂

章皇帝臣鑒之錄雖專以訓臣義亦兼以明君術也蓋嘗仰讀聖製諸序而竊敬繹其義知君臣之道必相待而後成不可以獨競焉則二書其可為萬世君臣之法詔矣夫人君能以人立政不知擇臣之術不可以言明人臣能以身任事不知徇

君之義不可以語忠是故古之明君之擇臣也固能而授之官辨材而處之任夷能典禮不吝以樂契能敷教不勤以明刑開心以受其道平志以入其謀惓然如父子之相得而不可間翕然如身首之相應而無所彊是以心志通孚之有素而意氣感合之能常即有大姦應動於其側則聞其聲有以推其形觀其表有以識其裏蓋所以用其明者審矣是故君子有所效以盡其材小有所懼而不得為姦愚所謂辨邪正於幾微以施擇臣之術者此也是君之所當察也古之人臣奮勞而不續今文選 卷之六十二 六十三知有身竭忠而不知有家父殛而當罪不敢以親懣也讐舉而合公不敢以私嫉也分定而無所陵志協而無所忌位以讓叙如五官相使而不爭業以和成如四時相宣而不悖是以材智擡於殫究而職業成於徹恪即有大變患臨於其前則可隕其身而不可詘其節可奪其位而不可易其志蓋所以篤其忠者素矣是故授之以負屨六尺之託而不危懼之以橫分九死之禍而不畏愚所謂推得失於事理以急徇君之義者此也是臣之所當厲也夫君之於臣孰不欲擇之顧擇之有術莫要

於其始也其始何也邪正之幾微是也不審於幾微則雖有擇臣之明其邪正無由辨矣臣之於君孰不思狗之顧狗之有義莫難於其終也其終何也成敗之事理是也不觀於事理則雖有狗君之忠其得失無由論矣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後之言者乃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而實不類夫權臣所為重臣之所深疾重臣所取權臣之所不顧也故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其矣有味乎其言也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六十四

由今觀之權臣內固其君之心而外竊其威柄以予奪天下非即孟子之所謂容悅事君者邪聖祖所傳之姦臣與臣鑒所載田蚡而下七十有餘人者固皆其類也此惡可為戒者也重臣內引其君於道而外謹其法制以齊整百司非即孟子之所謂安社稷之臣者邪

聖祖所傳之賢臣與臣鑒所載子產而下二百有餘人者固皆其類也此善可為法者也以愚觀之歷代人臣賢姦之辨雖已大備於二老然東考二聖序列之意所以示章瘕於既往垂法戒於方

來蓋其微哉不可以不詳也執事迺欲使承學之輩究之其敢默焉已乎夫二書所載賢與善者皆古重臣忠君之事也其為道也有四以敬正事不敢冀君之知也以道責難不敢阿君之好也內交可合也援黨以比周吾弗為之矣外譽可致曰違道以要衆吾弗取之矣此四者重臣之所執也然推其忠之所存要在徇君以行義爾故

聖祖於序賢臣稱其智哉忠於君而不變而臣鑒序善可法者亦以為秉仁循義心天理之公去之千載而有輝光矣則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重也

續今文選

卷之十二

六十五

非以其能益於國邪所載姦與惡者皆古權臣蔽君之事也其為道也亦有四壅主之聽將以得國之柄也動衆之爭將以致己之威也引之以好善之名而陰致其誣善之實欲君之善可惑焉強之以難從之事而因揣其易從之志欲君之從可易焉此四者權臣之所託也然推其欺之所著要在蔽君以行私爾故

聖祖於序姦臣指其恃要持權窺覘人主之意臣鑒序惡可戒者亦斥其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矣則所謂天下

不可一日有權臣也非以其能害於政邪夫語其不可無也不能預蓄之以有待知其不可有也不能決去之而無疑斯則入主擇臣之失術往記所以垂之論誠者也且夫不察其心而求其迹則重臣之直行不顧孰與權臣之恭退有禮也不觀其度而信其才則權臣之敏給便事孰與重臣之質彊少文也慶賞爵予君所以惠下重臣用之以張公朝權臣亦用之以厚私門而有不知其竊者矣刑罰誅奪君所以威衆重臣取之以行公法權臣亦取之以快私志而有不知其假者矣故處有重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六十六

足與識之也蓋天下有危疑不制之變非重臣能定之人君有沮易難持之計非重臣孰能決之故僕固之難六師攻之不克汾陽一出卒著免胄之勲光獻之疑天下憂之莫解稚圭數語迄成撤簾之功彼其德信感人之深故意動而中外咸服威望繫人之久故語出而上下不疑以之靖亂則吳楚之難淮蔡之功不動聲色而可定以之寄命則產祿之變思訓之謀無煩指顧而能安後世惟不得重臣用之故帷幄無參決之倚則弘石之姦得肆堯樞之耆舊之託則李鄭之難由作此禍亂

續今文選

卷之十一

六十七

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一德交修上下允協則吉
賢公卿輔翼

大聖人之化焉草茅賤士其敢忘帝臣之願乎

今文選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孫鑛編鑛有孫月峯評經已著錄是編哀錄明
人之文所選自羅玘至李維楨凡三十一人並撮
其姓氏爵里於卷前其前七卷稱今文選後五卷
稱續選觀其自序蓋以李夢陽為宗故明初諸人
皆不之及焉

文府滑稽十二卷

〔明〕鄒迪光編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鄒同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府滑稽十二卷》提要

文府滑稽序

太原王穉登撰

縹囊細帙積案堆牀金匱石室充棟
塞屋探之浩渺無涯窮之心力俱破
雖黃口習之皓首莫竟徒作螽魚終
成嚼蠟而已何如染寸嚙而指動吸
一滴而心融此鄒先生文府滑稽之
所由作也六經聖人之文若白日經
天黃河注海千秋萬禩莊誦服膺無
庸置喙矣其他則諸子爭雄羣儒互
起高談閎辯霞蔚雲興羅星斗於心
胸懸江河於齒頰然何莫非滑稽乎

莊周列禦寇枚馬班楊之流東方朔
東廣微曹劉蘇李之輩儀秦犀首淳
于髡公孫衍諸人說客也滑稽而奔
走諸侯優旃優孟黃幡綽敬新磨數
子俳優也滑稽而感悟人主乃若詞
林稅苑之士羽流縉侶之英以藻績
纂組寓諷諧以蒞珠貝葉兼排調談
言微中可以解紛游戲三昧可以入
聖方內方外率是道耳然人人自爲
滑稽何若千萬人之滑稽爲滑稽也
千萬人之滑稽爲滑稽何若千萬載
之滑稽爲滑稽也鄒先生之善爲滑

稽蓋合古今該子史兼儒墨會中夏
外夷蒐青牛白馬之函採侏儒傀儡
之記于焉解頤于焉抵掌于焉噴飯
滿案于焉仰天絕纓咸不出此編矣
先生難弟彥公慧等文若才方惠連
罔恤校勘之勞更任雕鏤之直授鈇
甫成俾余作序余文猶鈍椎豈勝嚆
矢幸托名於附驥終貽譏於續貂弟
從君乞一編置之左右當夫鍾呂倦
聽將傾耳於箏笛胡琴膏梁饜飫願
適口於鹽豉蒜酪爾矣



序

不佞質直木強人耳雅不習脂韋
以諧世病在不滑然每讀奇文至
寓言游戲排調詼諧之處更眉
舞肉飛不能自己則又嗜在滑
所好與所習多相矛盾然夫滑
有膽有才有識目魏、而後延
聶嚅者其詞蕙胸耿、而闇習
屈抑者其詞澁知間、而蠶測
蛙鳴者其詞陋如孟氏好貨好
色好勇諸篇豈非後世滑稽以
權輿而其有要在引君子道非

以滑稽著故學士家童習之不知
其滑也滑亦難言哉己酉冬
初舟之金閭過御亭鄒茂才
彥公持其兄彥吉先生所選
文府滑稽相示因與把酒讀
之不覺引滿心醉夫彥吉先
生胸羅千古苞孕百家其所
為文詞固多宜僚之九紀消子
之鷄偃儻丈人之蜩已又漁畋
今古合字史儒墨縱橫闔押玄
言與有雄辯高譚可以娛心悅
目解頤忘倦者臚列成編積

有十二卷而考公欣公諸同好亟
取以授剡剡今試讀其文無不
導惑解紛蠲煩釋悶暢志抒
懷真所謂擇粹一孤千羊可
廢選勅六駟腹有都遺者
寧不陋謝氏之碎金掩瑯琊

李三

之羣玉哉上士神而明之必且
啓發性靈吐扶芳藻思泉川
玉泉湧難名霞爰雲蒸恍
然得機油然合調即先民詰匠
無多讓矣疇謂滑之不本于
災而徒貽韋諧世云乎哉且先

生亦非以滑諧世者嘗衡文楚閩
提兵海上文武為憲邦家之楨
而膳而才而識具見之矣斯集
也豈僅佐拉掌供嘯傲具捧
腹噴飯之資也乎故曰滑也者
不滑也乃善讀滑稽文者也邦

李四

有道立勝邦無道滑勝又為
用滑者也不佞病不滑因讀先
生所彙與考公所公好而為之
序然亦浮慕之耳何以當于
諸篇 古杭許令典誤

評語

錫山

序

夫事涉言之而不達深談之而罕喻理
導之而齟齬勢禁之而扞格利鉉之
而越趨禍惕之而瀰漫劇議譙論祇
屬說於墨守輪攻不得其候旁有人
焉善巧利給拉掌談論藉以詆證徒
之嘯傲以沫城荦馬海也大島之款使
人惺心脾動體魄回易意慮驚駭
抃舞而不能自已是之謂滑稽之言
昔太史氏曰滑稽而俗之大道謂其錄
傾四而歸正義有足多者惟文章一
也然結絕既解莫如足代爰有文字

六經乃出煨燼之灰中天下載而
下諸子百家誰能外之依之而不外者
鬻熊荀卿子政馬遷班固楊雄仲
長統崔寔之屬外之而不外者伯陽
莊周樂毅劉安懷到公孫陽鄧析
之屬不外而外者見存管晏申商
墨翟儀秦之屬乃其間有為快辭
雄辯委語曲說踴躍挾攬若俚而雅
若近而遠以過救過用惑導惑入愈醒
醒威深斧鉞以庖丁蕉鹿唐何當樂
解嘲宏戲應問釋詁矣古若等之
為言古文之滑稽也祇為文詞而不大

背于道者也予雅好讀書每手一編必
至中旦以五十而老以貝葉分一而
稍怠以睡魔騁之而愈怠惟是結習
牢不可破乃于諸書中摘其詠證
隱喻可以惺心脾動體魄回易意慮
者手自抄錄積成數卷題曰文府潛

序

稽置之帳內用以破夢解醒驅煩釋
悶已平而家弟彥公兄之謂今時牙
籤湘帙編滿大地無以此書也者遂取
以付劉氏竊謂咸池大章聽一而倦
與之以蠶坐鳳管而悅歷意憚一又與
之以綠水白雪佐一促柱流風激楚附

以危結而聆者忘倦矣太羹玄酒人兄
以居無味一飲醇酎而不覺引滿再飲
以蘭英之醑遠芳射越而心且既醉矣
夫六經咸池大章太羹玄酒也諸子百
家錦笙鳳管醇酎也此之為書倘亦
蘭英之醑危移促節之歡乎有不候

序

平而醉心非喜善讀書者也大都
事有可以旁解理或可以曲喻市南
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張長史看
舞劍器書法道至詞家者流固不必
局弊滯矩矱前若井蛙夏蟲焉
者乃若齊諧虞初山海圖陽搜神

志怪與一切稗史小說足山膚野駘

腥穢不法余則何取焉余則何取焉

萬曆己酉仲秋梁谿鄭迪先彥書

甫撰



第同光書



序

文府滑稽總目

卷之一

文部

北冥章

肩吾章

齧缺章

瞿鵠子章

庖丁章

匠石章

子祀章

未解滑稽總目

神巫章

駢拇章

馬蹄章

肱篋章

雲將章

漢陰章

斲輪章

芻狗章

秋水章

公孫龍章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鼓盆章	莊子
市南章	莊子
雕陵章	莊子
庚桑楚章	莊子
媛姝章	莊子
觸蠻章	莊子
盜跖章	莊子
說劍章	莊子
卷之二	
文部	
子貢章	列子
尹生章	列子
泰山章	列子
杞國章	列子
盜道章	列子
商丘開章	列子
惠盎章	列子
化人章	列子
蕉鹿章	列子
病忘章	列子

秦人章	列子
龍叔章	列子
愚公章	列子
詹何章	列子
鼓琴章	列子
偃師章	列子
飛衛善射章	列子
泰豆氏章	列子
力命章	列子
北宮子章	列子
季梁章	列子
黃帝章	列子
楊朱章	列子
養生章	列子
相鄭章	列子
端木叔章	列子
天人章	列子
伯樂章	列子
亡羊章	列子
北宮子仕章	子華子

論爲國章	子華子
晏子問黨章	子華子
世賢章	鵬冠子
碧虛章	玄真子
影光章	玄真子
鷺鷥章	玄真子
人間章	於陵子
大盜章	於陵子
巷之人章	於陵子
卷之三	
文部	四
當染	呂子
精通	呂子
異寶	呂子
去尤	呂子
遇合	呂子
順說	呂子
察今	呂子
具備	呂子
達鬱	呂子

疑似	呂子
察傳	呂子
原道訓	淮南子
俶真訓	淮南子
覽冥訓	淮南子
精神訓	淮南子
本經訓	淮南子
道應訓	淮南子
說山訓	淮南子
人間訓	淮南子
卷之四	五
文部	
楚使對齊師	左傳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知瑩對楚子	左傳
重耳對楚子	左傳
展喜犒齊師	左傳
申叔時復陳	左傳
盧敖章	淮南子
太清章	淮南子

燭之武說秦解圍	左傳
辛俞從樂氏出奔	國語
叔向賀韓獻子之貧	國語
魏獻子却梗陽人之賂	國語
卜居	屈原
漁父	屈原
對楚王問	宋玉
客難	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解嘲	楊雄
解難	楊雄
答賓戲	班固
達旨	崔駰
應問	張衡
釋誨	蔡邕
七發	枚乘
七啓	曹植
七命	張協
七激	傅咸
七辯	張衡

七徵	陸機
卷之五	
文部	
擬客難	束皙
抵疑	夏侯湛
對儒	曹毗
客傲	郭璞
應詰	駱賓王
卜疑集	嵇康
難養生論	向子期
各養生論難	嵇康
廣絕交論	劉峻
奕旨	班固
博奕論	韋曜
申志論	蕭方
醫術論	孫思邈
錢神論	魯褒
釋愁文	曹植
弔莊周文	嵇含
北山移文	孔稚圭

贈別文	潘佑
頭責子羽文	張敏
責髯奴文	黃香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僮約	王褒
送窮文	韓愈
乞巧文	柳宗元
祀雍牖文	皮日休
逐疢鬼文	孫樵
跋奚移文	黃庭堅
文府滑稽 總目	人
卷之六	
文部	
寵幸篇	黃憲
機論	黃憲
辭受篇	黃憲
時勢篇	黃憲
樂論	黃憲
玉論	黃憲
將才篇	黃憲
諫獄篇	黃憲

遇讎篇	黃憲
燕居篇	黃憲
五難	黃憲
瞻臺篇	黃憲
問疾篇	黃憲
漁論	黃憲
遇漁篇	黃憲
鄙名篇	劉勰
心隱篇	劉勰
觀量篇	劉勰
文府滑稽 總目	九
貪愛篇	劉勰
正賞篇	劉勰
逢遇篇	王充
累害篇	王充
貴言篇	徐幹
論榮篇	王符
交際篇	王符
卷之七	
文部	
淳于髡傳	史記

優孟優旃傳	史記
東方朔傳	漢書
郭舍人傳	史記
王先生傳	史記
東郭先生傳	史記
西門豹傳	史記
日者傳	史記
龜策傳	史記
阮籍傳	晉書
畢卓傳	晉書
文府滑稽 總目	十
劉伶傳	晉書
五柳先生傳	陶潛
五斗先生傳	王績
無心子傳	王績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清和先生傳	秦觀
毛穎傳	韓愈
萬石君羅文傳	蘇軾
江瑤柱傳	蘇軾
黃甘陸吉傳	蘇軾
葉嘉傳	蘇軾
溫陶君傳	蘇軾
鵬傳	無名氏
卷之八	
文部	
文府滑稽 總目	十一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諷賦	宋玉
釣賦	宋玉
大言賦	宋玉
小言賦	宋玉
美人賦	司馬相如
逐貧賦	楊雄
鬻饅賦	張衡
白髮賦	左思
小園賦	庾信

木假山記	永州新堂記	常寂光國記	遁叟山居記	剡竹記	養竹記	廬山草堂記	醉鄉記	野廟碑	秋陽賦	點鼠賦	憎蒼蠅賦	秋聲賦	黃楊樹子賦	晚晴賦	夢渴賦	何卜賦	由鹿賦	卧讀書架賦	題題問影賦
蘇洵	柳宗元	白玉蟾	陸希聲	劉寬夫	白居易	白居易	王績	陸龜蒙	蘇軾	蘇軾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杜牧	何諷	劉禹錫	呂溫	楊炯	牛應貞

孫休	饒夔說	子高	萃封人	廣成子	崔瞿	子輿	意而子	南伯子葵	題題問景說	說部	卷之九	觀妙堂記	衆妙堂記	墨君堂記	墨寶堂記	放鶴亭記	清風閣記	喜雨亭記	睡鄉記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十三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喻性	目奚足信說	主內說	元說	攫金說	獻魚鴈說	獻鳩說	楊布說	止師說	牧羊說	魏人說	呂梁說	得珠說	窮通說	子華子	任公釣說	貸粟說	許由逃堯說	莊子見魯哀公	莊子過魏王
子華子	子華子	子華子	子華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列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莊子

過臺	墻陰	盜對	使楚	使吳	夢日	贈行	移酒	忠佞	昭公	禁獄	圍馬	牛山	署梁	大旱	止祝	重已說	人間	澄子說	猥說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呂子	關尹子	子華子	子華子

之齊	晏子
鄭居	晏子
焦冥	晏子
江乙母對楚恭王	列女傳
公儀子	孔叢子
子思適齊	孔叢子
尹文子	孔叢子
獻鵠說	淳于髡
卷之十	
說部	
宋府清齋	十七
司冠布謂周君	戰國策
蘇代爲周說韓	戰國策
顏率爲周退師	戰國策
杜赫說重景翠	戰國策
溫人之周	戰國策
張儀惡陳軫	戰國策
陳軫爲楚說秦	戰國策
甘茂自託于蘇代	戰國策
范雎再謂秦昭王	戰國策
蔡澤說應侯	戰國策

呂不韋說陽泉君	戰國策
鄒忌諷齊王納諫	戰國策
淳于髡見七士	戰國策
淳于髡止伐魏	戰國策
淳于髡受馬辯	戰國策
王斗說王好士	戰國策
齊人諫靖郭君	戰國策
陳軫爲齊說昭陽	戰國策
蘇子留楚太子	戰國策
客諫孟嘗君	戰國策
宋府清齋	十七
公孫戊說孟嘗君	戰國策
馮援客孟嘗君	戰國策
江乙論昭奚恤	戰國策
楚人對襄王	戰國策
莊辛幸臣論	戰國策
貂勃說安平君	戰國策
張儀見楚王	戰國策
鄭襄計剽新人	戰國策
陳軫料宜陽	戰國策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戰國策

中射士說荆王	戰國策
唐雎說春申君	戰國策
汙明自售於春申君	戰國策
鄭同以兵說趙	戰國策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戰國策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戰國策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戰國策
龐葱市虎之喻	戰國策
張旄詰魏王	戰國策
季梁說魏王	戰國策
蘇秦自解於燕王	戰國策
蘇代對燕王	戰國策
蘇代爲燕說趙王	戰國策
張丑爲質於燕	戰國策
墨子說楚王	戰國策
陰姬謀立爲后	戰國策
衛新婦三言	戰國策
卷之十一	
說部	
宋人楮葉	韓非子

官他計資周趙	韓非子
沮衛慶融對荆人	韓非子
朱儒說衛靈公	韓非子
惠子教陳軫	韓非子
伯樂教相馬	韓非子
黃閔于論治	韓非子
炮人喻晉平公	韓非子
田鳩論墨子	韓非子
屈穀論田仲	韓非子
嬰戲	韓非子
文府滑稽總目	十九中
燭書	韓非子
置履	韓非子
匡倩對齊宣王	韓非子
西門豹	韓非子
太公望誅東海居士	韓非子
唐易子以弋說齊宣王	韓非子
堂谿公說昭侯	韓非子
造父	韓非子
延陵卓子	韓非子
叔向師曠論齊桓	韓非子

楚莊王好獵	劉向
虎會對趙簡子	劉向
師經撞文侯	劉向
淳于髡對齊王	劉向
愚公對齊桓公	劉向
管仲論社鼠	劉向
少孺子諫吳王	劉向
叔向諫平公	劉向
公盧諫簡子	劉向
燭郭	劉向
文府滑稽 總目	二十中
子胥諫吳王	劉向
師曠墨墨之對	劉向
國桑對晉平公	劉向
常擬語老子	劉向
昭奚恤教楚王	劉向
鄒忌應淳于髡	劉向
田贊見荆王	劉向
漁者對晉文公	劉向
朱公諫梁王	劉向
范滂說信陵君	劉向

鄭相不受魚	劉向
閻丘生說齊宣王	劉向
虞丘壽王論周鼎	劉向
宋玉對客	劉向
子張論魯哀公	劉向
閻丘卬對齊宣王	劉向
惠子善譬	劉向
林旣對齊景公	劉向
雍門子周	劉向
臯鳩問答	劉向
文府滑稽 總目	二十一中
西閻過喻船人	劉向
師曠諫晉平公	劉向
卷之十二	
說部	
天說	泰密
天說	柳宗元
捕蛇說	柳宗元
說鵠	柳宗元
儉不至說	來鵠
吳相客說	袁皓

浪翁觀化	拜微言	治家子言	英雄之言	齊處士言	設毛延壽自解語	蒙叟遺意	移雨神	荆巫	言醫	鞭賈	人旱解	原鬼	辯謀	風雨對	齊司寇對	筆對	愚谿對	名二子說	國馬說
元結	陳黯	陸龜蒙	羅隱	袁皓	程晏	羅隱	司空圖	羅隱	李華	柳宗元	盛均	崔祐甫	陳黯	羅隱	程晏	張羽	柳宗元	蘇洵	李翔

畫竹贊	繡佛贊	酒功贊	抱一頌	酒德頌	齒落詞	御風辭	日喻	惡曲	惡圓	戲規	心規	時規	處規	出規	三戒	象化	蠹化	世化	時化
蘇軾	蘇軾	白居易	蘇轍	劉伶	白居易	蘇軾	蘇軾	元結	元結	元結	元結	元結	元結	元結	柳宗元	牛僧孺	陸龜蒙	羅隱	元結

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
悲乎

肩吾章

莊子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
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
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
文府滑稽 卷一 三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
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莊子

莊子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魴然乎哉木處則惴
惴恟懼猿猴然乎哉四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
食薦蛆蛆甘帶鴟鴞耆鼠三者孰知正味援獮狙以
爲雌麋與鹿交魴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
文府滑稽 卷十 四
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
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
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
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求
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
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章

莊子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
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胞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
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文府滑稽 卷十 五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
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
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
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
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
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
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
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聃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
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
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
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
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
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是若
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
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支府滑稽 卷一 六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
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庖丁章

莊子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支府滑稽 卷一 七
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
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謩然已解如土委地投刀而
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匠石章

莊子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比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

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樨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

文府滑稽 卷十

九

大祥也

子祀章

莊子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春以死爲旣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
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
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
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
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
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
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能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
往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
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
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
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
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錡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
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
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神巫章

莊子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支府滑稽 卷一

十三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金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觀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交壺子曰追之列子追

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支府滑稽 卷一

十三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浮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馬蹄章

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

文府滑稽

卷一

十六

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覺寔為仁蹠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之所之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蹠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文府滑稽

卷一

十七

肱篋章

莊子

將爲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肩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檐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

宋府清稽

卷十

十八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莫弘脗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挾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宋府清稽

卷十

十九

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舍其明矣。毀絕鉤繩而弄規矩。攬工操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鏢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

文府滑稽

卷一

二十

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留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待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備莫之龜，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嗁嗁之意，嗁嗁已亂天下矣。

文府滑稽

卷一

二十一

雲將章

莊子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
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報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
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
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
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
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
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大同夫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竟萬物
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
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問其情物故自

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
得耳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文府清稽 卷一

二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潑桴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浹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習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

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千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之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斲輪章

莊子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文府清稿

卷一

六

芻狗章

莊子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車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齮齕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

文府清稿

卷一

二七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秋水章

莊子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嘗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壺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

未之在於焉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
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
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
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
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彛今故故
逢而不悶撥而不歧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
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
大府滑稽卷一 三十一

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
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
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
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
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
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
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
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
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
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
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
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鷗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
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爲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錄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珍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踳躅而屈伸反要而語

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入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公孫龍章

莊子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蠹乎謂東海之蠶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斲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怪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蠶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傾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蠹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蚶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蠹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

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鼓盆章

莊子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吾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

支離滑介叔

卷一

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

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市南章

莊子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支離滑介叔

卷一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崕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

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
虛舩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
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
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
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離陵章

莊子

莊周遊乎離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十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
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
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
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
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離
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
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
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
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庚桑楚章

莊子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戶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仍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

庚桑楚章

卷一

四十

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爲盜日中穴阮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

庚桑楚章

卷一

四十

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
愆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所患也
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
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
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
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目灑濯孰哉鬱鬱乎
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
將內捷內轆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轆者道德
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
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
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
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
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
不嗥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也終日視
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
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
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
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
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
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暖姝章

莊子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掌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始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不蠱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堯得其來之澤舜文府滑稽卷一四四

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觸蠻章

莊子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保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適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恟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峴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

盜跖章

莊子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曰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
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
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
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仲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

文府滑稽

卷一

四八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以
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
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
之道掌天下之辭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文府滑稽

卷一

四九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竟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節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

文府清

卷一

五十一

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

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或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許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起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文府清

卷一

五十一

說劍章

莊子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髻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文府清稽

卷一

五十二

文府清稽

卷一

五十三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試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髻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
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梁谿鄒迪光彥吉甫

弟同光彥公甫 選

男德基公履甫 校

姪振基興公甫 校

文部

子貢章

列子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壻擊
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

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
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
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
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
謂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
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
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
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
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
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

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尹生章

列子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慙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咋舌息良久不敢復言

太山章

列子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

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杞國章

列子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之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

文府滑稽

卷上

六

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水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太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本

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高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言天地壞者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心哉

盜道章

列子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向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牆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文府滑稽

卷二

七

商丘開章

列子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室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始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亾亾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澗

支府滑稽

卷十

八

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弊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爲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

支府滑稽

卷十

九

小子識之

惠盎章

列子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化人章

列子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臃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竝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聲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

上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悻而不凝意迷精喪請
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
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
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
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
恒疑斲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
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窮
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縹主車則造父爲御
商裔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
交府滑稽 卷二 十三
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
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
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
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
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
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
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蕉鹿章

列子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
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
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
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
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
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
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
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
交府滑稽 卷二 十三
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
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
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
分人鹿乎

病忘章

列子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室毒之謂史而卜之弗占謂巫而禱之弗禁謂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讀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

文府清稽

卷二

十四

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秦人章

列子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常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國家一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

文府清稽

卷二

十五

龍叔章

列子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之文府滑稽 卷十 十七

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愚公章

列子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卽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詹何章

列子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鉞爲鈎荆蓀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認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鈎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夫至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

文府滑稽

卷上

太

哉楚王曰善

鼓琴章

列子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

東府滑稽

卷上

十九

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麗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

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
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
歌哭效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
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今若泰山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
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
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
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
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偃師章

列子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
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
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
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
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
視之趣步俯仰信人巧也夫鎖其頤則歌合律操其手
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
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
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斷倡者以
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科之
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
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
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
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
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
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
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飛衛善射章

列子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未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求府滑稽 卷二 三

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泰豆氏章

列子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起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力命章

列子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囹圄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

力命章

卷二

二四

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章

列子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譁然有敖朕之色請問不相及遽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遇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

北宮子章

卷二

二五

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菰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輶路若文軒之飾終身迢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季梁章

列子

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肯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驚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則必若何老聃語闕尹曰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文府滑稽

卷二

二八

養生章

列子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顚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旣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旣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文府滑稽

卷二

三三

相鄭章

列子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

文府滑稽

卷二

三

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

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躉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

文府滑稽

卷二

三四

也

端木叔章

列子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先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天人章

列子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于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成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繇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官室美絃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貨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林塊無以異矣桀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志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

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詠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
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
知此與林壘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
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
歸於死矣

伯樂章

列子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
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
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
也何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
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
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
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
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
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
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
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
馬也

亡羊章

列子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堅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北宮子仕章

子華子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頰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順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典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惛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盡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諛諛兮如將孩隨推而還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邪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邪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憎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

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憤之心何爲而不闕闕且
不止小則囂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
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
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
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
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扇而亦唯此之事是
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
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
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
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夫人之中虛也不
文府滑稽 卷二 四一
得其所欲則疑得所不欲其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
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
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
是還至而効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
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
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
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
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
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
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

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
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
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
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
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
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
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

論爲國章

子華子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囀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悖心也造爲謠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救其蔽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

文府滑稽

卷二

四三

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文府滑稽

卷二

四四

晏子問黨章

子華子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彈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誣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以有宛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簣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迹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嬖媚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

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繁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文府滑稽

卷二

四六

世賢

鵲冠子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文府滑稽卷二四七

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碧虛章

玄真子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祗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祗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祗卑上騰神尊下降過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祗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倪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祗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烟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幃物尊五星交列宿榮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稷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土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

光隨之以西遷祗卑日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具上厥
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祗卑
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大地
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
同無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閭漭蕩蒼茫青冥
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
朕坐而遊之卧而汭之泛然飄飄階可停豁乎包乎
母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
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
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
聞

文府滑稽

卷二

四九

府祗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泰然天地爲之

影光章

玄真子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若之
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
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今無常與光之答乎影
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鉤
而曲在絃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
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
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
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幘之蝕曲
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
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
與吾何背何正安推乎造化之命哉

文府滑稽

卷二

五十

鸞鸞章

玄真子

鸞鸞氏自東方來俊魔氏自西域至遇于中華之野
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鸞鸞氏嚶若而鳴曰
吾聞吁者喜者呵者噓者喟歔歔乎氣噓者噓
者吟者歎者辛酸甜淡吮乎味腴者睨者辨者眄者
睢盱矐賊察乎瞳矐矐者乾者挺者鏗鏗鏗鏗鏗
乎總斯極已於是俊魔氏趨然而號曰吾聞日者月
者彗者孛者昭晰粲朗幹乎天峯者岑者聞者巖者
嵯峨嶢峩疊乎山濤者波者湓者渦者澎訇澶漫蕩
乎水僞者魑者魍者魍者魍宰魍魍乎鬼斯極已
支麻滯稽 卷二 五一

溟哉

人問

於陵子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於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
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
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臬而輕重之然殷湯
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
且首干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
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
實彼溝澮且不為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
蕩彼培塿且不為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
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
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
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天子
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
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於中州之蝸為
螻蟻所笑也

支麻滯稽

卷二

五一

大盜

於陵子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于市長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焉吾怵女尸巷術矣於陵子於是漂涕交臆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於知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真人不爲世憾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爲昧先生而盜先生然欣戚偁施庸有以邪於陵子蹙然曰夫木不戎乎斧斤而戎乎桁桷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文府滑稽 卷二 五

盡百世亡忘亡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公輸巧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予亡

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文府滑稽

卷二

五四

巷之人

於陵子

於陵子新于野遇巷之人耦員于塗罷思息焉巷之人曰矚而墳然者小人之居也請得假力乎否於陵子曰諾及門弛荷將趾幾焉觀縣踊而止問曰奚縣此舉人之具也巷之人曰使楚國靡廢法乎小人業爲之靡廢步也於陵子曰胡以爾也毋寧屨而業乎巷之人曰夫屨指稠而報淺亡踊若擅而報足我餽口者於陵子曰殆夫子之業也將亡賊咎繇之意而亡楚國邪夫楚歷先神而拊有江漢者非得于全民首踵而爲之奔走哉今考而業也則是上尸虐主下末府滑稽

卷三

五十五

藏戮民虐主戮民湯武所爲基也驚熊將不食乎且而奪驚熊之食以餬其口盡楚國之足以實子室蓋所夷豫矣幾何而不怒予亡舉使子業弗售一人利也嗟乎予又安能干楚國之憲以副子之欲哉遂舍新而超曰巷之人將刑我矣

文府滑稽卷之二終

文府滑稽卷之三

梁谿鄒迦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與公甫輯

文部

當染

呂子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

末府滑稽

卷三

十

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舅犯郄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

榮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榮於黃藉秦高疆吳王夫
 差榮於王孫維太宰詔知伯瑤榮於智國張武中山
 尚榮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榮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
 者所榮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
 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
 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
 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榮故古之善爲君
 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傷
 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
 知要故則所榮不當所榮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
 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榮不當也存亡
 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榮也孔子學於老
 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
 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
 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
 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
 充滿天下王公大夫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
 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
 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
 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

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榮者得當也

文府滑稽

卷三

三

精通

呂子

人或謂鬼絲無根鬼絲非無根也其恨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斬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礪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鄺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

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忘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聞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東府滑稽

卷五

五

異寶

呂子

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大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南面嚮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

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猶其所取彌猶

宋府滑稽

卷三

七

去尤

呂子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相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曾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

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

文府清精

卷三

九

遇合

呂子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矣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

東府清稽

卷三

十一

德而弗忘與大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俎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讐糜雄頰廣顏色如浹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讐糜往謝焉楚王恠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知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

東府清稽

卷三

十一

說

呂子

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誠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

文府清稽

卷三

十二

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欲以此術也

察今

呂子

先王之法並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求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合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夫

文府清稽

卷三

十三

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
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
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鄧良馬
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
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挈其舟曰
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挈者入水求之舟已
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
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
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
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支府滑稽

卷三

十四

具備

呂子

今有弄蠱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
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
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鄆薄矣
武王嘗窮於畢程矣伊尹嘗居於庖厨矣太公嘗隱
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
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
君之聽說人而今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
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
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
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
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
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
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
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
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
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
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
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

支府滑稽

卷三

十五

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含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閭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情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石木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本府清稽

卷三

十七

達鬱

呂子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艸鬱則爲貴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矣

文府清稽

卷三

十七

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愷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額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惟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支府滑稽 卷三

六

疑似

呂子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周宅鄴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堡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直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驪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

支府滑稽 卷三

九

也我國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飲過而刺殺之
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遭理
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
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
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
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
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
常識之知之審也

察傳

呂子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相似
纓纓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
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
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
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
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
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
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
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
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
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
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
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
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
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
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
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聞之若此不若
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
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巳與三相近豕與亥相

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

原道訓

淮南子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鉞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嬖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鳥號之弓彎禁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蟻蠅捕蚤不足以禁姦寒邪亂乃逾滋管者夏縣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智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于水木樹

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處於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負者常轉欹者主浮自然之勢也今夫徒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鴈鵠不過濟潁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睚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歧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

支府清稽 卷三 二十四

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簪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瓊塢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

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徒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鸕鷀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其爲曜不忻忻其爲悲不悒悒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施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乎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

支府清稽 卷三 二十五

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
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
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
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
任矣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
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
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
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
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
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
文府滑稽 卷三 二六
裔馳要褻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飀奇
麗激珍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
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聖
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
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於榛薄之中環堵
之室以生乎蓬戶瓮牖採桑爲樞上漏下淫潤
浸於芳雲霜瀼瀼浸潭菰將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
徨於山陰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患而不
忘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
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

勞逸失其志德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
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
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衆錯不能當
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嶠列埒之門而踐踏
于污壑奔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
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
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曙於勢利誘
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
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
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
文府滑稽 卷三 二七
逾亟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
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
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
事之變無不應

傲真訓

淮南子

夫大寒至霜雪驟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
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
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
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
爲鈎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
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擲揆挺桐
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
欲何況懷環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
外不與物相弊撥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
文府滑稽 卷三 二八

乎若然者儼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
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
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暖眩之岸不
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
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
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
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斛之一
毛無所繫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
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
行純粹而不燥處玄冥而不閤休於天鈞而不礪身

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
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
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
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夫道散
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是故聖
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於
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揅
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
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方外休乎宇
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
文府滑稽 卷三 二九

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
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
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
於春而暍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
外矣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
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蹠之涿無尺之
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
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至德之世甘暝於溷濶之域而
徙倚於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
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

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
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
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昇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
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
頗烈而知乃始昧昧咻咻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
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
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剌提挈陰陽轉
旋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
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
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皆欲連於物聰明

文府滑稽

卷三

三

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流淳散樸雜
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
墨乃始列道而議公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
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
降之禮飾絳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恆其變積財不足
以瞻其費於是萬民乃始備離離政各行其知爲
以求榮利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弊叢生於漢
之陵而夫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甚漸
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
利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達而面

覺於寂寞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操性內
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蜨振縷物之毫芒播消掉
稍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
我所羞而不爲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
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
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
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入之道也若然者陶冶
萬物與造化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
夫化生者不歿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
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

文府滑稽

卷三

三

扁天地之間而不究不通此者雖日數千羊之羣耳
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
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
下也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龍快
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骨焦葉盡之與蕭艾
俱歿故河魚不得明目釋豫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
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
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絳驥驥
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緩轡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
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卑而面王則

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
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
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
無絃而射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增繳機而在
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
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覽冥訓

淮南子

晉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
平公瘵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
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榮權輕飛
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
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
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於
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
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搗之曰余任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
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爲之遯三舍夫全性保
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
者何爲而不成夫歿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
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
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舍至和直偶於人形觀九
鑛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歿者乎晉雍門子以哭
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
增歛歎吧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於冥
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
容必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鷹何

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清淨之道大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浪溢蠶可然而商絲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關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雲賦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鱣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繼凍雨扶播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暫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援狄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文府滑稽 卷三 三四

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今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用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鸞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皇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虞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驚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與眈眈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踴躍其視瞑瞑何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翹翹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蛇虺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

地之固然何見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通今若夫中
韓廣執之爲治也持援其根蠶并其本而不窮究其
所由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
之末斬艾自姪殫盡太半而所忻然常自以爲治是
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窳
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
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
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瀦瀦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
枯澤受潤而無源者譬若拜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
恒娥寤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
文府滑稽 卷三 三十六

精神訓

淮南子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桀備不斲素題不修
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桀棄之飯藜藿之羹文
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拊形鹿裘御寒養性
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
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
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
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
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螻蛄顏色不變
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
文府滑稽 卷三 三十七

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
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昔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春管高於頂膈下迫
頤兩脾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口偉哉造化
者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
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
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
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測之途乘不
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遇生不足
以挂志死不足以自神

利害千變萬紛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
脫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
之儷而况斥鷃乎世位爵祿何足以繫志也晏子與
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苦君厚
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
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
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
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
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季不
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

支府滑稽

卷三

三

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
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
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義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
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
國而訟閒田者斯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舛券者魏
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閔矣故不觀大義
者不知生之不足爲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
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
以爲樂矣富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

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音
則拊盆叩瓠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
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劍其
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
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
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饋人敖倉
予人河水饑而食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
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
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饑與守其篇箠有其
并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奔大怖生

支府滑稽

卷三

三

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
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
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
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
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鏹垂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
薄喉當此之時得寐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
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
蹠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
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
之人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

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

本經訓

淮南子

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管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踐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艸木而民無所食狹獮豸噬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綴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狹獮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廙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桀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蔡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剝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得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道流道之所生者

五大構駕與宮室延樓接道錫棲井幹樹林樽榼以
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微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滿
游漢滅菱杆紛抱苦繁亂澤巧爲紛罕以相摧錯此
遁於木也鑿汗池之深肆吟崖之遠來谿谷之流師
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倚抑波怒瀾以揚激波
曲拂遶回以像憑渚益林蓮菱以食鱉魚鴻鵠鸕鷀
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
郭設樹險阻崇臺樹之隆修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
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掇於崑崙脩爲墻
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

文府滑稽 卷三

四二

險終日馳騖而無踟躕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
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終寢兕伏虎螭龍連組焜星
錯眩照耀輝煌儼寒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
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籛條縹錦
經冗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
以窮劑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棠吹埤
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
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
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
矣

道應訓

淮南子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秦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
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
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
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
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
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
文府滑稽 卷三

四三

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
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
國之政何足問哉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
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
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
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
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
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
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
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

勝則主憐以憐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憐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幕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公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域中有人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舉之也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

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志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

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
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
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
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
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
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
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
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
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
資也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
文府滑稽 卷三 四十六
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
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
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
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武王問太公
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
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
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
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
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

冥冥於是乃去其膏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
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還
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弁其質厚
塞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
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
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
樸也

說山訓

淮南子

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齒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倖之手而愛已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以求薪爲鬼以火烟爲氣以求薪爲鬼竭而走以火烟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被羊裘而質固其事也豹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潔白爲污辱譬猶沐浴而桴澗薰燧而負篋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壤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齲

文府滑稽 卷三

四八

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鬣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鏃鄧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歛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鏃鄧不斷肉執而不釋馬羗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璫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璫錘之璫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蜎王自射之則墮矢而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

文府滑稽 卷三

四九

弓矯矢未發而蜎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鈞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數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而禮有失尾生死其慕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木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日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虬屯犁牛旣耕以修決鼻而羈生于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

文府滑稽

卷三

五

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兇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鶚炙見卵而求晨夜見贖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慕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箐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明月之珠出於蠙蜃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涇萬乘之主冠鎗錘之冠倭百金之車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耀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誘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轡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

文府滑稽

卷三

五

不鹽敗所爲也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存汚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簞甕甌在枵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鰲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盜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

文府滑稽

卷三

五二

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遽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幣藉所救釣也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蹇截玉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憊者非學鬪爭也憊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挫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

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嚙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履地而爲迹暴形而爲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黻黑咎犯辭歸故隸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燬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乎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保而浴則可以浴而裸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

文府滑稽

卷三

五三

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止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祭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汚胥而無言以成楚國之治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朱伯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前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覺者告育者育者負而寢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聵者交

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
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
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
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治國若鑄
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正以所
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撒不正而
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
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爲上勝之同時爲下所以貴
鎡鄒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剗靡勿釋牛車絕麟爲
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自治
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未府滑稽

卷二

五四

人間訓

淮南子

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
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
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寒
而用簋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
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墻之壞也於隙劍之折也
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
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焚投卮漿而沃之
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
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
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
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
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
翹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
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
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
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
能濟也是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
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
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

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二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之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而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畢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夫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鑒而正汙夫歌採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鑲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

盧敖章

淮南子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爲肩豐上而殺下軀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巡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闢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齋然面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墟天府滑稽卷三 五八

猶突與也若我南遊乎罔食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踈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抔治憊若有喪也曰吾比來子猶黃鵠與蠓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知也

太清章

淮南子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窳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矧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

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澍之水合易牙
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
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
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
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誰無知是以不吾
知也白公之謂也

文府滑稽卷之三

六十一

文府滑稽卷之三

文府滑稽卷之四

明梁谿鄒迪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與公甫輯

文部

楚使對齊師

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文府滑稽卷之四

一十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
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
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
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
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憾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知瑩對楚子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紆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文府滑稽

卷四

四

重耳對楚子

左傳

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

文府滑稽

卷四

五

展喜犒齊師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文府滑稽

卷四

六

申叔時復陳

左傳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文府滑稽

卷四

七

燭之武說秦解圍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
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
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
文府滑稽 卷四 八
賜矣計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
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
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辛俞從樂氏出奔

國語

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爲大
戮施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
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
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
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
也世隸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
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
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
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君
文府滑稽 卷四 九
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
乃遣之

叔向賀韓獻子之貧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欲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文府滑稽 卷四 十

千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逮而急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魏獻子却梗陽人賂

國語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文府滑稽 卷四

十一

上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郭於讒心煩
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
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
原曰吾寧惴惴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
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
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
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儒見以事婦人乎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
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
文府滑稽 卷四 十二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
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
濁何不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
飲其醕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
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文府滑稽 卷四 十三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翔翔乎杳冥之上天籟籬之鸛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文府滑稽

卷四

十四

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失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喻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飾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

文府滑稽

卷四

十五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
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
下無害富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
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
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
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鵲飛且
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
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文府滑稽

卷四

十七

有常德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
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
所以塞聰司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敎小過
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
不用然其志靡然獨居上觀詩山下察接真計周
范懿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因其
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鄼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
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人又倚怪之邪
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
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
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
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
終惑於大道也

文府滑稽

卷四

十七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位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薦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

文府滑稽

卷四

十八

以談矣寡人將疎意而覽焉先生曰嗚呼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闢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危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爲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珎琢刻縷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圯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啾啾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

文府滑稽

卷四

十九

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凡危至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
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
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
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
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
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
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文府滑稽

卷四

二十

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
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
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
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
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

解嘲

楊雄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僖人之爵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曾不能盡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
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文府滑稽

卷四

廿一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
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
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素或鑿坏以遁是故騁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
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
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制以質鉄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上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
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

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
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昔三
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
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
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
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

文府滑稽

卷四

廿二

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閒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
或擁帚筭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
隙蹈瑕而無所詰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羣卿不揖客將相不悅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是以欲談者定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足鄉使
上世之士處序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長政時道是非高行節下則問置又安得青紫
且吾聞之也矣炎者滅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爲爲
實人救其聲地覆其形吾聞之家見報其室投學者
亡然然者子位者守身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

文府滑稽

卷四

廿三

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
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
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螻蛄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跼扁鵲悲
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
蹈背扶服入蒙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
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顙頤折頸涕唾流沫西
揖彊秦之相搯其咽喉扼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妻敬委輅脫輓掉三
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適也五帝垂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
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
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
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禮矣有建費
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樂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許史之屈也狂矣夫蕭何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
功若泰山若既賸雖其人之賸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
可爲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結承榮於

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驛發迹於節連司馬長
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
公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文府滑稽 卷四

廿四

解難

楊 舉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吟期乎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
茲年矣而殊不寤置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
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楊子曰俞
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
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
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戢膠葛
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
山之高不嶮嶢則不能滄溟雲而散歆烝是以宓犧
氏之作易也綿洛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
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
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
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
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
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迫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祭簫韶詠九成
則莫有和也是故鐘期死百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
衆鼓攫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
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
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答賓戲

班固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
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
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
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
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王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譬龍虎之文
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使
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
芒之內潛神默記經以年歲然而器不質於當已川
不效於一世雖馳辨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
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存顯
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廼爾而笑曰若賓之言
所謂見勢利之華閭道德之實守窆與之熒燭未仰
天庭而觀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
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
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烓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搢朽摩鈍鈐刀皆能
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

相印。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譌。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顛。福不盈背。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徵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逾。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

文府清粹

卷四

廿八

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草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若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獸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堊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執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

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闥。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軌樂於草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

文府清粹

卷四

廿九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賦。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矐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

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
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文府清緒 卷四

卅

達育

崔駟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
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
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
俯鈞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願於幽微測潛
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
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
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
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
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憲忠孝
文府清緒 卷四 三十一
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欽鄒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
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
深林蠲蚋之趣大沛胡爲嘿默而久沈滯也答曰有
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
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六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伐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圖讖淳樸散離
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違道無常宿與時張弛
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
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懷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

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目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憾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平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追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方牧之略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夏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繁陰事終而水宿藏陽功早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冠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藁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

文府滑稽

卷四

三十一

七

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桂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大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處叫呼銜鬻懸旌自表非隋和之實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惟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動百畝之不耘繫予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干巖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辨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于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文府滑稽

卷四

三十一

七

應聞

張衡

有聞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定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興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壺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勉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薰雪前吝姦佞不奈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美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而不思貼身以微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議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醑猶不屑餐旌譽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襲黼黻或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命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臆勝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祭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泥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緹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

宋帝清帝

卷四

三

宋帝清帝

卷四

三

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
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鄴
生當此之會乃龜鳴而驚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
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
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魁北而應龍
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海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洹而龜
鼈蟄今也皇澤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
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
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
成林及津者風攜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
文府滑稽 卷四 三

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
舛船而求劍守株而俟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
之有道者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
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眉雖有
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
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憚居下位
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
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虛及周聃
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萍曼之無所用吾恨輪
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鵬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

蠹龜附鵬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
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
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
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愍
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
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
楚敢告誠於知已

釋海

蔡邕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審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單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楊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微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文府清楷

卷四

三八

雲時逝歲暮然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宗英逸偉不墜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盃亦回塗要至倪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昔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設爾斂袂而與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未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繼照五伯扶微動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

絃弛王塗壞太極施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委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夭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斲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

文府清楷

卷四

三九

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周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經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泝泝庶類含甘飲滋儉六合之華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鴻禧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綬鴻漸於陸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圭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狃懷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

有事也則策筮並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贊御之族天降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里髡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履不足以況其易故百夫有逸羣之才人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瞠睖不稽謀于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絜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利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驚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

文府滑稽

卷四

四十

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培下獲重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覆轍而顛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大高地厚踣而踣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願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災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予責民夫以清宇甯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烟炎之毀燔何光茫之可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大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墮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紙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

文府滑稽

卷四

四十一

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驪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臠取名於禽凶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愧愧而避胡老乃揚衡舍策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氣暢兮神氣寧兮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形同圓

而獨征

文府清積

卷四

四二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怵怵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肫腥濃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爇燂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肢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于曲房隱見之中此其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聞語事

文府清積

卷四

四三

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蕩之心
通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
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灸療而已哉可以要
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
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
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迴波又
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
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鵠鳴鳴焉暮
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的鳴雞哀鳴翔乎
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蘭之絲

文府清樸 下卷四

四

以爲弦孤子之鈞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
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聲
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
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蟻聞之柱喙而
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犢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
和目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餅搏之不解一噉而
散於是使伊尹煎葵易牙調和熊蹯之膳勾藥之醬
薄者之多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
酌以滌口山梁之餐參豹之胎小飢大歡如湯沃雪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
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
距虛襜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密附易路於是伯樂
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
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
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
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辨之士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
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

文府清樸 卷四

四五

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涵章白鷺孔雀鸛鵠鸕鷀
鵲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
鱗淑濤蓼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梗苗松豫
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
風從容荷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藥娛心景春佐
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饌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
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微
舒陽文段干吳娃間姬傅予之徒雜裾垂目定心
與榆流波雜杜若棠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
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輪之輿乘壯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旃節乎江潯掩清蘋迴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習驚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

文府滑稽

卷四

四六

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犂犧猷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木旣也於是條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息膾炙以御賓客涌觸竝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

力之所到則鄣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汙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今忽兮慌兮倏兮儻兮浩瀆濇兮慌曠曠兮乘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窮歸神日毋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終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漑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投棄恬息輪寫澳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

文府滑稽

卷四

四七

疾猶將伸偃起蹙發聲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湖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投投焉如三軍之騰襲其勃作而奔起也騷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嘒浩皦前後絡繹顛叩叩据据疆疆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訇磕軋

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拂鬱閭漠感失
上擊下辟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
曲隨隈踰岸出埤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
涯菱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柏弭節伍子之山通
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
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庀庀聲如雷鼓
發怒座沓清升踰踰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
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
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
壞陂池決勝乃罷涕汨潺湲披揚流澗橫暴之極魚
文府滑稽 卷四 四八

鼃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淅淅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
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洑悵焉此天下怪異詭觀
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
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
翟便蜩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
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
要言妙道也太子意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
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啓

并序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
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邈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
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美此永生獨馳思於天雲之
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
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虛入乎泱泱之野
遂駕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
對芳林冠冠皮弁被文衷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
遊志飄飄焉颺颺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
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
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遷俗而遺名智士
不肯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義之華遺仁義之英耗
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
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
之曰噫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
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迹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
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
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
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

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數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逮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臙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鴳珠翠之珍攀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臙江東之潛鼉騰漢南之鳴鵲粿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秋所營應化

文府滑稽

卷四

五十

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偶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縣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燭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緝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

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耀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露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綬抗招搖之華旂揮忘歸之矢乘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起遺風於是谿填谷塞榛數平夷緣山置且彌野張罟下無漏迹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從雲佈武騎霧散丹旗曜野弋及皓旰曳文狐揜狡兔捎鷙鷃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

文府滑稽

卷四

五十一

遊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羶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臂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蹠如陵飛副成雲於是賦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羅獠迴邁駿驟齊驤揚鑿飛沫俯倚金轡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閨宮顯敞雲屋聳峙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懷華梁綺井含葩金輝玉箱溫房則冬服絳綵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綠雲飛陛陵虛頻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矧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輪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精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花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首而清歌歌曰望雲際今有好仇天路長今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嫵婉絕今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技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涼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聲左麓右笙鍾鼓俱振蕭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飄戴金搔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

文府滑稽

卷四

五二

耀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躋捷者飛蹈虛遠躡凌躍超驤蛟蟬揮霍翔爾鴻翥潏然危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漂白日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鈇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媚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盼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卽閒房華燭爛帷幕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文府滑稽

卷四

五三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于北燕公叔畢命于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懾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轅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果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
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
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
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
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
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
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
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于神淵聆
鳴鳳于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
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
文府滑稽 卷四 五四

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
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
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
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盈虛
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
服從子而歸

七命

張協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
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
窮奧於是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救雲輅騁飛黃越
奔沙輶流霜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梯霄壖軌
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
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
謁蕭瑟虛玄溟海渾渙濩其後嶢峩嶢嶢張其前尋
竹疎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
礫起而麗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
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
而匿跡生必輝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今
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寘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渚短羽之棲
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輝九州之睥鱗屈
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
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嶸金岍岬岬左當風谷右臨雲

繇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距實之谿搖別峻挺茗逸若
楚歸三春之溢露迺九秋之鳴颺零雪寫其根霏霜
封其路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
陟崢嶸剪楚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匹斷其僕
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
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少宮發
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
風送秋驕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
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
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蕤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紫
文府滑稽 卷四 五十六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菁蔥應
門八葉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爾
乃繞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真臨
雲飛陸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炳
煥杳棋曉峨陰亂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縷以金
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槐幽堂晝
密明室夜朗蜚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乃若目

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
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
綠華實代新承意志觀仰折神顛俯采朝蘭迺惠風
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芷潛鯢駭
驚翰起沉絲結飛增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
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
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
今爲水嬉臨芳洲今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
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
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文府滑稽 卷四

五十七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
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
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芒駕紅陽之飛
鸞駢唐公之鸛鶴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
乃布飛羈張修畏陵黃岑挂青繚畫長絛以爲限帶
流溪以爲關叩鉦數校舉麾旌獲穀金機馳鳴鏑剪
剛豪落勁翮連騎競奮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
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疎揮鋒電滅仰傾雲
巢俯殫地穴乃有圖文之狎斑題之縱鼓鬣風生怒
目電睨口敲霜仞足撥飛鋒颯林蹶石扣跋幽叢於

是飛黃奮銳貢石道侵庵封稀債馮豕拉彪彪挫獬
鷹勾爪摧錡牙捍濶漫狼藉傾榛倒壑頽齒挂山僵
路掩澤藪爲毛林隱爲丹薄於是撒圍頓罔卷旆收
驚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看駟連
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
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
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
踰羊頭鑊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
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
文府滑稽 卷四 五八

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鏐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
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
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里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
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
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
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
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
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

睨黑照玄彩紺發沫如渾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
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越
春衢整秋御蚪蜩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
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
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
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爲之頓
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僞乘子能從我而御
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
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
文府滑稽 卷四 五九

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
鵝黃雀圓按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蟠翰音之跼鸚
鵡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菜黃之鮪丹穴之鸞玄
豹之胎燁以秋橙醑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
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尾丹鰓紫翼青鬚爾
乃命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
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寒
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
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
洲飛華萍接玄石膏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

以流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神人之所
歆羨觀聽之所煒燁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
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
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六人有作繼
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
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
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道氣以樂宣
德以詩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
塞函夏謐宇丹冥投烽青微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
文府滑稽 卷四 六十

銘德於昆吾之鼎羣氓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漁
豎讓陸樵夫貶危冠之飾與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
邕巍巍蕩蕩玄齟巷歌黃髮擊壤解義皇之繩錯陶
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
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
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捷三足之鳥鳴鳳在
林夥於黃帝之囿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燭
燭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
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縉紳濟濟軒冕藹藹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

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實之訟
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
棲我以蒨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
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馳時
聖道淳舉實爲秋摘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
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文府滑稽 卷四

六十一

七激

傅武仲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
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
舒志必將銘勒功勲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
年陸沉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
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
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
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

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
晨飈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泚泚中夏不流於是乃使
文府清精卷四

六二

夫遊官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
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
洞窟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
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
叩角奮榮沉微玄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
子能強起而聽之乎

玄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藟參常珍庶羞異饌
滂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穀
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
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正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

體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浦握之摧沮批之離
圻可以解煩悵悅心意子能強起而食之乎

玄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起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
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騰驅
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
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

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庶卉零悴
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旌旗鳴
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還網以彌野
連尉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團促陣禽獸
文府清精卷中

六三

駭彈什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
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田於是下蘭皋臨
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
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

玄通子曰當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桶雕藻文以朱綠
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露騁目窮觀園藪平夷
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蔓於是賓友所歡近覽
從容詹公沉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天不徒降投鉤
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彈輕翼日移怠倦然後
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弭隋珠佩

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施髮不加澤升龍
舟浮華池紆迴翳而永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
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
此亦天下之至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

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
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犧
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
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
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
子所常自知沉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宋府滑稽

卷四

六四

七辯

張衡

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
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隅藏
聲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遑盍往辯諸乃階而就之
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工輪制匠譎詭煥爛
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閣雙建彫蟲彤綠
蜺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鵬黃加雙鷁經鴛鴦然後
擢雲舫觀中流舉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採水
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珣此宮室之
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

宋府滑稽

卷四

六五

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萄醢醢嘉肴雜醢三鱠七菹
荔支黃甘寒梨韓棗沙餠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
芻豢膾牲麋麇豹胎飛鳬棲鶯養之以時審其齊和
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菰與野之梁
珍羞雜選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
乎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遍奏代序
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激楚聲鼓吹笙竽籥應律
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目示解怠帶於是樂中
日晚移卽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歌

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

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嫵弱顏回植妍夸閒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鬢髮玄髻光可以鑒曆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朱唇的皦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療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

空桐子曰交趾緌絺筒中之綺京城阿縞譬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駸駿載軫獵之輶車建采虹之長旂系雖霓而爲旗逸駭廳於青丘超廣

文府滑稽

卷四

六

漢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

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美門安期噓吸沆瀣飲醴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遊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清風啟乃嘉猷寔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未舉

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息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林不賞

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儷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不敢是務

文府滑稽

卷四

七

七徵

陸機

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其漁釣
於一窟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
聞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崑而放言

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
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參
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哉奇稔嘉禾之
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頽玄雲皎若明
珠之積縑匱素蟻踊而灑潏滋芬溢而相微味雖濃
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溫克平齊
聖子能饗之乎

文府滑稽

卷四

六八

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
錯仰綏瑰木俯積璵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
閣秀清暉平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
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
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
達張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泓望長林逐
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
之乎

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埴篲協而和鳴於是才

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綦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
立激長歌於丹唇發鏗鏘乎桑木合清商以絕節揮
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觀
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
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

通微大夫曰蓋聞洙北有唐采之思淇上有送子之
歎關雎以寤寐爲戚溱洧以詭浪爲歡若夫妖嬈豔
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桑嫫整妍規
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頰之可
食若夫靈曄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音清明以宣

文府滑稽

卷四

六九

誠流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
萃子其納之乎

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
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
轡而高遊瞰八字以攄眄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
氣作溫涼弭侵畧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
斯之雍容乎

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
威靈乎宸極曩倫聿序庶績咸乂盪流於雍俗給
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祐

唐虞之末，傳明岐陽之鸞，鸞應天監，
之介福然，聖主達特盈之寶術，窮經，
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
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
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
敷蔽，祗謹聞命於王孫。

文府滑稽卷之四 終

文府滑稽 卷四

七十

文府滑稽卷之五

梁谿鄒迪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興公甫輯

文部

擬客難

束皙

東子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吟，含毫散
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
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
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
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于時，上國有不索
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
烹割之說，齊客賞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
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
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
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置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
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
甯武，識彼迷途，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
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純袴之童

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鶴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鱣徒屈靈蟠於堦井聆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誠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楷儒學自枉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蠹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閣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耻爲七人之疇乎且道賤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盼夫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

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魏弢之宮夕墜崢嶸之磬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各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羗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革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烏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美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表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福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

虛爲興玄鑑爲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弃雉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皆纓綬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抵疑

夏英法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鄉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基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各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定吾子之

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衰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道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噉辭佞隨羣斑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

文府滑稽

卷五

六

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嬰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市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執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覲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轡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因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

文府滑稽

卷五

七

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
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
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
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譚則爲親也周矣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
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
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
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
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
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勲抵秘管仲蹉電晏嬰其遠則

宋唐清稽

卷五

八

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耆神獨善其身
玄白冲虛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
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
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
人乎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
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
與世務齊榮辱故能人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
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
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擗袂奮氣發
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

勤卑不亦竊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迂桓公或
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
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
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
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
子曰嗚呼是何言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
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
入泥騏驎驪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
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
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

宋唐清稽

卷五

九

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
僕以上朝堂答世間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
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
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銜哉子不嫌
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
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
湯呂尚隱遊以徵文傳說操築以寤王甯戚擊角以
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
自賢接輿佯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僕
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

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結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
彷彿其清塵

文府清藉 卷六

十

對儒

曹 毗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峻麟以
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
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
崇巖以願神梁生適南越以保順固能全真養和夷
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
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
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
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爲
已任申韓爲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
文府清藉 卷六 十

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
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
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
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趙不希駉駉之蹤徒以區區
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
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苦謂是果是
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
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
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

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頓賈生之才技
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
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
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陰瑤
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備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鰓者矣
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
陰陽汙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
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
廓之表是以迷廬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
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氷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
太府清稽 卷五 十三
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
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圓動之用
舍非尋常之所實也今三明玄照二氣載宣玄教夕
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尅明於百
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
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晴於
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
闥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達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
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
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

客傲

郭璞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
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於叢薈陰弱
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疎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
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
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
嚴光徒費思於鑽味辜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
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
未之前聞也郭生燦然而笑曰鶴鵠不可與論雲翼
井蛙難與量海黿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
太府清稽 卷五 十三
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蹇回廓神淮海龍
德時來羣才雲駭謁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冥海之
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
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
鋒驕驕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
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
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腐泉之潛不思雲羣熙氷
之采不美旭晞混光耀於埃謁者亦曷願滄浪之深
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淪懸乎龍津蚬蛾以
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驚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

秀雖豔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
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匳
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
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
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
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
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
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
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
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
來府清稽 卷五 十五
翠秀龍豹之委頽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
爲悲欣之府胡蝶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
不輦螭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
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
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
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嬰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
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
枕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韻於
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應詰

路寔王

余以三伏時行至七里灘此地卽新安江口也有嚴
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澈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
如行空中人有釣者試鰕投之或有浮而不願者或
有貪而輒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
尾揚鬣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
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
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
獸搏也拘於檻穽驚鳥攫也繫於樊籠素龜靈也被
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豫且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
貪餌而吞釣乎于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
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
而後動終始不易其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沉緡
于川登魚于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
曩求之將何圖今捨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
不疑滯于物智士必推移于時知幾之謂神含生之
謂道殷乙聖也囚于夏孔丘賢也畏于匡且夫明哲
之賢尚罹幽憂之患况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
故向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
捨求與捨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况療饑

支府滑稽

卷五

十六

卜疑集

嵇康

來磨滑稽

卷五

十七

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
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
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
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
壯感槩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
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
枕藉芬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
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人爲偶排擯共
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
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
文府滑稽 卷五 十八
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
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
如夷吾之不羈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
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
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
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
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
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
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
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

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
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
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難養生論

向子期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

末府滑稽

卷五

三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農倡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疆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膋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茶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

末府滑稽

卷五

廿

在日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耆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出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已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

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微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

嵇康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蠹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蠹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而弗滑稽

卷五

廿三

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實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

富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于閭室

文府滑稽

卷五

廿四

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逆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

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畊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粃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遺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

文府滑稽

卷五

二五

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飢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讐也其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讐雖大不并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視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閑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

文府潛齋 卷五

二十六

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蠶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已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修身以明汗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準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罄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此之於內視反聽愛氣畜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園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

文府潛齋 卷五

七

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闕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茂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怪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聚粟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藇藻非豐肴之匹

東府滑稽

卷五

六

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肴糧八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故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承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

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癰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菊欣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肢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靈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凜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頰髮涓子以木精久延倕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叩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蘽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

東府滑稽

卷五

廿九

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僦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腕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遠

文府滑稽

卷五

三十

微末之聞也久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有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者非過禁跡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

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航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食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太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

文府滑稽

卷五

三十一

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誦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

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廻其操不天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

文府滑稽 卷五

三二

於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同齒青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猴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渙者則有老可却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轆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戒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

語將來之覺者

文府滑稽 卷五

三三 八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墳簾。聖賢以此縷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淚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引班陶陶於永夕。絡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敘。粵謨訓。推直切絕。交遊

文府滑稽

卷五

三四

文府滑稽

卷五

三五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而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宗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巢宵燭之末光。邀閭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麀杏鱗萃。分鴈鷺之稻粱。需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入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美其登仙。加以顛頤賦頌。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純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達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吮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則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浮塵。遇同土梗。莫肯貴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縵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懸驪兜之掩義。荆南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詆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文府清

卷六

三六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閭閻。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以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歲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則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簪衿。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

丹威子以標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名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輻輳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閭閻。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慕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

文府清

卷五

三七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奕旨

班孟堅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于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已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騎罕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于奕則不然高下相推文府滑稽 卷五 三八

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義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關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一碁破室亾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刦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需行保用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

地之像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安也至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睢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文府滑稽

卷五

三九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末府滑稽卷五

四十

園。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博奕。廢事業。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

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眙。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材。旌簡麾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末府滑稽卷五

四十一

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買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申志論

蕭方

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塋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躓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文府滑稽 卷五

四十二

醫術論

孫思邈

孫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洗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濕蒸生熱熱否生寒乎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結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趕趕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

文府滑稽 卷五

四十三

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
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
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
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
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
知此則人事畢矣

錢神論

魯褒

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
見綦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
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
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
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
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
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
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
也
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
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
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
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
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
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
內方象地外方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
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
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
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

而足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嗇矣富人。哀哉貧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致。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開使。豈虛也哉。

釋愁文

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麾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

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旣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悴所驚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機。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覓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

然不辭而去

文府清稽

卷五

四八

串莊周文

嵇合

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
記光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楠之室載退士於進
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串不可讚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
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
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
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
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
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
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
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
而吐曲

文府清稽

卷五

四九

莊周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估嘗佩服乎其言夫得者謂如人之生也自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歲數之來不可却也此豈非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二歲至于百歲若暮之失且今之失昔從壯而失少從老而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豈非失之者順也天下之事皆然也來不可避去不可留故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人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乃自文府清襟卷五
然之也不知其然而然故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待也去之非失也安能分得失于其間結哀樂于其會耶如人一歲二歲至于百歲其間得失哀樂雜然煩苛當其時哀則戚戚而不可解樂則熙熙而不可易及其過而思之乃覺覺亦夢也則向之熙熙戚戚一何妄哉則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也今之失何足介意耶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日月東西出沒者是爲晝夜其間含齒戴髮粒食衣絮者是爲人一性之動是爲大易言性移易不定也人而或爲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剛柔

動植云云而無窮是爲物以聲相喚是爲名倍徒相聚是爲利彙首而云云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或爲喜或爲悲或爲恨其名雖衆然皆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哉於是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謂彼爲彼彼自謂我我亦自謂我使其交相指皆彼也自指射皆我也然終不知誰爲彼誰爲我也雖聖人不能定之且強爲之治焉於是或名商周或名秦漢治筠穀之膚舒而裁之謂之簡牋束毫毛染丹墨而縱橫之謂之文聚云云之事而錄之謂之典籍後世視之謂之稽古世世相效而不知休息或至於道或夫府清襟卷五
溺於心謂之曰學或曰自古及今營營於其間者惟其一畫耳一畫之間而營萬世之務何異乎覺而愛夢夢而憂覺也日月星辰丘陵山澤如故也含齒戴髮剛柔動植者云云而不已如故也往所謂商周秦漢或爭而得之者或爭而失之者今何有焉以予視之真覺之視夢也豈若體道安生而清虛爲任哉天下之事其未至也無狀也方今無住也已往無物也予今營營復何求耶然而貪慾而好利繫心於得失者跼促若羈下駒安得懸解如列子能言如莊周者發言如雷注耳如風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

然復歸無物至於無言歟僕舊之所言如此足下之行錄以贈往足下局促之甚者其心已病矣聞吾此言病其瘳乎

北山移文

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飜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復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鬼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眊俗狀。風雲懷其帶。噴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檣。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極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經爭譏。攢峯竦謂。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搜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碧嶺再辱。吏府滑稽。卷五 五四

丹崖重沓。塵游躅於蕙路。汗綠池以洗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膽。疊穎怒鬼。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頭責子羽文

張敏

太原溫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爲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托爲子。時髮膚聳鼻耳。安眉鬚。挫牙齒。眸子我以形我。爲子時。髮膚聳鼻耳。安眉鬚。挫牙齒。眸子摘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跼。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邪。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邪。則當如許由。子臧。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舍辭從容。子欲爲恬淡邪。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邪。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僂溺。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

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
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
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邪則當如子胥屈平欲
使吾爲信邪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赴
水火以全貞此四者皆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
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璣虱同性不
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論
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顯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
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嘗吃無官商
或厄陋希言語或淹伊多恣態或驪騭少智諳或口
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
足霑濡或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池抱甕
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窞之虎石間
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踰跼前
感至老無所希也

東府清稿

卷五

五

責髯奴文

黃香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
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
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綬潤之以
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
於是搖鬚奮髭則論說唐虞鼓髻動鬣則研覈臧否
內育瓊形外闢官商相如以之閒都顯孫以之堂堂
豈若子髯既亂且緒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
汗穢泥土倉囁穰穰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
可怙動則困於惣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
子願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癩鬚
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釐爲
子鬚不亦難乎

東府清稿

卷五

五

修竹彈甘蕉文

沈約

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臣聞芟蕪藎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丈階綠寵渥銓衡百卉而與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爲己力風聞藉聽非復一途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泰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支府清稽 卷五 五八

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僻難信取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籬依原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切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佚非有松柏後凋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籍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卽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類執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儒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髡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栽孟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把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跣坐大嗽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瀘沃不酪住醢醢纖履作履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鳬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鷺百餘驅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饌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棧種瓜作瓠別茄披慈焚槎發等壘集破封日中早焚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餠滌杯整按園中拔蒜斲蘇切脯菜肉臠芋膾魚魚鱉烹茶盡具餽已蓋藏關門塞竇餞猪縱犬勿與

鄰里爭鬪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
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
舍後有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掾求
用錢推紡惡敗搜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
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大販鵝武
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
得夷蹲旁卧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
羊奴自交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栽棘若殘
當作俎機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石疊薄岸治舍蓋
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坡
東府清稽上卷五 本
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索雨墮無所
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赤
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
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椅盾曳紵還落
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
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
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聞白奴不聽教當笞一
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
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
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
爲船載糗輿棖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
備載糗棖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
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躋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
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歔嚔嚔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
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
子在孩提吾不予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
不變手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
朝蓬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
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鼾臭香糗
棖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予
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
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挨手覆羹轉喉觸
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

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
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挾杳微高提羣言執
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
施抵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
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
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
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
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
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
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點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
支府滑稽 卷五 六二

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爭於
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
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
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事與
船延之上座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楮
竹垂綬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
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饋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
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紉縫製將無滯於心
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
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僕
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於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
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歟天津儼於神夫於漢
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
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
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
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蠃
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
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
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朝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

所知抔嘲似傲貴者啟齒臣勃震驚彼且不耻叩稽
匍匐言語請詭令臣縮恐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
百步喉喘顛汗睢眦逆走鬼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徐
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淚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
于臣恒使玷黜省省驚驚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
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遷探心
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
文府滑稽 卷五 六四

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
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裏朱裳手持絳籙而來告曰
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
汝唯知耻諂諂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之汙卑
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
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
誰惕

文府滑稽 卷五

六五

祀瘡癘文

皮目休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魎之餘匿天命竊帝威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爲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氷鑑復若落炎井眩瞽熒惑視之累形聽音重聲骨節殆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礪艾愈矣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礪艾不可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不效神爲聰明正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爲文祀而

支府滑稽 卷五

六六

逐之曰

癘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爲叛臣入爲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專祿恃威僭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如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美曼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四星之位奉于紫宸蕭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見災幸

久聞禍樂成含羞冒貴忍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癘乎癘乎爾目不盲爾耳不聾如向來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肆凶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功癘乎癘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爾於帝聰

支府滑稽 卷五

六七

逐痞鬼文

孫樵

孫子病痞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憾懷有若什子於嚴冰者終則煩胃爍肌有若冥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邪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余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剗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回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許談而與人耳有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躡予足者樵嘗欲忍汙蔽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脩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痞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詣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罷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尅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

復有司馬安者懷義盜仁縛舌交唇柔聲婉顏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卽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興者鉅萬藏家貫腐鏗磨鱗差螭縮陣陣腥遊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東唐滑稽 卷五

六九

時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廼得跛奚踴躍
離疏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
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
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
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
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
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單子不通之則屢
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

文府滑稽卷之五

七

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
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
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羣狙賦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
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
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
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料簡蔬茹留精黜脩
醬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煮餅深注湯
和糜勿投醯醢曰晚用薑葱漆不欲焦旋菹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浹沸鼎斟酌

薌毛生熟必告嫗嫗臨食肥垢撩髮染指飽杓嘍敵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
蠲潔寢匙覆椀陶瓦縣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牡牝
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其初素衣
當白染衣增色梘鬱爲黃紅螺蚌先按藍杵草茅蒐
橐皁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慰帖垣平來往
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閉護
草竊飲飯猫大埋塞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馳鎗
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尋卧升簇自裹七晝夜夜
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

文府滑稽卷之五

七

終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密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官執
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嫗嫗罵譏瘡
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攢凍無
事倚牆鞦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鳬
鶴皆憂持敏捕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跛
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旣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文府滑稽卷之五

終

文府滑稽卷之六

梁谿鄒迪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復甫

姪振基興公甫輯

文部

寵幸

黃憲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

太府滑稽

卷六

一八

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卽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爲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况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

於屏五舉壘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忍辱徵君也樂之音重於笑徵君之辱亦重於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爲徵君無所報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姬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爲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達旦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王壺沉瑟紫英彈笙篴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密非以偕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慰寡人是徵君之相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

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爲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爲塵錦鍊爲灰綺幕鏤床棲于浮雲寶瑟瑩篴寂于烟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昵冶容臣竊以爲賢王之蠹也韓王有慚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

文府滑稽

卷六

三

機論

黃憲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秉鉏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徵君乃就載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爲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爲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

宋府滑稽

卷六

四

棹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爲機乎由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爲機而運諸侯于掌上銘兆民于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之雄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矣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爲機賢者以禮信爲機謀士以術數爲機辯士以縱橫爲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于翕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盍奮而張之噫仁義之氣而解文府滑稽宋本五

衆庶之鬱哉徵君曰吾將機乎

辭受

黃憲

徵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宿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徵君曰是何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迹此負道者之爲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饋百金以爲贍徵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爲笈仁義爲贍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爲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贍之義窮則執饋則受禮也子奚狷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爲也徵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爲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間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之耶克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爲是而伯夷之廉爲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爲師而盜跖爲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爲窮孟軻之受贍爲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

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于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爲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臚爲義也且孟軻之受臚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宋之君子孟軻未疏也在國無嬖人之譏去國非簡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臚而不辭也不然何却齊之兼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惻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食僕有饑色車不接羣空笈而往韓王適饋甫以金此稱義之福塗也甫之不受又何疑焉夫矢志于韓而受其饋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饋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餽而自同于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爲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聞而餽粟徵君受之曰義也

東府滑稽 卷六

七

時勢

黃憲

徵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來者揚眉洗舌各負霸王之策持長短之譚而求得志于魯魯王大酺賓客奏樂于臺下賓客以卮爲魯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厠于大王之末也王以爲天下之勢孰強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衆孰寡魯王默然久之乃答曰寡人處叢爾之國不能揣天下之形情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過於四方之士借光於藩封之列宣揚文武以夾衛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後爲天下戮笑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辱以五鼎之宴而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誹以魯之民人寄於不穀之一人亦惟朝夕懼慄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生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葉之蟲乎有數仞之木其葉扶疎油然而陰人皆以爲恆寒而凋待黃而落也方其五六月之間蟲生其下以枯葉綢繆而爲巢附絲于枝上潛飲朝露以爲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內其葉稀稀其木濯濯向也扶疎而成陰今則頽然

東府滑稽 卷六

八

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即其所棲而爲蔭者也夫魚依
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
而求食也然則一虫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
之傷亦非一虫之力也木之質不彊而所蔭之葉徒
足以資餓虫耳故葉欲榮則虫益附葉欲凋則虫益
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虫乎有三寸之魚畜乎方
渚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乎迴瀾之際以爲是魚之
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於
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藪澤而
東躍乎蒼海若鯢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流

文府滑稽

卷十

九

八綆而鼓動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于渚而不
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吾
聞聖人觀魚虫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
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亂世則爲魚虫治世則
爲侯王吸而爲秋陰呼而爲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
一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王何不爲聖烈之跡而忍
魚虫之舉也夫天下之勢皆彊而吾獨弱則弱者特
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
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
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

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釁于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
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
而畜衆何民不彊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
圖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
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
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爲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
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擁
魯國之地有徐充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爲固
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爲也其奈大王何魯王不能對
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爲其然也昔周室旣卑封建之

文府滑稽

卷十

十

國皆爲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踵而入弄轉圜
之舌以游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
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
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
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于
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
以重釁又何賴焉魯王稽手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
聞先生之誨敢密厥志矣

樂論

黃憲

魯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三今日之
宴得無欣乎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徵君乃命
樂工舞于階其儀蹌蹌其羽揚揚魯君曰韶舞何加
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于娛心而後
和而後化于羽格苗鳳皇儀韶淫魚聽瑟孟嘗泣
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爲心娛臣是
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
曰駿哉王之問也夫王人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
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於舞蹈而合乎性
文府滑稽 卷六 十一

文府滑稽

卷六

十一

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
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
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
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
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
鼓萌藥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玉論

黃憲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
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卽和得之而
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矣其爲荆山乎夫地不
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
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王之鼎楚產
也而君疑之若夫璵璠出于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
卮杯其妄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璠無倚頓之杯久矣今
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璵璠無倚頓之杯久矣今
所產不盡出王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
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
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
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
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
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
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
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爲
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用足之刑而荆山有
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
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

文府滑稽

卷六

十一

下懷實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
何利焉王不聽

馬才

黃憲

有燕將亡于齊能爲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關殺一
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留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
用將之秋也請却之次日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
寡人非任將之材也請舍之燕將耻不得見于齊王
乃訪徵君于會臺載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
技遊于齊一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
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
也先生以仁義之策于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爲上賓
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趨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
節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僕
之榮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
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略所以屢
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爲椽則不
知其爲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爲籠則不知其
爲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爲臣則不知其爲賤
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爲良工之一用願
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徵君對曰
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
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

循吏重賦斂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崇
岌也得一賢王而圖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
誅姦爲名而尊王室安兆民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
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爲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
無土有位而無民無土則不能闢其國無民則不能
尊其位諸侯晏然以爲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
于富彊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翦諸侯如決
囊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爲安亦不得已而
況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產
圖鄭而晉不慮其疆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

宋府滑稽

卷六

十五

忘耻小不忘釁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今齊國地方
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
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
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盼于機變之儒皆侔于晏嬰
昔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
隆先生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軌曰
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霸不
足爲也徵君喟然歎曰憲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偃
跡而高卧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聲由今觀之
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

拔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
二祖豈能自爲哉謀臣猛將雲合而標舉被見設策
神懾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
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謂之
隆諸侯無權謂之雄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
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
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
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二年而
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乎

宋府滑稽

卷六

十六

諫獵

黃憲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宮室之強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奈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憲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遊將欲獵士

文府滑稽 卷六

七

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游于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遇樵

黃憲

徵君入秦倚歌于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申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于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以于秦王而士無遺於鄰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甯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徵君輟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爲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爲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

文府滑稽 卷六

八

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爲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爲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乎負薪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懸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榻舉瓦觴食鬼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畧以竦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隆乎陰于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澧水之所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澧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幽國而夾奕者其梁山也細溫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峯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嶢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域而嫫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限於北漠之陲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

文府滑稽

卷六

十九

燕居

黃憲

徵君燕居與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況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徵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爲道則可以道而爲路可乎以道而爲路則亦指仁義而爲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爲道以路爲路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埃之爲道乎知塵埃之爲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爲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爲路是亦仁義以爲塵埃也仁義以爲塵埃是亦塵埃以爲道也道衰于春秋亦隆于春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產是已道炮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荀卿是已其餘啾然噓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紀若鄒衍虞卿慎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橫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甘辭濫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

文府滑稽

卷六

二十一

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於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蓋辯慧者考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儀秦無縱橫而韓商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婉以慤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義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數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媚非禮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數市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宰其情之謂性因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學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爲求性之泛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

東府滑稽

卷六

二十二

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爲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爲僻有譚荀卿者則以爲曲噫三子者無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必取也互鄉之童子無異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況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五難

黃憲

徵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茸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坡而盼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幽焦萌而聽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

東府滑稽

卷六

三

斧柯請謀于樵蘇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衡門爲闕以堤堰爲垣以溝澮爲池溉彼千畝深耕獲而望菑畲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拂塵驟雨衝界侵犯我疆場崩潰我堤堰播蕩我藩籬浸淫我溝澮汗濁我妻孥傾覆我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爲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杆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財培沃其土膏疏導其津埃使西疇蒼然允茂嘉禾優游于樂歲恬淡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

雨之虐固災沴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雖出守之責而爲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今有妖狐成羣遊于大苑之中憇于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氛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鼯鼠矯若雄鷹狀如猓猓巧若猩猩其突如狴其盡如廉條忽萬態莫知厥機足蟠乎魑魅之域跡瓜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爲黨其名曰狸此皆獸死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囿羣豺憑威以噬人肉而入死者不可勝數肝腦

文府滑稽

卷六

二十四

積丘陵膏脂致淵數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豺以廓清其苑囿豢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于其間諸虞人

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寧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義黃寧無利于子孫而耻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義黃之憂後陶唐之耻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術無徵于世無裨于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觀也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海內淫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玄奚益于國哉

文府滑稽

卷六

二十五

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以爲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善于壺客曰若之藝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頃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頃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亦然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藝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爲厲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

刀鋸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斂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爲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內之有司亦是罰也布于同列則鄰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耄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爲社稷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黃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蟾臺

黃憲

晉人築蟾臺以居徵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徵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無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儁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臨民陸續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續乎孝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衷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眩之疾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餒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有司有負緣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國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爲藥以政教爲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畏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豈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

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爲士交于諸侯乎昔
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
矣求良藥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術曰有
良醫者在干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
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
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爲士者亦諸侯之求
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
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
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肯難干
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文府滑稽

卷六

廿八

問疾

黃憲

蜀王得徵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感乃以單車造其
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玄候于階蜀王見
李玄而問曰徵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
可乎曰既卧矣俟寤然後請入曰徵君得無瘖乎曰
瘖不爲疾也曰然則何爲曰玄聞之天以薄飢爲疾
地以崩溢爲疾天子以幽厲爲疾王侯以驕泰爲疾
士以貧蹇爲疾大夫以酷伎爲疾庶人以饑寒爲疾
今徵君之疾蹇也國不舉賢使士有蹇疾羈于道路
軒冕者多豺狼之羣膏粱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
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飢崩溢故天地以聖人
爲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爲醫疾以
貧蹇故士以夢北爲醫疾以酷伎故大夫以明主爲
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爲醫然則徵君之疾藥
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徵于色
而不見其稿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
其樂歎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徵君之所以爲疾也
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奚敢當徵君
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徵君蜀可以
王漢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

臣哉蜀王慚顧謂左右曰寡人得徵君若桓公得夷
吾也寡人得仲默若桓公得甯戚也周末而齊霸其
二子之功乎

支府清脩 卷六

三十

漁論

黃憲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燕居而歎客有諷徵君曰
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爲不若哉
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卧自謂無懷
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
與太虛同流美魚而無心于釣倚磯而無迹于物臨
洞庭而望瀟湘窺九谿而瞰七澤旁矚乎武陵之源
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網小釣
無空鉤雖五溪三澨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釣故能爲
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
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爲固
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爲藩籬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
爲棲以七澤之畔爲機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
家人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
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籬籬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
國之路而終爲匹夫之羣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曰甫
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
而替諸夏時既晦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
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譚笑而策功烈布韋而歸
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逃而伊尹干伯夷隱

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蹈而狐偃窮莊月
疎而孟軻毅四皓棲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
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氏擊磬
于衛國是猶觀山雞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觀鳳凰之
翺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興者疏
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興與時偕行知興知亡
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達權賢者不能失時
而完節今漢室蕪穢王運頹湮賢士蹇蹇佞臣煎煎
國之頑民勝我曆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棲
巖真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爲務光而呂
尚爲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
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
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
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替于
周秦矣子顧眷伊尹之于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
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
曰故履將顛今奈良工何棟題媛今而爲竊首周
室顛而棟題媛者齊晉也斷齊晉之棟題而治公室
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
以能伯諸侯而強公室夫齊晉不亡周秦而夫其伯

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
國則就之非篡弑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內有讒
姬外有譖臣二網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舉不待
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
前覺之明職馳玄同之令規故晉儒之名翁翁焉子
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慙而謝

遇漁

黃憲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楫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瀟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爲此游也周岑喟然歎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攘臂賢者無廬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憇雲夢窺九疑而望衡陽撫雄劍以嘯荆門濯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

文府滑稽

卷六

三四

鷗鳬之渚棲吾于蘭社之鄉羗邂逅而猜予迷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無魚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悲歌慷慨浮而不歸敝褐垢體爲時所疑之楚游者能不懷噫是子之智不如魚之遠磯而虛其藪鳥之畏廬而廢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順而拘羑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殺而吳媮仲尼能而陳阨墨翟智而宋囚史魚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諤而不緩心有所憤則驕而不難心有所抗

則慨而不暢心有所悒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鐘鼎之祿而不爲富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爲貧其羣也跡化其獨也道榮一毀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綠磯之藪以爲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入鳥不巢覆廬之林以爲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瀟湘秋兮水沄沄芙蓉落兮鴈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闕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婉變也是歲楚王索徵君于晉徵君奔秦秦人納之

文府滑稽

卷六

三五

鄧名

劉勰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忤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讎以怨偶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螭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螭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支府清稽 卷六 三六

曾子還軻亭名怕人漢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螭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歐盜持衣出稱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歐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而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心隱

劉勰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懷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僞內者也而僞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耻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販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爲

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是觀之伎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齊危之亂人參蛇床之似靡蕪也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已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乎夫能虛已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嬖母窺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

東坡滑稽

卷六

三

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奚況世人而能推勝已耶是以真僞綺錯賢愚雜糅是非明哲莫能辯也

觀量

劉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虱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觀焦僥之節知非防風之脰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管字隘也數粒而炊枿薪而爨非苟爲艱難由性褊隘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啗一食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辯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篋而卽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卽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于小而亡大者也夫釣者雖有篲竿纖綸芒鈎英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曾罟爭多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不能與尉羅競獲何

東坡滑稽

卷六

三

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齒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櫟樟之植百尺而時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蕪之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澆養而無涯福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宋府滑稽

卷一

四

貪愛

劉 縯

小利大利之釋小公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公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爲牛多與金帛置牛後號牛糞之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塹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爲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公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已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公而大禍生焉寒山有獸其名曰貍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貍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忘禮云積而能散皆

即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文府滑稽 卷六

四二

正賞

劉 勰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者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

文府滑稽 卷六 四三

昔魯哀公逢慕稷契之一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恠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美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楊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操真偽難分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辯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爲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

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
以方圓故墓法以測物則真偽易辯矣信心而度理
則是非難明矣越人雁虵以饗秦客甘之以爲鯉也
旣而知其是虵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越人有
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
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匣而
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
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
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虵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
以趙曲爲雅聲者

不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

文府滑稽

卷六

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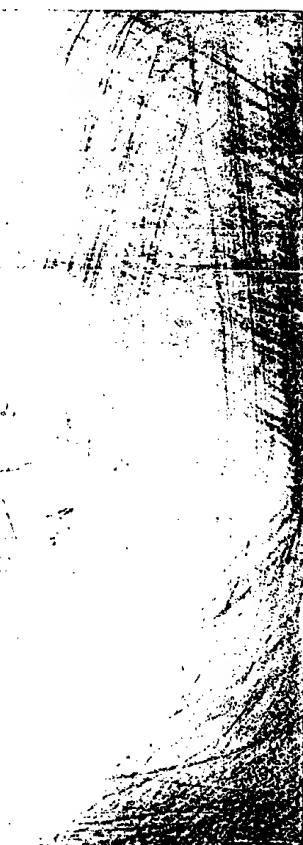
者唯倚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
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辯客
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
不同非好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龜碧流
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
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高長鏡橫則
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
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
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
求簪者不上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

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而不知其
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
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
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
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
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
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聞前明鑒出於
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
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瑩囑之光可謂
千載一選也

文府滑稽

卷六

四五



逢遇篇

王充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故遇或抱滄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

文府滯稽

卷六

聖本

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權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弃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

者之世生非其世出非其時此其所以不遇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龐龐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龐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園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簫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遇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鷄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鷄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而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也管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

文府滯稽

卷六

四七

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途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寃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文府滑稽

卷六

四八

累害篇

王充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嚴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患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

文府滑稽

卷六

四九

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洵洵之言濁吏懷悲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更非清節必拔人越次遷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傷毀於時一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夫不原其害而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緇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所怪也偉士以俊傑之才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

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以玷汚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以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賢言篇

徐 幹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瞽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文府清

卷五

五二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

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已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鴉鳥之欺孺子也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踟躕踟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與以甘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爲往鑒焉

文府清

卷五

五三

論榮篇

王符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厄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傅說胥靡而并曰處虜也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

文府滑稽

卷六

五五

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兄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管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

空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今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屨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

文府滑稽

卷六

五五

交際篇

王符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細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况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通好服謂之奢僭惡永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贊以爲欲貸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歡欣父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

文府滑稽

卷六

五二

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非獨朋友爲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讐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鴉鵲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亦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驚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屢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嫌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采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閥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

文府滑稽

卷六

五七

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文府滑稽卷之六終

卷六

終

文府滑稽卷之七

梁谿鄒廸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興公甫輯

文部

淳于髡傳

史記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

文府滑稽卷之七

卷七

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會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

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
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離而行至趙趙
王與之精兵一萬車馬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
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
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
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拊鞞鞠脆侍酒于前
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
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
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
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
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
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
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
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
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

不亦偉哉

優孟優旃傳

史記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楓豫章爲題漆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隴龜爲椁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餘像孫叔

文府滑稽

卷七

四

文府滑稽

卷七

五

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三夫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盡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食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

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

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封而對曰臣以
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綠壁至
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
輒賜帛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
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
伏日當早詣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
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

文府滑稽

卷七

八

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校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時天下侈靡趨末百
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
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
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
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
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
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

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官
人簪璫瑁乘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
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一

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
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不復
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
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嘗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
放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

文府滑稽

卷七

九

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
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
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
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
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
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
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李路爲執金吾莽爲
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
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
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逮

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
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并爲苑頭宋萬爲
式道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
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
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
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脰吐脣吻擢項頤
結股腳連臄尻遺蛇其迹行步僞旅臣朔雖不肖尚
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旣招英
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
未府滑稽 卷七 十
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
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嘗爲郎
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
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
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
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慰訥又設
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
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
賦微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
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
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
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
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
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
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
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附著之朔故許錄焉

郭舍人傳

史記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今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駕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餐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

史記

卷七

十三

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王先生傳

史記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今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千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今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史記

卷七

十三

東郭先生傳

史記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屨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屨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此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

西門豹傳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綵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于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

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
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
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
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
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
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
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
爾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
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

文府清稿

卷七

大

崔

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
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
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
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
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
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
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
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
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賢大夫哉

日者列傳

司馬遷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
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
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
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

文府清稿

卷七

十七

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
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
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
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
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
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汚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耻故謂之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宋府清稽

卷七

十八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狄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入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葉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千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剗奪之憂居上

宋府清稽

卷七

十九

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

文府清稽

卷七

二十

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又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文府清稽

卷七

二十一

龜策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

東府滑稽

卷七

廿一

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故父子嚆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

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聞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功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捷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

東府滑稽

卷七

廿一

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上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

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

宋府清稽 卷七

二四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急去也王曰善哉神至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天下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于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

宋府清稽 卷七

廿五

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
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
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
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
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
遣也元王慨然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
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
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
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
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焉用此寶趣

文府滑稽

卷七

廿六

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
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
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
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
言春夏秋冬或暑或寒寒暑不和雜氣相奸同歲異
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
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
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
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
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通而不相

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
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
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
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
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鉏
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
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商賈不强不得其
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
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
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

文府滑稽

卷七

廿七

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
四海鑄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
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
以爲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
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
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
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
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
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
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

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忍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脂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競活之與之俱入於周地

文府滑稽

卷七

廿八

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涪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以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

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

文府滑稽

卷七

廿九

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遺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

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於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刃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學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

文府清緒

卷七

三十

時蔽於浮雲弄名善射不如雄渠濠門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主也

阮籍傳

晉書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奈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

文府清緒

卷七

三十

是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玉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

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内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

吏府滑稽

卷七

三十三

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内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將塋食一蒸脰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瘡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嘯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鄰家少婦有

吏府滑稽

卷七

三十三

美色當釭沽酒籍常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内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常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

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

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
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
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
蠱之處禪中逃乎深綫匿乎壤絮自以爲吉兆也行
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穡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
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蠱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之處域內何異夫蠱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習懷本
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
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

子
文府滑稽 卷七

三四

卓傳

晉書

畢卓字茂世新蔡陽人也父詵中書郎卓少希放
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
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
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
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
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
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文府滑稽 卷七

三五

劉伶傳

晉書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常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

文府滑稽

卷七

三六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愜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文府滑稽

卷七

三七

葛天氏之民歟

五斗先生傳

王績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無心子傳

王績

東臯子始仕以醉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之式有穢行者不仕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於茫蕩之野適過勸之邑而遇機士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之說乎昔飛廉氏有二馬一者朱躡白毳龍髯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脰昂尾駝頸貉膝踞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棲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聖人不避穢而養生東臯子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矣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見忻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

東唐滑稽

卷七

四十一

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發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屢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陶然數卷昇平左右懸雙酒壺華山望水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醺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

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致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

東唐滑稽

卷七

四十一

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舍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晒揭甕撥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遂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

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
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文府滑稽 卷七

四十一

甫里先生傳

陸龜蒙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
中樂春秋挾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
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
通例刻之於石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
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
後學乃書撫而辯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
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
札相壓投於筐箱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
取去後于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詞詩欲
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較轢
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
已好潔几格窓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
後寘於方冊值本卽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
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相傳借人書有
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學講
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拆揉汗或藏去不返先生
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
旣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

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別已由石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黻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埴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自爲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

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事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簞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戩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愔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

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文人之流者乎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
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
知耻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
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者也在太虛中一
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
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
爲露爲霜爲雪水之局爲瀦爲洫爲潦爲汙土之散
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墮
不可以爲坭甕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
文府滑稽 卷七 四六
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
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
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
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
檐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
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
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
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
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
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
末府滑稽 卷七 四七
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自物
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
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礫裂元氣使天
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
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
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
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
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飭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官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

文府清稽

卷七

四八

文府清稽

卷七

四九

入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藩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天下之士使簿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千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術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親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導術能矜名視小勞優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

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
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功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挾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志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文府滑稽 卷七 五十

五十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
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癯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
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及賣菓者皆爭迎取養視橐
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
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
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
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
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
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
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時而暮撫
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
其疎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譬之故
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
理可乎駝曰吾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
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
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

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清和先生傳

秦 顯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后稷氏有粒食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杵臼而逃乎河內又移於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井公之邑也故先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蘊藉涵泳

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撓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與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

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衆。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滄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遊。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

東府清脩

卷七

五

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且以虛言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旣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畢卓孔融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于篇。

東府清脩

卷七

五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竊姬。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交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

宋唐清稽

卷七

五六

而長鬚。入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和曲。巧拙

宋唐清稽

卷七

五七

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少思哉

萬石君羅文傳

蘇軾

羅文歟人也其上世嘗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有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邪乃相與定交磨礪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遊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

吏府滑稽

卷七

五九

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鏘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授楮先生使

吏府滑稽

卷七

五九

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鉗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

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
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
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
以爾老年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
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
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
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
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
起家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
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
文府清稿 卷七 木十
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
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
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
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
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遊皆有益於其業或因
以致富焉
贊曰魯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耶其國已
存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縣歛間者鳴
呼一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
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蘇軾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
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
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琢之媚川深自晦匿
嘗喟然謂其子孫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
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
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
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
長去襁褓頰長而白哲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
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
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
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
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
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爲不可
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
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讌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
則慊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
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
官名人遊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
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

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受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聲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遊于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東府滑稽

卷七

六二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茹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黃甘陸吉傳

蘇軾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甘位居上吉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荆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記注官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相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誦古經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

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
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姪欲
弊本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遼嗜好
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蘇子瞻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遊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
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塋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
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
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澹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習知

猶未詳也上驚敕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
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
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
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
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
當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
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視其侍臣曰視嘉容貌
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撻提頓挫之乃可遂以
言恐嘉曰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
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

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亦不辭也上笑命以名嘉處之入加樞密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嘉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救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托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訾

文府清

卷七

大六

之嘉亦訢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頃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鬼不覺灑然而醒書曰啟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止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

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權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太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

文府清

卷七

六七

告老上目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博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博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極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

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曰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溫陶君傳

蘇軾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平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輶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衆所說也善敦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疎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湓水湯先生遊既熟遂陶而成之爲人自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文府滑稽 卷七 完

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閭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輿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曰曷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饑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爵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盱意有所思亟

11

十一

其餘皆周章振棹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所積
以奉爽鳩且以賂鵬使勿執於是鵬之勢益張而衆
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鵬所爲則起而效
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
憂之聞蓬萊之顛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
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于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
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鵬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
而使之蔓延今之爲鵬者何其多耶昔之鵬名鵬字
鵬形鵬性鵬本爲鵬者也今有非鵬而鵬者何也鵬
則得食不鵬則不得食鵬則有利而無害不鵬則利

文府滑稽卷七

七

未見而害嘗隨之故不容其不鵬也今禽之產子者
願爲鵬雛之習飛者學爲鵬形狀與鵬異者又冒爲
鵬不誅其渠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鷟鷦鷯
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爲鵬爾鳳凰曰善奏請於帝帝
遺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鵬而磔之鵬之徒盡斃勅
天下無留鵬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影不敢出衆禽始
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昊氏之恩鳳凰與
鶴之力也

太史公曰鵬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
子務養鵬意有所欲舉鵬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

肥其軀殊不知少昊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獲者
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鵬豈足惜哉

文府滑稽卷之七 終
文府滑稽卷七

七二

文府清脩卷之八

梁谿鄒迪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與公甫輯

文部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

宋玉清脩

卷八

一

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王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季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擊耳顰眉歷齒旁行蝸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張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

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且所曾觀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鵲鵲暗暗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臨笑容冶不待飾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眎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繫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芳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盖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清脩

卷八

二

諷賦

宋玉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譏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王休還王謂玉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辭聞之聖人出愛主人之女臣無有也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開門主人翁出姬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芝室止臣其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衣披翠雲之裘更白縠單衫垂明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無乃饑乎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今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歌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床橫自陳兮君之旁君不御兮妾誰怨死日將至今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之時亦何能已

宋玉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于玄洲上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蠅鈎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桂激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青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技頡之頡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也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爲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蠅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祿利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迂哉說乎其釣未可見也王曰其釣易見王不容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與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重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矣羣生震其澤民畏其罰其鈎可謂均矣功成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彊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

殷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留右
執稿竿立于潢汗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于魚
喙思不出乎鮒鰕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復勤獲
當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
竟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
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亦不樂乎

文府滑稽

卷八

五

五

大言賦

宋玉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
寡人大言者上坐玉因唏曰操是太阿戮剝一世流
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
斗吳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臯陶嘻大笑至
今摧覆思鋸牙裾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
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王曰
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渴飲枯海跋越九州無所容
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蹴天迫不得仰若此之
大也如何楚王曰善

文府滑稽

卷八

六

小言賦

宋王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定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上坐者未必明賞賢又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今乘瀾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虛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眇翩縣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塵以爲輿割文府清精卷八七

糝糠以爲舟汎然投乎栢水澹若巨海之洪流馮蠲皆以顧盼附蠓蝶而遐遊集寧隱微之原渾存亾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腦切蟻肝會九疾而同嚼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起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閻神明不能察其形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如此之爲精王曰善遂賜雲夢之田

美人賦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諸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譌而迴車譬於防水火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居獨處室宇寥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卷八八

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官上官閒館寂寞雲虛門閣晝掩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奇葩逸麗淑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王叙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

閉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其既設服玩珍奇金鏤薰香繡帳低垂褊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逝與彼長辭

逐貧賦

揚雄

楊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遐荒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不繫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遠竄昆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強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愆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

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盡
色厲日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
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
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

髡髡賦

張衡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鳳舉
龍驤南遊赤野北出幽鄉西經昧谷東極扶桑于是
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右昂步馬于囂
阜逍遙乎陵岡顧見髡髡委于道傍下居淤壤上有
玄霜張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并糧推命以天逝
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下愚爲是女
子爲是丈夫於是蕭然有靈但聞人響不見其形答
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
極來而幽玄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
文府滑稽卷八
十二
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取耳北坎求目南
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皆復子欲
之不乎髡髡曰公子言之殊難也死爲休息生爲役
勞冬冰之凝何如春水之消榮位有身不亦輕於塵
毛巢許所耻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遙離朱不
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
能害劍戟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朴以
造化爲父母天地爲床褥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
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
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于是言卒響絕

神光除滅顧時發軔乃命僕夫假之以縞巾余之以
玄塵爲之傷涕浮於路濱

白髮賦

左思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
以此見疵將拔將鐻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愀然自訴
稟命不幸值君年暮偁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
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臯之故子觀橘柚一皤一曄
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鐻咨爾白
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華貴賤枯赫赫閭閻藹藹紫
廬弱冠求仕童髻獻謨甘羅桑軫子奇剖符英英終
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
呼何我之冤何子之悞甘羅自以辨慧見稱不以綠
髮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見舉聞
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
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
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瞻瞻榮期皓
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
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
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小園賦

庚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龜既煥而堪眠豈必連閣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輝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况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鍾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王杯文府清藉 卷八 十五

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畝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慈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均藏徠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茵長柄寒匏可以燎饑可以棲遊殿墮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幃戶平行而碍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烏多閒暇花隨門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暇日而可長異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鬱於叢菁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榬李萸落葉半牀狂花滿屋

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適久美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三春負鉏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上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狸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閨老幼相携蓬頭王霸之子推髻梁鴻之妻焦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噓籍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文府清藉 卷八 十六

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垂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火盜潛移長離永滅推直轡於三危碎平塗於九拆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靈兮密忽有華兮已晚不雪鴈門之騎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受非金丹兮能轉不舉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天造今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題題問影賦

并序

牛應貞

庚辰歲予嬰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題題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

題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賡道家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身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已伊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今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

文府滑稽

卷八

十七

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冰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旣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今由已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窮兮冥至道

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吾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題題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于絕域之外長于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旣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

文府滑稽

卷八

十八

卧讀書架賦

楊炯

儒有傳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請益七安號於書淫
元凱稱於學癖高眠孰可詎貽邊子之嘲甘寢則那
寧耻宰予之責伊國工嘗巧度山林擬以爲格既有
奉於詩書故無違於枕席朴斲初成因夫美名兩足
山立雙鈞月生從純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枘製鑿
術乃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術業可救於經明不勞
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雜香芸挂編則色連翠竹
風清夜淺每待遽遽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之腹股
因茲而罷刺膺由是而無伏庶恩覃於下幃豈遽留
太府清積卷八
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巾遂挂於簾幌履誰曳
於階除每偶草玄之字不親非聖之書比角枕而嗟
若匹瑤琴而病諸爾其臨窓有風閑戶多雪自得陶
潛之興仍秉袁安之節旣幽獨而多閑遂憑茲而徧
閱讀易則期於隱索習禮則防於志悅倘叔夜之神
交固周公之夢絕其始也一木所爲其用也萬卷可
披墨沼之前謂江帆之遂至書林之下若雲翼之新
垂動靜隨於語默出處任於輓推必欲事於所事實
斯焉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兮爾有舒爲道可以
集虛爾有方兮爾有直爲行可以立德濟筆海兮爾

爲舟航騁文圃今爾爲羽翼故吾不知夫不可聊逍
遙以宴息

太府清積卷八

二十

由鹿賦 并序

呂 溫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穰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嗥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歎曰虞之卽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卽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寔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今亦稟亭毒備齒角以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昧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

文府清襟

卷八

十一

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溲井飼于芳庭寢卧荃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之非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俾陷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縻于蹊隧設伏以待翳叢而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云貪餌呦呦和鳴麋麋狎至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倉卒禍生所忽毒鏑歛以星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胷而達腋或折足而碎骨望林巒兮非遠顧町疇兮未滅風颯澤而北至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烟叫餓羣於澗月苟行路之聞者

孰不心摧而思絕想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束而驚顧隨獲車兮逡巡視鼎中之銷爛觀几上之剖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沉痛之在身雖復處之密邇享以豐珍比檻猿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敢擇陰而後止思走險以何因痛無知以相陷舍冤毒而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撫事或比原心則殊借如淮陰構禍寃在神理通說且拒稀謀寧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已紿致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旣爲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

東府清襟

卷八

十一

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曾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何卜賦

劉禹錫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今身久放而愈疑心回亢其莫曉今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今更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喜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今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間伊我今久而滋蔓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圖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常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常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

文府滑稽

卷八

二二

文府滑稽

卷八

二二

乃穆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淑惡之同出今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耻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氷釋然

夢湯賦

何 飭

不宿食以晨飲困鍾孟以沉寢永春晝而高扁墮幅
巾而橫枕及乎酒適東陽神遊異方烟生喉舌倘然
如狂爰瞰甕以窺汲諒不任於呼吸俄據河而俯瀆
乃器舟而杯斛倒魚鼈之窟宅見蛟龍之委伏猶胃
腸之不決資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
暇於幹運心不息於躊躇見波漸竭而百川如綫岸
益高而底淤將枯腹慊爾而未覺肺燥然而不濡尋
至大溟茫然連清豈爾浩瀚而吾量不盈斟酌未幾
倏見涯涘百靈稽首乞留濡漑吾腹未充豈汝爲意
文府滑稽 卷八 二五
俄傾竭於浩渺奄滴瀝而無漬瑤宮貝闕盡列平地
三山赤城可以步至鯢鯨噉喙相煦以咽大鵬驚攫
巨龜愕胎四顧燥涸悒然興情此情何奇非吾所知
恨滄海之可罄不足充吾之所思周遭有截塊然墜
塊水府萬族咸呼帝闕帝且不聞吾欲未竭方將尋
蟻垤期耿恭問姜母以何在訪舒姑而欲從辨夸父
於渭上弔相如於臨邛萬計已盡六腑如燼窓日斜
照飛蚊遶鬢既驚既覺可歎可笑飲不盡器枯腸已
療搗願沉吟其意逾深以吾此日之一夢見自古不
足者之心

晚晴賦

并序

杜 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
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今
紫閣清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今垂平鏡
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
如跛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國有急難庭
立而議竹林外裏今十萬丈夫甲刃攢攢密陣而環
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於
深灣忽入九之紅菱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藥黥顏
似見放棄白鷺潛來今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今
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差於岸側今絳綠黃紫格頑色
賤今或妾或婢閒草甚多叢者束今靡者杳今仰風
獵日如立如笑今千千萬萬之容今不可得而狀也
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今與世濶疎教休休
今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黃楊樹子賦

歐陽修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除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植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其惜作小賦以歌之○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鐘鳳蓋朝拂銀床暮空固已歲蕤近日的礫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蒼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噴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烟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嶢山鳥之嘲啗梟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黔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

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憎蒼蠅賦

歐陽修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旣無蜂螫之毒尾又無蚊蚋之利觜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孟孟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若乃華棖廣厦珍簾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歛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公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假寐而顛僵此其爲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設筵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遂喪其冠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露汚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

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罌之固濟乃衆力而攻鑽極百端而窺覲至於大馘肥牲嘉肴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譏人之亂國誠可疾而可憎



黠鼠賦

宋

蘇軾

蘇子夜坐有齒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指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蘇軾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爾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千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洩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浥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畊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墻壁積穿面垢落髻之塗目泣濕薪之烟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鶴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盼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

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袞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瑾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空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咄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旣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鳩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薦蘿翳於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咄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毗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於胃

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醉鄉記

醉鄉去國中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宵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巢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于

支府滑稽

卷八

三七

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下之愛道者往往得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爲之記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虛邪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墻巧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礧窓用紙竹簾紵帷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焉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支府滑稽

卷八

三八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閣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鑑峯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矯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以
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止雖一
日二日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
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褰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
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
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
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
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
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
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

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
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
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
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
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
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
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
之明日屨及于亭之東南偶見叢竹於斯枝葉珍瘁
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
文府滑稽 卷八 四二
相國捐館他人假居錄是筐篚者斬焉簞箒者刈焉
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
中莽蕞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
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葉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
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
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嗟
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
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
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
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

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文府滑稽

卷八

四二

劉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自遠闕邃幽聞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絮外之操陰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爲之早來陽春爲之減煦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鷄自遂披圖散帙觀覽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將治其蕪沉吟卽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葉環莽導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簧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羣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爲之傾大旱乾物不爲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烟疎可以漏宵月嬋娟可翫勁挺不回者爾其保之旣而芟翦畢功繁無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浹旬扶疎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皦日明姦之機檀樂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卽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爲小可以伸之

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文府滑稽 卷八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於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旣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願山谿曰蒙谿將以頽養蒙昧也在易願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願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願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願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願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願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

支府清稽

卷八

四五

支府清稽

卷八

四六

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勗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壅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壅溺決於馬鹵以膏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剛實使鼃蟹爲蓄決於沮洳使鼃黽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願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而告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常寂光國記

白王蟾

玉蟾翁笑傲乎清虛之都住持乎寥落之境朝餐紅霞暮飼紫霧四大怡怡然一性申申然不知春秋之欲寒暑我而日月之欲陰陽我似醉似夢若佯若蹶天無翳雲晨曦眩目俄而竹洞風冷烏雲悶彩微雨清塵山昏水暮鳥飛魚伏未幾陰靄朗霽天氣可人溫然如春淒然如秋彩雲翔碧霄之南中有人焉冠逍遙自然之冠履如理實際之履衣虛無湛寂之衣食禪悅法喜之食十目不可睹其形四聰不可聞其聲須彌廬山不能高其身薩婆若海不能廣其意其

文府滑稽 卷八

四七

步趨也白雲流水其語默也翠竹黃花已而有言曰我無位真人也子知之乎世尊與瓊蟻共胎兜率洎鐵圍同境子可罷司聽之臣黜職視之吏可以形影相弔於無陰陽地翁諾大塊其心枯木其形乃與真人會恍若曾邂逅昇若未交處真人與翁杖一切無念之杖張大用現前之蓋且行且憇罔測晝夜約十萬八千餘里始乎歷五蘊之山泛六慾之海離無明之鄉出貪嗔之慾忽之一方真人曰此大慧明天常寂光國戒州禪那縣無何有鄉涅槃里也真人乃是國之君真人之居心空之殿解脫之樓真如之亭寂

滅之臺圖覺之宮真觀之堂其國地無塵泥天不晦顯國中君臣父子聖凡含識同形同相無姓無名其莊嚴不可稱其受用不可量真人擁五明之輅駕七寶之輿闢虛淨光明之藏堅神通自在之幢翁與真人遊乎知見峯之下有幽玄洞慈忍江功德水四睇久之涉般若之園無相之圃八還苑圃四處垣墉巡三摩之林步四諦之山真人欲還乘般若船渡平等海不彈指間往復無際真人揖翁宴坐於清淨之軒敞六通戶牖嚴萬花堦庭焚五分之香獻六味之饌薦八自在之茗酌八功德之泉呈五眼之珠示一真

文府滑稽 卷八

四八

之印設作止任滅之網燭見聞知覺之燈真人俄而隱翁回首遂失其所在翁愕然而省煥然有失告諸天人彼真人者婉我形類我志我非寤寐我非酩酊我寧遺其所真執其所妄乎乃喟然長吁曰吾即真人也真人即吾也吾將逝矣乃命管城先生墨松使者令陶泓白起等記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爲窮谷巖巖淵池于郊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徑
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
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
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
爲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
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
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
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澍如旣焚旣醺
奇勢迭出清濁辯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
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
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
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
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迢延野綠遠混天碧咸
會于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
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
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
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
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
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

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一
千石楷法

木假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梁棟則伐不幸而至於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梁棟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敬焉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有所感也夫

睡鄉記

蘇子軾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厲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纈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自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齊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胫無毛剪爪爲牲以救天下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師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驚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睹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于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

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長行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于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兩三日翳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清風閣記

蘇軾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于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耶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于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窓欄楯慢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領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管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

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弃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所言者爲鑒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囑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酸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崕石犖確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衆妙堂記

蘇軾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雞艸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技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鷦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鷦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毛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蜩與鷦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

觀妙堂記

蘇軾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吾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
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
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
求我况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
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
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
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
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
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可也

文府滑稽卷之八

終

滑稽卷之八

文府滑稽卷之九

梁谿鄒迪光彦吉甫選

弟同光彦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與公甫輯

文部

罔兩問景說

莊子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
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管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
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
物化

文府滑稽卷之九

南伯子葵

莊子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文府清精 卷九

一

意而子

莊子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剿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剿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文府清精 卷九

二

子輿

莊子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支府潛齋

卷九

四高

崔瞿

莊子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詘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鋸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枿也馬知曾史之不爲桀詘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廣成子

莊子

黃帝立爲天子十執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東府清稽卷九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玄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華封人說

莊子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鵲居而穀食鳥行而無韜天下有適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東府清稽 卷九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子高說

莊子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舜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舜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俛乎耕而不顧

宋唐滑稽

卷九

八

髑髏說

莊子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髏然有形操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嬌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嘆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間之勞乎

宋唐滑稽

卷九

九

孫休

莊子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實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嘗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秦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欬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選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莊子過魏王

莊子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

宋府滑稽

卷九

十一

莊子見魯哀公

莊子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東府滑稽 卷九

十一

許由逃堯說

莊子

摺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共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東府滑稽 卷九

十三

貸粟章

莊子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哉。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釣章

莊子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作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洌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輓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子華子

莊子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文庫清

卷九

十

窮通說

莊子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于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杌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文庫清

卷九

十

得珠說

莊子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東府清齋

卷九

十八

呂梁說

列子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東府清齋

卷九

十九

魏人說

列子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文府滑稽

卷九

三

牧羊說

列子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垂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垂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遊歧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文府滑稽

卷九

二

止師

列子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宋廣濟

卷九

三二

楊布

列子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母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如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宋廣濟

卷九

三三

獻鳩說

列子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獻魚鴈說

列子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植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噉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攫金說

列子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遇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東府清齋

卷九

二十六

元說

子華子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賊寇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則則爲賊。夫穿垣竄發，鎬鑰其盜之細也。夫

東府清齋

卷九

廿七

主內

子華子

子華子曰。撞鈎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藉蒼互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自運而心逝者歟。

東府滑稽

卷九

廿八

信目

子華子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俱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純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東府滑稽

卷九

廿九

喻性

子華子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
穢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
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
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硤
訇淙射湛於所闔而響易矣洄洑激溶湛於其所以
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
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
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東府滑稽

卷九

卅一

猥說

子華子

子車氏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
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
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
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曰眩於異
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
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
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
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
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猥

東府滑稽

卷九

卅一

澄子

子華子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吾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惜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東府滑稽 卷九

卅二

人問

關尹子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東府滑稽 卷九

三三

重已說

呂子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龔者之養嬰兒。方雷而窺之於堂也。

東坡清齋

卷九

三十四

止祝

晏子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始尤以西。若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文府清齋 卷九 三五

一國譴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

大旱

晏嬰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泮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

宋府清稽

卷九

三六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署梁

晏子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矢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矢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矢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

宋府清稽

卷九

三七

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牛山

晏嬰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滄滄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一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東府清楷 卷九

三八

圍馬

晏子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躰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東府清楷 卷九

三九

禁獄

晏嬰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勅其功則使一妄勅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响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禁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昭公

晏子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噫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文府滑稽 卷九

四一

忠佞

晏子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如晏子效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禍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通邇而陰為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偽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愴乎財薄乎施

觀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食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文廉滑稽

卷九

四三

移酒

晏嬰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

文府滑稽

卷九

四四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箏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贈行

晏子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竄矣故君子慎所操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麝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文府滑稽

卷九

四五

夢日

晏子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書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于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日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鬪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之能

文府滑稽

卷九

四六

使吳

晏嬰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日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文府滑稽

卷九

四七

使楚

晏嬰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僂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文府滑稽

卷九

四八

盜對

晏子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文府滑稽

卷九

四九

牆陰

晏子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
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
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
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
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
相相之上伋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
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
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
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
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
守尊謂之從酒也

東齊滑稽

卷九

五十二

之齊

晏子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
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
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
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
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
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
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
獨寢不慚于竟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
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
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
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
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議
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
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信于夫子譏之是吾師
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仲尼見之

東齊滑稽

卷九

五十二

朝若

晏子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瘖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歧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綿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文府清齋

卷九

五三

焦冥

晏嬰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濇濇不知六嗣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蠱巢於蠱睫再乳再飛而蠱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文府清齋

卷九

五四

江乙母對楚恭王

列女傳

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人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爲其富貴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關閉。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從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冠盜在下。令尹不知有文府滑稽 卷九 五五云

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令尹獨師以不坐是爲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玉哉。王召江乙而用之。

公儀

孔叢子

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文府滑稽 卷九

五六

子思適齊

孔叢子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役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而領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僕。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役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痴。毛。鬣之不茂也。

五十七

文府滑稽

卷九

五十八

尹文子

孔叢子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冊未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獻鵠

淳于髡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室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適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今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文府滑稽卷之九

五九

文府滑稽卷之九終

文府滑稽卷之十

梁谿鄒迪光彥吉用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興公甫輯

文部

司寇布章

戰國策

司寇布爲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爲太子也。臣爲君不取也。由冶氏爲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爲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君何不買信貨哉。

文府滑稽卷之十

一

蘇代爲周說韓

戰國策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

東周滑稽

卷十

一

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顏率爲周過師

戰國策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鬼興馬逝漣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

東周滑稽

卷十

三

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杜赫說重景翠

戰國策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溫人之周

戰國策

溫人之周司不納客卽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左傳

卷一

六

張儀惡陳軫

戰國策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其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

王楚何以軫於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東府清楷

卷十

八

陳軫爲楚說秦

戰國策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末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東府清楷

卷十

九

甘茂自託於蘇代

戰國策

甘茂忘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
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
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
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
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
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
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士非恒
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穀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
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
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
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
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僞爲齊王
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
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
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
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東府滑稽 卷十

十一

范雎再謂秦昭王

戰國策

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
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
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
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執者王之
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
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
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
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
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
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今邑中自斗
食以上三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
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
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
政者其威內挾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
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
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
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川分移華陽古
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
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分

東府滑稽 卷十

十一

一也

文府滑稽

卷十

十二

蔡澤說應侯

戰國策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慚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繫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于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

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怨草舂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拊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

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東府滑稽

卷十

太

呂不韋說陽泉君

戰國策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邯鄲故往說之曰子後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了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

東府滑稽

卷十

十七

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彙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

文府清稽

卷十

十八

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信而復問其妾曰我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官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諫議於朝市間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文府清稽

卷十

十九

淳于髡見七士

戰國策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罽、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文府滑稽

卷十

二十

淳于髡止伐魏

戰國策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鬼極於前，大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文府滑稽

卷十

二二

淳于髡受馬辯

戰國策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文府滑稽 卷十 廿二

於王何傷乎

王斗說王好士

戰國策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抐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

宮齊國大治

文府滑稽

卷十

二四

齊人諫靖郭君

戰國策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謂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末府滑稽

卷十

二五

陳軫爲齊說昭陽

戰國策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今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文府滑稽

卷十

廿六

蘇子留楚太子

戰國策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

文府滑稽

卷十

二十七

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
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
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
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
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
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
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
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
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
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
去庸滑稽 卷十 六

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
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
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
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
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
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
蚤親則是與齊爲讐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
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
薛公以善蘇子

去庸滑稽 卷十

廿九

客諫孟嘗君

戰國策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溺應曰吾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于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文府滑稽

卷十

三十

公孫戍說孟嘗君

戰國策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文府滑稽

卷十

三十一

馮煖客孟嘗君

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偏合

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生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封謝孟嘗君曰寡人不

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
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
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
報孟嘗君曰二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
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江乙論昭奚恤

戰國策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
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不敢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
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也爲畏狐也今王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
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楚人說項襄王

戰國策

小臣之好射騏驎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綰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平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顛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資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翬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奎臣論

戰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蟓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鯨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提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磻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陵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貂勃說安平君

戰國策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

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開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城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閘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張儀見楚王

戰國策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怒

東府清齋

卷十

里

四三

鄭襄計劃新人

戰國策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拊子鼻新人見王因拊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拊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劑之無使逆命

東府清齋

卷十

四三

陳軫料宜陽說

戰國策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東唐清補

卷十

四四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戰國策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

卷十

四五

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此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六

中射士說荆王

戰國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四十七

唐睢說春申君

戰國策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責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暴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唐睢滑稽

卷十

四八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戰國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矣汗明感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騏驎乎夫騏驎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湛腠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騏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拔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唐睢滑稽

卷十

四九

鄭同以兵說趙

戰國策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徂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立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夷脣滑脣卷十五十

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詈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日食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東勝清齋

卷十

五十二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戰國策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爲姪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

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能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

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低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戰國策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置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皆夫

宋府清稽

卷十

五六

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龐慈市虎之喻

戰國策

龐慈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慈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宋府清稽

卷十

五七

張旄詰魏王說

戰國策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聳亾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季梁說魏王

戰國策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蘇秦自解于燕王

戰國策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足下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

東府清齋

卷十

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咎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

東府清齋

卷十

蘇代對燕王

戰國策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訛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訛者耳王曰善矣

蘇代爲燕說趙王

戰國策

趙且代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張丑爲質于燕

戰國策

張丑爲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文府滑稽 卷十

六四

墨子見楚王

戰國策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曰：「舍重而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龜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楨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宋府滑稽 卷十

六五

陰姬謀立爲后

戰國策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謹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

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文府滑稽 卷十

六七

衛新婦三言

戰國策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
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
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
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文府滑稽卷之十

終

六八

文府滑稽卷之十

文府滑稽卷之十一

梁谿鄒迪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與公甫輯

說部

宋人楮葉

韓非子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
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
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
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美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
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
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
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
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宮他計資周趨

韓非子

周趨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文府清稽

卷七

十一

沮衛慶融對荆人

韓非子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慶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爨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爨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爨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文府清稽

卷十

三

侏儒說衛靈公

韓非子、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公夢對曰夢見龜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龜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龜一人場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龜不亦可乎

宋廣濟稽 卷十一

四

惠子教陳軫

韓非子、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宋廣濟稽 卷十一

五

伯樂教相馬

韓非子

伯樂教二人相蹏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蹏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蹏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蹏肩而腫膝夫蹏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蹏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宋唐滑稽

卷十一

六

董闕于論治

韓非子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大羴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宋唐滑稽

卷十一

七

炮人喻晉平公

韓非子

晉平公醵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口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賤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宋府清齋

卷十一

八

田鳩論墨子

韓非子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宋府清齋

卷十一

九

屈穀論田仲

韓非子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樹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嬰戲

韓非子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戲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慾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燭書

韓非子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
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
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
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
此類

文府滑稽

卷上

上

置履

韓非子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
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
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
也

文府滑稽

卷上

上

匡倩對齊宣王

韓非子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誦上。」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四 高

西門豹

韓非子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惡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其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五 高

太公望諄東海居士

韓非子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簡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耜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

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太公滑稽

卷十一

十七

唐易子以弋說宣王

韓非子

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
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
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
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
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
虛靜無爲而自元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八

堂谿公說昭侯

韓非子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
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
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
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
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中子
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
下王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九

造父

韓非子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
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駟駕
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
池而駟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
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
其故也田連成窾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
成窾徹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
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
治以田連成窾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
與臣共勢以成功乎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一

延陵卓子

韓非子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鈎飾在前錯鍍在後馬
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傷出造父
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
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
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一

叔向師曠論齊桓

韓非子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
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若何
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
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
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
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
臣何力之有

支府滑稽

卷十一

廿二

楚莊王好獵

劉向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必
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榛藋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搜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
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
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支府滑稽

卷十一

廿三

虎會對趙簡子

劉向

趙簡子上牟陽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三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旣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爲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東府滑稽

卷十一

廿四

師經撞文侯

劉向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縣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東府滑稽

卷十一

廿五

淳于髡對齊王

劉向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盃飯
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螺者宜禾
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廿六

愚公對齊桓公

劉向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
之曰是何爲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
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
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
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
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
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
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
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
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
及桓公管仲者也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廿七

管仲論社鼠

劉向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卅八

少孺子諫吳王

劉向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鰕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一鰕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鰕蟬在其後也鰕蟬委身曲附欲取鰕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鰕蟬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卅九

叔向諫平公

金 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
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
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三十

公盧諫簡子

劉 何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今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
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
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
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
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
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卅一

燭鄒

劉向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詎吏殺之晏子
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于是
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
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
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
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文府消積

卷十一

三二

子胥諫吳王

劉向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
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
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文府消積

卷十一

三三

師曠墨墨之對

劉向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日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文府滑稽 卷十一

辛酉

固桑對晉平公

劉向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文府滑稽 卷十一

辛酉

常擬語老子

劉向

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擬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擬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擬曰嘻是已常擬曰過喬水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水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擬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擬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擬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卅六

昭奚恤教楚王

劉向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昭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國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恚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三七

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三

鄒忌應淳于髡

劉向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宜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旣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圓缸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驥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釐猶能擎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以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三九

田贊見荆王

劉向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文府滑稽卷十一
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漁者對晉文公

劉向

晉文公出田逐獸矐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龜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矐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文府滑稽卷十一
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朱公諫梁王

劉向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文府滑稽 卷十一 四

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范痤說信陵君

劉向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四

鄭相不受魚

劉向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嘗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四

閭丘生說齊宣王

劉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今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四

虞丘壽王論周鼎

劉向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十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文府滑稽 卷十

四六

宋玉對客

劉向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技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文府滑稽 卷十

四七

子張論魯哀公

劉向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文府清稽

卷十一

四八

閭丘卬對齊宣王

劉向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避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駟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驥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闢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銛使之與管橐決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鷄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讚言則退康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文府清稽

卷十一

四九

惠子善譬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東府滑稽 卷十一

五十

林既對齊景公

劉向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袵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大呌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東府滑稽 卷十一

五一

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

劉向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訕折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匊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

文府滑稽

卷十七

五三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躋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歛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五三

鳩問答

劉向

泉達鳩鳩曰子將安之泉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泉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五四

西閭過喻船人

劉向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
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
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
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
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訪曾不如瓦墼隋侯之珠國
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騊駼倚衡負輓
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
狸干將鎡鄒拂鐘不銓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羿
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
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
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
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未府滑稽

卷十一

五五

師曠諫晉平公

劉向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鴝鴝食駿驥駿驥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有似駁馬今者君之出必駁駁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珙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文府滑稽卷之十一

終

文府滑稽卷之十二

梁谿鄒廸光彥吉甫選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興公甫輯

說部

天說

秦密、

吳使張溫來聘溫問秦密曰天有頭乎密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密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密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密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密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以此知之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祿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癰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蠋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蠶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川鑿林泉以井飲窳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洩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悻悻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殲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予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辨且美矣吾

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
地渾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
是雖大無異果癰癘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亢
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
地大果旒也元氣大癰癘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
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大
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
之仁義以游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旒
癰癘痔草木邪

捕蛇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墨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太風孿踣癘
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
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
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
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漁事者更若役
復若賦則如何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
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
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
今六十有餘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
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
呼噓毒厲往往而死者相籍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
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
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徒耳而吾
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
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
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
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

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
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
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
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
說以俟夫觀民風者得焉

說鵲

柳宗元

有鷺曰鵲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
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
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
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歧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
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
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
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
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
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
仁義之道邪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
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
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鵄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亢寢廟循墻而走是不近
於煦煦者邪今夫鵲其立趯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
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
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
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儉不至說

來 鵠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遁相驚曰家之何處燒
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遁相駭曰家之何
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
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廐有
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
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
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
也而不能驚漢武國侍奢服燕子爲齊相豚肩不掩
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廐馬于駟

支府滑稽

卷十七

七

吳相客說

袁 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
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爲龍龍之
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
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爲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
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
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
均而不能嗣而况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諭而泣

支府滑稽

卷十七

八

國馬說

李 翱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髮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爲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文府滑稽 卷十一 九

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名二子說

蘇 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什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鱸糜解有魚焉劍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倚汨泥淖澆混沙礫視之分寸貽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一

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善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貪之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

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又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點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闔闔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如水雪之交衆裘吾絺溽暑之燥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

文府滑稽 卷十二

十二

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虺蜴而不知竹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知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筆對

張羽

班超歸自西域止於洛陽閉門養疾無所逢迎有一
儒生銳首而長身款扉而投謁自稱故人門者辭曰
君侯久勞于外精神消亡不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
坐於門尤不得望見顏色安問故人生聞之遽然變
色毛髮竦豎排闥而入如脫兔顧謂超曰子當壯年
徼功速利馳至異域棄我如屣跨騰風雲一息萬里
子固絕我矣而我未嘗與子絕也凡子之建功名享
爵位耀於今而垂於後者我與有勞焉子不德我乃
待我以不見乎超聞之瞿然而視且怒且疑與之坐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一

十三

而問曰子欺我哉縫掖之士淹寂窮廬游泳術藝呻
吟典謨研朱漬墨佔畢操觚自厭百家脫脫六書若
史遷發憤於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董子下帷而講
授劉向閉閣而研精相如托風於詞賦楊雄覃思於
法玄彼皆收功於老死之際成名於隔世之間樂爲
迂濶往而不還故爾得以揚眉吐穎含毫銳思或呈
材以效能或摘藻而綺靡寫幽思於尺素垂空言於
百世雖聖智之有餘諒非爾而莫濟僕誠不能與吾
子並故逃爾而遠逝於是要櫛具之劍擁澠持之旄
左執鞭彌右屬鞬藥謝泓玄之流招劇季之豪望蒲

類而北向踰流沙而西涉鳴鏑伊吾之野飲馬長城
之窟羈名王於轡組膏酋豪於鈇鉞橫四伎於龍堆
出九死于虎穴但見千車雲屯萬騎雷合矢如蜚流
戈如電雲紛紛紆紆天動地跂知者爲之愚勇者爲
之怯爾於是時固已銷鋒斂跡顛倒篋篋聞鉦鼓而
鬼遁望羽旆而膽警又豈能出一奇畫一辭以相及
哉夫名不可以虛得功不可以幸取勞之未圖報于
何有生乃卓然起立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大利
難名仁人非德於不報志士弛勞而不爭凡我之功
遠者大者人所共知不待覲縷近在子身何獨未喻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十一

十四

子遊京師困於逆旅與我庸書求直官府握於終日
未嘗厭汝工爾字畫順爾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意
仰事俯畜皆我是賴及爲令史掌書蘭臺晨入西出
必與爾偕言無爾違行無爾乖夫何一旦絕已固之
交結叵信之友壞可成之功造難就之計舍聖賢之
業操不祥之器乘機蹈危以徼一時之富貴然我猶
圖封管之勲忍役地之耻將全爾交永卽背棄若乃
戎車竟野伏銳誓師文告之修我記爾辭伍符尺籍
有所徵發我傳爾信應期而合或移書而飛文或安
屯而數實或計功於幕府或通訊於鄰國凡此多端

匪吾弗克爾在姑墨上書乞兵我寫爾心卒獲所請
爾厭西土情懷首丘泣血騰章實吾所慕女弟陳詞
悲難激切感動天子寔我所畫旣而還旅窮荒懸車
帝里微我之惠何以及此雖然此特其小者耳若夫
鋪張鴻休潤色弘烈書之旂常列之簡冊使爾得以
流英聲騰茂實光明顯融千載而不滅者其功豈易
易哉今子徒欲夸淺近之效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
始皇之疎穎而平原之失遂也超乃盱眙失容意欲
有避生曰未也願安爾聽少窮我臆昔爾先君間關
抵蜀我在童髦資其簡牘逮爾兄固父書是續念我
太府滑稽 卷十三 十五
前功復見齒錄我乃竭其管見投以寸心道叶膠漆
利同斷金相其成書蔚爲詞林向使固不恒其德背
好忘故改行易業效尤于汝則孰爲之綴辭秉翰以
成其制度哉且夫萬里封侯立功異域榮則榮矣孰
與夫論道屬書爲世儒宗以闡父之績薄伐西戎恢
我土疆忠則忠矣孰與夫斷伐作史勒成一家以佐
漢之光何使戎之人惑神巫之言悼斬使之耻獸心
全躍徂許焱起吾將見爾膏身縣度之虛暴骨焉耆
之野生爲囚俘死爲夷鬼又安敢望青紫乎故子常
鄙我而不用我亦笑子身勤而事左勞大而功細也

超聞斯言俛首流汗揖客門外自悔不學卒以慙死

齊司寇對

程嬰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曰公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齊司寇對

卷十五

十七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齊司寇對

卷十五

文

辯謀

陳照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爲已而鮮爲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爲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爲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爲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府清稽上卷十七

十九

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聲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末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爲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原鬼

崔祐甫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二十

人旱解

盛均

涪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謀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塞陽肆凶下土祇愼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癘曷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文府滑稽 卷十二 二二

政政清而俗阜今貨游於上刑黷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桴適海黎羊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翾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淪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者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蠹壤無所賴者今之梘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蠹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言鑒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桑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居鰭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文府滑稽 卷十二 二二

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謁謁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縣縣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

霄冒頂舉手靡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無聲狀其乳花之內則連山闇以當戶容杳杳而業業若堅刀與慢塗呀將析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燠穿偃仆而雲罽濱江阜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滌綠野芊緜走舉蒼連箇輅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獲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昕時鳴白鵲飛度臨險瞰江江隄爲潭慶慶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颭波起崩濤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二四

逆沫勢不得止精柿覓怕毛骨洗然攀木瞑眸猶懼跽泉頽麓疏冗繁源鼻欽支流潏潏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眩迴湄泊笕宕輒石敵磨火發川上纔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烟微蒼通波滿望澹澹濫濫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晝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連漪淺深見沙旁經閨闥溢浸欄檻上有

嬪嬙繇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隤風而復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官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矩圻崇山峰墜鳥獸狂悸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耻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於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移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惑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泐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鑒

支府滑稽 卷十二

二五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葦常歡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支府滑稽 卷十二

二六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剝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輪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日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二十七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文庫滑稽

卷十二

二十六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嬰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二九

齊處士言

袁詒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邪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邪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貌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醜滴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樂而聖人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壞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醜滴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在

文府滑稽

卷十三

三十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爲人之所窺者鮮矣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三十一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容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垓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三十二

拜嶽言

陳黠

黠自關東隨計來關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
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頌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
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所禮而無祈詞神之聆
響而答盡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羣山猶人
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
虬鸞屹屹崇崇于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
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黠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
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
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爲妄
言者之庶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三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
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之形化爲萬物萬
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
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日極則無人我
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三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
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
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結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惛慾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為讐敵宗戚為財利所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文府滑稽卷十二三五
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言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閭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厮皂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往行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元結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為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鬪斷骨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闇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痕旧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僭王府卿相枕路隅鳥獸踐其骨肉為犬非君子也邪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蛸而青
翳葉仰齧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根觸之輒奮角
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儼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
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襟黑韞蒼分朱
間黃腹填而脩綏纖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
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
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
臾犯蜚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枯人雖甚憐不
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
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
橘之蠹後不見觸蜚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
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
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
空其源得不爲大蜚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
以惕惕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
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
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
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
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
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珥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
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土木亦
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
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
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爲雨也雖七歲炎
災不聞有咨者而况三月哉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已之本而乘風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此為依勢以干非類者設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但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咬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此為本無才德而外為有才德者設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龍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龍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

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此為竊時以肆暴者設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太府清精

卷十二

四十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竊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王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諫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處規

元結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吾厭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旣終不復二論旣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身之有是而今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時規

元結

乾元已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
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
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耐美色以充欲
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邪何不曰願
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
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
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
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
爲時規

文府滑稽

卷十三

四三

心規

元結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
聞之酹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何樂然者曰
何樂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何樂然者曰
何樂然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
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
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
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
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
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
太麻滑稽 卷十三

文府滑稽

卷十三

四四

戲規

元結

元子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
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
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
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
次山猶僇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
讐斯豈慎德也與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
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
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
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
味府滑稽 卷十三 四五
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
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
戲爲規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
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
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
圓之士歌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
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
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
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
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
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人
味府滑稽 卷十三 四六
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
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
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
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
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元結

元結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
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
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
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
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
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直僭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
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往往曲視
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
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
者往刳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
不褻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
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
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
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食
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
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國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
顏貌的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
者何以自免

文府滑稽

卷十三

四七

七

日喻

韓愈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
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
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
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
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
異于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于槃與
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
之皆求道之過也

文府滑稽

卷十三

四八

御風辭

蘇轍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于
西海之中其餘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
披拂草木奮勵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
天地肅然塵埃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于
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
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
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後反此亦
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葦
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屨富者伐檀以爲輻絮駟以爲
文席滑輶卷十二四九
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
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屨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
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葦之間止
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
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
飛鳶後有游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
橫從下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于吾前者不可勝
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胷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
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
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起然而上薄乎雲

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
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
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感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
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
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
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鐘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
十仞之墉非輕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
逍遙翱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
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
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
文席滑輶卷十二五十
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
乘傳而東子

齒落辭 并序

白居易

開成二年早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爲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而俾爾嚼肉咀蔬街盃漱水豐吾膚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齟齬胡然捨我一且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爲口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

未府清希

卷五

五十一

君之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齟日削月蝕上參差而下觚稜曾何足以少安嘻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臣老辭主髮衰辭頭葉枯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爲乎嗟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篇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翼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視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

未府清希

卷五

五十二

如罍羸之與螟蛉

抱一頌

真人告我輩一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
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
饑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
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
念一之至至于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
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酒功贊

并序

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
賓客曰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
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
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醕醕
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
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繡佛贊

蘇軾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
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贊歎
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
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文府滑稽

卷十一

五五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蘇軾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
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
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
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
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五六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益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
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
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
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
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
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
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
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爲
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慵菴銘

白玉蟾

丹經慵讀道不在書藏教慵覽道之皮膚至道之要
貴乎清虛何謂清虛終日如愚有詩慵吟句外腸枯
有琴慵彈弦外韻孤有酒慵飲醉外江湖有碁慵奕
意外干戈慵觀溪山內有畫圖慵對風月內有蓬壺
慵陪世事內有田廬慵問寒暑內有神都松枯石爛
我常如如謂之慵菴不亦可乎

大別方丈銘

蘇軾

開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
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
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
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
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
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同
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於隙
曄如長虹問何爲然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龐然
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文府滑稽

卷十二

五

淡軒銘

蘇軾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
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
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
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文府滑稽

卷十二

六十

移江神檄

吳筠

檄江神責周穆王壁曰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
文壁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壁故問
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壁則富
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誠心迷懷樂情戚藏玉泥
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
伏飛舞劍而東臨苗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
碎紫貝其如粉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漢水居百里
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
鈍鉤之鐵鍬魚鱗之本赴螺蚌之穴引討東隅移爇
大府清稽 卷十三 六十一
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
驪龍取其領下之珠擗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
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
王

會稽公九錫文

袁倅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
顯項遣征西大將軍下雉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
扁鵲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城雞晨鳴雖風
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君爲使持節金西蠻
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
浚雞山爲湯沐邑君其祗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
浚雞之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浚山侍郎丁鴻
舍人鳧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野
勳如鵠鶩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令鳳鵠等在柏外
大府清稽 卷十三 六十一
願時拜受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栖下以聞

廬山公九錫文

袁倣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
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
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
辨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
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
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春隆身長類
廣領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
實須精麩負磨廻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
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
文府滑稽 卷十二 六三

用遣中大夫閭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斑脚大
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
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

大蘭王九錫文

袁倣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
豪猗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
於玄質體肥腩而洪茂長無心以游逸資泰養於人
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
豕氏業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美也白駒彰於周
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
君之德也君相與野游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
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
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其封爾爲大蘭
王

文府滑稽 卷十二 六四

鮑表

王琳

後梁王琳明帝時爲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賦否
人物衆畏其口常擬孔稚珪又爲鮑表以託刺當時
其詞曰臣鮑言伏見除書以臣爲參蒸將軍油蒸校
尉隴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
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於綺羅白鮑
女兒豈期心於珠翠臣美愧夏鱸味慙冬鯉常恐鮑
腹之譏懼貽讒嚴之誚是以激流湖底枕石泥中不
意高賞殊宏曲蒙鈞拔遂得起昇綺席忝預玉盤爰
廁玳筵猥煩象鈞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
文府滑稽卷十一
桂紆蘇佩欏輕飄纔動則樞掣如雲濃汁事存則蘭
膏成列婉轉綠葦之中逍遙朱脣之自恩噬澤九
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鑄門奉表以聞詔荅
曰省表是公卿池沼縉紳波渠後又穿蒲入苻肥滑
系彰正膺茲選無勞謝也時惡之或以譏誚聞孝明
亦弗之罪也其文傳於江表

千字文語乞祝

啓顏銘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
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
首用能閭餘成歲律呂調陽其人等並景行維賢德
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歌酒
讌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
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兼亦果珍李
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杯舉觴豈徒感謝歡招信
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
耳垣墻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
文府滑稽卷十一
移憶內則執熱恩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餽
烹宰某乙則饑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
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
詳望咸渠荷滴歷某乙即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
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

禪本草

廬山慧日雅禪師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關壅滯通血脈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眾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世有徒輩多采聲殼為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眾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六

湛堂準禪師與雅公為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佐之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却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為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他人故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步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

遂至膏肓誤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麤心師授

莽鹵不觀十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

性又須解法炮製益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

者以法流淨洗去人我葉除無名根秉八還刀

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真空火微焙之入四無量

日舉八金剛杵并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節

節之然後成產塵三昧煉十波羅密為圓不拘時

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

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

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

文府滑稽

卷十一

六

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益不淺也

文府滑稽卷

十一

文府滑稽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鄒迪光編迪光有鬱儀樓集已著錄是書選周秦迄於唐宋寓言俳諧之文故以滑稽爲名而正言莊論時亦採入爲例已自不純或錄全編或摘數語亦漫無體例又雖分文部說部二目而配隸實無定軌如莊子齊物論以齧缺問於王倪一段入文部罔兩問景一段入說部懼鵲子一段復入文部人間世匠石之齊一段入文部南伯子葵一段入說部大宗師子祀子輿一段入文部意而子見許由一段入說部其餘忽謂之文忽謂之說似此類者不可枚舉其編次無緒可知矣